

藏文史料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
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

一九八五年七月

111218/05

藏文史料译文集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录

卫藏道场圣迹志·····	刘立千 译 注 (1)
噶伦传·····	李凤珍 译 注 (39)
佛历表·····	黄 颢 译 注 (89)
元代十一篇藏文帝师法旨·····	陆莲蒂 孟庆芬译 (162)
清代有关西藏的藏文史料·····	孟庆芬 陆莲蒂译 (169)
关于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藏文史料·····	陆莲蒂 孟庆芬译 (204)
年羹尧满文奏折摘译·····	汪玉明译 (218)
从略谈世界之形成渐次阐述(夏尔巴)先祖世系·····	张国英译 (230)

卫藏道场圣迹志

钦则旺布 原著

刘立千、谢建君译

刘立千 注

前言

本书是藏人钦则旺布所著，他是公元1820—1892年时人，一位颇有学识的宁玛派僧。据说他在1840年曾经周游卫藏，朝拜所有圣迹才写下这本游记的。因此所记地名方位，比较详实可靠，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旧译稿是1945年我和谢健君共同搞的，事隔三十多年，已经把它忘了，不料在1981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又将我的原稿寄来成都，看后感到那时的东西十分粗糙，而国内关于藏人在地理方面的著述，汉文翻译出来的又不多，这书仍有重新修改整理的必要，当时手边正搞土官宗派史，尚无暇及此，1982年冬宗派史脱稿后，我即着手整理此书，历时五月，现在算把它校审完毕，并作了注释。

此书有两种版本，拉萨木刻版和德格木刻版，我是根据拉萨木刻版审定的。全书共40页，翻译的只是有关圣地游记部分的28页，其余12页是宗教的祈祷文，则略而未译。译文段落也是按原文有字头处分段的。注释则加在每章段之后。

关于注释，在地名方面，我根据的是四川省测绘局的《西藏自治区地形图》，西藏军区的《地名资料简编》和就我所知道的一点作出来的。

在历史人物简介和年代方面，根据的是土官《宗派史》、《智者喜宴》、《红史》、《白琉璃历法》等书，同时也参考了意大利女藏学家费拉丽对本书的译注。

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知道的东西不多，手边掌握的资料也太少，在注释方面，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甚或有严重错误，敬请读者能够给予指正。

1983.3.15

卫藏道场圣迹志

拉萨(ལྷ་ཁྱུ་)等中心地区的寺庙与及亚隆①南部(ཡར་ལུང་ལྷ་ཁྱུ་)、藏堆②(གཙང་ཁྱུ་)、绛热振③寺(བྱང་རྩ་བྱེད་པ་)杰卫炯乃④(རྒྱལ་པོ་འཕེལ་བྱེད་པ་)的驻锡地等众多道场(གནས་)圣迹(རྟེན་)的巡礼指南——珍贵的指示明钟⑤。

喻莎地僧河⑥

名号光辉·世出世中居上首，
大悲浓荫·解除众生烦热恼，
如白伞盖·随欲能满一切愿，
叩请三宝·赐予吉祥幸福花。

号称为藏土三区⑦之一的卫藏圣法地区，是属于手执妙莲花的圣观世音菩萨普为教化的佛土，有吉祥雪山环绕，是雪域境内的唯一庄严，现在仅将在此区内的天然生成的道场圣迹简单地提名介绍如下：

首先，西藏卫部分为伍茹⑧(དབུ་རུ་)和约茹(གཡ་རུ་)两部分。伍茹北部有号称为佛的阿兰若绛热振寺是仲敦巴·(འབྲུག་ལྷ་ཁྱུ་པ་)杰卫炯乃的大驻锡地。在神树茂密的欢喜园内有很多殿堂，殿内主要的神像名觉阿降巴多吉⑨，这像是由金刚持佛父母大智慧明点所塑造的。凡对此像祈祷叩求、无论世间俗事或出世佛法，无不如愿成就，如摩尼宝珠。此外还有色林巴⑩(གསེར་གླིང་པ་)觉阿⑪尊者(ཇཱ་ཤི།-ཇཱ་ཤི་ལྷུ།)仲敦巴等的灵骨宝塔，这些谁都可以朝拜瞻仰的。还有偏头的觉阿⑫像等极为希有的圣迹佛宝，若是向庙主方丈请求，也可得到瞻仰。在寺庙的附近还有仲敦巴的灵树、甘露长泉等的古迹非常之多。

这寺的上边有一岩石如像狮子、岩山脚下即阳棍⑬寺(ཡར་དཀྱུ་)，寺内有吉仁布齐⑭(རྒྱལ་པོ་པུ་ཅི་)曾在此撰写《菩提道次第论》时留下的法台等极为珍贵的遗物甚多。

热振寺的岔道上有一地名帕邦塘⑮(པ་པོང་ཐང་།)是秘密智慧空行母⑯的宫殿。有预言说，若人向左绕行宫殿并随诵胜乐金刚⑰密咒，此人后世即可往生邬坚国⑱云。

这里有寺名黄拉康洞⑲(འཕྲུ་ལ་ཁྱུ་ཁང་གནས་པ་)，据说此寺是“本布米旺⑳(དབུ་པུ་མི་འཕྲུ་དབང་།)在灵瑞之地的隘口上建立起来的。

由此庙到赛林郭㉑仓寺(གསེར་གླིང་གློ་མ་ཁྱུ་)，寺内有达隆巴㉒(ལྷ་ཁྱུ་པ་)桑结亚那(མངས་བྱེད་ཡན་པོ་)的住房和坐静室。

吉祥达隆塘寺内的佛教的圣迹遗物多至不可胜计，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达隆塘巴大师的茅蓬内有曾经开口显过圣的神像。大殿上层有仲敦巴大师像，像上的头发还在生长，如是等之非常神奇之物甚多。

注释

①亚隆南部——指的是山南雅鲁藏布江以南一带地方，如贡噶、扎朗、琼结、乃东、桑日、洛扎、隆子等地。

②藏堆——包括后藏和拉堆。拉堆即今拉孜到昂仁宗和定日宗之间一带地方的古名。

③绛热振——绛意为北方，热振是在伍如的北部习惯称绛热振。热振寺是公元1056年仲敦杰卫炯乃建，为西藏噶当派的根本道场。寺在拉萨市辖林周县治东北的热振藏布的河谷内，属林周县的旁多区。

④杰卫炯乃——尊称仲敦巴。仲家族名，敦巴意为导师或大师，即仲大师。杰卫炯乃是其本名，他是噶当一派的首创人（1056—1064）。

⑤道场圣迹——道场，指寺庙，岩窟、神山等修道供神的场所；圣迹，指神像、经书、宝塔等古迹文物。这些是神灵所依附之处，如神像是神身所依处，经书、是神语所依处，宝塔是神意所依处，总名为三依处。

⑥哨莎地僧河——祈禱咒语。

⑦卫藏三区——古代划分藏、康、青为三区，说卫藏（前后藏）为法区，朵堆（康）为人区，朵麦（青海）为马区。

⑧伍茹、约茹——古代划分卫（前藏）为二茹，即伍茹和约茹，藏（后藏）为二茹，即叶茹，茹拉。茹译言为“翼”，是属于一种军事编制的名称。

⑨觉阿降巴多吉——觉阿，意为尊长或救主。通称释尼牟尼为觉阿仁布齐，即释尊之意。降巴多吉，是释迦的报身像，译言为文殊金刚。

⑩色林巴——即金洲大师，原名扎西白，生于印度约鲁的金洲，公元十世纪时人。

⑪觉阿——或称觉阿吉，是对阿底峡尊者的敬称。他是东印度人，多吉祥燃灯智（982—1054），1042年来藏，由他所传教授从此在西藏形成了噶当教派。

⑫觉阿像——即释迦佛像。

⑬附棍寺——噶当古庙，仲敦巴曾在此寺住持过。

⑭吉仁布齐——是对宗喀巴大师的敬称，他是西藏格鲁派创始人（1357—1419）。

⑮帕邦塘——在热振寺西。

⑯空行母——即飞天女神。

⑰胜乐金刚——密宗的本尊神。

⑱那坚国——古译那莪或那伎那，即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这里指的是宗教上传说的莲花生大师所变化的理想天国。

⑲龚拉康洞——在热振寺西南。寺当两叉路口，它北可到当雄，东可到热振，地形图作“江多”。

⑳本布米旺——指的是清乾隆时曾主藏政的颇罗鼐。

㉑赛林郭仓——寺名，在达隆和旁多之间，为西藏噶举派达隆系桑结亚那所建。

㉒达隆巴桑结亚那——达隆寺名，公元1180年达隆塘巴扎西白建（1142—1210）。寺在旁多之西，属林周县，从此寺传出的噶举派教法，宗风有所不同，故古称为达隆巴，即达隆派。桑结亚那为达隆塘巴徒孙。（1203—1272），他继承的达隆法统，故称达隆巴。

从达隆翻过卡拉山口(ཆག་ལ།)就到伍茹的彭域(འཕག་ཡུལ།)。这地方是噶当教派的大发源地。此地有乃伍素巴①(སྤེ་ཐུ་ཐུ་ར་པ།)、博多瓦②(པོ་དོ་བ།)、普穹瓦③(ཕུ་ཁུང་བ།)等诸噶当派善知识的驻锡地甚多,可惜大半都在深山之中,难于寻觅,而且一般都只有一点遗迹。此中最有名的是格西夏惹瓦④(གེ་ས་པ།)的驻锡地夏蚌巴⑤(མཐོ་འབྲུག་པ།),内有很多有加被力的大宝塔。还有朗日塘巴⑥(ལྷ་འོ་ཐང་པ།)、多吉僧格(དོ་གེ་སེང་གེ།)的驻锡地。在朗塘寺内有开过金口的度母像等极为灵异的圣迹甚多。

这里还有寂勤⑦。绒敦大师(ཁུན་མཐུན་རྒྱུ་རྩེ་ཆེན་པ།)的驻锡地名吉祥那兰陀寺(དཔལ་རྩེ་ཆེན་པ།),寺内有以安故绒敦大师珍贵宝藏的灵骨塔为首的大殿堂。此处还有十八家寺主私庙和大师的居处寝室,诸如是等有加被力的圣迹多至不可胜计,连绒敦大师的说法台现在还保留着在。

从吉祥那兰扎翻过果拉山口(གྲོ་ལ།)就到了拉萨。此地神变的大昭寺内供奉有觉阿如意宝像,天然生成的具五殊胜的大悲观音像,弥勒法轮像、持续度母像等放射光明的四尊神像。此外上中下三层楼阁连同周围的经经走廊中的神像宝塔等圣迹遗物,多至难于细数,所有这些均有目录记载,详见五世达赖所作的志书。

绕木齐⑩(ར་མི་ཆེ།)内有觉阿不动金刚像。

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布达拉宫(པོ་ཏ་ལ།)内有号称为南瞻部⑪洲唯一庄严的五世达赖⑫灵骨宝塔,从上中下三层楼中均可瞻仰。特别是灵塔瓶部门旁边陈列有最为希罕的本师释迦牟尼投生为牛时的牙齿。此外还有从七世达赖⑬格桑嘉措(གཏམ་མ་གཟང་ལྷ་མཚོ།)起到八世⑭降白嘉措(འཇམ་དཔལ་ལྷ་མཚོ།)九世⑮隆多嘉措(ལྷ་དྭགས་ལྷ་མཚོ།)十世⑯楚臣嘉措(ཐུ་བློ་མཚོ།)十一世⑰克珠嘉措(ཀུན་ལྷ་ལྷ་མཚོ།)之间共五位达赖的舍利金塔。

在供奉觉阿洛格夏热⑱(ལོ་གེ་ལ་ས།)的殿堂内还有麻疯病头巾的吉准扎巴⑲(ཇུ་མཚན་པལ་པ།)泥像,克什米尔班钦⑳(ཁ་ཆེ་པ་ཆེན་པ།)的陶土像、采虹的唐东杰布㉑(ཐང་ལོ་ཇུ་པ།)像和郭坚大师㉒(གྲུ་ཇུ་པ་ཆེན་པ།)到贡塘㉓山丘(གྲོང་ཐང་ལ་པ།)留下的足印石等特别珍贵的内供遗物甚多。

在布达拉山下有法王松赞干布㉔(ཐུང་བཙན་མཆོག་པ།)居住过的岩洞。其他还有时轮金刚,密集金刚等本尊的宫殿坛城构想模型室,这类的殿堂多至难于细数,但是平常对一般人这些是不开放的。

在金刚手菩萨的灵山夹波日㉕山上(ལྷ་ལྷ་པོ་རི།)有成就大德唐东杰布监制的珊瑚的无量寿佛,白螺的大悲观音、松耳石的度母等极为神灵的佛像甚多。

在扎拉鲁浦㉖(ཐལ་ལུ་ལུ་ལུ།)有松赞干布寝居的岩洞,后来圣者吉贡㉗(ཇུ་གླུ།)就在此修证大悲观音法,获得成就,此岩窟内也供奉有许多神像经塔圣迹法宝。

在布达拉山后有传说是文殊菩萨的灵山名叫蚌瓦日土丘(པོ་འ་འ་རི།),可是小丘顶上有一神堂又是格萨王庙。

此外,在功德林㉘(ཁུན་པོ་རྒྱུད། 达察㉙་ཆགས་)丁吉林㉚(དུ་ཤུ་ལྷ་ལྷ་མཚོ། 第穆㉛་མ།)策门林㉜(ཆེ་མཚན་ལྷ་མཚོ། 诺门汗㉝་མི་ལྷ་མཚོ།)锡德林㉞(མཐུ་ལྷ་ལྷ་མཚོ། 热振㉟་ལྷ་མཚོ།)新旧木庵寺(དམ་པ། 下密院㊱་ལྷ་མཚོ།)等庙中亦有无量数的佛像宝塔等圣迹遗物。

拉萨的四方有松赞干布时代雕塑的三部怙主㊲的石像。在拉萨河对面的山上有噶钦。耶协嘉措㊳(ཁུན་མཐུན་ལྷ་མཚོ།)的驻锡地名治策却林㊴(ཐུ་བཙན་ལྷ་མཚོ།)。

注释

- ①乃伍素巴——噶当派僧，阿底峡的再传弟子（1042—1118）。
- ②博多瓦——噶当派仲敦巴弟子（1027—1105）。
- ③普穹瓦——噶当派仲敦巴弟子（1031—1106）。
- ④夏惹瓦——噶当派博多瓦弟子（1070—1141）。
- ⑤夏蚌巴——在彭域伦珠岗西边。
- ⑥朗日塘巴——噶当派乃伍素巴弟子（1054—1123）。
- ⑦袞勤·绒敦——袞勤，义为广慧，是尊号。绒敦即绒地大师，本名玛威僧格，萨迦派大德（1367—1449）。
- ⑧吉祥那烂陀寺——在林周县彭波农场区域内，公元1435年萨嘉绒敦建。简编作“那林扎”。在彭波玉年曲的河南。
- ⑨四尊放光像——（一）觉阿如意宝像，或称觉阿仁布齐，像高为释迦佛十二岁时身量。相传此像即文成公主携带入藏的，原供于小昭寺内，后来迁入大昭寺的。此像原为佛化身像，1409年宗喀巴给佛献了五佛冠、随成报身形相。（二）大悲观音像，即十一面观音像。有说此像是松赞干布时自然出现的。有说是从印度南方迁入西藏的。（三）弥勒法轮像，此像是松赞王妃尼泊尔公主携带来藏的。（四）持采缯度母像，是方每木云木雕像，也是尼泊尔公主携带入藏的。
- ⑩饶木齐——拉萨市西的一个佛庙，传说是文成公主所建，通称小昭寺。后来宗喀巴的弟子袞噶顿珠创立上密院，它遂成为格鲁派宏传密宗的根本道场。不动金刚像，像高等释迦八岁时的身量，也是尼泊尔公主携带入藏的。
- ⑪南瞻部洲——佛书说的南瞻部洲，即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
- ⑫五世达赖——（1617—1682）他是开创格鲁教派统治西藏建立噶丹教庭地方政权的人。
- ⑬七世达赖——（1708—1757）五世达赖继位者应是六世，因六世犯戒被革，遂由他继续主持藏政。
- ⑭八世达赖——（1758—1804）。
- ⑮九世达赖——（1805—1815）。
- ⑯十世达赖——（1816—1837）。
- ⑰十一世达赖——（1838—1855）。
- ⑱圣洛格夏热——梵语，即观世音菩萨。
- ⑲吉准扎巴——萨迦派五祖中的第三祖（1147—1216），全称是吉准扎巴坚赞。
- ⑳克什米尔班钦——克什米尔，古译罗宾或迦什弥罗。班钦，意为大博学家，学位称号，本名释迦宝利（1143—1241）公元1204年由噶举派超普译师迎其入藏，大传律戒，后集分为四大措巴，形成新律承派，称为班钦律传。
- ㉑唐东杰布——噶举派中的香巴噶举派僧（1385—1464）。
- ㉒廓坚大师——大师梵名白玛桑巴瓦，译言莲花生，系古东印廓坚国人，古称廓坚大师或称阿闍黎大师，都是敬称，他是公元八世纪时应松赞干布王请来藏。建桑耶寺，首传密

宗，挫败笨徒，使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

②贡塘——此指阿里贡塘，古属孟域范围，在今日喀则地区吉隆县的西南，靠近尼泊尔地形图作“贡当”。

②松赞干布——唐书作弃宗弄赞，公元七世纪时与唐室通婚，是吐蕃最大的赞普之一（617—650）。

②5 走渡日——布达拉对面东南方的一座小山，通称药王山，西藏的唯一藏医学院即在此山上。

②扎拉鲁浦——是布达拉侧药王山的一个岩洞，内有石刻佛像甚多，

②吉贡——按吉贡有儿人，一是宁玛派的吉贡纳布，一是噶当派的吉贡宗巴，一是噶举派超普系的吉贡巴，此处不知指的是何人，行查！

⑤功德林——是功德林摄政活佛家庙。功德林达察活佛在清乾嘉时曾任摄政（1791—1811）。摄政就是在达赖未成年时，由他代摄藏政。他和丁吉林、策门林、锡德林合称为四大摄政活佛。其家庙均在拉萨市区内。

②丁吉林——是清乾嘉时曾两任摄政的第穆诺门汗的府邸私庙。

②锡德林——是清道光时曾任摄政的阿齐图诺门汗，后又称为热振呼图克图的府邸私庙。

③④策门林——是清乾隆时曾任摄政的甘丹锡日图诺门汗的府邸私庙。

③木鹿寺——拉萨市东的一个佛庙，传说此是赤松德赞时所建，后来宗喀巴的弟子协饶僧格创立了下密院，此寺遂成为格鲁派宏传密宗的根本道场。

③三部怙主——三部即佛部、金刚部、莲花部。文殊主佛部，金刚手主金刚部，观音主莲花部，此三怙主为密宗事续的三位本尊。

③④噶钦·耶协嘉措——八世达赖的经师。

③⑤治策却林——治在拉萨之西吉曲河的南岸，最早是一个修道山涧，十八世纪末期由噶钦耶协嘉措始建成寺，作为达赖祈祷长寿诵经之处，地形图作“蔡觉林”。

拉萨附近的大寺院哲蚌寺① (འབྲུག་པ་ལྷོ་ཁྱེད་པོ་) 内，分四大扎仓，连同正殿其中供奉有不少的佛像经塔，最主要者传说是用饶大译师② (རྟ་ཏི་ཆེན་པོ་) 的灵骨造成的大威德③像，十分珍贵！

寺中的噶丹宫庭④内供奉有觉阿吉的本尊母像是开口显过圣的像，诸如是等罕见的内供佛宝不少。

哲蚌寺内还有降仰却吉⑤(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ན་པོ།)的寝室。此处印经院内藏有宗喀巴大师及历代转世达赖等的全部著述印版。

注释：

①哲蚌寺——为格鲁派在前藏的三大寺院之一，公元1416年宗喀巴弟子降仰却吉建。在拉萨西郊根培伍孜山下。

②饶大译师——名多吉扎巴，公元十一世纪吐蕃王哲德时人，曾赴印度等地留学，首次

译传大威德金刚法，称为饶派，后为各派所继承。

③大威德——密宗的最大本尊神。

④噶丹宫庭——在哲蚌寺内，这是五世达赖1643年建立格鲁派政权的所在地。

⑤降钦却吉——本名扎喜白丹（1379—1449）宗喀巴弟子，哲蚌寺的创建者。

拉萨的北面有色拉寺①（མེ་ར་），分两大扎仓，连同正殿其中有不少的佛像金塔等圣迹文物，最主要的是吉巴（ཉལ་པ་）扎仓内供的成道祖师达洽②用过的三棱金刚杵③。还有曾经开过金口的绝密马头明王忿怒像。

关于色拉、哲蚌、甘丹三寺连同扎什伦布寺，这四大僧学院和上下密宗院④等大道场内的所有圣迹遗物均详见普补足降白⑤大师（ཕུ་ར་བླ་མ་ལྷ་མོ་པ་ལུ་པ་）所作记录。

色拉寺附近河谷下面有法王松赞干布的修道处名帕翁卡⑥（པ་ཤོང་པ་），内有修道的岩洞和有大感应力的佛像法宝甚多。传说此处是二十四大道场之一的德威哥扎⑦（དེ་ལྷ་ཀོ་ར་）第二。此外还有哲蚌寺的根培日陞⑧（རྒྱུ་པ་ལྷ་མོ་པ་ལྷ་མོ་པ་），色拉竹康孜⑨（མུ་ཁ་པ་ལྷ་མོ་པ་）普补足⑩（ཕུ་ར་བླ་མ་ལྷ་མོ་པ་）、喀多日陞⑪（ཀ་ཏོ་ལྷ་མོ་པ་）、曲桑日陞⑫（ལུ་སྤ་ལྷ་མོ་པ་）新旧扎日陞⑬（ཉལ་པ་ལྷ་མོ་པ་）等的山居小庙甚多。

注释：

①色拉寺——为格鲁派在前藏的三大寺院之一，公元1419年宗喀巴弟子降钦却吉建。在拉萨北部约数里的山下。

②达洽——是印度一位成道大德。

③三棱金刚杵——或译金刚槌，是马头明王使用的神怪法器。

④关于色拉寺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和上下密院是格鲁派在前藏的显密大道场，扎什伦布寺是它在后藏的显密大道场。

⑤普补足降白——格鲁派派僧，1744年他建的普补足寺。

⑥帕翁卡——在拉萨郊之北，色拉寺西山腰上，全称是娘镇帕翁卡，为萨拉的胜地之一，后来建寺，由帕翁卡活佛相继转世，住持该寺。“帕翁”地形图作“娘热”。

⑦德威哥扎第二——大神山名，据说在达布和珞城的咱日之间

⑧根培日陞——根培即根培伍孜山，在拉萨西郊，是哲蚌寺所在地。日陞是山间坐静的小庙，此小庙在根培山的前面。

⑨竹康孜——也是坐静小庙，在色拉寺后的一个小山上，介于色拉和普补足之间。

⑩普补足——是色拉寺侧边山包上的一个小庙。1744年普补阿旺降巴建。在未建寺以前只是一个小山包，相传印度祖师达洽的金刚杵飞来西藏，就降落在这个小山包上，后来遂称此山包为“普补足”，“普补”是三棱金刚杵，“足”就像这个隆起的小山包。

⑪喀多——喀多在色拉寺东面，吉热沙坝的对面。

⑫曲桑——曲桑，是色拉和哲蚌山后的小丘。

⑬扎日——在色拉寺之西，大约有二三华里，此分新旧两处。

从拉萨沿藏布江①北岸逆流而行便到扎耶巴②(ཇམ་པ་ཡེ་པ་)。耶巴的达瓦浦(ཐོ་བ་ལུ་པ་)岩洞内有很多莲花生大师的替身像③和很多天然生成的各种神像。

此外还有多吉浦(རྟ་གེ་ལུ་པ་)、直布浦(འཛིན་བུ་ལུ་པ་)等岩洞与及八十位在耶巴得道者的坐静岩洞。

耶巴寺的大殿中供设有阿底峡尊者用过的盘子，盘内有用阿底峡鼻血画的佛像，还有十六尊者的殿堂等都是灵异显著的圣迹。

在仲堆④(འབྲུག་མཛུ་པ་)有宁译师⑤(གཤམ་པ་ལོ་མ་པ་)的寝居岩洞，洞内供有极为威灵的四面明王像⑥。

拉萨河南面有蔡贡塘⑦(ཆལ་གྲང་ཐང་)，是喇嘛向⑧(ལམ་མ་མ་)的住锡地。寺内有大宝塔和四臂明王护法神堂等佛像圣迹很多。

由蔡巴顺河上走即到卓格丹朗巴杰卫林⑨(ཇོ་གདུག་ལྷ་པོ་རྒྱལ་པོ་ལྷ་པོ་ལྷ་པོ་)，寺内供奉有以宗喀巴大师肉身塔为首的神像金塔等圣迹文物最多。

寺外转经环行道上随处皆可以见到天然生成的佛宝等，其数亦难以计量。

又由甘丹上行，沿途圣地古迹也是不少，如拉莫(ལ་མོ་)⑩护法神仓巴陈雅坚庙⑪(ཆང་མ་པ་ལྷ་པོ་ལྷ་པོ་)，甲玛赤康(ཇམ་མ་པ་པ་)，墨竹工卡⑫(མཁའ་ལྷ་གྲང་པོ་)的噶泽寺⑬(གཤམ་པ་)，伍茹夏拉康⑭(འུ་རུ་མ་ལ་པ་)，止贡宗莎⑮(འབྲི་གྲང་མ་པ་)，羊日棍寺⑯(ཡའ་རི་ཁྱེ་པ་)，止贡提⑰(འབྲི་གྲང་པ་)，学堆的德忠⑱(ཤུ་ཁྱེ་པ་)等的寺庙古迹难以胜计。若绕行朝山，则需时五六日。

甘丹寺的对岸江水北面有洛森巴钦布(ལོ་སེམ་པ་ལྷ་པོ་)⑲的驻锡处等圣地。

注释：

①藏布江——这里说的藏布江，指的是吉曲河，即通称的拉萨河，唐书作逻娑川。

②扎耶巴——在拉萨东北，吉曲河的北岸，地形图作“叶巴”，现属拉萨市达孜县境。“扎”是岩山的意思，耶巴道场是在岩山上，故称扎耶巴。此山寺是松赞干布王妃孟莎赤姜命工修建的。吐蕃时代，这里是宗教活动的最大中心，后宏初期又由俄译曲炯乃重建成为寺院。

③替身像——言其像颇神似，可以代替真身。

④仲堆——在耶巴东面，达孜县的河北岸，现属达孜县的一个区。地形图作“邦堆”，是按习惯口语发音写的。

⑤宁译师——本名达玛扎，公元十一世纪吐蕃王哲德时人，留学印度十二年，四面明王法，则是由他译传，后为萨迦派所继承。

⑥四面明王——萨迦派所供奉的大护法神。

⑦蔡贡塘——旧作“蔡公堂”。在拉萨东郊，吉曲河南岸。贡塘寺是在1175年向蔡巴建。由此宏传的噶举派教法，后来形成噶举派蔡巴和元代时曾在此设置擦里巴八田地里营民万户，为十三万户之一。

⑧喇嘛向——即向蔡巴尊造扎(1123—1194)蔡巴噶举的创始人。

⑨卓格丹朗巴杰卫林——卓是卓日山，在拉萨东面，吉曲河南岸，现属达孜县境。格丹朗

巴杰卫林，原名甘丹寺。该寺就在卓日山的汪古日岭上。公元1408年宗喀巴建。由于宗喀巴长居此寺讲经说法，后人则以甘丹寺名作为他的教派名称，叫作甘丹派或格鲁派。

⑩拉木——在达孜东北，吉曲河南岸，现属达孜县的一个区，公元十世纪时鲁梅曾在此建寺。

⑪仓巴冻推坚——译言为白螺头髻大梵天神，是一类护法神。

⑫甲玛赤康——在拉木的东南，现属墨竹工卡县境。地形图作“甲马尺岗”。

⑩墨竹工卡——在拉木东北，学绒河与马曲河合口处，墨竹在马曲河西，学绒河或作清河。这里古庙很多，如噶泽寺，为松赞干布王所建镇边四大寺之一，塘加寺为松赞干布王妃孟婆赤珍建，切喀寺为噶当派赛基布建。噶泽在学绒河南岸，塘加在学绒河北岸，切喀又在噶泽之南。

⑭嘴泽寺——在学敏河与马曲河合口处。嘴泽在马曲河东，学敏河南。北有二庙，一为松赞王建如上述。一为莲花生收伏毒龙后，令其发誓保护佛法，为其修庙供祀，所以此庙又名盟誓大神庙。

⑮夏拉康——在墨竹工卡东北，学线河与芒热曲河合口处，在学城河南。公元八世纪时娘丁增桑桑布建，芒热曲，古读娘曲。

⑬止貢宗莎——止貢地形圖“直札”止貢宗莎在學城河與芒熱河會口處，在學城河北，屬墨竹工卡縣境。

⑪羊时——为止贡支寺，距止贡宗寺有十余里，在学城河南，为止贡活佛赤烈桑布驻。

⑮止貢提——为噶举派止贡系的主要道场，在墨竹工卡的东北，位于罗城河的上部。1179年帕木竹巴弟子木雅贡仁建，元时在此设必力工瓦万户，为十三万户之一，明时该寺僧又被封为阐教王。

⑮学堆德忠——在止贡东北，位于学城河的最上部。德忠在学城河东，属墨竹工卡县境，德忠寺为十一世纪时宁玛派僧徒摩菩提建，其近处的学城北寺为宁玛派娘迦当已建。

②洛·桑巴钦布——洛在墨竹工卡河北岸，地形图作“洛普”。洛寺为1095年噶当僧索俄楚延白建。

从甘丹寺翻过山口往南行使到了毗卢遮那①(པུ་ལུ་ཤེ་ནཱ་)大译师的修道处桑耶②的亚玛隆③(ཡམ་ལོང་ཡུལ་གྱི་ཁ་ཕྱོད་)，这里修道的岩洞内有莲花生大师的替身像和长寿泉水等圣迹。

从亚玛隆顺恩哥拉山脉 (ཨ་མ་ལོང་ལོ་ཤུག་ལྷོ་རྒྱུད་) 往下走就到了桑耶寺后面的山坡上。此地是法王赤松德赞④ (པཌ་སྐུ་འཕགས་པ་ལྷ་མོ་) 降生处，名扎玛镇桑⑤ (བླ་མ་རྒྱལ་པོ་མཆོག་གི་ལོ་ཤུག་) 。内面有新修的殿堂和新塑神像都非常肃穆庄严的。

桑耶大法轮寺⑥有三层宝顶的主殿⑦、陪殿有四大部洲殿⑧、八小洲殿、上下夜叉神殿、白哈尔⑨阁和四宝塔。殿堂后面有王后三洲殿等。这些简略的目录在《白玛噶唐》⑩中都有记载。佛像中主要的是在下层主殿内供有觉阿降曲钦布⑪像。在殿堂左右柱前，有法王墨阿惹⑫（མེས་ཨག་ཅེས།）所供奉的本部降迦牟尼像，大堪布菩提萨埵⑬（ཐོག་པའི་བྱེད་པོ།）的圆瓶形无缝天灵盖。

桑耶宗的塞堡内供奉有安达娘^① (མངར་མཛུགས་མཛུགས་) 大师从伏藏中取出的古汝措杰^②像, 作为莲花生大师的一切代替真身像中最为殊胜之像。还有莲花大师在贡塘山口留下足印石等种种极为珍奇的圣迹。

在赫波日山⑯(ཡེ་ཤི་རྩེ།)顶有拉桑康⑰。桑耶寺周围有小庙,其中最 有威灵的是马头明王⑱洲庙,庙内主要的神像,是帕巴森尼厄所像⑲,佛母度母像和曾经多次开口显过圣的大幻网派⑳的马头明王像等。

注释:

①毗卢遮那经师——生于吐蕃时期巴间的官族家,为最早派赴印度留学,成为的大翻译家。宁玛派大圆满法大多继承他的法统。

②桑耶——在山南地区扎朗县境内,地形图作“桑伊”。从甘丹寺翻过郭喀拉山口即到桑耶。桑耶地方由于有最古的桑耶寺而闻名。

③亚玛隆——在桑耶寺东北,这是莲花生大师隐藏了许多重要经典之处。

④赤松德赞王——唐书作“乞黎苏笼腊赞”是赤德祖丹和金成公主所生之子(731—788)他曾迎请印僧大堪布希瓦措和大阿闍黎莲花生大师入藏,修建桑耶寺,成立僧伽,翻译佛经,大宏佛教,后世称他们三人为师君三尊。

⑤扎玛镇桑——扎玛,即桑耶寺所在的山名。镇桑寺为八世纪时吐蕃赞普麦阿惹建。

⑥大法轮寺——即桑耶寺,是八世纪时藏王赤松德赞建,是佛教前宏期宗教活动的最大中心。寺作印度欧丹多富黎寺建造的,在扎朗的扎其北面偏东。

⑦三层宝顶主殿——正殿有三层,下层为藏式,中层为汉式,上层为印式,所以此寺又称为三样(三式)永固天成寺。

⑧四大部洲陪殿等——这是象征以整个世界作曼陀罗供养的形式。

⑨白哈尔——守护财宝神的名字,此神据说是莲师调伏萨贺国的神鬼,他跟随莲师入藏作为桑耶寺的守护神的。萨贺在印度东部的潘伽毕内,即今孟加拉国;有说此神是从白达霍尔请来的,白达霍尔按即新疆南部的古代回鹘的地区,留查。

⑩白玛噶唐——译言《莲花遗教》这是后来从伏藏中发掘来的《莲师五部遗教》中之一部。

⑪觉阿降曲钦布——即释迦牟尼像。

⑫墨阿惹——是别号,大胡子的意思,原名赤德祖赞,唐书作弃隶缩赞。

⑬菩提萨埵——即大堪布希瓦措的别号。汉译静命或寂护。受赤松德赞王请,早于莲花生入藏。

⑭安达娘——公元十二世纪时人,本名娘,尼玛畏赛,是娘丁增桑布的后代,他是宁玛派中第一位掘藏大师。

⑮古汝措杰像——全称是古汝措杰多吉,译言为海生金刚大师,即莲花生大师,此为大师的八相之一。

⑯赫波日山——距离桑耶寺不远,是莲花生和赤松德赞王初次见面之处。

⑰拉桑康——焚烧柏枝薰天祭神的炉灶。

⑱马头明王——一位护法神名,其殿堂在桑耶正殿的西北面。

⑲森尼厄所像——即大悲观音像。

⑳大幻网派——是西藏宁玛派密宗内的一个派别。

桑耶秦浦(མཚོམ་ཡུ)①主要圣地中心是扎玛格乌仓(བཀྲ་ཤིས་ཀྱི་བླ་མ་ཆུང་།)②。内大译师毗卢遮那和塔米贡尊③二人亲手塑造的莲花生大师像，名“吉马阿仲”像，赤松德赞所供奉的《波若经》等有加被力的佛像经塔甚多。

在修道山洞上部有天然生成的宁玛派修部八教④大曼陀罗，洞前有曾停放过赤松王公主白玛赛⑤(པཌ་མ་གསལ་།)遗体的陈迹。

这个修道洞的上面有毗卢遮那大师的修道洞。

这些圣地的顶首即是有名的伦钦谷噶浦(ལུང་ཆེན་གྱི་དཀར་ཡུལ་།)，此处是莲花生大师和王臣二十五人⑥的修道地方，由桑耶秦浦到此地大约只有半日程。

在扎玛格乌仓下面有佛母措杰⑦(ལེ་ཤེས་མཚོ་ལྷ་།)的寝居处，有上下娘浦(ཉང་ཡུལ་།)是赤松德赞王修道处。另外，在鲁杜穹钦浦(ལུ་དུ་ལྷ་ཁྱེན་ཡུལ་།)有衮勤·隆钦然降巴⑧(ཀུན་ལྷོ་ཤར་པ་ལྷ་མོ་ཆེན་པོ་འབྲུག་པ་།)的灵骨塔和温藏杰瓦乔央⑨的修道岩窟等种种古迹。

注释：

①秦浦——在桑耶附近，其寺为赤松德赞王建。觉若鲁伊坚赞又在此修有生静室。秦浦的谷口，地形图作“建达”。

②扎玛格乌仓——在桑耶扎玛山上，705年赤德祖赞建。

③塔米贡尊——塔米是边地人的意思，贡尊是其本名，赤松德赞时人。

④修部八教——八教分出世间五部，文殊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金刚祕事等。世间三部，差遣非人猛咒，咒阻，世同供赞等，这是宁玛派生起次第中八部修法的教授。

⑤白玛赛——赤松德赞女，其陈迹即现存的曾停放遗体之石板。

⑥王臣二十五人——王指赤松德赞和他的臣下共二十五人，均依止莲花生学法而得到成就者。

⑦佛母措杰——本名耶协措杰，原为赤松王妃，贡献给莲花生作夫人的，佛母是敬称。

⑧隆钦然降巴——(1308—1364)宁玛大圆满派的隆钦宁提法门开创者。

⑨温藏杰瓦乔央——或作思兰杰瓦乔央，为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

一般来说，桑耶这地方是到了约茹的北部，若欲再逆雅鲁藏布江往上游走，那就到了苏卡(བུ་ཁ་ཡུལ་།)①地方。此处最希有的古迹，是象征五部如来②的大石塔。

从石塔往上走就到章③(ཇུག་ལྷ་།)的谷口坝子。这里有佛母耶协措杰降生处的灵湖。章的谷内最主要的圣地是勇宗(ཡུང་མཚན་།)辛杰若比颇章④宫(ཀུན་ལྷོ་ཤར་པ་ལྷ་མོ་ཆེན་པོ་འབྲུག་པ་།)，宫内的大修道岩洞名叫顶雪(ཐུང་གྲོ་།)和列果莎巴(ལུ་རྒྱལ་ཤ་པ་།)。此外还有大成就师梅龙多吉⑤(མེ་ལོང་དོ་གེ།)的修道处名放浦(པར་ཡུལ་།)，莲花生大师修道岩洞名宗康浦(ཇུང་ཁམ་ཡུལ་།)和喀钦扎(མཁའ་ཆེན་ཡུལ་།)等等圣地。

章的谷口坝子名章仲摩芹(ཇུག་ལྷ་ཐོང་མེ་ཤེ།)，是鲁钦桑结耶协⑥(ལུ་ཁྱེན་མཚན་ལེ་ཤེས་ཀྱི་ལྷ་མོ་།)的降生地。

由章达(ཇུག་ལྷ་མ་དང་།)再逆藏布江上行，依次就可到宁玛派的根本道场吐丹多吉扎⑦寺

(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和多吉扎附近的林热巴⑧(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修道处名纳浦曲隆⑨(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

又从多吉扎往上走就到了亚堆扎拉山⑩(ཡུ་ཐུ་ཙ་ལ་མཚོ་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就在这山下面的山谷内有莫钦大师⑪(མཚོ་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驻锡地名莫棍巴寺(མཚོ་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

亚堆扎拉山的上部，有班智达毗补迪⑫(པའི་བླ་མ་པུ་ཏི་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的驻锡地，名文松森布日山⑬(ཡུ་ཐུ་ཙ་ལ་མཚོ་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现在已变成为世俗村落了。只在一个小庙的角落里还留下一个胜乐金刚像。传说过去胜乐金刚常常从天空中向下面说话，这是非常神奇之事。

注释：

①苏卡——在桑耶之西，扎其的河北面，属扎朗县境。

②五部如来——即东、南、西、北、中五方的五佛，有：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不空成就佛，毗卢佛等，密宗的五位本尊神。

③章——在扎朗河北面，苏卡西面，过去是一个宗。地形图作“章达”即章河谷口外的坝子。

④勇宗的辛杰若比颇章——雍宗在章达附近，辛杰若比颇章译言阎王游戏宫。

⑤梅龙多吉——是宁玛派大圆满系的大师(1243—1303)。

⑥鲁钦·桑结耶协——鲁是吐蕃时大家族名，鲁钦意为鲁大师，桑结耶协为公元九世纪时宏传宁玛派密乘的三大师之一。

⑦多吉扎——在章达的西边，雅鲁藏布江北岸，现属山南地区贡噶县境1718年降地部族首领扎西斗吉所建，是宁玛伏藏法门的北藏派的主要道场之一。

⑧林热巴——本名白玛多吉(1128—1188)是噶举派中主巴系的开创人。

⑨纳浦曲隆——在桑浦河流向藏布江的东岸坡地上。属贡噶县境，“桑浦”地形图作“柳梧”。

⑩亚堆扎拉山——贡噶县境内的一座大山。位于吉曲河和雅鲁藏布江之间。

⑪莫钦大师——本名囊噶伦朱，公元十五世纪时人，是萨嘉派喇嘛系的大师。

⑫毗补迪——印度班智达，十三世纪时来藏。

⑬文松森布日——或称色木日，是萨嘉的一个小庙，在多吉扎西。吉曲河的东面。

桑耶桑浦山背后河谷地区的洛沃邓顶(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①深谷内有宝塔名扎西畏巴(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颇著灵异。

从这山谷往下走要经过多隆巴②(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温隆巴③(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等谷地。宗喀巴曾经过住过的扎西多喀④(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地方有温的格汝寺⑤(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此寺是赤松德赞时修建的寺内塔名却丹噶穹⑥塔(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还有温替萨大师⑦(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的驻锡寺院却丁寺⑧(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和温浦达仓⑨寺(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等。若是转经绕行朝拜，则需时两三日。

由达仓寺院往下走，中途便到阿里达布扎仓⑩(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和最为驰名的大道场丹莎提寺⑪(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这是卓衮帕木竹巴⑫(ལྷོ་ཁ་ལྷན་རྒྱུ་ཐུག་པའི་གྲོང་ཁྱེད་)的驻锡

地。特别是寺中最主要的佛像是供在帕木竹巴的茅蓬内的一尊曾经开口说过话的沙土像颇为灵异。

在茅蓬下面的地方名桑日喀玛⑬(བངས་རི་མཁའ་དམར་)这是玛基劳准玛⑭(མག་ཅིག་ལབ་མཁའ་མཚོ་)住过的地方。内有曾经开口说过话的玛基母子的圣像。

又由桑日往东走两三天就到了沃卡达孜⑮(འཁ་ཁ་ལྷག་རྩེ་),在达孜地方有真起寺⑯(མཚོ་རྩེ་),寺内有弥勒菩萨像。真起侧边有莲花生修道住过的格浦⑰(རྒྱལ་ལྷག་)和宗喀巴大师的修道处等等的古迹甚多。

由真起往达布⑱(དཀར་པོ་)地区走要翻越达拉冈布⑲(དཀར་ལ་ལྷམ་པོ་)山和查莫扎山(ཁ་མོ་ཙམ་)等最为神灵的圣山。

在沃卡和达布两地交界处地名杰的梅多塘⑳(རྩེ་ལ་མེ་རྩེ་ལྷ་མོ་)这是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དཔེ་འདུན་རྒྱལ་མཚོ་)的驻锡地。山顶有一湖名麻索玛拉措㉑(དམག་མོ་མཚོ་ལྷ་མོ་)观察湖中现出各种景象,可以予卜休咎,诸如是等圣迹很多。

巡游达布地区到尽头处则为娘布㉒(ཉ་པོ་)龙布㉓(ལོ་པོ་)工布(ཁྲི་པོ་)㉔(གྲི་པོ་)三大地区。再下,则依次可到波沃㉕(པོ་པོ་)等地区。据说波沃南边尽头处则抵达珞域㉖(ལོ་ལྷ་)波密和工布的东面就是穹布㉗(ཁྱུ་པོ་),从这里向东走,依次便到类伍齐㉘(རི་པོ་ཅི་)和囊谦㉙(ནང་ཅི་)等地。

注释:

①洛沃那顶——在桑耶和多颇章之间,地形图作“洛”,属扎朗县境。

②多隆巴——多河谷地区,在洛沃东面,藏布江支流的左岸,即今多颇章的地方,属山南地区乃东县境。

③温隆巴——温河谷地区,在泽当北面,现属乃东县温区,温河则由此下流至泽当的藏布江。

④扎西多喀——在温河东。

⑤格汝——寺名,是噶当派仲敦巴建,在温河西。

⑥却丹噶穹——噶穹,在格汝旁边,这是一个古庙。却丹是宝塔。后宏初期普梅曾在此首次宏传律戒。

⑦温杰赛大师——本名晋美耶协扎巴,十八世纪时人,是温却丁寺的活佛。

⑧温却丁寺——寺在温河东边的一个山腰上,大约是公元十二世纪时建的,属噶当派寺庙。

⑨温浦达仓——在温河东的河谷内,属于噶举派寺庙,明时封该寺住持南温烈思巴为辅教王。

⑩阿里达布扎仓——在泽当东北,藏布江北岸,原为苯教寺庙,1541年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改建成为专供西藏西部人来此学法之处。这学院的建立,亦是由阿里、达布两地的首领资助,故立此名寺。

⑪丹萨提寺——寺在乃东县帕木竹地方,现属山南地区桑日县,1158年噶举派帕木竹巴建。后来逐渐形成单独一派,称为帕木竹巴派。元时在此设立帕木竹巴万户府,为十三万户

之一。明初帕竹降曲坚赞统一卫藏，又在此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

⑫卓衮帕木竹巴——卓衮是尊号，他是帕木竹地人。本名多吉杰布（1110—1170）是噶举派的帕木竹巴系创始人。

⑬桑日喀玛——即原来的桑日宗，又作香日宗，在泽当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属桑日县境。

⑭玛基劳准——或称劳基准玛，西藏觉域派的创始人（1055—1149）。

⑮沃卡达孜——沃卡，在桑日东部的沃卡河谷内，达孜原为沃卡地区的宗堡，现为桑日县的一个区。

⑯真起寺——在沃卡宗河北十余里地方，地形图作“真卦”，是桑日县的一个区。此寺是十世纪时，噶米云丹雍仲建，属噶当派古庙。宗喀巴时，宗本南喀桑布又重新加以培修。

⑰格蒲——在真起寺北，地形图作“各布”属桑日县。

⑱达布——达布古地区名，桑日县以东的雅鲁藏布江流经的沿岸一带地区。包括今加查、古汝朗加、朗、金东等县。

⑲达拉贡布——达拉山在加查县境内，贡布又为寺名，1121年达布拉结建，后来发展成为噶举派达布系的最大道场。

⑳杰梅多塘——在桑日县东，属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在加查宗的北面的拉摩朗错湖边。1509年第二世达赖在此修建倾科杰寺，属格鲁派寺院。“倾科杰”地形图作“青稞吉。”

㉑麻索玛拉错——麻索玛女神名。拉错意为灵湖或作拉摩朗错，又可译为吉祥天母湖。

㉒娘布——娘曲河所流经地区的古名。娘曲又称金达曲。它从金达一直东流到今林芝县而入藏布江。地形图娘曲上游又作“尼洋曲”，下游作“娘曲”。

㉓龙布——可能是工布所属南部一带地区名。

㉔工布——古代工布地区名，范围很大，后改为太昭县，现属拉萨市辖工布江达县。

㉕波沃——即今波密地区，分上下两部，今改为昌都地区波密县。

㉖洛域——雅鲁藏布江南面的咱日以下一直到与印度接壤的一带地区。

㉗穹波——今昌都地区的丁青县等三十九族地。

㉘类伍齐——在昌都的西北，今为昌都地区类乌齐县。1147年噶举派的都松勤巴在类伍齐的迦玛地方建寺，迦玛派即因此得名。

㉙囊谦——属青海省境内，在类伍齐的北面，此处有一泽居寺是噶派寺庙。

又从上说的桑日喀玛坐牛皮船过藏布江即可到对岸的泽当①（མེད་གཤེད་），这里虽然有几座寺庙，但最有名的是安雀寺②安雀僧（འཕགས་པ་ལྷ་མོ་）集会的大殿窟。内中供奉有金身释迦佛像等可以朝拜瞻仰的圣像很多。

在泽当的峡谷内有一寺庙名桑登林③（མཚན་མོ་གཤེད་ལྷོ་མོ་），这是古代喇嘛当巴·索南坚赞④（མཚན་མོ་ལྷ་མོ་ལྷ་མོ་ལྷ་མོ་ལྷ་མོ་）亚隆巴·僧格坚赞⑤（ལའ་ལྷ་མོ་ལྷ་མོ་ལྷ་མོ་ལྷ་མོ་）和堪钦·索南杰乔⑥（མཚན་མོ་ལྷ་མོ་ལྷ་མོ་ལྷ་མོ་ལྷ་མོ་）等萨嘉耳传派法统继承者的修道处，内面有极为威灵的护法明王像。

泽当的后山上有一山名索当山（མེད་གཤེད་）和共波日山⑦（གཤེད་མོ་ལྷ་མོ་），据说这是观世音菩萨变化为猴行者菩萨他的修道处。

在泽当山梁上面有乃东衮桑孜⑧（ལྷ་མོ་ལྷ་མོ་ལྷ་མོ་ལྷ་མོ་ལྷ་མོ་），这是古代几乎统治了十三万户

的首领第斯帕木竹巴曾经住过的官寨遗址。

官寨下面是乃东孜措巴⑨(ལྷོ་གཏོང་ཆོས་གསལ་བ།)寺，内有迦什弥罗班钦曾经开口显过圣的陶土像。另外还有持火白度母画像，梵本的波若经等极为罕见的文物甚多。

按著名的释迦室利律承部众⑩有四大措巴，即乃东的孜措巴，扎其的冲都措巴(ལྷོ་ལྷོ་ཆོས་ལུང་ཆོས་ལུང་།)，扎朗的杰林措巴(ལྷོ་ལྷོ་ཆོས་ལུང་ཆོས་ལུང་།)，后藏的却隆措巴(གཙང་ཆོས་ལུང་ཆོས་ལུང་།)等四众院。听说这些寺院内均有班钦的陶土像和钵盂等极为殊胜的圣迹遗物。

注释：

- ①泽当——在雅鲁藏布江南岸，旧作孜塘，现属山南地区乃东县的一个区。
- ②安雀寺——在泽当市区内，安雀俗称燃灯节，在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宗喀巴的纪念日。安雀僧是专门在燃灯节时举行宗教仪式的人。
- ③桑登林——泽当附近的一个萨嘉派寺庙，此庙是由萨嘉索南坚赞创立的。
- ④喇嘛当巴·索南坚赞——萨嘉派仁钦岗喇让的家族系统(1312—1375)。
- ⑤亚隆巴·僧格坚赞——是萨嘉喇嘛当巴弟子，也是刹派的法嗣公元十四世纪的人。
- ⑥堪钦索南杰乔——萨嘉喇嘛当巴弟子，曾任萨嘉大寺法座。
- ⑦索当和共波日山——是在泽当山梁后面一座山名。传说原始时猴仙与女妖在此结合，后来繁殖成为西藏民族。
- ⑧乃东衮桑孜——乃东，清时称为奈布东城又称牛儿宗寨。其旧城堡，名为衮桑孜，是十五世纪时帕竹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帕竹家族世代居住之处。现为乃东县治所在地。
- ⑨乃东孜措巴——乃东孜寺名，“措巴”意为集体或集团，即守戒僧众的集体。孜措巴寺在乃东寺山脚下。
- ⑩律承部众——即接受戒律传承的四众。

亚隆著名的有三圣地和三圣迹。三圣地中：第一为昌诸寺①(ཁྱུ་ལྷོ་གཏོང་།)，第二为协扎②(ཁྱུ་ལྷོ་གཏོང་།)，第三有人说是热穹浦③(རལ་ཐུང་ཕུག་)，但应以雍布拉岗④(ཡུམ་བྱ་ལྷོ་གཏོང་།)较为合适。

三圣迹中：有著名的达坚蚌巴⑤(རྟ་ལྷོ་གཏོང་།)、贡塘蚌巴⑥(གློ་ལྷོ་གཏོང་།)、泽曲蚌巴⑦(ཆེ་ལྷོ་གཏོང་།)。

从泽当沿亚隆河谷腹部上坡到吉祥伍茹昌诸的扎西降娘寺⑧(ཁྱུ་ལྷོ་གཏོང་།)。寺中主要的神像有法松赞干布从索当和共布日山顶迎请来的五如来石像，进食度母像、嘛尼六字真言，还有很多殿堂。在寺外有五个头顶的忏悔大宝塔等很多能给人赐福的大佛宝。

距离昌诸寺不远的地方有朗杰庙⑨(ལྷོ་གཏོང་།)这庙是宗喀巴大师受比丘戒的地方。

从昌诸寺往上走到萨嘉班智达的当宁秀赤(གྱུ་ལྷོ་གཏོང་།)法台所在地和法王托托日宁赞⑩(ཁྱུ་ལྷོ་གཏོང་།)的雍布拉岗宫。在宫堡内有觉阿罗布桑培⑪(ཁྱུ་ལྷོ་གཏོང་།)像和神赐的宁布桑瓦⑫(གྱུ་ལྷོ་གཏོང་།)等重要的圣迹文物。

从雍布拉岗又到宁如庙⑬(གྱུ་ལྷོ་གཏོང་།)，庙内供奉有从伏藏中掘出来的很多名贵的药师佛

像。有一塔据说是噶当派的格西谷尔钦布⑭(གླ་ཆེན་པོ་)建造的,塔内因为安放有常啼菩萨的左眼,故称为达坚蚌巴。

亚隆河谷的谷底有雪山名为亚拉香布⑮(ཡར་ལྷ་གམ་པོ་)雪山围,雪山内中有卓米巴吉耶协⑯(འབྲུག་མི་དབང་གི་ཡེ་ཤེས་)修玛摩法⑰的遗址。

总的说来,亚隆山背后就是上下洛卡地区,其中包含有明智来源处的艾地⑱(ཨ་ཁི་),涅⑲(གཤལ་)、洛若⑳(ལོ་རྩ་)、卓宿㉑(ཇོ་ལུ་)、加尔㉒(གར་)等地区。

从此往下走,就依次到达咱日㉓(སྤ་རི་)山与工部的连界处的地方。

从前面说的达坚蚌巴下坡就来到了法力自在王迅努罗朱㉔(འཕགས་ལྷ་མོ་ལྷ་མོ་)大师的驻锡地。名扎西却德寺㉕(འག་ཤེས་ཆོས་ལྷོ་)和热穹巴的化身藏宁赫鲁迦(འཛང་ལྷ་མོ་ཉི་ཤུ་གྲུ་)的驻锡地,名热穹浦等地。这些寺庙内圣迹文物多至不可胜数。

还有最驰名的贡塘蚌摩齐㉖,斯居蚌巴㉗(སྤྱི་གཙང་འབྲུག་པོ་)、乃措蚌巴㉘(ནེ་ཆོ་འབྲུག་པོ་)等。

北部山岭上有最驰名的亚隆协吉扎浦㉙(ཡར་ལྷ་མོ་གཤེས་ལྷོ་གྲུག་ལྷ་མོ་)的大修道处。修道处中心有莲花生的真身替代像,是开口显过圣的神像。其他天然生成的佛像还很多。

协扎山的下面不远的地方有村吉拉康㉚(མཆན་པ་གྲུང་ལྷ་ཁང་)、乃提拉章宫㉛(འཕགས་མཆོག་ལྷ་ཁང་)等,内中有莲师的替身像,日光法衣,还有禅仗等内供佛宝甚多。在巧策拉卡㉜(ཤྱ་འཛམ་ལྷ་ཁང་)山口有特别殊胜的弃尸场和大宝塔,离尸场不远处有佛母指杰的修道秘密岩窟。山左边的背后有邬坚林巴㉝(ཨ་ལྷ་མོ་གླིང་པོ་)取伏藏的地方,名白玛协浦㉞(པོ་དཔ་མེས་ལྷ་མོ་)但距离比较远点。

翻过协扎那边下山去的中途经过赞塘㉟(འཛན་པ་)的玉叶拉康㊱(འཕྲུ་ལྷ་ཁང་)。这庙是藏王赤松德赞为其母后昂楚绛曲(ངང་ཆུ་ལྷ་མོ་ལྷ་མོ་)所修建的。庙的近处有一大塔名觉若泽曲蚌巴(ཇོ་ལྷ་མོ་ཆེན་འབྲུག་པོ་),每逢十五日真正有寿水从此塔中涌流出来。

宝塔背后的山,即赞塘拉日阁西㊲(འཕྲུ་པ་ལྷ་མོ་གླིང་པོ་)。赞塘山顶就是西藏法王聂赤赞普㊳(གཤམ་པོ་འཛན་པོ་)第一个从天上下降之处。

注释:

①昌诸——昌诸在乃东南面,现为乃东县的一个区,古约茹地区的中心,昌诸寺,是松赞干布所建古庙之一。

②协扎——在乃东对面亚隆河西岸山梁上,是宁玛派的一个大圣地。

③热穹浦——热穹巴是噶举派米拉热巴的大弟子(1083—1161)。热穹浦在亚隆河和琼结河分流处。

④雅布拉岗——在亚隆河支流颇章巴的北面,公元前一世纪时藏王聂赤赞普建。

⑤达坚蚌巴——在雅拉岗附近,其侧有达坚寺,十二世纪时噶当巴谷尔钦布建。

⑥贡塘蚌巴——在热穹浦南面的琼结河边。

⑦泽却蚌巴——在协扎南的赞塘境内,又名觉若泽却蚌巴,觉若是赤松德赞时大译师,他从印度迎回佛像一尊,赞普为之建塔,故有此名。

⑧扎西降娘寺——即昌诸寺的别名。

⑨朗杰庙——在乃伍栋的山脚下，亚隆河的河西。

⑩托托日宁赞——从松赞干布上推五代的吐蕃赞普。藏史认为他在位时佛教则开始传入，故也给他以法王的尊号。

⑪觉阿罗布桑培像——译言为“如愿增宝像”是释迦佛的报身形相。

⑫宁布桑瓦——译言为“玄秘神物”。相传是从天降下的，实际是当时从外地流入西藏的首批佛教三宝法物，以不解其意，故称为玄密神物。

⑬宁如庙——即拉康宁如之略名。或称拉如门吉，在雍拉岗附近。

⑭谷尔钦布——属噶当教授派，他创达坚寺，为该寺座主。他是内耶素巴的第三代弟子。

⑮亚拉香布——大雪山名，也是山神名，在亚隆河谷的头部，其南端则接近不丹，东边为赤贡湖。

⑯卓米·巴吉耶协——即卓米大译师释迦耶协（994—1078）。他是后宏初期被阿里王派赴印学法，密宗新派法要的传播大多是从他开始的，逐渐形成萨嘉派。

⑰玛摩法——供祀护法神的修法。

⑱洛卡——通称山南，指雅鲁藏布江南部和不丹东部一带地区。注见雅隆南部条。

⑲艾地区——古代地区名，分山南地区曲松县拉加里宗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地方。

⑳涅——古代地区名，今山南地区隆子县的涅河流经一带地方，分上下涅，日当区等为上涅，新巴区等而下涅。

㉑洛若——隆子南部有两条河流，一条为横贯隆子南部入加玉河，为涅河，涅河流经的地区叫涅；一条横贯山南地区错那县北部，经隆子县堆溪入加玉河，为洛若河，洛若河流经的地区叫洛若。地形图“堆溪”新名为“六联”洛若河作“洛曲”。

㉒卓许——在涅和洛若之间，其寺名多喀却德，为鲁敦·协饶扎巴建。

㉓加尔——古代地区名，包括今隆子县东北部的三安曲林区和东南的加玉宗区两区的地方。

㉔咱日——在达布南部，属洛域地区，地形图作“达巴亚瑞”。藏人认为它是最大神山之一。

㉕迅努罗朱——萨迦派大师（1349—1412）。

㉖扎西却德——在雍布拉岗对面，亚隆支流的西边，是萨嘉派寺庙。

㉗藏宁赫鲁迦——属噶举派中主巴系林惹的法嗣。（1452—1507）米拉热巴传的作者。

㉘贡塘蚌摩齐——即贡塘蚌巴。

㉙斯居蚌巴——在亚隆河西贡塘蚌巴附近。

㉚乃措蚌巴——在贡塘蚌巴侧面。

㉛亚隆协吉扎浦——即隆协扎，注见前。

㉜村吉拉康——译言“八相庙”内供在莲花生大师所变化的八种身相，在亚隆河西的协扎旁边。

㉝乃提拉章——在协扎附近。

㉞巧策拉卡——村吉拉康前面的山口。

㉟耶坚林巴——宁玛派掘藏大师，公元十四世纪时人。

㊱白玛协浦——协扎附近的山洞名。此地是耶坚林巴取出最有名的西藏古代历史《五部遗教》一书之处。

③7 贊塘——在協北南面，距隆河西岸，贊塘寺為噶當派古廟。

③⑧玉叶拉康——在贊塘境內，后宏初期魯梅弟子博穹楚逞炯乃建。

③⑨赞塘拉日阁西——在亚隆协扎山的东南边，又名拉鲍日，为最早藏王聂赤赞普降临之处。

④**昆赤赞普**——吐蕃王朝最早出现的一位赞普，其时约在公元前一世纪、

从上面所说的贡塘蚌巴往琼结①地区走，则可到毗卢遮那大译师的驻锡地名巴阁寺②(པ་གཏེ་ཤར་)和若巴咱③(རྟོ་པ་ཙམ་)的修道山洞。这些古迹虽然是在沿途的道路上，但是若不熟悉情况，则很少有人能去瞻礼的。

从巴阁往上行，中途就到了格西库敦雍中④(ཁྲ་སྟོན་པོ་ནོན་འབྲུས་གཡུང་ཏུང་།)的驻锡地名苏拉塘布齐⑤(སྤལ་ནག་པང་པ་ཆེ།)。这里有蚌纳斯巴坚⑥(འབྲུས་ནག་ཟེལ་པ་རྟ་།)等很多的古迹文物。还有阿底峡居住过的岩窟和神灵的圣像等。

由塘布齐就到了琼结日沃德庆⑦(འབྲུང་མ་གུལ་ཤི་ཁ་བདེ་ཆེན།)的教理院。这是克珠格烈巴桑弟子尼赤赞巴·罗朱白桑⑧(ཉི་ཁི་འཇིན་པ་རྩོ་གྲུ་དབལ་བཟང་)创立的。寺内有极为灵验的神像宝塔甚多。

离日沃德庆不远即为琼结达孜寨堡⑨(འབྲུང་བ་ལྷག་རྩེ།)。传说此是古代萨贺⑩王族后裔琼结第巴⑪世世代代居住的府邸。后来的第五世达赖亦降生在此地。寨堡的后山上有法王松赞干布的衣冠墓。名邦所玛波陵⑫墓(འབྲུང་མ་པོ་ལེན་པོ།)。真正的陵墓就在那隆起状的土丘内。土丘上娘门隆巴⑬(མེད་མོ་ལོང་པ།)修筑了一个经堂，塑造了许多颇为威灵的神像。

琼结寨堡附近为邓喀隆巴^⑭ (དཀ་མཁར་ལུང་བ།) 河谷地。此地有袞勤·晋美林巴^⑮ 大师 (ཀུན་མཁྱེན་བཟུང་མ་ཤེས་པ།) 的驻锡地，名泽仁郡^⑯ (ཆེ་རིང་ལྷང་མ།)。郡内供奉有大师肉身的大灵塔和神像供器等极殊胜的珍贵文物。

在琼结的松赞王陵墓上方有一寺是毗卢遮那大译师的转世陈布大掘藏师①⑦ (འབྲེང་པ་མ་གཅིག་པུ་ཆེན་པོ།)，法名协饶畏赛 (ཤེས་རབ་འདྲ་བཟོ།) 他的驻锡地，地名琼结白日山①⑧ (འབྲེང་མ་རྒྱལ་དབལ་རི།)，古名多敏白日山 (རྫོང་མེན་དབལ་རི།)，是宁玛派的最大僧院，现已成为小庙，只是白日山寺这个名字还保留不空而已。庙内还有莲花生大师的替身像和一些有大加持力的佛教遗物。原来这里还有桂译师迅努白①⑨ (འགྲེམ་ལོ་གཞོན་ནུ་དབལ།) 学法的经院，名经叶拉康②① (རྒྱན་གཡས་ལྷ་ཁང།)，地名经叶 (རྒྱན་གཡས།)，其他还有菊②② (འབྲེམ་) 和浦隆 (ཕུ་ལུང།) 等许多小地区。

关于上说在桑耶寺的丹珍林 (དྲུག་པོ་ལྷོ་ཁྱེད་ཀྱི་ལྷོ་ཁྱེད་) 内有莲师替身像名海生金刚像和莲花生大师的足印, 在青浦有扎西畏巴放光塔; 在琼结有松赞干布陵墓, 白日山和泽仁郡等等圣地道场的情况介绍均详见钦则仁布齐的著作《杂谈类》。此外在《杂谈类》中还可以阅读到有关学堆的德忠 (ཁོ་ལོ་ལྷོ་ལྷོ་ལྷོ་) , 伍茹的夏拉康 (དབུ་ཅུ་ལྷོ་ལྷོ་ལྷོ་) ; 洛门的噶布桑 (ལྷོ་ལྷོ་ལྷོ་ལྷོ་ལྷོ་) 等圣地的介绍。

注释:

①琼结——即今山南地区琼结县，唐时叫匹播城，是琼结河流经的一个最大地区。

又沿路前行，依次即可到班钦降巴林(པཎ་ཆོན་པ་ལྷ་མོ་པ་ལྷ་མོ་)的驻锡地名古蚌通卓钦摩寺⑬(གུ་པ་ཐོང་ཆོན་པ་ལྷ་མོ་)。寺内殿堂非常肃穆庄严。此寺近处是衮勤·隆钦然将巴的降生地和鄂坚林巴的驻锡地名亚吉拉康⑭(ཡ་ཇི་ར་ལ་ཁ་པ་ལྷ་མོ་)此处还有扎郎的吉林措巴⑮(ཇི་ལྷ་པ་ལྷ་མོ་)，扎的玉岗扎(ཇི་ལྷ་པ་ལྷ་མོ་)，敏珠林大师⑯的旧坐床处的达吉却林⑰(དཀི་ཇི་ལྷ་པ་ལྷ་མོ་)，噶举主巴派的寺庙扎的定布齐⑱(ཇི་ལྷ་པ་ལྷ་མོ་)等圣地道场很多。

又沿江逆行就到了朗饶⑲(ལྷ་རྟ་)河谷。谷内有萨迦派的寺院达布扎仓⑳(དཔ་ཇི་ལྷ་པ་ལྷ་མོ་)。达布扎仓附近有俄却古多吉㉑(འེ་ཇི་ལྷ་པ་ལྷ་མོ་)的驻锡地雄哲兴㉒(ཇི་ལྷ་པ་ལྷ་མོ་)寺。寺内放有玛巴译师㉓(མ་པ་ལྷ་པ་ལྷ་མོ་)的灵骨塔，有开口显过圣的杜锁玛天女像，有俄敦和米拉热巴㉔(མི་ལ་ར་པ་ལྷ་མོ་)见面处，有俄敦飞天归真的地方等等圣地古迹不少。

又沿江上游走，依次则到土丹热瓦麦㉕(ཏུ་པ་རེ་བ་ལྷ་མོ་)和萨嘉派小寺东沛却柯㉖(ཏུ་པ་རེ་བ་ལྷ་མོ་)等寺院。还有多吉丹寺(དོ་ཇི་ལྷ་པ་ལྷ་མོ་)座主衮噶南杰㉗(ཇི་ལྷ་པ་ལྷ་མོ་)的驻锡地名贡噶却扎寺㉘(གོང་ཇི་ལྷ་པ་ལྷ་མོ་)。寺院的建造精美绝伦。大殿的后堂正室内供有班钦伽耶多罗㉙(པ་ཆོན་ཀཧཱ་ཏོ་རོ་)的颅盖骨，颅内有极为殊胜的释迦像。此寺内还有四部本续的四十五个修法会供受陀罗坛城。在谷的深处还有主巴派的德庆却柯㉚等寺(དེ་ཇི་ལྷ་པ་ལྷ་མོ་)。

注释：

①甲萨拉康——甲萨或称夏萨，在泽当之西，藏布江南岸乃东县境。地形图作“红星”，是现在改的新名。拉康庙是宁玛派寺庙。

②白柯赞——是俄松之子，九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他据后藏的东部为王。

③津——在甲萨之西，藏布江的南岸，地形图作“金普”，是金普两个地方的合称。

④津达——津的谷外坝子，有宁玛派道场降曲林和桑登林等寺庙。

⑤沃噶扎——在津河谷口，乃东县的西境，此是宁玛派道场，宗喀巴亦曾住此地修静。

⑥扎其多冲都措巴——扎其属山南地区扎朗县的一个区。冲都措巴在扎其河谷的北部，藏布江的南岸。十一世纪时鲁梅在此建立道场，后来萨嘉派扩建成寺庙，迎请释迦室利传戒，故有冲都措巴之称，为四大措巴之一。

⑦克珠·穹布朗觉巴——噶举巴内的香巴噶举派的创始人(978—1127)。

⑧鄂坚敏珠林寺——敏珠林在扎其河谷的南部，地形图作“解放”是现在改的新名，此寺属于宁玛伏藏法门的南藏派大道场，公元1675年德达林巴建。

⑨德庆林巴——即德达林巴。宁玛派中的大掘藏师，本名居美多吉，公元十七世纪时人。

⑩扎朗——即今扎朗县，藏布江南岸一个城镇，在扎其西边。扎朗寺是公元1031年扎巴思谢建，宁玛派的道场之一。

⑪扎巴思谢——本名旺秋八(1012—1090)宁玛派的掘藏大师。

⑫班钦降巴林巴——萨嘉派大德(1401—1475)降巴林寺1472年降巴林的第吐米伦珠扎西建。寺在扎其和敏珠林之间。

洛扎和喀曲的下面是洛扎拉康(ལྷ་ཐག་ལྷ་ཁང་།)，属于松赞王时的镇边大寺之一。内面供有以毗卢佛为首的具有极大感应力的神像甚多。此地也是安达娘从伏藏中掘出来的《修部八教如来集会》的密经之处。

从此往上走就正式到了喀曲。这里有一岩窟名白季浦仁⑩(དཔལ་གྱི་ཕུག་རིང་།)，是鲁南喀宁布⑪(གནུབ་ལ་ནམ་མཁའ་ལྷ་པོ་ལྷ་ཁང་།)的悟道处。近处的喀曲夹浦坚⑫(ལྷ་ལྷ་ཕུར་ཅན་།)，是莲花生大师最上的修道窟，也是古汝却旺掘藏的地方。此地附近有一地名拉摩喀钦⑬(ལྷ་མོ་ཁྱེ་མཁའ་ཅན་།)有大德说这就是二十四境中的德威哥扎，是胜乐金刚最殊胜的道场。

从洛扎拉康下行，过桥的对岸，即泽朗白季日山⑭(ཆེ་ལམ་དཔལ་གྱི་རི་།)。这里有邬坚修道岩窟和长寿泉水等圣迹。

从白季山往西走两天就可到法主玛巴大师的驻锡地色喀谷托⑮(སེམ་མཁའ་དགུ་ཤྲོག་།)和洛扎的卓沃隆⑯(ཇོ་འོ་ལྷ་།)，这里有玛巴和其夫人达麦玛(འདུག་མེད་མ།)各人的寝居处，与及米拉热巴修道处的达聂隆丹浦⑰(ལྷ་ལྷ་འཕྲུང་བཟུན་ཕུག་།)等极为殊圣修行圣地。

又继续前行则到朱措白玛林寺⑱(བྱུང་མཆོ་བདེ་མ་གླིང་།)，寺内有一尊金刚手像，是从伏藏中掘出来的，诸如是等极为殊胜的内供神像甚多。有些人把此湖计为四大名湖之一。据说寺内还有莲花生大师的手掌印记等。

从湖往南走，经过朱拉山口⑲(བྱུང་ལ།)，就到了洛扎鲁⑳(ལྷ་ཐག་རུ་ལ།)的拉隆㉑(ལྷ་ལྷ་།)。这地方最早是噶举派的道场，现在成为白玛林巴㉒(བདེ་མ་གླིང་པ།)的后代语密的化身所管辖的地方。庙中佛像经塔圣迹甚多，特别内供有袞勤·隆钦然将巴的脑髓上生长的舍利子堆，非常神异。

由此往前走就到了古汝却旺㉓(གུ་རུ་ཆོས་དབང་།)的驻锡地名拉亚古汝拉康㉔(ལ་ལག་གྱུ་རུ་ལྷ་ཁང་།)。庙内主要佛像有由却旺从伏藏中掘发出来的觉阿像等众所周知的灵异神品最多。

从拉康又前行到棍巴勒达庙㉕(དཀོན་པ་ལྷ་མོ་ལྷ་ཁང་།)，这寺庙颇像一个村落。庙内有卓袞·藏巴嘉热㉖(འབྲུ་མགོན་པོ་ཅང་པ་གྱུ་རམ།)从他灵骨中生长出来的神像，非常神奇的佛宝甚多。

再前行即到扎曲拉康㉗(བྱུ་རུ་ལྷ་ཁང་།)。这是法王松赞干布修建的镇边大庙之一。

注释：

①洛扎——山南地区一县名，在马拉山南，普莫雍措东。

②甲孜哲古——在琼结南，原为宗，现改为山南地区措美县。

③洛扎霞——洛扎东部，指沿洛扎霞曲河一带地方，洛扎霞曲河地形图作洛扎下曲河。

④马沃角——在现在的措美县的当许河谷内，原为字玛派庙，后改为噶举迦玛系寺庙。

⑤乃西——在洛扎下曲河东岸，措美和当巴之间，现属措美县境。

⑥熙楚拉康——在乃西村镇上，宁玛派寺庙，由古汝曲旺子孙住持。

⑦扎森摩八吉——庙名，在当许内，其下即乃西河。

⑧洛扎卡多瓦——为噶举派僧(1326—1402)。

- ⑨奔巴梯启和卓瓦棍寺——均在奔巴河谷内。奔巴地形图作边坝。属措美县的一个区。
- ⑩乔丹贡布——宁玛掘藏大师，公元十三世纪时人。
- ⑪奔巴主热拉康——在边坝河谷的顶首。
- ⑫喀曲——在洛扎拉康宗境内的东边。
- ⑬门的古汝隆巴——“门”泛指西藏南部与不丹交界一带地区的总名，古汝隆巴，在崮拉宗西边的马拉山边。“马拉”地形图作莫拉。
- ⑭门喀——在门的古汝隆巴西边，属洛扎境地内。
- ⑮乃仁——或称乃仁塘，在拉康宗南。
- ⑯申格宗——拉康宗南一直延伸到不丹境内。地形图在洛扎境作“申格红”，在不丹称“孙黑宗”。
- ⑰秘域·若莫顶——秘域是神密地区的意思，此指不丹。若莫顶在西藏与不丹交界处。
- ⑱门提·古汝康——门提是包括不丹中心地区，古汝康是不丹境内地名。
- ⑲白季浦仁——喀曲附近的一个山洞。
- ⑳普南喀宁布——赤松德赞王时人（755—797）。
- ㉑夹浦坚——在喀曲地区内。
- ㉒拉摩喀钦——喀曲的一座神山。
- ㉓泽朗白季日山——在拉康宗东南。
- ㉔色喀谷托——在洛扎县拉康宗西北色区内，地形图作“色”现为洛扎县一个区。噶举派高僧米拉热巴（1077—1084）建。
- ㉕卓沃隆——噶举巴世祖玛巴译师出生地，现拉康宗西北的色区内。
- ㉖达聂隆丹浦——卓沃隆附近的一个山洞。
- ㉗朱措白马林——朱措湖名，在朱拉山下，白马林寺名，宁玛噶举均曾以此作过道场。
- ㉘朱拉山口——在卓沃隆的西北。
- ㉙洛扎鲁——即洛扎西部，指沿洛扎鲁曲河一带地方，洛扎鲁曲河，地形图作“洛扎怒曲河”。
- ㉚拉隆——在洛扎杜瓦宗两边，洛扎怒曲河的支流中部。
- ㉛白玛林巴——宁玛派掘藏大师，公元十五世纪时人。
- ㉜古汝曲旺——宁玛派最大的掘藏师（1212—1273）。
- ㉝拉亚古汝拉康——在拉隆西北。
- ㉞棍巴勒达庙——在拉隆西南。
- ㉟卓衮藏巴嘉热——本名耶协多吉，是噶举派中主巴系的创始人（1161—1211）。
- ㊱几曲拉康——松赞干布时建的古庙。在勒达庙南的几曲河旁。几曲是从洛扎流入不丹境内的河流，称作门巴卓几曲河。

又由几曲拉康翻越山口经过普马江塘①(ཕུ་མ་གཤེན་པ་)大荒原，就到了协喀江孜②(གཞི་མ་ཁུང་པ་)南部的涅若隆③(ཉེ་རོ་ལུང་)。这已是属于号称为后藏二茹之一的叶茹(གཡས་པ་)范围。由涅若隆到谷喜热塘④(གུ་མི་རེ་ཐང་)，此处是俞托云丹贡布⑤(ཡུ་ཏོག་ཡུ་ཏོག་པོ་)的降生地。从涅若曲河逆流而上，到一河谷，此处即卓衮藏巴嘉热的驻锡地，名主热隆寺⑥(རུ་ལུང་)。寺内供奉佛宝主要的是藏巴嘉热的面具，名为镇压三界，

诸如是等的圣迹文物难以细数。

从谷喜山下坡走一天路，就到了如来佛曾经预言过的有名大寺——白柯却德寺⑦(དཔལ་རྒྱལ་ཆེན་པོ།)。此寺是江孜(ཡུལ་རྩེ།)法王饶丹衮桑帕⑧(རྟ་པོ་དཔལ་ལྷན་པོ་ལྷ་མོ་འཕགས་པ།)所建。寺内有萨嘉、布鲁、格鲁三大宗派的学僧，共分十六个僧学院。佛像经塔是无量无边的。在大殿内神像中最主要者是释迦佛的大像，大宝塔内装藏有百种修法的密宗本尊像，还有极为庄严的殿堂等。

这寺内四本续⑨的本尊修法会供很多。

江孜寺的另一边有孜钦却德⑩(ཆེ་ཆེན་ཆེན་པོ།)，是布敦大师(བུ་སྟན་འཛིན་པོ།)的转世大成就师衮噶罗朱⑪(གུ་རྟ་དགའ་རྩེ་ལྷ་མོ།)等的驻锡地。

江孜腹部地区名为年色雄仁摩⑫(ཉང་ལམ་མེས་ལྷ་མོ་རིང་མ།)。在年楚河的南边有属于镇边的古庙名孜乃萨拉康⑬(ཆེན་ལག་ནས་ལམ་ས་ལྷ་པོ།)，庙内藏有很古的波若佛母像。庙的北边有一格鲁派的寺庙，名年堆白康⑭(ཉང་རྩེ་ལྷ་མོ་པོ།)。白康是算作四大措巴之一。传说寺内有克什米尔班钦时代的宗教纪念物甚多。

从白朗⑯(པ་རྟ་མ།)过河，沿岸西行，就到了布敦大师的驻锡地震鲁寺⑰(ལྷ་ལ།)。震鲁提寺(ལྷ་ལ་མཐོང་ལ།)内供有天然生成的大悲观音像等圣迹文物很多。

在日布寺⑱(རི་བུ་ལ།)内有布敦大师的塑像名为“酷似我”像和大师为其母去世后所建宝塔，名为通追钦布(མཐོང་རྩེ་ལྷ་མོ་པོ།)。特别是寺中还珍藏有毗瓦巴⑲大师的灌顶宝瓶和灌水俱在。其他还有布敦大师生前的用具等圣迹遗物虽有数种，但均为日喀则宗封禁保管。

震鲁提寺下面名年麦晋宫寺⑳(ཉང་རྩེ་ལྷ་མོ་པོ།)，寺内有拉摩饶丹玛女护法神堂颇为威灵。晋宫寺也是萨嘉派萨班法主受比丘戒的地方。寺内有萨班剃度时留下的头发，洗面具，石盆等极为珍贵的圣迹文物。传说他是洗过头发的河水，若人饮了，可以增长智慧。震鲁附近山背后有塔巴译师㉑(ཐ་པ་ལ་ལྷ་མོ།)的驻锡地，名塔巴棍寺㉒(ཐ་པ་ལ་དཀོན་ལ།)。据说寺内有克什米尔班钦用过的钵盂等很多珍贵的古代遗物。

注释：

①普马江塘——在普莫雍错西边，现属山南地区浪卡子县。此地前后藏分界处。

②协喀江孜——江孜的古名，属日喀则地区的一县。

③涅如隆——在康玛的东边，年楚河支流涅如藏布的河谷内，现属日喀则地区康马县。

④谷喜热塘——在涅如河谷内。

⑤俞托·云丹贡布——赤松德赞时一位大医学家。(755—797)

⑥主热隆——在浪卡子的西南，现江孜县，为噶举派中主巴系的最大道场，十二世纪时，藏巴嘉热建。

⑦江孜白柯却德寺——即江孜寺的全称。原为萨嘉寺庙。1418年饶丹衮桑帕扩建，克主杰将其转为格鲁派寺院。

⑧饶丹衮桑帕——为萨嘉本钦的后裔，帕木竹巴统治时期，被任为江孜地区长官，所以有江孜小王之称，他与班禅一世克主杰约略同时。

⑨四本续——佛教密宗四大部类：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续。

⑩孜钦却德——为江孜第一代土官帕巴白桑布建。在江孜北面的一个小岩山上。地形图作“楚古”。

⑪布敦大师——西藏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1290—1364)，原为噶举派楚普系，他后居夏鲁寺，独自成派，名为布鲁派，或称霞鲁派。

⑫ 袞噶罗朱——孜钦寺的活佛。

⑬年色雄仁摩——年楚河河谷的别名。

⑭孜乃莎拉康——孜地区名，年楚河流经仲孜地区一带的总名，属江孜县。乃莎拉在仲孜北面。仲孜地形图作“重孜”。

⑮年堆白康——年堆指年楚河上游，白康寺在白朗的东面，年楚河东岸。现属日喀则地区白朗县。1213年曲白桑布建。

⑬白朗——即白兰宗，现为日喀则地区一县，旧作巴纳木宗或称巴朗宗。

⑪ 霞鲁寺——在吓曲河谷内，日喀则县甲措区内。1042年噶当派僧节准·协饶炯乃建，后布敦大师驻锡该寺。元时建沙鲁思万户府，为十三万户之一。

⑬日布寺——在霞鲁寺西北。

⑭毗如巴——印僧，萨嘉派的密法道果法门大多是继承他的法统。

⑳年麦晋宫——年麦即年楚河下游，晋宫寺在霞鲁附迅，为公元973年洛教多吉旺秋建。

②①塔巴译师——本名尼玛坚赞，是布敦大师之师，公元十四世纪时人。

⑳塔巴棍寺——或称塔巴林，在夏鲁南边不远，吓曲河谷内。

从巴朗走官道只有一天的路途便可到达日喀则① (ལྷིས་ཀྱི་རྩེ་)。在中途要经过一个小村镇名索(བྱ་རྩེ་)，有索桑昂林寺②(བྱ་རྩེ་གསལ་པོ་ལྷ་ཁང་)，这是古时宁玛派教典系的最大寺庙，现在只是索氏家族居住的一个类似家庙的住房。内面供有索氏喇嘛前辈成道大德所供本尊浦巴像，是很有加持力量的神像。

日喀则市镇的旁边有吴佑大师日比僧格③(འཇམ་དབྱངས་པ་རིན་པོ་ལེ།)的一座大灵骨塔。传说若有人在此塔转经绕行和祷告，此人和别人辩论时则可胜。

扎什伦布寺④(བཀྲ་ཤིས་ལུང་པ།)内主要的佛像有弥勒菩萨, 班禅罗桑却坚⑤(པཌ་ཆེན་མོ་བཟང་ཆས་ཀྱན།)、罗桑耶协⑥(སོ་བཟང་ཡེ་ཤེས།)、白丹耶协⑦(དཔལ་ལྷན་ཡེ་ཤེས།)、丹比尼玛⑧(བཏུན་པའི་ཏི་མ།)等历代班禅的灵骨宝塔。特别还有噶东弥勒像, 穿袈裟的度母像等具有加持力的古代佛像法宝甚多, 内供佛宝还有米拉热巴尊者的小刀和许多噶当先德的旧衣服等各种古迹文物。

另外，还有名为女妖肚皮的大石头，说是极为贵重的珍宝，若欲请求瞻仰，必先举办百种会供和财物布施，才能获得允许。

从扎什伦布往上走则到纳塘寺⑩(ལྷ་རྩ་གྲུ་པ།)和纳塘印经院。这是董敦·罗朱扎巴⑪(གཏུམ་ལྷ་མོ་ལྷ་མོ་ལྷ་མོ་ལ།)修建的。后为秦敦大师⑫(མཆོག་ལྷ་མོ།)几代的驻锡地，这也是噶当教法的发源地。总的说寺庙内有加持力的佛像经塔极多，特别是有一尊名为曲米度母⑬颇为神灵，还有颇罗鼐台吉时雕刻的甘珠尔大藏经版，释迦佛在生事迹版，十六尊者的挂像版等等的印版。内供的佛宝遗物有仲敦巴大师的水晶手杖，很多噶当前辈祖师的用具遗物。特别

是纳塘的历任座主都是十六尊者圣人的化身，他们用过的资具很多是非常珍贵的，若是要想瞻仰这些东西，必须向扎什伦布寺请得准许证。在纳塘的后山上有降钦日隆⑭ (གང་ཆེན་རི་ལོང་།) 是纳塘桑结贡巴⑮ (སངས་རྒྱལ་གྱི་མཆོག་པོ།) 等噶当派大德的修道处，是特别殊胜的道场，它是白贡协的神山圣地。

距纳塘不远地方即有最为驰名的藏曲米仁摩 (གཙང་མེ་རི་མོ་།) 这是古时噶当派最大寺院。是八思巴⑯ (འཇམ་དཔལ་པ་རི་མོ་པ་ཆེ།) 僧在此建立法会转大法轮之处。现在此地已成为世俗的村落了。仅遗留有一个小庙和庙中有些神像可以供人朝拜而已。

注释：

①日喀则——后藏地区重要城镇，位于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合口处。

②索桑昂林——索家族名，也是地名，桑昂林或称桑昂颇章，在白朗和日喀则之间。宁玛派寺庙。

③吴佑大师日比僧格——萨嘉派僧 (1182—1257)。

④扎什伦布——在日喀则市区，1447年根顿朱巴建。是格鲁派在后藏最大寺院。历代班禅活佛即在此坐床。

⑤罗桑却坚——全称罗桑却吉坚赞，班禅第四世，扎什伦布座主世系为第一世 (1567—1662)。

⑥罗桑耶协——班禅第二世 (1663—1737)。

⑦白丹耶协——班禅第三世 (1738—1780)。

⑧丹比尼玛——班禅第四世 (1782—1853)。

⑨噶东弥勒——从噶东寺迎请来的弥勒菩萨像。噶东是白朗县的一个区，地形图作“嘎东”。

⑩纳塘寺——噶当派寺庙，1153年董敦·罗朱扎巴建，在扎什伦布寺东南的一日程，属日喀则县境。

⑪董敦·罗朱扎巴——噶当教典派法系，夏惹瓦弟子 (1106—1166)。

⑫秦南喀扎——为董敦的纳塘法位继承人。

⑬曲米度母——是从曲米迎请来的度母像。曲米现属日喀则县一个区。

⑭降钦日隆——在白朗宗附近。

⑮桑结贡巴——噶当派董敦法嗣，纳塘座主兼加玉寺座主 (1160—1229)。

⑯藏曲米仁摩——在日喀则西南，地形图作“曲美”。公元十二世纪时，腊·降曲坚赞建。原为噶当寺庙，后改为萨嘉派，元时于此置出密万户府，为十三万户之一。

⑰八思巴——意为圣者大师，此是称号，本名罗朱坚赞 (1235—1280) 为萨嘉五祖中的第五祖，是元代第一位大帝师。

从纳塘西行半日程则到俄·艾旺却德寺① (རེ་ཨ་འོ་འོ་ཆེན་པོ།)，这是萨嘉派俄巴系的大丛林，内分五个大家庙，十八个康村等。总的说内中的佛像经塔甚多，特别是在喇嘛家庙的公堂内有俄钦大师② (རེ་ཆེན་པོ།) 的居室，在朗莎浦③ (ལང་ཤ་པུ།) 内屋中有萨嘉道果传承祖师

堂④和最秘密的密封宝笈，在前厅有灌顶堂，道果法堂，内有以俄钦为首的道果传承上师塑像和历任座主大师塑像，与及他们的灵骨舍利塔。

在大殿窟内有释迦佛像为首的各种颇着灵异的神像。

在塔孜⑤(ཐར་མཚོ།)私庙内，有毗瓦巴吃饭用过的天灵盖，护法心密所凭依的天铁金刚杵等内供佛宝极为珍贵，可以瞻礼。

在俄下面有俄钦建造的八座如来宝塔等圣迹古物之多，难以细数。

注释：

①俄·艾旺却德——俄在纳塘和霞鲁之间，属日喀则县。艾旺寺是1429年衮噶桑布建，为萨嘉派俄巴系的最大道场。

②俄钦大师——俄钦意为俄大师，是尊号，或称俄钦多吉羌，本名衮噶桑布，萨嘉派俄巴系的创始人(1382—1456)。

③朗萨浦——俄寺岩洞殿堂上殿的名称。

④萨嘉道果传承堂——道果法门，是萨嘉派的无上部的密法堂内供有传承祖师像。

⑤塔孜——在俄寺附近拉木地方。

⑥天铁——传说就从天上降下来的金属物，可能是陨石之类物。

从俄地翻卡卡拉山口①(ཆག་ཆག་ལ།)，要走三天就到吉祥萨嘉寺②(ས་གླ།)。后藏有二茹，萨嘉属于茹拉(རྩ་ལག) 。吉祥萨嘉寺内殿堂、佛像、经塔之多不胜枚举。详细情况均见堪钦·衮噶达畏③(མཁན་ཆེ་ཀུན་དགའ་ཐུ་བཤེད།)所作最有名的《萨嘉目录》。

佛宝中主要有四大变化神品：一为顶首殿中的放光文殊像，二为禁门内的能飞的黑皮面具像，三为绿松石的三重菩萨度母像，在阴山院上首，四为八日译师④(འཁོར་ལོ།)的外供尊胜宝塔等，其它阳山院拉章霞家庙内的萨钦⑤(ས་ཆེན།)亲见文殊菩萨的修道处，在阳山院的上首有阿闍黎·索南孜摩⑥(འཇལ་དཔལ་སངས་ཆེ་མ།)飞升处。阳山院的肖拉康有吉准扎巴的古咱惹玛像，在禁门的上首，有萨班⑦(ས་པཎ།)造《理藏论》时的法台，很有加持法力，顶首殿内有萨班手画的文殊普观图，在锡托拉章家庙内有特别殊胜洛降等地佛像经塔多至不可胜数。下面有八思巴的法台，名为威镇三界。

阴山院的变化神殿内有南瞻右置的大释迦牟尼像，如岩山重垒的法集宫，诸如是等的佛宝无量无边，超越我们的心量范围。还有声闻数里的佛的白色法螺等。

从萨嘉卡乌⑧(ཁ་ཁ།)逆水上走，行至中途，则到出马(ལུ་མ།)，此地是萨钦降生处，当其降生后胎儿的衣胞等，则安放在这里的宝塔之内。

又沿路前行，依次便可到迎来的白贡协(དཔལ་མགོན་ལ།)、安奉之处名卡乌扎宗⑨那波日堆(ཁ་ཁ་བུ་མཚོ་དཔལ་མགོན་ལ།)，与及吉准扎巴和萨嘉译师⑩降比多吉(འཇལ་པཎ་ལོ་རྒྱལ།)的修道处名甲居白玛畏⑪(མཁན་པཎ་ལོ་རྒྱལ།)等

萨嘉附近的寺庙名桑林(མས་ལ།)，是供祀麻索玛护法的殿堂，颇有威灵。

注释:

①卡卡拉山口——从俄出发到萨嘉的最后一座山名。

②萨嘉寺——萨嘉现为日喀则地区一县。寺是1073年萨嘉派衮乔杰布(1034—1102)建,这是萨嘉派的根本道场,元时曾为西藏十三万户的最高统治中心。

③堪钦·衮噶达畏——按费拉丽《卫藏圣迹志》译注说《萨嘉大寺志》是衮噶仁钦作的,不是衮噶达畏,可能人名上有错误。

④八日译师——萨嘉派衮乔杰布后继承萨嘉法座的第一人,(1040—1111)。

⑤萨钦——萨钦尊号,本名衮噶宁布(1092—1158)称为萨嘉五祖中的初祖。

⑥索南孜摩——为萨嘉五祖中的第二祖(1142—1182)。

⑦萨班——全称萨嘉班智达,意为萨嘉大经师,本名衮噶坚赞(1182—1251)为萨嘉五祖中的第四祖。

⑧考乌——萨嘉寺东南,属萨嘉冲曲河流经的地区。地形图作“卡乌”。

⑨考乌扎宗——在考乌东。白贡协四面明王像,是宁译师从印度迎请来安放在此供奉的。

⑩萨嘉译师——是萨嘉派后起的一位翻译家(1485—1533)。

⑪甲居白玛畏——在冲曲河谷内。

从萨嘉往西行,约一天的路程就到了芒喀隆巴①(མང་མཁའ་ལུང་པ།),在河谷深处有吉准扎巴、刹钦②等大德的修道处,名卡隆多吉扎宗③(ཆ་ལུང་རྟ་རྒྱུ་བླ་མ་གྱི་ཆོས་ཀྱི་ཆུང་།)再顺路往前走依次就可到刹钦的驻锡地名孟喀的吐丹根培寺④(བུ་པོ་འཕྱུར་དཀོ་འཕེལ།),卓米大译师的驻锡地名孟喀的莫姑隆⑤(མུ་གུ་ལུང་།)。这里现在只留一个圣地的管理者,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此地还有号称为卓米译师居住山洞畏赛达瓦浦(འདྲ་གསལ་མ་བ་ཕུག),番译梵文经书处的扎居洛扎浦(མུ་འཕྱུར་མ་ཕ་ཕུག),传授《道果法》的松昂朗哲浦(གཙུང་ངག་ལམ་འཕྱུར་ཕུག)等,共有十三大山洞的古迹可以瞻礼。所有圣迹,全是黄土山洞。

又沿路前行依次可到安羌、索南却丕⑥(ཡུག་མ་འཆང་བཟོད་ནམ་ཆས་འཕེལ།)等驻锡过的遗址和芒喀中心的一个村落。传说这个地方是玛仁钦乔⑦(མ་རིན་ཆེན་མཆོག)大译师降生之处。此外在芒喀的河谷口外有住持刹钦大师一派宗风的寺庙名达仲摩齐(མདའ་བྱང་མ་ཆེ།)庙内安放有刹钦大师的灵骨塔,一座有感应力的宝塔。色喀穹⑧(མེ་མཁའ་རྩུང་།)亦在此近处。在仲巴拉孜⑨(བྱམ་པ་ལྷ་ཅེ།)的山脚下,有卓米译师同迦耶达罗大师初次见面的修道洞。

由此朝上往藏堆方向走,则可到唐东杰布(ཐང་ཐོང་རྟ་པོ།)的驻锡地炯窝齐⑩(གཙུང་རི་བོ་ཆེ།)。

此外藏布江对岸北方一带,有降(བྱང་།)的昂仁⑪(ངམ་རིང་།)宗,仁增郭定⑫(རིག་འཕྱུར་གྲོ་བཏགས་ཀྱི་ཆོས་ཀྱི་ཆུང་།)的掘藏处桑桑拉扎⑬(བཟང་བཟང་ལྷ་བྱུང་།)、日沃扎桑⑭(རི་བོ་བྱུང་བཟང་།)、日衮杜斯(རི་ཁུན་དུ་གཟིགས།)和萨钦园寂处的圣地绛地加沃喀东⑮(ཁྱུ་བོ་ཁྱུ་གཙུང་།)等,这些地方的古迹很多,不过路程比较远点。

又从拉堆⑯方面继续前进,依次就可到帕当巴桑结⑰(པ་དམ་པམ་མངས་ཀྱི་ཆོས་ཀྱི་ཆུང་།)的驻锡地定日⑱(རྟ་རི་།)贡噶(གངས་དགའ་།)和孜日郭仓⑲(ཅིག་མ་རི་གྲོ་མང་།),孜日是一切噶举派的根

本道场，特别是郭仑巴⑳修道处，还有米拉日巴降生地的芒域贡塘㉑（མང་ཡུལ་གྱི་གླིང་།）、玉莫岗吉热瓦㉒（ཡུལ་མོ་གཞི་རེ་བའི་རྒྱུ་རྩུ་བ།）、芒域吉隆宗㉓（མང་ཡུལ་གྱི་རྫོང་།）乃至直通到尼泊尔等地。

从拉堆绛方面走，一直通到岗底斯山㉔（གངས་རི་རྩུ་བ།）之间，其中圣地遗迹也是无量无边的。

注释：

①芒喀隆巴——在萨嘉以西，拉孜以南的芒喀河谷地带，现属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地形图作“芒普”。

②刹钦罗赛嘉措——萨嘉派刹巴系的创始人（1494—1566）。

③卡隆多吉扎宗——卡隆在芒喀宗西南，现属日喀则地区定日县境，地形图作“加隆”。

④吐丹根培寺和莫姑隆——均在芒喀河谷内。

⑤莫姑隆——在萨嘉南。

⑥安羌索南却丕——萨嘉利派大德，公元十六世纪时人。

⑦玛仁钦乔——赤松德赞王时译师。

⑧色喀穹——或作“鄂喀穹”，地形图作“歌木琼”芒喀河东，属拉孜县。

⑨仲巴拉孜——即拉桑宗，现为日喀则地区的一县。

⑩炯日沃齐——在昂仁的最西部，雅鲁藏布江北岸，属昂仁县，地形图作“晤其”。

⑪绛昂仁——绛地区名，昂仁属拉堆绛，故称绛昂仁，在拉孜西北，现为日喀则地区的一县，昂仁寺为公元1225年萨嘉派释迦僧格建，1354年大元罗朱坚赞重修，元时建立救荒答刺万户府，为十三万户之一。

⑫仁增郭定——即仁增郭秀定楚坚。宁玛派掘藏大师，公元十六世纪时人。

⑬桑桑拉扎——桑桑在昂仁西北，桑桑现为昂仁县的一个区。

⑭日沃扎桑——在昂仁的桑桑东南，地形图作“扎桑”。

⑮加沃喀东——在藏北绛地区。

⑯拉堆——习惯称拉桑以西地区为拉堆。拉堆分南北两大区，拉堆绛（北）以昂仁为中心，拉堆洛（南）以协嘎为中心，包括拉孜以西雅鲁藏布江南岸一带地区。按地图在桑桑西北还有“拉堆”一地名，此处不知指的是一地名，或地区总名。

⑰帕·当巴桑结——南印度高僧，1037年来藏，传授密法，后来发展成为西藏的觉域和布解两大派。

⑱定日——旧名第哩浪吉，或定日汛，现为日喀则地区一县。

⑲孜日郭仑——在协噶宗西边不远。地形图作“扎日”。

⑳郭仑巴——本名贡布多吉，噶举派上主巴系祖师（1189—1258）。

㉑芒域·贡塘——芒域古时属阿里三围之一。范围在今从普兰宗到后藏昂仁宗，吉隆宗与及接近尼泊尔边界。贡塘在日喀则地区吉隆宗西南，地形图作“贡当”。

㉒玉莫岗吉热瓦——在令吉隆宗西南的尼泊尔境内。

②吉隆宗——又作宗噶宗，在定日西，萨噶南，与尼泊尔接壤，现属日喀则地区一县。

④岗底斯山——南接喜马拉雅山，北联昆仑山脉，为西藏阿里地区最大的圣山。

上面所说的拉孜，其附近处有镇边大庙，即茹拉的仲巴郡庙①（བྱམ་པ་རྫོང་མ་གྱི་ལྷ་ཁང་།）此庙也是掘藏大师桑布扎巴②取《七品经》处。有塔名江蚌摩齐③（རྟུང་མ་འབྲུམ་མ་རྩེ།）。在江永布隆④（རྟུང་མ་ཡན་པ་ལུང་།）有莲花生大师的修道岩洞。往北走依次可到向敦却帕⑤大师（ལང་ལྷན་ཆས་འབར།）的驻锡地名向巴塔丁寺⑥（ལང་པགས་ཐགས་རྟིང་།），但现在这里只留有一点遗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吉准·多罗那⑦（རྒྱ་ར་ན་ཐ།）在此重修建了寺庙，所谓甘丹彭错岭（དགའ་ལྡན་ཕུན་ཆོག་གས་སྒྲིང་།），现在已改成为格鲁派寺庙了。这儿无论山上和草原上所修寺庙建筑优美，庙内的像塔雕塑精良真了不起。

这河谷深处有衮勤兑补巴⑧（གྲུན་ལ་བྱེན་རྩལ་བུ་པ།）的驻锡地名觉摩朗⑨（རྫོང་མ་ནང་།）山居，内有以通卓钦摩（མཐོང་ལྷལ་ཆེན་མ།），大宝塔为首最神灵的佛像古塔甚多。

总的来说这里有很多的修道山洞，可以瞻礼，欲知详情，请阅吉准·多罗那他所著《圣地记》。

彭错岭的附近有扎让棍康庙⑩（བཟུན་ནང་མགྲོན་ཁང་།），庙内以白噶孜贡康⑪（ཐེ་གཤེ།）护法殿，威名最大。距离彭错岭一天的路上有一大寺名博东艾⑫（པོ་དང་ཨ།）。此寺为格西米多罗钦布⑬（ལུ་རྟ་ཆེན་པ།）所建。为邦大译师⑭（དཔལ་པ།）叔侄和博东班钦⑮（པོ་དང་པཎ་ཆེན།）等所住持。但是现在已成为在家穿僧装的世俗村落了。由博东班钦的舍利子变成的佛像等一些有加被力的佛宝，现在还是可以瞻仰的。

博东近处有一寺名年裕甲郭雄⑯（མཉན་ཡན་པ་རྩ་གཤོང་།）此寺原址是松赞干布时所建镇边古庙。寺内有持红矛的多闻天王，颇为威灵。在孟推罗朱嘉措⑰（མང་ཐོས་ལུ་རྒྱལ་བ་ལྷ་མོ།）等时代，这寺是萨嘉教派学习显教的大学僧学院，现在只有这个名字尚未丧失而已。大成就师达洽的后代名喇嘛宁日瓦（ལྷ་མ་སྤྱང་རི་པ།）也曾住过此地。

由博东行一日程就到了恩摩却宗⑱（ཇུན་མ་ཆས་རྫོང་།）。萨嘉教派前辈喇嘛们的驻锡地名夏格丁⑲（ལལ་དགེ་རྩེ་པ།）多吉颇章（རྟོ་རྩི་པ་གྲང་།）就在此地。

夏格丁近处有超普译师⑳（ཁྲུ་ཕུ་པ་ལྷ་པ།）降比白（བྱམས་པ་རི་དཔལ།）的驻锡地名超普降钦却德寺㉑（ཁྲུ་ཕུ་བྱམས་ཆེན་ཆས་རྩེ།）。寺内有一尊在藏地罕见的弥勒八岁时的身量，高约八十肘的金身大象。另外还有十三种极为罕见的佛宝遗物均可瞻仰。

假使不能完全巡礼芒喀等拉堆地区的圣地古迹，当你到了萨嘉时就可以向南下走，经过夏格丁到超普降钦却德寺。又由超普起身则到岗坚却培寺㉒（གངས་རན་ཆས་འབྲེལ།）这是班禅桑布扎西㉓（པན་ཆེན་པཎ་པ་པག་ཤེས།）的驻锡地，寺内供有很灵验的麻索玛的神像。

由此起程翻过达拉山口㉔（ལྷ་ལ།）即到南部地带的纳塘㉕（ནང་པ།）。

注释：

①章巴郡——或仲巴江，在拉孜和彭错林之间，雅鲁藏布江之东的地区，属拉孜县，其寺为松赞王时所建古庙。

②桑布扎巴——宁玛派掘藏大师。

③江蚌摩齐——江即仲巴江，蚌摩齐为十五世纪时萨嘉巴索南扎西建。

④江永布隆——在江蚌摩齐附近，是宁玛派寺庙。

⑤向敦·却帕——后宏初期译师。

⑥向巴塔顶——在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的南部。地形图作“塔丁”。按多罗那他时此寺为达丹彭措林，由觉朗派住持，后来才改为格鲁派寺院，即现在的噶丹彭措林。

⑦多罗那他——西藏觉朗派中的一位大佛学家（1575—1634）传说他死后转世为外蒙古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

⑧袁勤·兑补巴——袁勤尊号，兑补巴本名协饶坚赞（1292—1361）觉朗派的创始人。

⑨觉摩朗——在拉孜县彭措林的最东边，叶茹和茹拉交界处，觉朗寺为兑补巴建于公元十四世纪时。

⑩扎让棍康庙——在彭措林宗内，十二世纪时博东仁钦孜摩建。

⑪白噶孜贡康——白噶孜是护法神名，贡康是供祀护法神的庙堂。

⑫博东艾——在萨嘉的西北部边界与拉孜接壤处，属萨嘉县境。寺名白莫曲丁寺，地形图作“曲丁”由博东巧烈南杰住持成立大教理院，后来形成博东派。

⑬米多罗钦布——公元十一世纪时人，噶当派僧，1049年建博东艾寺。

⑭邦大译师——本名罗朱丹巴（1276—1342）属博东派法统。

⑮博东班钦——本名仁钦孜摩，曾为噶举派耶坚巴之师，公元十三世纪时人。

⑯年裕甲郭雄——萨嘉寺庙，公元1489年邦查松巴建，寺在博东的南面，下布曲河的西面。

⑰孟推罗朱嘉措——萨嘉派刹钦系的一位大佛学家，公元十六世纪时人。

⑱思摩却宗——在萨嘉境内的下布曲河东边。

⑲夏格丁——夏，地形图作“下布”，格丁作“吉定”，是下布曲河流的一个河谷地。在下布曲的东边，现属萨嘉县。

⑳超普译师——本名降比白（1173—1225）是噶举派超普系的创始人。

㉑超普降钦却德——超普在日喀则县的西南，降钦却德寺名，超普译师1212年建，为超普噶的主要道场。

㉒岗坚却培林——寺名，在超普与纳塘之间，为宗喀巴的弟子，班禅桑布扎西建。

㉓班禅桑布扎西——宗喀巴弟子，格鲁派（1410—1478）。

㉔达拉山口——日喀则南部地区一座山名，在岗坚却培林和纳塘之间。

㉕纳塘——在霞鲁的吓曲河西边，属日喀则县境。纳塘寺为噶当派董敦在1153年建，是噶当派在后藏一个有名道场。

又从日喀则继续前进渡江往对岸走就到了道那①地方（དྲ་ན་གླིང་།）。此地有袁钦·索南僧格②（ཀླུ་མ་ཐེན་པ་ལྷ་མོ་ལྷ་མོ་ལྷ་མོ་།）的驻锡地，土丹朗杰寺③（ཐུང་པ་ལྷ་མོ་ལྷ་མོ་།）和桂译师库巴拉孜④（འགྲོ་མ་ལྷ་མོ་ལྷ་མོ་ལྷ་མོ་།）的很有法力的修道洞。这里近处还有几代卓钦⑤（ཇོ་མོ་ལྷ་མོ་།）的驻锡地，名卓玛浦⑥（ཇོ་མོ་ལྷ་མོ་།）山洞等。

又从卓玛浦渡江，沿江水上游继续前进，依次就到茂土丹寺⑦（འཇུ་མོ་ལྷ་མོ་།），杰赛托麦⑧（ཇེ་སེ་ཐོ་མོ་།）的驻锡地谢恩曲却宗⑨（ཤེ་འཇུ་མོ་ལྷ་མོ་།），沫钦·森巴钦布⑩（མོ་ཁྲི་མོ་ལྷ་མོ་།）的驻锡地上下沫隆⑪（མོ་ལྷ་མོ་།），阿兰若桑登浦⑫（འཤམ་མོ་ལྷ་མོ་།）。

李浦隆⑬(ལྷི་ཕུ་ལྷོ་པོ།)、达莫林卡⑭(ཐུག་མ་ལྷོ་པོ།)等等的道场圣地。

若顺江永北面地带走,下坡就到了香⑮(ཤར་མ་ལྷོ་པོ།)的河谷地区,香有上中下三部分,总的说道场圣迹很多,特别在香达(ཤར་མ་མདུ་པོ།)河谷口有大小索布⑯(བྱུང་ཆེ་ཆུང་པོ།)的修道处,名香达白饮⑰(དབང་ལ་ཆེན་པོ།)。在香雄⑱(ཤར་མ་གཞུང་པོ།)内有成就大德穹布瑜伽士的驻锡地名香雄雄(ཤར་མ་ཞུང་ཞུང་པོ།)多吉丹寺⑲(རྫོ་རྫོ་པོ་དཔལ་པོ།)、成就大德摩觉巴(མཐོག་ཐུག་པོ།)的驻锡地名摩觉寺⑳(མཐོག་ཐུག་པོ།),成就大德鲍热日瓦㉑(འབྲས་རེ་པོ།)的驻锡地名鲍热扎噶㉒(འབྲས་རེ་བུག་དག་པོ།)等。

在香的河谷深处有后藏一切修道的顶首名香桑布隆㉓(ཤར་མ་བཟའ་ཕུ་ལྷོ་པོ།)的德协杜巴宫(བདེ་གཤེགས་འདུས་པའི་ཐོ་བྱ་པོ།)。还有和此地连接的大神山名索布追空㉔(ཐོག་མ་འཇུག་པོ།)等圣地。

从香上行翻过山口即到吴佑㉕(འུ་ཡུག)地区。上下吴佑均是噶当派让丁玛瓦㉖(རམ་ཐྱིང་མ།)德协炯乃㉗(བདེ་གཤེགས་འདུས་པ་གནས་པོ།)的驻锡地。

吴佑丁玛寺内有很神灵的佛像经塔,特别是殿外有饮后即可解脱的泉水等。

在谷外坝上的鹿洞㉘(ལུག་གཞི་པོ།)是莲花生大师修道岩洞。

吴佑坝上有当坚㉙护法神的城堡,这里还有贵安㉚拉康(གསལ་ཐོན་ལྷ་ཁང་པོ།)等神庙。

从吴佑的上部翻过山口就依次到了迦玛派红帽系活佛的坐床处,名土丹羊八井寺㉛(བུ་བ་པ་ཐུན་པ་ལྷ་ཁང་པོ་ཆེན་པོ།),绛纳木错㉜(ཤར་གནས་མ་ཆོ།)等地。这些都是相连的地带。

从吴佑下部走,就依次到了宿尼木㉝(གཞུ་སྟོ་མ།)等地,尼木是毗卢遮那大译师的出生地。传说此地还有他八岁时留的足迹印。

从吴佑翻楚浦拉梗㉞(མཐུར་ཕུ་ལ་གནས་པོ།)山就可到堆隆的楚浦㉟(ཐྱུང་ཕུ་མཐུར་ཕུ།)。

注释:

①道那——是在南木林西边的道拉河谷地区,现属谢通门县,地形图作“达那普曲”。

②衮勒·索南僧格——萨嘉派有名僧人(1429—1496)。

③土丹朗杰寺——在道那普内,1743年索南僧格建,萨嘉派寺庙,地形图作“土登”。

④桂库巴拉孜——噶当僧,阿底峡弟子。

⑤卓钦——卓钦是噶举派岗布瓦的女弟子(1103—1199)本名卓贡却雅。

⑥卓玛浦——在达那曲河和藏布江合口处不远的地方,达那河东,属谢通门县。

⑦茨上丹寺——茨或写成“谢”,即流经谢通门县境内的谢曲河的河谷一带的总名。土丹寺在谢曲河东,公元十一世纪香巴噶举创始人琼波瑜伽士建。

⑧杰赛托友——布敦弟子,萨嘉派法统(1295—1368)。

⑨谢恩曲宗——在谢(茨)曲河流入藏布江的北岸地方。

⑩沫钦·森巴钦布——本名衮齐坚赞,萨嘉派俄巴系法统。

⑪上下沫隆——沫隆是沫曲河流经的一带河谷地,在谢通门西,现属昂仁县,沫曲地形图作“美曲藏布”。

⑫桑登清——沫曲河北端,达磨林卡附近,地形图作“索隆贡巴”。

⑬李浦隆——在达磨林卡南面,沫曲河东。

- ⑭达磨林卡——在沫曲河上游，1436年沫钦建，萨嘉俄巴派寺庙。
- ⑮香——香曲河流域一带地区的古名，大约包括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和谢通门县一带。
- ⑯大小索布——宁玛派高僧，大索布名释迦炯乃（1002—1062），小索布名协饶扎巴（1014—1074）。
- ⑰香达白钦——香达是香曲河接近藏布江的河谷口，巴钦寺是宁玛派索波齐释迦炯乃建。
- ⑱香雄——香曲河流域的中心地方。现属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
- ⑲雄雄多吉丹寺——雄雄在香曲河中部地方，多吉丹寺为穹波瑜伽士建，在南木林县境内。
- ⑳摩觉巴——本名仁钦尊追，香巴噶举派法统，他曾参拜过达布拉结，约为公元十二世纪时人。
- ㉑摩觉寺——在雄雄寺附近。
- ㉒鲍热瓦——本名坚赞白桑，原为萨嘉派，后归依噶举派东浦巴，成为上主巴传统（1310—1391）。
- ㉓鲍热扎噶——十四世纪时鲍热瓦建，噶举寺庙，寺在香雄附近。
- ㉔香桑布隆——在香曲河支流觉母曲河谷内，此地又名德协，杜巴宫，意为诸佛如来聚会之处，属南木林县境。
- ㉕索布追空——在香曲河支流索布曲河之东，属南木林县境。
- ㉖吴佑——吴佑曲河流域的地区名。地形图作“乌郁”。吴佑曲作“浪空曲”属南木林县。
- ㉗让丁玛瓦——让丁在吴佑宗的一个小山上，噶当派德协炯乃建，因此他的别号叫让丁玛瓦。
- ㉘德协炯乃——公元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时人，噶当博多瓦弟子。
- ㉙鹿洞寺——或名鹿古洞，在吴佑境内。
- ㉚当坚护法神——译言守誓护法神，这里指的是摩河哥罗神类。摩河哥罗，梵语，译为大黑天。
- ㉛贵安神庙——在尼木曲河谷内，现属拉萨市辖尼木县境。
- ㉜羊八井寺——羊八井属于拉萨市辖当雄县境，该寺为噶举派迦玛红帽活佛却吉扎巴公元1490建。
- ㉝绛·纳木错——即腾格里湖，属于藏北绛的范围。
- ㉞宿尼木——即拉萨西北的尼木县。
- ㉟楚浦拉硬山——在堆隆之西，尼木之东的连界处。
- ㊱堆隆楚浦——属拉萨市辖堆德庆县地，楚浦地形图作“楚布”。楚浦寺为迦举派迦玛系根本道场，1187年迦玛都松勤巴建。

又从上面说的日喀则往藏布江南岸地带下走，依次就可以到达班钦释迦乔丹①（འཇམ་ཐཱ་གྲུ་མཆོག་ཤར།）的驻锡地名土丹色多坚寺②（ཐུང་པ་འཇམ་ཐཱ་གྲུ་མཆོག་ཤར།）这寺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显宗教理大辩场，现在仅留有一个空名而已。但是寺内的佛像经塔仍然是很神灵的。

这里的班塔玛③（ཐུང་པ་མཆོག་ཤར།）河谷内有宁玛派最大的道场名索乌巴隆④（ཐུང་པ་མཆོག་ཤར།）

ལུང་།) 最为有名, 现已成村落, 但寺中仍有些颇为神灵的圣迹。

附近的彭布日沃齐⑤(ཕུང་པ་རི་པོ་ཅེ) 有邬坚的修道处, 还有嘉向冲大师⑥(གྱ་ཇང་ཤེས།) 的发掘伏藏处。五世达赖时曾在此建立有一个僧学院。

又由彭布走则可到后藏的绒钦⑧(གཙང་རྩང་ཅེན་།), 绒钦有森巴钦布·迅鲁杰乔⑨(སེམས་དཔལ་ཅེན་པོ་གཞོན་ནུ་ཁུམ་མཚག) 修建的降钦却德寺⑩(བྱམས་ཅེན་ཆོས་ལྗེ།)。寺内塑有一个很大的弥勒菩萨像, 与超普寺所塑相等, 这样有加持力的圣迹佛宝还为数不少。

在后藏的绒穹(གཙང་རྩང་ཁུང་།) 有哲域吉操寺⑪(འབྲས་ལུལ་གླིང་ཆལ།) 上下院, 绛地部族首领扎西斗杰⑫(བཀྲ་ཤིས་ལྷ་པོས་ཁུམ།) 掘藏的地方名康布隆⑬(ཁམས་བྱ་ལུང་།) 和邬坚修道岩窟等。

绒钦的中心地方有俄米卓玛庙⑭(རུ་མི་གྲི་ལྷ་མ་པང་།), 宁玛派的道场岗热额桑多吉林⑮(གངས་ར་རིས་གསང་རྩེ་གླིང་།) 和掘藏师嘉向冲的降生地洞巴曲灿喀⑯(བྱམ་པ་ཁུ་ཆན་པ།) 等。

绒的河谷内还有拉囊多吉杜炯⑰(ལྷ་ནས་རྩེ་བདུད་འཛམས) 的修道处。

从此翻过山口就到羊卓雍错湖⑱(ཡང་འབྲུག་མཚོ་པ།)。

翻过甘巴拉山⑲(གམ་པ་ལ།) 就到白钦·曲沃日⑳(དཔལ་ཅེན་ཁུ་བ་རི།)。据说曲沃日山是西藏幸福来源的圣山, 山上有一万道泉水, 一百个修道处。现在最有名的是加桑卡㉑(ལྷགས་བས་པ།) 的加桑拉章宫(ལྷགས་བས་ལྷ་བྱང་།), 大佛塔和森浦拉章(གཟིམ་ཕུག་ལྷ་བྱང་།) 等, 在这些内面成就大德唐东杰布的身口意三密所依托的佛像, 佛经、灵塔等有加持力的佛宝最多。

在加桑孜的山丘上, 有仁增·勒丹吉㉒(རིག་འཛིན་ལེགས་ལྷ་ཅེ།) 的居住山洞。在面贡噶㉓(གོང་དགར།) 方向的地方泽居归比拉章(ཆེས་བཅུ་བཞི་པ་རི་ལྷ་བྱང་།) 在此附近还有特别殊胜的寿水泉。在西面白玛旺秋㉔(པད་མ་དབང་ཕུག) 修道窟, 窟的顶首有莲花生大师修道处, 名南喀顶㉕(ནམ་མཁའ་ལྷིང་།) 阿兰若, 此属八大修道岩洞之一。这是有大法力的修道窟。

在曲沃日山北面有地名扎托㉖(བྱག་ཐོག), 是贡噶多吉丹寺(གོང་དགར་རྩེ་གདན།) 的喇嘛扎托巴索南桑布㉗(བྱག་ཐོག་པ་བསོད་ནམས་བཟང་པོ།) 的驻锡地。寺内有颇著灵异的各位大德圣像。

加桑桥的那边有山名药日贡山㉘(ཤལ་རི་གོང་།) 是香巴噶举成就大德日贡瓦·桑结宁敦㉙(རི་གོང་པ་སངས་ཁུམ་གཉིན་ལྷམ།) 的修道处。庙内有很威灵的护法神像等。

注释:

①班钦·释迦乔丹——萨嘉派名僧(1428—1507)。

②吐丹·多色坚寺——萨嘉寺庙, 在日喀则的年楚河东, 接近藏布江南岸, 1469年释迦乔丹建。

③班塔马——在色多坚东面, 属日喀则县境。地形图作“塔马”。

④索乌巴隆——在班塔马河谷口的藏布江河南岸, 其北将接近香曲河与藏布江合流处, 属日喀则县境。

⑤朋布日沃齐——在班塔马东, 属日喀则县境, 简编作“日巫启”。

⑥邬坚的修道处——此邬坚可能指的是邬坚林巴。

⑦嘉向冲——宁玛派的掘藏大师。

⑧藏绒钦——藏绒，指门曲河流经日喀则地区的仁布县的低下河谷地区。分绒钦（大绒）和绒穹（小绒）。大绒以仁布门曲河西部的“降钦”为中心，小绒以仁布东部“吉雄”为中心。门曲地形图作“曼曲河”。

⑨森巴钦布迅鲁杰齐——原为噶举派僧，后从宗喀巴学，改信格鲁派（1311—1390）。

⑩降钦却德——在仁布宗内，简编作“千基寺”噶举派寺庙，迅鲁杰齐1367年建。

⑪哲域吉桑寺——在绒穹的吉雄河谷内。简编作“金才”。

⑫扎西斗吉——藏北绛地土司家族人，公元十六世纪时，他修建宁玛派最大道场多吉扎寺。

⑬康布隆——在门曲河谷口的东岸。

⑭俄米卓玛庙——在康布北，俄米卓玛，意为穿袈裟的度母。

⑮岗热额桑多吉——在俄米卓玛庙南边几里处。

⑯洞巴曲灿喀——在仁布宗的东南，地形图作“曲灿”。

⑰拉囊多吉杜炯——赤松德赞时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

⑱羊卓雍错湖——在白地宗内，属山南地区浪卡子县。

⑲甘巴拉——在羊卓雍湖北，藏布江南，属山南地区贡噶县。

⑳白钦曲沃日——白钦，大吉祥的意思，曲沃日在曲水南岸，属贡噶县。此是古庙，赤松德赞王建，属宁玛派道场。

㉑加桑卡——在曲沃日山下，据说是唐东杰布建。

㉒勒丹吉——宁玛派高僧，公元十三世纪时人。

㉓贡噶——即贡噶宗，在曲水东南，寺名贡噶多吉丹，1464年萨嘉派吐丹衮噶南杰建。从此寺开出的宗风以后形成萨嘉派的宗巴系。

㉔白玛旺秋——加桑卡附近的一个小庙。

㉕南喀顶——在曲沃日山顶上。

㉖扎托——在曲沃日山北面，此有一坐静小庙。

㉗扎托巴索南桑布——萨嘉派大乘法王弟子，系公元十五世纪时人。

㉘药日贡——药浦的日贡寺，药浦在曲水西，日贡寺是一个小坐静处。

㉙日贡瓦·桑结宁敦——本名却吉协饶，香巴噶举派法系。

从此往藏布江北岸走，经过曲水①（ཐུག་ལུ་）等地逆江上行，¹就依次走到朗②的河谷（ལྷན་པ་），有主塞瓦降曲林③（འབྲུག་ལུ་བླ་མ་ཐུག་ལུ་ལྷན་པ་）。这地方就是噶举主巴派最初得名之处。从塞瓦循官道上行，中途上有阿底峡尊者曾经驻锡过的聂塘④（ཉེ་མང་པོ་），在聂塘湾⑤（ཉེ་མང་པོ་ལྷན་པ་）的殿堂内，供有尊者的有大加持法力的灵骨塔，塔下面有一尊名为“酷似俄”的阿底峡塑像。像上还留有尊者的指痕迹，还有喇嘛当巴东南坚赞的大灵骨塔等。

沿聂塘藏布江北岸走，在深谷处有俄勒比协饶⑥（རྒྱལ་པོ་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和俄罗斯敦协饶（རྒྱལ་པོ་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的驻锡地名桑浦乃伍托寺⑦（གཡང་པོ་ལྷན་པ་ལྷན་པ་）。这是藏地佛学教理的发源地。原有的经院现在已经变成为另一个世俗村落，但是寺中殿堂和很神灵的佛像宝塔还遗留不少。其它雅绒⑧（ཡེ་ལོ་ལྷན་པ་）二位大师的茅蓬、穿黑皮铠甲的护法神堂和洽巴⑨（ཇམ་པ་）大译师的灵骨塔等能供人瞻礼的圣迹还多。

从聂塘沿藏布江上游走经过堆隆达(མུ་ལོང་ར་)就到了拉萨。

⑮古汝觉泽——宁玛派的掘藏大师，公元十三世纪时人。

⑩堆隆达——在堆隆曲的河谷口，属拉萨市堆隆德庆县境。

堆隆谷口坝子有莲花生大师曾用神通变化涌现出来的雄巴拉曲①神泉(གཞིང་པ་ལྷ་མེ)，在此泉近处即是玖莫隆寺②(ཇུ་མ་ལུང་)，它是古代讲学显教的大僧学院。河对面山上有一寺名噶瓦洞③(དག་འཁོར་གྲོང་)，宗喀巴大师在噶瓦洞曾请邬玛巴④(འུ་མ་པ་)作传达向文殊菩萨启问法要，可能修法的岩窟也在这里。若往噶瓦洞附近地方行走，则可到热察⑤(ར་ཅག)，据说热察内面有那若巴⑥(ན་ར་པ་)大师的本尊那若空行母像，确否需要打探一下。

从噶瓦洞下去，就到了堆隆达河谷坝(ཇུ་མ་ལུང་མཐའ་)，在山岗上有庙名额珠顶⑦(འཇུ་མ་ལུང་མཐའ་)，此处有作法防雷人坐的小静室，据说这是尼泊尔门朗僧格(མཐའ་ལུང་མཐའ་ལུང་)修建的。静室内有莲花生大师在桑耶作镇邪安土法时所用的一部分铃杵，降伏岗噶夏麦⑧(ག་མ་ལུང་མཐའ་ལུང་)时留下的金刚手印，印度大德萨罗诃⑨(ས་ར་མ་ལུང་)的禅定带，那若巴大师的骨骼庄严等很多特别珍贵的内供法宝，可以瞻礼。

从堆隆朗⑩(ཇུ་མ་ལུང་ལྷ་མེ)上行的一日程，到迦玛巴(ཁ་མ་པ་)的坐床处堆隆楚普寺⑪(ཇུ་མ་ལུང་ཅུ་པ་)，楚普附近为乃朗寺⑫(ལྷ་ལྷ་མེ)，它在楚普和堆隆朗之间。这寺是噶玛保沃活佛⑬(དཔལ་ལྷ་མེ)的坐床处。寺内有噶玛红帽派扎巴僧格⑭(ཇུ་མ་ལུང་མཐའ་ལུང་)等的灵骨塔。楚普寺的殿堂和佛像宝塔很多，内中最宝贵的是噶玛拔希⑮时塑造的大释迦佛像，像名南瞻部洲的庄严。还有安放几乎历代所有迦玛活佛灵骨宝塔和塑造的金身等都是有加持力的大法宝。转经道上有法主让炯多吉⑯(རང་ལྷ་མེ་ལྷ་མེ)修道处的白玛琼宗⑰(པམ་ལྷ་མེ)等，可以瞻礼的圣迹为数不少。

注释：

①雄巴拉曲——或名为雄柯绕木齐，是个小庙，为白地活佛建。

②玖莫隆——在堆隆浦附近，堆隆河西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1169年斯比提的扎江巴·旺秋楚逞建。为噶当派寺庙，后改为格鲁派寺。

③噶瓦洞——在堆隆玖莫隆寺的河东，为噶当派大寺院之一，公元十一世纪时嘉杜增建。

④邬玛巴——噶举派僧，本名尊追僧格，公元十四世纪人。

⑤热擦——在堆隆河谷内，宁玛派寺庙，1036年拉朗多吉旺秋建。

⑥那若巴——印度祖师，噶举派创始人，玛巴译师之师。

⑦额珠顶——在堆隆山岗上，接近洞噶寺。《简编》作“俄珠丁”。

⑧岗噶夏麦——原为西藏本地山神，被莲花生收服，成为佛教护法神。

⑨萨罗诃——译言喜东和，印度一位最初宏扬大乘密法的祖师。

⑩堆隆朗——在堆隆河谷中心。

⑪堆隆楚普寺——在堆隆河的西边，堆隆河谷深处，属拉萨市堆隆德庆县境，楚布寺是1187年迦玛杜松勤巴建，为噶举迦玛派的根本道场。《地形图》作“楚布寺”。

⑫乃朗寺——在楚普的东边不远。1333年迦玛红帽活佛一世建。此为噶举迦玛红帽活佛

的坐床处。

⑬迦玛得沃活佛——1440年从迦玛红帽系分出的活佛世系。以保沃却旺伦珠为乃朗寺活佛第一世。有名的历史学家保沃祖拉逞瓦为第二世。

⑭扎巴僧格——迦玛红帽活佛第一世（1283—1349）。

⑮迦玛拔希——迦玛黑帽活佛第二世（1204—1283）。

⑯让炯多吉——迦玛黑帽活佛第三世（1284—1339）。

⑰白玛琼宗——在楚普北面很高一座山上，是让炯多吉修造的山洞。

如此具四解脱①神圣迹，
有身②圆满成熟净业田③，
如其所有概略作提名，
愿成善信趋向解脱道。

此书是肩起发展佛教和利益众生的重任者，他发愿要将有雪藏地所有寺庙塔像珍贵遗迹，所有清净正法和大善知识在何时住于何地的等等情形写成志书，遂由他行菩萨行不畏疲劳，四方云游把自己亲身实际的经历，如其所有，写了这部著作，愿此著作将成为一切朝圣大众的眼目。

本书就是法主上师大悲心的主宰者衮斯·钦则旺布（ཀུན་གཟིགས་མཆོད་འཕྱིན་པ་ལྟེན་པའི་དབང་པོ།）所著。恳求将此作为产生信仰之依处。

这本藏地殊胜道场圣迹指南是由安让·罗桑克珠（ཤར་གསལ་རམ་གྲོ་པ་ལྟེན་པའི་མཁས་གྲུབ།）制版。愿以此善行回向等虚空一切有情，尤其是凡与老母多吉卓玛有善缘者皆能经历五地十道④，不久即登上大菩提宝位⑤，吉祥如意，福善增长，版存拉萨总印刷局。

注释：

①四解脱——指声闻圆觉二小乘，菩萨、佛二大乘，共四种解脱道路。

②有身——指众生。

③净业田——指此圣迹。

④五地十道——就是佛教说的菩萨修行必须经过的五个阶段和十个等级，方能成佛。

⑤大菩提宝位——就是成佛。

《噶伦传》译注

李风珍译

前言

《噶伦传》一书全称《དིར་གཏུ་ཡུ་འིན་དུ་ང་ནའི་བྱང་པ་བཟོད་པ་ཟེལ་མེད་ངག་གི་འཇལ་མ》简名《བཀའ་སློན་རྟོགས་བཟོད》，该书著者多喀夏仲才仁旺杰（མདོ་མཁར་ཞབས་བྱང་ཆེ་འིང་དབང་ཟུལ）（16697—1763），又名仓色杰贝洛丹（ཆངས་ཟས་དབྱེས་པའི་སློ་ལྷན），法名为央坚噶瓦才旺杰（དབྱངས་ཅན་དགའ་པ་ཆེ་འིང་དབང་ཟུལ），清代史籍称为策凌旺扎勒。为西藏达隆地区（林周县境内）世家贵族。聪慧博学，才华出众。曾任地方政府官员，后晋升为噶伦。撰有《颇罗鼐传》和长篇小说《旬努达美》、《梵藏辞典》及《噶伦传》等名著。

《噶伦传》是著者的自传，成书于1763年，是一部文笔优美，记述详实的著名的传记。是研究十八世纪前期藏族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该书记载了这一阶段藏族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大量的宗教活动。如详载了1727年阿尔布巴等人发动的卫、藏战争的正个过程；颇罗鼐执政时期，著者详载他亲自调解颇罗鼐和达赖喇嘛的矛盾情况；详细记载了达赖喇嘛逝世和寻觅转世灵童的过程；朱默特那木扎勒的一些狂妄行径；清朝军队护送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朝佛等史实。其中大部分内容为汉文资料所不见。

《噶伦传》一书所记载的内容多是著者的亲身经历，是第一手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不仅弥补了汉文史料缺漏之处，而且由于噶伦遵循钦差驻藏大臣的意志行事，因此文中所记内容则为我们研究清代前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此外，从民族关系方面看，《噶伦传》亦是研究清朝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必须指出的是，该书有许多宗教说教，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对待之。

《噶伦传》一书系编年体的传记。本文通过注释，相应地补充了一些与该书历史事件、人物等有关的其他汉文、外文资料。以备读者相互印证，分析和鉴别。

在翻译过程中，蒙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族老师洛桑多吉的大力相助，特此致谢。由于译者藏文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噶伦传》译注

敬礼一切智！
除障无漏智镜中，
遍知形象均圆满，
众佛无比恩德主，
心诚意笃叩百次。

世间无穷漫长路，
轮回众生常漂泊，
诸种难忍之愁苦，
对此逐一述不尽。

闻暇圆满一时得，
以此良缘为骄傲，
只因陶醉嬉戏中，
有人却将大业忘。

为此直言自身事，
著书立说传世间，
纵然招致贤者讥，
仍为后世著信史。

以上为所诵之祈祷赞语。

我祖父属于达隆噶斯氏族（ཁྱུ་གུ་ལུང་ག་མིའི་གཏུང་ཤིགས་），平安地统治北部达隆地区的寺院和颇多地区（ཐོད་མཛོད་）伦珠宗（ལུ་ན་གྲུ་པ་རྫོང་）的政教大权。其家族诸首领们，因被鬼魅所迷，加之一些善于挑拨离间者的挑拨，致使互相不合，而成仇敌。最后依据噶丹颇章（དགའ་ལྷན་ཐོ་བྲང་）政府的法令予以调解，将掌管达隆地区的寺院、宗溪（རྫོང་གཞིས་）的一切权力归政府所有。由于僧俗大众之请求，给予少量的生活费用，我父兄依此维持生计。对这种僧俗大众正如一尊者阿旺扎西贝珠埃敦曲杰尼玛那木卓（ངག་དབང་བཟ་ཞིས་དཔལ་གྲུ་བ་རིས་དྲན་ཆས་... ཁྱི་ཉི་མ་རྩམ་གྲལ་）所言：

“贪恋私利却言公，
以此言论骗他人，
如罟所护之毒蛇，

离开此人当为佳”。

总之，导师是掌握说法宝座者，这些如佛珠般的大德之传记，诚如其在各自所写传记中之所云，，我的掌权者先辈玛桑才旺扎巴（མ་སངས་ཚེ་དབང་གཤམ་པ་）等人亦著有许多历史。我父亲阿旺协仓巴（ངག་གི་དབང་ཕུག་ཚངས་པ་）也著有噶斯族源一书，在《朗氏族谱》（《ལངས་ཀྱི་པ་ཉི་མེ་རུ་》）一书中载有：

“人类若不知其父如猿猴，
不知其母似如假苍龙，
若不知祖辈之历史，
犹如门隅地区之幼儿”。

又言道：

“活着的人需要有声誉，
入佛门需要有教派，
富贵之人应有高姿态”。

对此，五辈达赖喇嘛曾言道：“藏区在未分裂之前，所有君臣族系分明，因此有重视书写世系家谱历史之习惯，但是，目前对族系之原委叙述较多，就像‘老猴抓住人，却笑人无尾’”。

对历史虽然不能高谈阔论，但我们仅仅按照需要了解本人之家族世系及先辈历史的教导，为了让后代铭记先辈是怎样之所作所为，所以我愿意简述我的情况。

在西藏流传着神话传说，即由猿猴繁衍而来的西藏远古六氏族：色氏（ཁམ་）、木氏（མུ་）、度氏（དུ་）、董氏（དྲ་）、扎氏（རྩ་）和柱氏（རྩུ་）。此六氏族是观音菩萨化身之猴和度母化身之罗刹女所生之六婴儿。由此六婴儿又繁衍十八个大族世系，这是部分学者之主张。五辈达赖喇嘛言道：“朗拉司（ལངས་ཀྱི་ལྷ་ལྷི་ལམ་）族系最初是从海螺卵所生。从依门杰布（འཇམ་མེད་རྒྱལ་པོ་）相传约七代，阿米木司赤（ཨ་མི་མུ་མི་ཁི་）之后妃名念萨哈米（གཉན་འཇམ་ལ་མི་མོ་མེད་）生三子，后妃木萨（མུ་མཐའ་）生一子，森隆（སེན་འཇམ་ལ་）生二子共六子。六子又繁衍为十八大族系分白、黑、花三个种族类。西藏地区最早有六氏族，持此论点者甚多。

总之，从六氏族相传的嘉喀木扎氏族（ལྷ་གསལ་ཁམས་པ་དབང་ལྷ་མེད་པ་）内部的名叫喀司族系之后代，即为我父亲之族系。他娶蔡巴万户长（ཚལ་པ་ཁྱིམ་དཔལ་ལྷ་མེད་，地处拉萨市东郊蔡贡塘）之近亲仲纳杰巴纳木色康萨日（བྱང་ལྷ་མེད་ལྷ་མེད་པ་ལྷ་མེད་པ་）家族之女，母名当仲为妻，俩人前世积了善业，于火牛年（1697）生了具有吉祥福相的婴儿。

据传说，我小时候有仿效僧人送鬼布施的动作，如手持摇铃、口念佛经“安”（ཨ་མ་），周岁时，盛食小碗必须放在碟子上方肯进食，坐在高垫子上声称自己是甘丹池巴等习惯。按我目前之模样，当时确实被人们美化了，由于人们所喜爱，多次亲嘴，脸被弄脏，似如畜粪，故被人们喻为饲料糟。我约六、七岁时，到色拉寺（མེ་ར་མེ་ག་ཚེ་ག་ལྷོ་）由该寺博学经典的舅父教我藏文书写和念读。经请求，由拉穆护法神（ལ་མེ་ཚེ་ལྷ་མེད་）赐名为才让旺杰（ཚེ་རེ་དབང་གཤམ་པ་）。从十岁始，由具有恩德之父肩负老师之责，正确地教我书写、计算和阅

读。政府的历算家(མ་རྩིས་པ་)楚嘉贝滚(ཁོ་རྒྱལ་དཔལ་མགོན་)及敏珠林寺(སྤན་ཁྲལ་གླིང་)的具有智慧能力的比丘罗萨(སྤན་ལ་མཁས་),此二人分别教我学习《诗镜论二品》(སྤན་པ་ག་མཁའ་ལོང་ལེའུ་གཉིས་),并献上考试写作,和学习了比丘罗萨所著的《妙音天女颂》(ལྷ་མོ་དབྱངས་ཅན་མ་)。罗萨从所谓无畏妙语花园,取出婆罗花颂词的花圈,作为智慧之项链赠之,并以此命名央尖噶瓦才让旺杰(དབྱངས་ཅན་དགའ་བ་ཆེ་རིང་དབང་རྒྱལ་)。

此外,查林寺(ཁ་གླིང་)的大部分僧人为才仁旺杰谋求于北部达隆寺(བྱང་ལྷག་ལུང་)安置一席位,但因内外原因未成功。不久,才仁旺杰随其父到黑河(ནག་ཆུ་),欲安置他为执白莲者(ལྷ་ཞུགས་པ་དང་དགར་འཛིན་པ་)(系指达赖喇嘛伊喜嘉措)的属下官员,被谢绝。

铁兔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我十五岁时,已是敏珠林寺的弟子,并跟随著名的大译师达摩什利学习印度学者旦志的名著《诗镜论三品》(སྤན་པ་ག་ལེའུ་གསུམ་པ་),并献有考试写作。除了东久(སྤོང་འཇུག་)外,又学习了《星算圆满图》(སྒྲུ་རྩིས་རི་མཁའ་མངས་ཐེགས་)和兰扎瓦都尔文以及其他文字。当我请求学习其余的文字时,因康区(མདྲ་ཁམས་)佛教之灯昌都(ཆའ་མདྲ་)地区的首领咱巴拉①(འཇགས་པ་ལྷ་)身染小恙,大译师被邀请前往治病,因此,继续学习的希望落空了。

阴永兔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我在大译师跟前继续学习《妙音佛母圆满》(སྤན་དབྱངས་ཅན་མཁའ་མངས་ཐེགས་)和《诗律宝源》(ལྷུ་མཁའ་རིན་ཆེན་འབྱུང་གནས་)、《星算余续》(སྒྲུ་རྩིས་གྱི་འཕྲི་སྒྱུར་)等,上述所有学习,大译师没有委派其他人,都是自己亲自教导的,我享有极大的缘份。在学完《妙音圆满图》后,大译师为我取名仓色吉贝罗丹(ཆང་ས་སྒྲུལ་དབྱུས་པ་འོ་ལྷ་ན་)经常蒙受他亲切的爱戴,并对属下一再言道:“夏仲(ལམས་བྱང་)(系指才仁旺杰)若剃度为僧将是位能干之才”,但是我没有缘份。在长期的求知识期间,确实除了听、讲佛经外,未曾安逸地离开过房门,而是勤于学习。我未曾享受过如目前所有的休假和尽情的娱乐活动。经过六个月期间,临回家之前,把辫端采绪剪断后,只洗过一次头发,在求知识之征途上未有过懈怠,人们赞扬我勤学。

当德钦曲杰嘉布日怎吉美多吉(གཉེན་ཆེན་ཆོས་གྱི་རྒྱལ་པོ་རིག་འཛིན་འགྱུར་མི་དཔྱེ་ལེ)在世时,我经常去朝拜他,他都是起立相迎,并予以摸顶。我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善男要继承祖业,你们是藏区被赞扬之豪门弟子,因此,目前若不勤于学习,任何时候,也不能具有指导别人的精髓”。当时准许我学习并获得德萨热珍吐杰德勒(གཉེན་གསར་རིག་འཛིན་ལྷ་གསལ་གྱི་ཐིག་ལེ)和才旺(ཆེ་དབང་)、古扎(གུ་ར་དག)以及达尊加热兼(རྟ་མགྱིན་ལྷ་གསར་ལ་ཅན་)等许多灌顶。从东色巴玛吉美嘉木措(གཏུང་སྒྲུལ་པ་དང་མ་འགྱུར་མི་དཔྱེ་བ་ཆོ)跟前获得金刚怖十三神(རྡོ་རྗེ་འཛིན་གྱི་དུ་ལྷ་པུ་གསུམ་མ་)之大灌顶,因此,此金刚怖十三神将成为我殊胜之本尊神,依此因缘,适宜我步入佛位之愿。后来,德钦曲杰嘉布圆满完成其教化,为普渡众生而入法界,当空中响起乐声和闻到漂散芳香的烟味以及升起惊奇之彩虹时,他步入了极乐洲。我圆满完成了瞻仰遗容的愿望,并为之作了虔诚的祈祷。

这时,父亲已到了拉萨,后来派人把我也接去了。当时正是拉藏汗②(རྒྱལ་པོ་ལྷ་པོ་བཟང་)执政时期,经请求朝拜后,我作了他的随员,考试了《诗镜论三品》,并献上具有三种文字对照的祭祀赞词(མཆོད་པ་ཐེད་སྒྲུལ་པ་)(按即藏文文献封面上常用的并列的三种文字),并且获得了拉藏汗所赠之赏品。

木马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我父亲仓巴钦布(ཆང་ས་པ་ཆེན་པོ་)邀请楚旺仁布切阿旺丹津班觉桑布(བྱུང་དབང་རིན་པོ་ཆེ་ལ་དབང་བཟུན་འཛིན་དཔལ་འབྱུང་བཟང་པོ་)以及随员到

怖现观》，深为受益。

自此以后，我到了拉萨，因其父仓巴钦布身体欠佳，遂由我代替其职务担任第悉的卓尼尔（མཁོན་པོ་འཕྲུལ་པ་）（按接待宾客，传答命令的官员）和仲译（བློ་འཕྲུལ་པ་）（按缮写和管理文件、档案的官员）。

阳铁鼠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桑耶寺（བཀའ་མཆོག་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为佛像装饰新的头饰、耳饰、项饰，第悉达孜巴作为施主（མཁོན་པོ་འཕྲུལ་པ་）参加了佛饰的开光仪式。

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的随员扎西贝热贝曲扎（བཀའ་མཆོག་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秘密地从山南（ལྷ་ཁྱེད་）来到拉萨⑧，若经请示后，由第悉向达赖喇嘛递呈文说明情况，恐生怀疑。于是由奥噶济龙活佛（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管家欧哲布古吉（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和我等三人，共同商议后，未经过第悉达孜擅自写信呈报给达赖喇嘛，说明西藏前后发生的情况，并秘密地盖有第悉的图章。希望能呈报给达赖喇嘛，但是呈文还未到达赖喇嘛手中，此时，传来了清朝政府已派遣汉、蒙大军迎请塔尔寺之达赖喇嘛的消息，如同大鼓振动三界。因此占领西藏的准噶尔军和藏军便北进防御。但是达赖喇嘛已启程，准噶尔无法阻拦，并惧怕清军之威武，于是撤回准噶尔部。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军的护送下无上庆幸地被迎入布达拉宫（བཀའ་མཆོག་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⑨。这时我已担任卓尼尔职务。不久，本性善良，诚实无欺品行高尚，怜悯僧俗大众的第悉达孜巴，正如人们所言：“一切种相不能动摇，生死轮回永存，不能与生灵相违背，唯有尊从前世善恶之报”，前世所经之业无法返转，按照清朝法令处决了第悉达孜巴和几名随员。

这时，清朝派来的像阎王一样的刽子手，来到多卡的传令给我和父亲，我暂时被留下，父亲被带往拉萨。在此期间，我的二位奴仆如出笼之鸟，仅用三天即逃回多卡溪卡，顾虑到将会出现不幸情况，正准备好到稳妥平安之处。这时，获悉父亲除被监视外，没有其他惩处的平安消息。同时，我因为年青与重大事件又无任何牵联，经噶伦颇罗鼐（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解释，而得到皇帝谅解。接到此消息后便返回自己庄园。

阴永虎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我来到拉萨后，谒见了达赖喇嘛，献上大量贵重礼物。并为祝福达赖喇嘛而请朗杰扎仓（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的僧人念增寿胜利佛母经（ཆོ་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我又向达赖喇嘛的父亲索南达吉（བཀའ་མཆོག་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以及其他诸噶伦等官员赠了哈达等礼品。

这时，政府正在详细考查政府官员们的品级高低和学识才能的深浅。我虽然没有获得晋升的希望，但是在学识、书写、计算、技能诸方面，名列前茅。只因为有人议论我和第悉达孜巴关系密切，不应该担任政府的要职，故暂时被安置为仲科尔（བློ་འཕྲུལ་པ་）（即一般贵族之俗官职位）。

此时，我到了莫日贡寺（མཁོན་པོ་འཕྲུལ་པ་），请求该寺大喇嘛持金刚阿旺贡噶伦扎布（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则以胜乐轮五神铃（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之灌顶，和那若空行佛母森都热之坛城给予加持，并授予生起次第十一瑜伽（བློ་འཕྲུལ་པ་）（即圆满次第大中小脉根加（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等多种教诫。自此，修持空行母、求大灌顶和修练成身不着单衣之练功法。

阴永兔年（雍正元年，1723年），我被派遣征收大溪卡贡热噶布（འོ་ཁ་ཤིན་ཏུ་ལྷ་ཁྱེད་ཀྱི་ཆོས་ལུགས་ལྷ་ཁྱེད་）赋税时，我没有违背贯例，而是按制度征收；没有敲诈勒索行为，因此深受百姓信赖，在政府举行的税收竞赛评比中列为第二名，并获得奖赏。

朵热夏哲布林寺(ཐད་ཤེ་ཐག་དུ་བླ་མ་གྱི་ཆོས་ལུགས་ལྷན་ཁག་)的许多喇嘛和执事人员相聚宴庆新年佳节,我献出了具足五圆满(ཡུན་ལྷན་ཆོས་ལུགས་ལྷན་ཁག་)和大小五明(རིག་གནས་ལྷན་ཁག་)等著文,悦耳动听,最后由法相师辩论经典。

我返回拉萨后,颇罗鼎台吉⑩(མི་དབང་པོ་ལྷ་མོ་ལོ་མོ་)按清朝命令前往调查霍尔喀四部落⑪(ལོ་མོ་ལོ་མོ་)情况,(按即ནག་ཤོད་པོ་ཏུ་ཐུག་པ་ལྷན་ཁག་及མག་ལྷན་ཁག་四地方)。在此期间由我代替颇罗鼎的仔本工作(ཕྱི་ལོ་དཔལ་ལྷན་ཁག་)(按:四品官衔,掌库藏出纳簿籍)。我承担任务后,在执事期间,各方面进行了详细地有条不紊的整顿。此外,不徇私舞弊,不受贿赂,不延误政府的工作。

阳木龙年(雍正二年,1724),我有缘份侍从达赖喇嘛,前往朝拜噶丹寺(རི་པོ་དགེ་ལྷན་ཁག་)和桑耶寺(བསམ་ཡས་མེ་འགྲུ་ལྷན་ཁག་གི་ལྷན་ཁག་ལྷན་ཁག་)。在桑耶寺时,从溪卡传来了父亲逝世的噩耗,悲痛难忍,不知所措,立即往达赖喇嘛足前请示告假。达赖喇嘛散步于桑耶寺经堂前,我与之相遇,恭敬地言道:我父亲已故,其父对历辈达赖喇嘛深信不移,尤其对七辈达赖更是真诚崇信。目前,唯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怜悯,除此外,没有其他希望,请求达赖喇嘛佑护能够从惧怕的轮回和恶趣中解脱,再转为涅槃,顺利地达到佛位,达赖喇嘛许诺之,并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匆忙地赶到多喀,只见人们面色憔悴,失去润色,满面愁容。宗内高悬于寺院正殿屋顶上的幢幡和各家屋顶上破旧的彩色风旗都已降落。人们衣着污秽、褴褛、发髻散开,阵阵哭声。目睹惨状,难过流泪,心境烦乱,步履艰难,由仆人挽扶,到达庄园内。这是,充满阳光如天神般乐园的卧室已空荡无人,心目中所思念之人,不能相见,与世长辞。对这种情况如同见到没有日月的天空,没有珍宝的大海,呜呼!我深切地感到,人世间所想像的情景,即所生任何苦乐之业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此时,修德积善人们的本性,是把自己手中所有的任何宝贵财物或者难以找到的珍贵之物都储藏于库内,而把杂散零碎无用之财物,作为布施为父母积善根,我不能这样做,按照恰译师的愿望,决定将多喀瓦旧有的财富制成紫金弥勒佛像、镶有莲花瓣之我的有关《翻译名义集》的论述手稿,以及镶有精美的莲花宝石涂金灵塔、胸饰、工布地区的耳饰(ཁྱེད་ལྷན་ཁག་),全套俗官所著礼服和蒙古官员服装,全套胄甲以及印有图案的优质绸缎制的正厅大幕帘,尽一切所能献给达赖喇嘛,做为为死者超度的礼物(འཇམ་མེད་ལྷན་ཁག་),另外,向其他喇嘛也献了迥向礼品,供养佛像,向寺院布施僧茶,于经堂内举行祭祀,向属民发放布施等等。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了声誉,而是为了更好地大力积圆满善业。自该年起,于阿里扎伦(མངའ་རིས་གྲ་ཆང་)每年的神幻月内,(ཆེ་འཇམ་མེད་ལྷན་ཁག་)举行念观音菩萨六字真言经等活动,积无量福德,至今不断。

阴木蛇年(雍正三年,1725年),达赖喇嘛前往清静的倾科尔加寺(ཆོས་ལུགས་ལྷན་ཁག་),让我担任噶本营官(གླུ་ལྷན་ཁག་),(即负责筹备沿途所需帐篷等一切用具),由倾科尔加派来的伙伴有病,故我不能懈怠,服务得很成功,各方面都合意,没有延误。我完成噶本任务后,有机会返回多喀庄园,迎请持金刚化身的济龙任布切罗桑赤列(ཇེ་བླ་མ་རིན་པོ་ཆེ་ལྷན་ཁག་……བཟང་འཇམ་མེད་ལྷན་ཁག་)来庄园居住数日,圆满供养,在拥真达木曲桑布(ཡོང་མ་འཇམ་མེད་ལྷན་ཁག་……པོ་)跟前他赞扬多喀地方为南部极乐世界(ལྷ་ལྷན་ཁག་པོ་),他以洛扎哲布钦著的《金刚文集》(ལྷ་ལྷན་ཁག་པོ་ལྷན་ཁག་གི་རྒྱ་རྒྱུ་ལྷན་ཁག་)做为灌顶传经之用,获益很深,此时,济龙任布切毫无松懈地修行八种解脱戒律(མ་ཐར་གྱི་ལྷན་ཁག་)。

阳火马年(雍正四年,1726年),达赖喇嘛圆满接受班禅大师的比丘戒律,成为世间功

德圣主。此时，需于释迦牟尼（ཇེ་པ་ལྷ་ཀྱ་མུ་ནི།）佛前，准备摆设隆重的供施以及居住地等，我有缘份为此作筹备工作。

此时，噶伦颇罗鼐台吉和司法官员本仲（བན་མྱེང་།）以及楚德康萨（ཐུ་བདེ་ཁང་གསར་།）的官员帕卓（པག་ཤོ།）等人联合统治了第巴热溪卡（ལྷེ་པ་རལ་པ།）。同时他们将山南的多宗（དེལ་།）地方的久热布丹（རེ་རལ་བུ་དན་ལ།）的两姐妹介绍给我为妻。

此时，清朝于西藏地区除留二名钦差驻藏大臣外，大部分军队撤回⑫。西藏百姓在达赖喇嘛的怜悯下，有了安逸的时机。但是正如《入行论》所载：

“心欲抛弃痛苦，
而又明显地趋于痛苦；
欲获幸福而又痴愚，
故将幸福似敌一样予以摧毁”。

阴火龙年（雍正五年，1727年），诸噶伦因见解各异，而失和。贝子（བཙུ་མ་མེས་།）阿尔布巴（ར་པོ་དཔལ་ལེན་།）、公（གུང་།）隆布鼐（ལུང་པ་ལེན་།）、台吉（བཙུ་མ་མེས་།）扎尔鼐（ཇེ་པ་ལྷ་ཀྱ་མུ་ནི།）等人商议后，于7月18日在小昭寺森琼处（ལྷ་པོ་ལྷ་མོ་བླ་མ་གྱི་གཞི་མ་ཆུང་།），秘密地杀害了贝子康济鼐（ཁང་ཤེ་ལེན་།），与此同时，又密遣军队到后藏陷害颇罗鼐，因他已去堆地方（ལྷོ་རྩ་།……ལྷོ་གསར་།）（阿里），阴谋未得逞。自此事故发生后，西藏上下各地（ལྷོ་རྩ་།……ལྷོ་གསར་།）无安宁之日，处于战乱中⑬。这时，我开始追击属于德钦巴图尔（དེ་ཆེན་པ་བུ་རུ་།）（康济鼐的蒙语名字）管辖的蒙古军队，追赶行至藏北那木错湖（ལྷོ་རྩ་གསར་གྱི་མཚམས་ལ་།）地方后，蒙古军队被迫请求归降⑭，自此我返回拉萨。

颇罗鼐从阿里返回后藏到达哲库（འབྲས་ལུང་།），靠近了前来袭击颇罗鼐的前藏军营。不久双方发生战斗，不分胜负。后藏右翼军队来到哲库山，被前藏军队击败逃回，有的战死，有的被俘关押。当时我担任前藏军队叶如（ལལ་ལ་རུ་།）的如本（རུ་བཙུ་མ་།），冲锋在前，从不胆小退却。第二天晚上，后藏军队偷袭了哲库山，准备大战，由于部分军队未守住阵地，后藏军队再次失败，退回堆地方，前藏军尾随其后追击之。我则被留在日喀则宗。

不久，请假刚从敏（མེན་།）地方返回拉萨，传说前藏军队和官员则刚撤回拉萨。这时后藏军队乘机又从阿里返回后藏。拉萨又派我和我舅父阿格扎西（ཨ་གེ་མཁྱ་ཤིན་།）、公隆布鼐、扎尔鼐台吉等人一起赴后藏。当我们到达时，后藏军队已占领了娘（མ་།）、堆（ལྷོ་རྩ་།）、夏喀（ཤམ་ཁ་།）、江孜（ཇུ་ཆེ།）以上所有的宗、溪。前藏军队只有驻营于江孜下边的名叫甲卡（ཇུ་ལ་མཁུ་།）的小村镇。第二天，两军激战于江孜宗附近的忙热（མང་རེ་།）地方，我和有名的英雄才达（ཆེན་པོ་དཔལ་།）并肩战斗，没有损失。后来，据说因才达喝醉酒被杀。最后，前藏军队有战败的预兆，遂撤回驻营地忙热。此时前藏军营驻地的军需、草料极为缺乏。我们这些军官从如本到甲本、觉本（རུ་ལས་པ་ལྷོ་བུ་།）为了消除对军队的威胁，我们如同奴仆一样到处寻找军需马料、豆类、糌粑，承担长时期的疲劳。但是这时出现希奇的制度，此时各地的代本、溪卡首领（མང་པོ་ལྷོ་མེས་།）除尽情享乐外，没有任何疲劳。这时士兵到了后藏的扎滚寺（རལ་གྱི་དཔོན་ལྷོ་།）内，不用说粮食被士兵抢空，甚至要劫走寺院经堂内的一些经书、佛像、佛塔及布施品，由于我的阻挠和保护，才免于遭到毁坏，做了件善事，心满意足。

后藏军队再次夜袭前藏军驻营地甲卡日，发生大的战役。噶本·噶锡鼐（ཇེ་པ་ལྷ་ཀྱ་མུ་ནི་དཔལ་།）

བཞེ་ནས) 等人牺牲了。当前藏军队首领正要杀害阿里头人达瓦甲布 (མངའ་རིས་མ་བཞེ་པ་) 属下的一名士兵时, 在我的请求下保住了性命, 而平安地返回家乡。自此后, 前藏军队驻营于仲贡 (ཁྲ་གྲོང) 地方, 这时有班禅大师和萨迦寺主 (མ་ཕྱེ་བ་དག་ཆེན) 的代表进行调解, 卫、藏订立了条约, 前藏军队退至浪卡子 (ལྷ་དགེ་རྩེ) 地方。不久又发生纷争, 传说颇罗鼐率军巡游藏北, 因此我和公隆布鼐等长途跋涉, (从浪卡子) 返回拉萨。不久, 后藏军队已逐渐占领那木错 (གན་མ་ཆུ་མཚོ་)、黑河 (ནག་ཆུ་) 等地区, 临近拉萨, 沿途驻军。此外, 前藏所有官兵已抢先占领了喀木昌 (དགེ་ལ་མོ་འཕྲུང་) 地方, 据守该地反击前进的后藏军, 但是原来已享有的法业力无法返转, 坚守阵地不足一天, 结果前藏军队被后藏军击溃, 其首领们像鸽子钻入巢穴一样逃入布达拉宫内 (བུ་རྩ་བྱུང་པ་སྤོང་)。颇罗鼐率军控制了拉萨城和百姓。这时, 前藏、工布 (དབུས་གྲོང་) 地区之诸噶伦 (按: 系指隆布鼐, 阿尔布巴) 各自成了罪人无力反抗, 他们只有求救于达赖喇嘛,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为此, 达赖喇嘛馈赠颇罗鼐大量成堆的金、银、绸缎等贵重礼物。并严厉指令颇罗鼐: “免杀有罪之诸噶伦, 尽量给予人身自由”。颇罗鼐答复: 服从皇帝圣旨, 在清朝圣旨未到前, 保护他们的生命, 在拉萨 (ལྷ་ལྷན་གནས་པ་) 居住范围内尽量给予自由。我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罪行, 但是先后担任过前藏军队的执事 (ཕྱོད་མཐུན་ནས་) 官员, 任职期间没有施展过阴谋诡计。因此我心里出现疑虑, 颇罗鼐是否怨恨我? 但是, 相反我却得到颇罗鼐的关怀, 关系比以前更亲切, 我惟恐军队毁坏我的庄园热溪卡 (རལ་གྲོང་) 和热夏溪卡 (རལ་མཁའ་གྲོང་), 颇罗鼐特派兵保护, 免遭军队损害。颇罗鼐一到拉萨就询问我的情况, 我朝拜他时, 笑面相迎, 态度亲切, 我们谈了一夜关于时局纷乱情况。颇罗鼐对我的爱护, 引起其他侍从们极大的不满, 后藏贵族们尽其所能地提出我的不轨行为。然而颇罗鼐本人却坚如磐石, 不被他人掀起之风浪所动摇。正如人们所言: “本人没有愧对三宝之事, 人们之一切妄言, 随其信口开河”。我因内心没有这种情况, 任何人妄言都不能得逞。

不久, 清朝派来钦差驻藏大臣阿列罕阿巴甲大人 (ཨ་ལེ་ཁྲ་ཨ་པ་ཨ་པ་ཨ་པ་ཨ་པ་ཨ་པ་ཨ་པ་) 和梅仍努藏大人 (མེ་རི་ལུ་ཅན་པ་ཨ་པ་ཨ་པ་ཨ་པ་ཨ་པ་ཨ་པ་), 连同清军到西藏后, 对罪恶者进行了接连数日的审讯, 辨别真伪, 分别出该杀和该流放者, 于某日, 对罪大恶极之诸噶伦于巴热玛山 (བ་རེ་མ་ས་) 脚下, 宣布法令后, 鸣炮三声, 立即处决。

这时, 我惧怕得毛骨悚然, 心中难过, 目不忍睹, 口中不断祈祷, 除此外无其他办法。西藏乃佛教圣地, 受达赖喇嘛、班禅大师所保佑, 特别是三宝所在之地, 尤为殊胜, 此事正如所喻: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西藏一些贵族先后受到法律制裁, 想到此种情景, 心中无比难过, 除此外, 没有挽回之力。

不久, 两位钦差大臣 (ཨ་པ་ཨ་པ་) 宣布圣旨: 皇帝要接见达赖喇嘛, 故达赖喇嘛及其随员启程赴里塘 (ལི་ཐང་) ⑤。西藏受教化之众生, 得不到佛之佑护, 痛苦已极, 相送达赖喇嘛到吉曲河 (ཇུ་རྩེ་) (拉萨河) 岸, 合掌膜拜, 人们而带伤叹和呻吟, 无限地祝福达赖喇嘛。我们相送达赖喇嘛到德钦 (དུ་རྩེ་ཆེན་) 地方, 内心忧伤地祝福达赖平安, 他高兴送我一条哈达。

不久, 清朝敕封我为头等扎萨克台吉 (ཇུ་མཁན་རི་མ་པ་དང་པོ་པོ་པོ་པོ་པོ་པོ་), 并兼任噶伦⑥工作。颇罗鼐赠我一套服装、帽子及其他多贵重礼品。其他人亦送花束和哈达。我虽然有高尚的地位, 但如同步入痛苦深渊。我确实是这样想。

这时, 甲布贡相木巴 (ཇུ་བུ་གྲོང་མོ་པ་) 向颇罗鼐介绍了关于持金刚敦右格哲布 (དུ་རྩེ་ཆེན་) 的情况。

མཛད་མཁས་ལུ་བ་པ) 本人的情况，深受颇罗鼐的敬仰。于是从秀(ལྷགས)地方的古日门寺(གུར་སྐད་)还请敦右格哲布，于大昭寺(ལྷ་ལྷན་གཙུག་ལག་ཁང་)内进行朝拜祝福；又迎至噶丹康萨宫(དགའ་ལྷན་ཁང་གསར་)(按：颇罗鼐办公地方)为颇罗鼐父子以及随员等一起传授布金刚性魔等(དབུ་འཛིག་མཛད་ཇི་ཇི་བདུན་པ་ན་མ་བར་རྒྱུ་པ་པ)，和十一面观音菩萨(བུགས་ཇི་...ཆེན་པོ་བུ་གཅིག་ལྷ་དཔལ་མ་ལྷགས་ཀྱི་དབང་ཆེན་)的灌顶；又迎至居隶江洛金家(རྒྱལ་ཁབ་ལྷ་ཁང་ལོ་ཅན་)，在我的请求下，他郑重地答应了给予传授大金刚布的圆满四灌顶(དཔལ་ཇི་ཇི་འཛིག་མ་ཆེན་པོ་དབང་བཞི་)。有桑定活佛(བསམ་ཇིངས་ལྷུ་ལ་ལྷ་)、屯肋卜仲(ཐོན་ལྷ་བས་བྱུང་)等，我们准备了一天。在这一天之内，正式进行圆满四灌顶，他详细地讲解，深为受益，如饮甘露。在此前曾受过许多贤能喇嘛的教导。但是从根本上没有超过这次会议领会的深刻，增强信仰。我已意识到，喇嘛敦右格哲布已成正觉。尤其他在讲法时言道：大方便次第(ཐབས་རྒྱ་ཆེན་པོ་ལོ་ལྷན་)和慧空性(ཞེས་པ་ལྷ་ཁང་ལ་ཉིད་)二者分离就不能成佛。这种法、慧结合情况，如同展开双翅飞向智慧大海的鹅王。考察二者之真实性，如鹅王之两翅，展开双翅才能飞翔，断其一翼不能掌握方向。正如《入中观论》(དབུ་མ་འཛིག་པ་)一书所载：

此言内容如此深刻广泛。按一般情况，受到了深刻教导即学完显宗后，必须再修密咒（གཙང་པོ་གཙང་པོ་）。因此，若有诚意完成如是教导，则按照该喇嘛之教付诸于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我虽然追随有名望的喇嘛和许多有高深学问的人，但是他们对法、慧二性只知其一。在接受教右格哲布灌顶之后，他问到：“你们很好地领会了吗？”桑定活佛问答：我们没有理解，噶伦协卜仲因有学问他听懂了，去询问他，喇嘛又言道：“世俗人虽然有大学问，但当对方问到他时，他只是叹息，什么也问答不出，今后你们要尽量付诸于实践”。我回答曰：对大威德现观（འཇིགས་བྱེད་ཀྱི་མཛད་རྟོགས་མ）我将每日必读，那若空行母之十一生起次第瑜伽（ན་རོ་མཁའ་ལྷོད་མའི་བསྐྱེད་རིམ་རྣམ་འབྱུང་བཟུ་གཅིག）以及圆满根本次第中观（ཐལ་མ་རྩ་དབུ་མ）等也都将给予实践。他又问：这些经典如何去实践？我回答：按传统作法，尽其所能的去读，陈述所记忆的东西，然而他又问：又如何处置这些？我无法回答，心想世俗人学问浅薄，答不上来。甲布贡持金刚又被迎到热溪卡（རག་གཞིམ་ཁ།）（位拉萨，才让旺杰的庄园）为大家讲解长寿经（ཆེ་དབང་），在我请求下，他传授金刚布生起次第，又作了修法实践。此时，持金刚化身的济龙活佛（ཇེ་བྱུང་ལྷུ་ལྷ་རིན་པ་ཆེ་）来到拉萨，他致力于传授证道解脱（འཇུག་ཞིག་གི་རྣམ་ཐར་），对此，有的人信仰，有的不崇信，并加以诽谤，出现了各种情况。我不偏袒任何一方，自持主见。

详细、谨慎地讲授《三道三要》（ལམ་གྱི་ལོ་ཙཱ་བླ་མ་གསུམ་）以及努力给予金刚怖生起次第以及圆满次第瑜伽深刻的特殊教导，真是恩德无比。他说：结合自己所要了解的内容，喇嘛本尊是无差别的，都应该给予赞扬。我立即勇敢地献了赞词，因此，他很高兴，接着对赞词做了解释比我自己的著作解释的还清楚。最后，他说：“祝贺你们掌握了法、慧（大方便次第和慧空性）二法”，并赠我一条长哈达，和全套合金的法器，我荣获最大的幸福。若观察我目前情况，连法、慧二法的气味都未曾感受过。这时，依我的请求，我又将金刚怖与圆满次第互相结合之要点，和所观想思考方法之关键给予无尚详细地讲解。在讲解《三道三要》时，阿扎热喇嘛也在听讲，传说他对喇嘛甚为敬仰，但是在讲经时，卧室触雷电，他人未受损害，只有阿扎热喇嘛触电而死，衣服、胡须被烧焦，这该不会是因为他们观点不正确的原因吧？

将受世间神人之尊敬！

在无量授记中听到对菩提心的讲解、赞扬，使我不断流泪，有缘份能听到对如此殊胜佛法之讲解，崇敬之情肃然起敬。

次日，于羊八井处（ཡངས་པ་རྩ་ན་），参加了持金刚轮迴集会祭祀活动（རྟ་རྩེ་འཇིགས་བྱེད་ཀྱི་འཇམ་གསལ་འཁོར་ཤར་）。这天，天空散布花雨，随后参谒佛像，这时，从佛像的眼睛内流出露水珠，它或者是由于佛驱除魔鬼而流之汗水，或者是漏出之甘露。这时，拉莫切护法神的降神师罗桑土朵（ལྷ་པོ་བཟང་པོ་མཁུ་སྟོན་པོ་མ་ལུ་），亦来此处参加祭祀活动。在往朝佛的路上他问我：格鲁派（དགེ་ལུགས་པ་ལུ་）有轮迴集会之习惯吗？我肯定的回答：“各教派都有各自的轮回集会习俗”。总之，在大多数世俗人看来，所谓格鲁派唯一的标志是除修行显宗（མཛད་སྟོན་པ་ལུ་）外，不修习任何密宗（སྟོན་པ་སྟོན་པ་ལུ་）。宁玛派（རྟ་རྩེ་པ་ལུ་）、噶举派（བཀའ་ལྟན་པ་ལུ་）等僧人都是只修习密宗者。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展转流传至今，上述看法业已表明。

阳水鼠年（雍正十年，1732年）。1732年，颇罗鼐于拉萨地方新建密、安、怖（གཤམ་པོ་འཇིགས་པ་ལུ་）三神，密宗修习的立体坛场（སྟོན་པ་སྟོན་པ་ལུ་），和新购置的十六卷轴佛像。为了给经堂、佛经、佛像进行开光，按指示迎请敦右格哲布，在秀地方的古日门寺仪轨助手的协助下，于金刚怖十三神坛场（དཔལ་རྟ་རྩེ་འཇིགས་བྱེད་ཀྱི་བཟུང་གསལ་པ་ལུ་）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随后，敦右格哲布又在杰康洛金的经堂内，为颇罗鼐及其随员等和四大寺院精通善知识的僧人以及卫、藏、康和阿里地区希求解脱的八百余人，讲解走向三时佛无昏迷之路、能达佛境的完整的经藏、龙树大师和无著大师二人如何解释经藏、阿底峡在西藏如何修行菩提心、广泛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宗喀巴在热振寺为时五个月从早到晚所讲的大、中、小三乘。这时佑主强巴活佛（ལྷ་མ་ཉམས་པ་རིན་པོ་ཆེ་ལུ་）于每日上午讲解《安乐道》（འཇིགས་པ་ལུ་）、《教言》（ཞལ་ལུ་）、《修心七要》（སྟོན་པ་རྟོག་པོ་ལུ་）、以及《温萨全集》（དབུ་མ་ལུ་བཀའ་ལྟན་པ་ལུ་）等著作。当时由于我陷入工作泥坑，没有听讲经的缘份，上午没能听讲，下午详细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对此，没有松懈而是努力听讲。总之，没有睡意，精神振奋，获得极大幸福。

氏宿月时（མ་ལུ་ལོ་ལྔ་ལུ་）强巴活佛于密宗经院内（ལྷ་མ་ཉམས་པ་ལུ་）亲自为生菩提心（མཛད་སྟོན་པ་ལུ་）、而举行供养。六月四日杰珠巴旺秋敦右格哲布（རྟ་རྩེ་པ་ལུ་དབུ་མ་ལུ་）于拉萨大昭寺拉章森琼康松殿（ལྷ་མ་ཉམས་པ་ལུ་ལྷ་མ་ཉམས་པ་ལུ་）供养菩提心。所有这些缘份我都受用了。

此时，北部达隆噶举派多树林寺院（བྱང་ལྷ་ལྟན་པ་ལུ་བཀའ་ལྟན་པ་ལུ་ལྷ་མ་ཉམས་པ་ལུ་）举行通常的修法仪式，我和家眷等人前往该寺，为了积善业和做更大的祈祷，祭祀佛像、佛经并献供品，我向僧人供养了僧茶，观看了喇嘛表演舞蹈。另外又向阿旺陈力旦珍那巴甲瓦（འཇམ་དབུ་ལྷ་མ་ཉམས་པ་ལུ་ལྷ་མ་ཉམས་པ་ལུ་）献上三宝缎绸等财物，并祝他长寿。请他尽其所知的讲解无限发展伟大善业的历史。得到了他的许诺，如愿以赏。随后，给予我和仆人以关于丹玛教主派的长寿经和达秋若巴（རྟ་མཆོག་རྟ་མཆོག་ལུ་）之随许。我本人得到智慧四臂神（དཔལ་ལྷ་མ་ཉམས་པ་ལུ་）的施食灌顶，财神阿巴热哲达（འཇམ་དབུ་ལྷ་མ་ཉམས་པ་ལུ་）和天女兑索玛（ལྷ་མ་ཉམས་པ་ལུ་）的随许，长寿五姐妹（ཆེ་མཆོག་ལུ་）的随许，以及诸护法金刚和护法佛母诸压敌方术，从而获得求听许多经典的机会。

自此后，我来到哲库德朱（འབྲི་ལྷ་ལྟན་པ་ལུ་）温泉休养。这时哲库活佛正在宗萨（རྟ་རྩེ་པ་ལུ་）

གསར) 地方, 要求我去该处与他相会, 我前往朝拜, 没有得到他讲经之机会。温泉休养后, 于返回途中, 经秀古日门地方, 停留三天。在此期间每天去到敦右格哲布跟前, 听他广泛地传授经典, 尤其谈到无边际的圆满世间生活时, 他一再教诲: “所谓轮回, 犹如欲呕之物令人生厌, 是没有用途的” 我从内心敬仰, 按照我的恳切请求, 他高兴地给予我特殊的吉祥天女退敌朵玛 (དཔལ་ལྷན་ལྷ་མོ་དམག་ཐོར་མ), 《法王内外密三部》(ཆས་ཀྱི་ལ་བྱིན་དང་གསང་གསུམ), 吉祥金刚大威德集咒 (དཔལ་རྩ་རྩེ་འཇིགས་བྱེད་ཆེན་པོའི་ཐུགས་འདུ) 等部分经典的随许。临行时, 他含泪赠送我金刚怖佛像, 帽子衣物等许多礼品, 我也含泪请求他为了保佑众生忠诚地祝福他长寿。

赞颂这种如此盛大的宴会。不久，在我的建议下，向达赖喇嘛和颇罗鼎一起献长寿经。于是由布达拉宫内则杰扎仓（ $\text{ཇམ་རྒྱལ་གྱི་ཆང་$ ）的僧人念长寿经，并献了礼物：向达赖喇嘛献上观音菩萨泥塑像，在献曼陀罗的同时，我勇敢地请求献上了长寿祝词，在旁边的一些人，听过祝词后，感动的流泪。又向颇罗鼎献有佛像、佛经、佛塔等大量礼品。解脱佛事仪轨后，达赖喇嘛和颇罗鼎在卧室内互相间赠送见面的回敬礼，互相高兴的交谈。

不久，颇罗鼐及其随从被邀请到宗加花园（རྫོང་གྲྭ་རྒྱ་དགའ་སྤྱོད་ཆུ་མཚལ་）内，摆设各种供养和游戏活动，玩的很愉快。当时在宗加芦草地（རྫོང་གྲྭ་པ་འདམ་ར་），卫、藏人民（དབུལ་གཙང་མི་ལེར་）有分别进行割草的习惯，由于大家在一起割草，所以时间经常拖延超过五供节（ལྔ་ཆོས་ལྔ་ཆོས་）（即燃灯节，安厥。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忌辰，藏俗多于是夜，燃灯供佛）。对约定日期没有来割草缺勤者要罚款，因缺勤没有盖章签到者也要罚款，（ཉིན་མོ་མེད་པ་ཆོས་），实际上一人因缺勤而罚了双款，这种罚双款总数同根本不 来割草者的罚款相等，很难执行。因此颇罗鼐问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各自献策。我建议，在芦草地上划线，划分出各自的割草范围。于是宗、溪人民抽签各自完成自己的一份地，这样不会耽搁割草的时间，同时也不需要收集罚款。至今还使用这种制度，谈及此事，认为是极大的善事，心中感到很自豪。

于该年八月，由我服侍达赖喇嘛和颇罗鼐一起启程前往扎什伦布寺朝拜班禅大师^⑨，他们互相赠送礼品和祝福。这时，班禅大师开始讲解菩提速道（བྱང་ཆུབ་ལཱ་ལ་མ་），我获得了听讲佛经的良机。萨迦寺主（མ་གྲུ་བདག་ཆེན་མིན་པ་ཆེ）来拜会达赖喇嘛和班禅（ཏུལ་བ་ཡོ་ཤུག་པ་）时，我朝拜了他，他高兴地给我详细的教诲。

1735年九月十八日，敦右格哲布为调伏和佛化众生而入法界。正如所言：

“生死其间出现任何景象，那是前世所修之道的显现。了解所做的善事之后，临到死时心也安。”

敦右格哲布在歌唱声中面带笑容而入法界。悼念他的人已到，我非常痛苦，不知所措，我将自己穿的皮大褂（ཐུ་ལ་ཤེ་དྭག་），和用有四种图案的绸缎制做的皮袄，分别呈献给达赖喇嘛和班禅，以作为请求为死者作回向所献的礼物。派人通知拉萨，在他自己住地古日门寺，举行悼念，很多人献了礼物，积了福德。已故敦右格哲布对我在宗教和财物方面给予不少的帮助，和最怜悯的关怀，并受到与佛法相符的教导，以及恳切的交谈，受到他如父教子般的无尚恩德的保护。

自此，达赖喇嘛和颇罗鼐一起返回拉萨后，迎请喇嘛塔布格西罗桑金巴（**ཐུ་བཀྲ་ཤིས་རྒྱལ་མཚན་འཕགས་པ་**）到热噶厦（**རྒྱལ་མཚན་འཕགས་པ་**）请他讲解密集根本续（**དཔལ་གསལ་བ་འདུལ་པ་ཆ་བཅི་རྒྱུད་**）和月称（**དཔལ་ལྷན་མཁས་པ་ལྷགས་པ་**）的著作，后由宗喀巴（**ཇེ་བཙུན་ཐུ་མ་ཙཱ་ཁ་པ་ཆེན་པོ་**）做了四家注解。由于其他原因思想懒散，只请求他讲解七品以上部分，其余部分没有机会了。

阴火蛇年（乾隆二年，1737年），达赖喇嘛和颇罗鼐朝拜噶丹寺（དགའ་ལྷན）、桑耶寺（བསམ་ཡས་མམ）继而又去朝拜顷科尔杰寺圣地（ཆོས་འཁོར་རྒྱལ་བུ་གིས་ལྷན་གྱིས་བྱས་པའི་གནས་མཆོག）

དམ་པ)，于返回途中，又朝圣了叶尔巴寺（ཡེར་པ）（拉萨东北一山寺名，ཡེར་པ་གསར་པ་ཆུགས་སྐྱོང་亦称ཡེར་པ་系松赞干布妃蒙莎赤姜命工修建），于热木多（རལ་མཛོད）地方歇息，由我负责进餐，献有油炸果子等其他食品，这时我的亲友家眷有机会朝拜了达赖喇嘛，并获得了达赖喇嘛的回赠礼物，和教诲。

班禅大师罗桑益西（ལྷ་བཟང་ཡེ་ཤེས）于扎什伦布寺为调伏众生而入法界。为了悼念，为法身建立一座佛塔。我为了积福德，于佛塔内献有我的莲花瓣松耳石、胸饰、工布地区的耳坠等装饰品。

当时，按照达赖喇嘛和颇罗鼐的指示，由我给厥本（མཚན་དཔལ་ན）（按：掌管达赖喇嘛祭祀、供品的祭祀官）夏鲁堪布阿旺云丹琼内（ཞ་ལུ་མཁའ་ན་རིན་པོ་ཆེ་དག་དབང་ཡན་ཏན་ལྷ་མཁའ་ལྷན་གསུམ་）之学生，古查巴桑扎西（གྲུ་ཚ་པ་སངས་བཀྲ་ཤིས་）和嘉绒（རྒྱལ་རང་）的杂谷甲布伦布（ཚ་གྲ་རྒྱལ་པོ་ལོ་ན་པོ་）之子，阿旺（དག་དབང་）二人进行考试《妙音声明圆满图》，（བདེ་སྤྱད་པ་དབྱངས་ཅན་མཐི་མ་ཡོངས་ཆེན་པོ་），他们将第一格位弄错了。我将此情况上报了，厥本堪布讲，不要究问不合理的原因。正直的人们只要了解就明白了错误的原因。关于第一格位，我另有小著说明之。当时，因为我没有从事出百进千赚钱的商业活动能力，书写佛书用的金粉都无力办到，著名的墨印本甘珠尔经（རྒྱལ་བོའི་བཀའ་རྒྱུ་རིན་པོ་ཆེ་）和宗喀巴文集（ཇེ་བདག་ཉིད་ཆེན་པོ་ལྷ་མཁའ་ལྷན་གསུམ་）于多喀扎西热旦（མདྲ་མཁའ་བཀྲ་ཤིས་རབ་བཏན་）地方书写完成，为了举行开光仪式，我的亲友眷属等前往迎接喇嘛塔布格西罗桑金巴和下密院扎仓的仪轨助手等人，他们使甘珠尔经和宗喀巴文集具有无量光金刚佛的自性（རྫོགས་པོ་དཔལ་མེད་ཀྱི་ངོ་མཚན་），然后给予智慧加持力的开光，如降雨似的撒落花瓣，举行盛大的开光宴会，散发布施。喇嘛格贝西尼（ལྷ་མ་དགེ་བའི་བཤེས་གཉེན་）对有所希求的许多僧俗大众，广泛给予大悲天女吉祥仪规（བྱུགས་ཇེ་ཆེན་པོ་དཔལ་མོ་ལྷུགས་）之大灌顶。在四月十五日的萨噶达瓦节日（ས་ག་ལྷ་བའི་ཆེས་པོ་ལུ་）（按：即氏宿月，藏历四月氏宿出现，故名氏宿月，相传释迦牟尼于阴历四月十五日降生，成道和圆寂，藏俗在此月中宗教活动极为频繁），以喇嘛格贝西尼为首，我们都高兴地持单、双禁食斋（བསྟོར་གནས་རྒྱུ་ཁྲུག་）（按：禁食斋，又叫守饥行，佛教徒断饮绝食以修苦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像我这样迷惑不清的人心想：当我快死的时候，在喇嘛跟前，弥补上未遵守之誓言，此事甚为重要。为此，请求在喇嘛、法相跟前完成四灌顶（དབང་བཞི་）（按：即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和句义灌顶），或者按照规矩实行自入坛场（བདག་ཀྱི་རྒྱུ་ཁྲུག་），也很重要。除此外，我认识到了，最低需要受具足戒。以前敦右格哲布在断除二意时，讲：“没有正确念修而进入坛场，是不正确念修。不正确的念修是不能进入坛场和烧施及开光仪轨的”。目前，在密教扎仓内，许多人没有先进行念修就进入坛场。因此，不先念修就自入坛场的话，就犯下无念修之罪。我问他，这样进入坛场有功德吗？他笑着回答：

“你做了佛法没有教诲之事，那里会有功德”。他的教导我铭记心中。在多喀西部山顶上有名叫多杰定（རྫོགས་པོ་ལྷ་མོ་）的僻静的岩洞，在此喇嘛塔布格西尽其所能的给我教导，二个随从在此居住月余，进行吉祥金刚大威德能够胜任的念修，很好地修习了降智尊咒。最后做了的烧施佛事，随后，尽力实行自入坛场，开光仪轨和烧施等修法。

此后，返回拉萨，我朝拜了达赖喇嘛和颇罗鼐，达赖喇嘛很高兴，我聆听他的教导如饮甘露。在此前，于阳铁狗年（1730年），我获得了参左堪素扎贝参（མཚན་སྤྱལ་མཁའ་ན་བླ་པ་པོ་མཚན་）的十一面大悲观音菩萨（བྱུགས་ཇེ་ཆེན་པོ་ལྷ་མཁའ་ལྷན་གསུམ་）的随许，和敦右格哲布的灌顶，请求给予了禁食斋，按每年于十五日的萨噶达瓦节和十五日的神幻月节（ཆེ་ལྷུ་ལྷ་བའི་

一次梦中，梦见我赤身裸体，手持小刀前往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前转经，并于路上边走边解小便，来到弥勒佛等四佛像前时，于释迦牟尼佛前常住的守护人名叫甲达格隆（ཁྱ་མཐུག་ལོང་།），他追上我后说道：“赤身裸体来佛殿前，和随地小便是没有先例的，不允许这样做”。我开始返回时，他说：

请你刺以我智慧之刀”。

过去政府需要供应各寺院僧人的口粮，粮食质量较好。目前不仅粮食质量差，而且数量不足，没有发放到每个僧人手中。在传昭法会期间，布施每个僧人的油炸食品大油饼（ཁྲ་ཆུ་ཕྱོག་པོ།）既零碎而又不足量，被派差的百姓为制作供养僧人的油炸食品昼夜劳苦不堪。因此，我把这种情况详细禀告了颇罗鼐。遂决定将逃亡户留下的耕地所应缴纳的税收粮食，作为政府专用供应寺院僧人的口粮；将传昭法会间供养僧人的油炸食品改为发放银钱，僧俗大众都满意。人们说这样做对政府僧俗人民都有利，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阳木鼠年（乾隆九年，1744年），颇罗鼐和随员来到了噶扎恰仓（གཤམ་ཁང་ཆུ་མཚོ་）地方，由多喀（མདོ་ཆུ་མཚོ་）方面予以热情的设宴款待，并赠送礼品。自此以后，我和眷属、随员前往自己的溪卡，为了以前墨笔抄写的佛经和所译有注释的丹珠尔经之完成，迎请泽当（ཆེ་ས་དང་）地区的堪布桑杰多吉（སངས་ཆུ་ས་དེ་ལེ་）和倾科寺僧人做仪轨助手，为金刚十三神的坛城举行隆重开光仪式。当时不是降雨的季节，然而普遍降雨，是吉祥之兆，开光时，给予

大量布施，举行隆重的宴会，我本人努力念修吉祥金刚大威德十四天。众多略人及其伙伴，他们在堪布桑杰多吉跟前，接受大乘长净戒（ཐུག་པ་ཆེན་པོའི་གནས་སྤྱད་གི་ཐུག་པ་ལྷན་པ་）之后，恪守单、双禁食斋。当天，在卓秀地方（ཐོ་ཤུལ་）所有附近的僧俗百姓，总之，乞丐以上的僧俗百姓如同集市一样，向他们大量布施粮食、饮食，使他们得到满足。自此，我返回拉萨，谒见了达赖喇嘛和颇罗鼐，并献了礼品，获得达赖喇嘛的教诲。

阴木牛年（乾隆十年，1745年），达赖喇嘛和颇罗鼐为发展僧俗利益，他们的心意是一致的，若按此路继续发展下去，则西藏的僧俗大众将是幸福无比。但是，一方面已显现出混乱的时势，僧俗大众缺少福气；另一方面，被鬼魅所迷的一些人们，在盼望毁灭人们现在和将来的利益，他们进行挑拨，向颇罗鼐进谗言。这种情况正如所言：

“智者若被嗾使，
也会步入歪路”。

于是传说关于秘书仓吉（ཏུང་ཡིག་ཆང་མ་རྩེམ་）进行诅咒之事，此事传说是大索本扎巴塔雅（གསལ་དཔེ་ན་ཆེན་མོ་གཤམ་པ་མགར་ལ་）之所为^②。为此事，按颇罗鼐的指示，我被派到达赖喇嘛的经师赤钦诺门汗（ཁྱི་ཆེན་ནོ་མིན་ཏན་）跟前，传答颇罗鼐之言：“索本唆使秘书仓吉写条子索取被诅咒者之脏物，对此，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因为有此传说，所以是否需要和仓吉当面交谈呢？还是不了了之呢？任你抉择。你是达赖喇嘛的主要侍从者，因此我不会有歧视行为”。于是我把颇罗鼐的话原原本本地传答给赤钦诺门汗了。在赤钦跟前，商议此事。大索本表示：过去长官（系指颇罗鼐）对我一直是怜悯的，我怎能做这种事情呢？总之，不用说心里没有想过，就是连做梦都没有梦过。关于这件事情，长官思想不加介意，就不了了之”，事情就这样断决了。

次日，达赖喇嘛遣人把我叫到他身边言道：“昨天，颇罗鼐派你询问关于扎巴塔雅之事，我已听说了，关于这件事，扎巴塔雅没有这样做，是无中生有，此外全是借口，所有一切不用说是对我的不满，因此，我深居读书，其他任何事情也不做，这样还不适宜的话，我可以到哲蚌寺（རྩམ་སྤྱང་ས་）或者深山岩洞任何地方都可以，你把这些谈的内容传答给颇罗鼐”。对此，我向达赖喇嘛三叩头，内心非常痛苦，我恳切地请求，言道：“目前这件事损害政府本身，由于神变妖术之出现，有了灾难。目前出现许多不祥之恶兆，不知妖术如何变化，因此，请您心境放宽，为全体僧俗大众利益着想，无论如何请您发慈悲”。我把达赖喇嘛的指示毫无保留地传答给颇罗鼐，并且尽量使他听的悦耳。返回后又将颇罗鼐之言传答给达赖喇嘛，颇罗鼐言道：“以前诸事如您所断定。目前，在围绕雪山之圣地上，是利乐之永久源泉，祝福观音化身达赖喇嘛噶桑嘉措（ཐུན་ཀམ་གཟིགས་དབང་འགྲུལ་འབྱུང་བྱ་མཆོད་）长寿，并请您为藏区僧俗大众利乐着想，恩德无比，除此外，我没有所禀报的”。颇罗鼐所答复之言，其意是使事情妥善了结，执行圣人之教导，将成为无量的吉祥善事。

阴火兔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颈上生疔疮，病情恶化，尽一切办法，诵经修福，和医治均无法挽回，终于二月二日病故。遣留下极其丰富的财物。总之，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有过享受的赤裸的遗体被遗留下来。惟有独一无二的灵魂步入世间彼岸。此事，正如瑜伽自在施利扎噶达米达热阿那玛达（རྣམ་འགྲུས་གྱི་དབང་ཕུག་གི་ཇ་གཏུ་མི་ཏུ་ཨ་ནམ་ཏུ་）所言：

我完成了任务。

我们返回后，随达赖巴图尔到了噶扎恰伦（དགའ་འཕྲིན་ཆའ་ཆན）由此又到后藏，我们做了他身边随员，自此后，正如俗语所言：

“委身于暴君之人，
如住欲坠的房屋，
如靠欲崩的悬崖，
常处于恐惧之中”。

王（达赖巴图尔）被鬼魅所缠身，任所欲为无法控制，恣意妄为，狂妄欺诈。本性狂怒如鳄鱼，遇事不调查，随意处之，草菅人命在所不惜。正如人们所比喻：“见人就杀，听到就得逃跑”。所有这些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各自虽然没有罪恶，但是以心怀恐惧之情跟随于其后。正直的人以好言相劝，对此他面带怒色，（使劝者）反遭怀恨和漫骂；恶人献以温雅悦耳的一连串的狂言妄语，他听后却面带笑容。见他在玩耍时，而我们则像冬季的杜鹃一样不敢讲话。即使如此，他仍然施展各种方法损害于他人。

某日，我和诺云班智达二人被叫到噶丹康萨（དགའ་ལྷན་ཁང་གསར་）内寝的过道间（按：即达赖巴图尔的卧室），通过卓尼罗卜藏扎西（མཁོན་ལོ་བཟང་འགྲུ་ཤིས་）和贝夏（དཔལ་ཤག）传答王（ཁང）的指示：“据钦差大人（ཏུ་པལ་ལྷན་པ་མཆོག་）对我讲‘喇嘛强木巴（ལྷ་མ་གྲུ་མཆོག་）、吾穆（བུ་མ་）、夏仲（ཞུ་མ་བློ་བཟང་）（按：系指才仁旺杰）和公（གུ་པ་）（按：指诺云班智达）等人，叫阿里公（མངའ་ལོ་མཆོག་）出兵’，你们为何这样做，讲明白”。我回答说：“在高贵、低贱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这种卑劣的思想行为，在梦中都没有想过。但是我已遭受了各种业力，我已步入晚年，大概没有缘份了，正如‘高僧若益寿三年，缘份一到则只能活三天’。因此，怎样做我都不懊悔，请再考查，除此再无所禀”。于1748年底，阴土蛇年（1746年），和阳铁马年（1750年）如卫、藏大军前往藏北地方，任意猎取无辜安逸的野生动物。猎有野牦牛、野驴、野羊、野羚羊等猎获物，总之，无以数计的大地上的飞禽走兽被残遭杀害。因此大地上布满了动物的血、肉、皮张，似如阎王之花园。这种人寿命不长，看到如此情况，最初，感到惨不忍睹，令人怜悯。但是，久之则不在意，还有什么怜悯可言呢！无法阻止官员的吸引力，我也喜欢狩猎和杀害生物，对此心中感到伤感。在世间，经常出现的恶劣的习惯势力，是难以阻挡的。

铁马年（1750年）到了后藏，住在仁青则（རི་ལྷ་ཆེན་མོ་）时，我被叫到（达赖巴图尔）寝室外边，又有扎萨克台吉（ཇ་སྐད་མཆོག་པོ་）、卫地代本（དབུས་མདའ་དཔོན་）和拉穆曲杰（ལ་མ་ཆུ་ཤར་）三人做为见证人。由桑布（སྐུ་བཟུལ་）和贝夏（དཔལ་ཤག）传答他的命令：我们兄弟二人出现纷争的原因，是因为喇嘛强木巴、公班智达、吾穆和夏仲（才仁旺杰）等人，你们给阿里公写了信，这里有才让（རྟེན་རྒྱུ་）（阿里公、朱尔默特车布登，又名久美才让）的亲笔信，关于此事，你们是承认呢？还是和他对质呢？任你们选择。说罢，我言道：从祖父辈到我，在达赖、班禅和彼之兄弟间从未有过挑拨行为。目前在俗官中我已是老资格了，思想老练，受人信任。有关挑拨之书信事，我可以与才让对质。最后，在我的请求下，王回答曰：才让已患疯痴病，已无法对质了。事情遂不了了之。王的这种答复表明，所谓才让的亲笔信是假的，并非事实，实属试探。在最后一次狩猎中，我没有出现任何失误，但是王说我

没有打着猎物，于是王向我瞄准射了一箭，射中了我的马脖子，鲜血直流。继之又射一箭，射中了我身前的年青而又有技能的奴仆彭措敦朱（ཕུ་ར་ཆེན་པོ་དོན་གྲུབ་），使他坠马而死，于是王很高兴，当时我没有受害。当天晚上，心想或许是护身器的保护作用，因为我穿了敦右格哲布的衣服，因此有躲开铠甲的力量。下午到达秀噶（མཁུ་གསལ་སྒྲུང་）后，王派人送来三都查（རྩ་ཆད་）（按：意为“秤”，旧制藏币单位，一秤合藏银五十两）白银，作为我的奴仆死者彭措敦朱的所谓善金钱（དགེ་ཐེངས་），我对不能辨别敌友的事情甚为奇怪。

自此后，王通过秀林（ཞུགས་སྒྲིང་）和噶达孜（དགའ་རྩ་ལྷ་ག་ཅེ་）到拉萨后，他准备去达孜（ལྷ་ག་ཅེ་）的时候，命令我和卓尼尔才达（མཁོ་ན་པ་རྩེ་ར་ཆེ་བདག་）俩人去黑河迎聘青海亲王（ཆིང་ལང་）之女桑朱布卓玛（བསམ་པ་རྩུབ་ལྷོ་ལ་མ་）^④。当王准备动身离开拉萨去达孜的早晨，我们到了噶丹康萨，向他朝拜并告辞时，关于去迎聘之事他一句话也未说，一眼未瞧。当天下午我们到达黑河，住有月余，因我俩被阻于住地，得不到亲王之女何时到达的消息。总之，由于有不允许和黑河头人达如（ར་ར་）相会的禁令，因此我们的饮食用具都很困难，只好暂时动用了敬献的礼品。这时，卓尼尔巴查才让（མཁོ་ན་པ་དང་ཆལ་ཆེ་བདག་）言道：“王毁灭了所有业果，进入了为所欲为之途，对他人善意相劝，他不信懒，若依此观察，所谓业果全是虚伪”。我回答说：“业果岂能不真？佛之教导不会骗人，但由于业果报应有快有慢，有后世享受到的业果，有前半世所积累的业果而到后半生才能享受。由于有各种领受的业果，因此，由业力所积累之业果，是不会有错。对业果报应怎能怀疑？”但是观察目前时势，最后想到只有一死。此时应弥补不足之誓言，但是找不到进行灌顶的金刚轨范师。因此我自己会按照自入坛场的情况进行念修，从拉萨带来的有自入金刚怖坛场的法器，坛场的佛像、瓶子、祭品、灌顶物品等等，我完整地做了自入坛场的三种法，在黑河期间不断念经，多有获益。

亲王女儿桑朱卓玛将立刻到来，又派来了扎萨克台吉旺都（དབང་པོ་འཇུག་པོ་）、卫地代本达吉扎西（དབུ་ས་མདའ་དཔོན་པོ་དང་པོ་ལྷ་མོ་པོ་）和森本布巴（གཞི་མས་དཔོན་པོ་ལྷ་མོ་）以及许多随从，他们很傲慢地来到我俩帐篷附近。就地安置帐篷、坐垫，扎萨克等三人居上位，我和卓尼巴查等居下位，尽量招待，住在黑河是按照王的指示，并作适当安置。不久扎萨克等三人往黑河怕热（པ་ར་རི་）地方营帐，对我们俩在此该做什么没有表示，第二天，我们曾考虑是否应当与他们合并结伴。但次日黎明时，收到了从拉萨先后寄来的二封信，第一封是噶丹康萨强佐写的，其内容是：“汉官没有恶意企图，故你和军队等要立刻返回”。另一封信盖有王印，内称：“因汉官有极大的恶意，故你等不应停留彼处，蒙、藏军队应立即返回”。我立即与卓尼尔巴查商议，认为盖有王印的信是伪造的，现在看来，王已死。我心中暗自欢喜，稍加议论后，便前往黑河怕热代本扎萨克等人驻地，在此对于上述信件内容进行了很有趣味的交谈，正如所谓：“青草颜色已枯黄，只有兽类闻香草”。于是立即决定于十五日午前，从黑河返回。这时，接到盖有达赖喇嘛印章的命令，“王达赖巴图尔被清军所杀，钦差大人（ཏུ་བཞུགས་པ་）亦被王之奴仆所害”。情况已明，消除了怀疑，我只用了四天便到达拉萨，径直前往布达拉宫朝拜。在钦差大臣逝世前，曾将清朝皇帝圣旨赐给诺云班智达，委任他为管理西藏事务的首领。这时，达赖喇嘛无量光的卧室内，体相威严的达赖喇嘛和诺云班智达在一起，我向他们行了朝拜。上述情况达赖喇嘛有详细的命令，他说：“全体藏族人民，不能让这种事情得逞，两位钦差大臣以极大的努力，刺破了脓疮，那些狡诈者，残害了两位钦差大臣，但也与之同归于尽”。听到达赖喇嘛讲解这些情况，如饮甘露。

这时，诺云班智达一直居住布达拉宫，于十月二十一日才移至噶丹康萨宫，达赖赐予他

负责管理西藏政教二法（ཡུལ་ས་གཉིས་）的印章。他宣布将杀害钦差大臣的罪犯逮捕入狱。

不久，清朝又派来了班阿列堪安办（འཇ་ཤེས་འཇ་མ་འཇ་）（按：“班”，系指班第；“阿列堪”满文为都统之意，安办，满文钦差之意）入藏后，对以罗卜藏扎西（ལོ་པོ་བཟང་འགྲུ་ཤེས་）为首的大小罪犯，经过详细的审问和调查，在江洛金（ལྷང་ཤ་ཅན་）的院内分别予以治罪。不久，清朝又逐渐派来了总督策公爷（ཅང་ཐུ་ཆེ་གུང་ཡེ་）（系指四川总督策楞）和那木扎尔（或纳穆扎尔，偕都统班第往藏，为帮办大臣）（ནམ་རྒྱལ་ཨ་པན་ཇུ་མ་པན་）到藏。

当时我因生病在家，未能前往迎接钦差大臣。病愈后，诸大臣遣人叫我，遂奉命到达桑朱颇章（ ᠰᠠᠵᠤᠯᠠᠭᠤᠨᠠᠭᠤᠨᠠᠭᠤᠨ ），在此与诸钦差大臣相聚，于是班钦差大臣用蒙语宣布：“你以前受到清朝皇帝关怀而任噶伦（ ᠭᠠᠯᠠᠨ ）职务，在王颇罗鼎和朱尔默特那木扎勒（ ᠵᠣᠷᠮᠡᠳᠦᠨᠠᠮᠵᠠᠯᠠ ）执政时期，任何时候你没有做过坏事，思想正直，目前继续担任噶伦职务，不要违背皇帝圣旨，而要勤劳不懈地工作，世代应感恩戴德”。说罢，我即答曰：“我们如地上之小虫，我虽未尽丝毫之力服务于清朝皇帝，却再次让我担任噶伦职务，深为感激。目前我的经济地位虽然不高，但是皇帝任命我为噶伦和扎萨克台吉官职，尽我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为皇帝服务，唯有感恩为是。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已被消灭，目前，奉皇帝圣旨，尽我所能为之效劳”，诸大臣很高兴。

不久，达赖喇嘛通过卓尼尔秀龙达尔汗（མཚོ་ནལ་ཤེང་ལོ་པོ་དང་པ་ལྟན་པ་）向我宣布命令：“一二名噶伦管理藏族事务不适宜，目前需要再行安置，钦差大臣也有此言。你祖辈对政府极为恭顺，你自己任俗官以来，其行为没有不适宜之说，而且在能力、智慧、忠诚等任何方面，都很相称，应按以前一样仍负责噶伦职事”。我回答：“把我这个土块当成了金子，对达赖喇嘛的命令我祖辈感恩不尽。但是我未曾想到，胜任噶伦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及经济等条件，我虽都不具备，但是自我祖辈以来受到政府的关怀，和达赖喇嘛的保护，因此未曾违反任何命令，而且是忠诚服务。所以，请求达赖喇嘛为我们今生来世祈祷消除障碍”。

自此以后，三大寺（མེ་འབྲུག་དགོན་གསུམ་）的诸喇嘛执事、公、噶伦、代本、扎萨克和所有大小俗官都相聚于桑朱康萨（བསམ་ཇུ་ཁག་པོ་ཁང་གསལ་ར་）（钦差大臣住处）大厅内，所有蒙古官员到齐了，由钦差大臣策楞（ཙེང་ལྷ་ཚེ་བླུང་ཨེ）宣布并逐条详细讲解关于如何管理西藏事务十三条^⑤文告，最后他说，这十三条文告是有利于藏族人民的，是否有与此不同的其他意见”。说罢我言道：“大皇帝的思想和文殊菩萨一样无差别，想到了宏扬达赖喇嘛的政教（ཆེན་མིན་དཔལ་ལྷན་）和消除藏民的灾难和痛苦，如今享受幸福，不分远近地予以保护。因此，你们诸官员为我们藏民而来，废除了前段时间藏民的一些坏制度，建立了完善制度，将给予顺利发展，我们除了感恩叩拜外，别无其他可言”。

阴铁羊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达赖喇嘛于1751年2月1日在其卧室内接见了我和四名噶伦，向每人赠有丰富的礼品，给予恳切的教导：“你们忠诚无误正直地保护政教二法（འདུན་པ་ལྷན་པ་），不能用法律强迫人民缴归不应缴的差税，而应尽力想办法使人民幸福。你们负责噶伦工作，其作用和摄政王（ལྷན་པ་ལྷན་པ་）没有区别，因此应努力服务于所有的政教（འདུན་པ་ལྷན་པ་）事务。”诸噶伦叩拜表示：“我等诸噶伦虽然缺乏服务的智慧和能力，但是我们事前请示达赖喇嘛，各方面要符合您的思想，并努力无欺地请示。若不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受到佑主的诸护法神的严厉治罪，请佑主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佑护，任何时候，均予以怜悯”。

噶厦政府的仲译（དུང་ཁྱེད།），由日喀则的扎西通巴（གཞིས་རྩེ་བཞི་མཐོང་པ་）、拉萨的查楚巴（ལྷ་ས་མ་རྩུ་པ་）、墨竹工卡的春甲巴（མལ་རྩ་ཁྱེད་ཀྱང་པ་）担任之；任聂唐的德杰林巴

(མཉེས་ཐང་པདྨ་ལྷོ་གྲོང་པ) 为噶厦政府的卓尼尔。自此以后,我们诸官员,由于无知会出现的错误,对此无需再说了。另外,我们心意一致地对各方面应作之事,共同商议决定后,逐级请示汇报钦差大臣和达赖喇嘛,当他们闭门修行时,请求允许请示汇报,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忠心耿耿地服务,思想要和达赖喇嘛发展僧俗利益的思想一致。对此事,心想:人生是有意义的,为之谋利益,欣然高兴,以崇敬之心,忠诚地为之服务。

不久,我本人迎请达赖喇嘛,在其卧室内,由朗杰扎仓(ན་མ་པར་ཀླུ་ལ་བའི་གྲ་ཆང)僧任金金刚轨范师,念丹玛教主派的长寿经,祝达赖喇嘛长寿,当日所献的物品有:释迦牟尼佛像,是用印度东部之纯响铜制造,佛座后有帷帐,庄严美观;印度东部制造的很精致的金刚佛像,盛在花球里(ཐུང་ལྗ) (按:似如佛像装入花球内,因花球落地后,花瓣张开,里面出现小佛像);有《如意树》(རྟོགས་པ་རྒྱུད་ཅིན་པ་ཆེད་པལ་བས་མ་འཁྲི་ཞིང)一书,该书是却吉格旺父子二人(ཆས་ཀླུ་དཔེ་དབང་པོ་ལྷ་མོ)写成的,由荣敦钦布玛韦森格(རང་ལྷ་ན་ཆེན་པ་ལྷ་པོ་ལོ་མོ་ལེ་ལེ)传抄,辑在宗喀巴文集内,又由班敦钦布洛卓旦巴(ཐུང་ལྷ་ན་ཆེན་པ་ལྷ་པོ་ལོ་མོ་ལེ་ལེ)和索敦吉美扎巴(ས་ལྷ་ན་ཆེན་པ་ལྷ་པོ་ལོ་མོ་ལེ་ལེ)俩人从宗喀巴文集抄录下来并作了注释,放在噶丹寺内(འབྲུག་རི་བོ་དགའ་ལྷ་ན་ཆས་ཀླུ་ལ་བའི་གྲོང)。后来由班敦索那那巴嘉瓦(པན་ཆེན་པོ་ལོ་མོ་ལེ་ལེ་ན་མ་པར་ཀླུ་ལ་བའི་གྲོང)将存放在噶丹寺内原本书抄录下来,又由红帽六辈(ལྷ་དམར་བྱལ་པ)传抄,最后由仁蚌阿旺吉扎(ཅིན་ཐུང་པལ་དབང་འཇིགས་གྲགས)将该书作了注释;我自己的书籍有《释迦牟尼本生本事》(ལྷ་ན་པ་ཀླུ་ལ་བའི་ཐང་ལས་པོ་ལོ་མོ་ལེ་ལེ་ལོ་མོ་ལེ་ལེ),《多部经藏》(མད་མང),《宝积论》(དཀོན་མཆོག་བརྟེན་པ),将该三部书汇集成了二部,共五百五十八页;迦当派的佛塔;用红松香木制造的小鼓,(按:密宗所用的宗教乐器之一种)金刚杵和铃及其盒子(密宗的器具名);浮雕花纹的漏勺和舀勺(宗教活动烧护摩时用以浇油的方勺和元勺)及其盒子;登记佛像图案的册子;整套服装、用具,以及金银等物献给达赖喇嘛。

在献给达赖喇嘛曼陀罗并祝福其长寿时,我言道:“政府的政教(པལ་ན་ལྷོ་དྭ)曾一度被鬼魅所扰乱(按:系指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受到削弱。近来清朝皇帝(གོང་མ་ཆེན་པོ)任命怡主管理西藏人民政教(ཆས་ལྷོ་དྭ),请达赖怜悯我等僧俗大众而不要抛弃。在我大胆的请求下,达赖喇嘛答应了。这时附近寺院的许多堪布、活佛、和大喇嘛(མཁན་ལྷོ་ལོ་མོ་ལེ་ལེ་ཆེན)集聚一起,按我的请求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大厅内讲解调伏恶魔之经典《ཅ་ཀྱང་བྱལ་པོ་གསུམ་འདུལ་གྱུང་ས་པོ་ལྷོ་དྭ》,该经典是从智慧空行母抄录的,由达赖喇嘛转交给华哈贝旺秋(དཔལ་ག་པོ་དབང་བྱལ),又圆满地做了宗喀巴本尊薄伽梵的四灌顶,满足了希求获得解脱人们的愿望,真是恩德无量。

阳永猴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班禅大师起身前往拉萨;我等亲自前往纳木(གནས)地方迎接,见到班禅身体健康,心中高兴,我有缘份听他讲经,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真谛。朝拜后,举行了宴会,遂返回。次日,有色拉寺、哲蚌寺(ཐེང་འབྲས)的喇嘛、活佛(ལྷ་ལྷོ་ལོ་མོ་ལེ་ལེ)大、中、小俗官(དུང་འཕྲོ་ཆེ་འབྲིང་ཆུང)以及印度人、克什米尔人、尼泊尔(ཏ་པོ་ལེ)、拉萨的四大噶本(ལྷ་མའི་གནས་ཆེན་པོ)等前往迎接,并有排列整齐的击鼓撑旗载舞的僧侣队伍。在布达拉宫大厅内达赖喇嘛与班禅会晤,举行了希有的盛大欢迎宴会。不久,达赖喇嘛按照班禅的恳切请求,广泛地给予灌顶(དབང)、随许(ཐེས་གནས)、诵经(ཁྱིལ་ལྷོ་དྭ),当时由于命令森严,除少数允许听讲外,其他人不许参加,但是在我的极力要求下,布置了具有佛像、佛经、佛塔的时轮彩粉坛场(དཀྱིལ་འཕྲོ་རྒྱལ་ཆེན)(按:密宗在修持本尊时,具有一定形状、规格的图案模型,有时用彩色的粉末做成。)依此坛场进行了为时三天的灌顶。达赖

阴永鸡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达赖喇嘛亲临拉萨传召大法会，被迎请于僧侣大众中央的无畏狮子法坐上，向大会僧人发放僧茶。我和噶伦们献给达赖许多礼品，并请求祝达赖喇嘛长寿，得到达赖喇嘛的允许，满足了我们的希望。

吾子之婚事，按上等习俗，举行宴庆。由于各种娱乐游戏活动进行的适宜，如饮酒适度，歌舞得体，而不放荡。因此没有发生争执吵闹之事，享受到了世俗人们所赞扬的美满幸福。从各处前来祝贺赠礼品的人接连不断。收支方面出现了混乱现象。当时多喀所属的僧俗百姓和朱古（ཐི་གུ）地方的差民（པ་ལ་ཐི），总之所有地方流浪的乞丐都聚拢而来，于是向僧人百姓（དགེ་འདུན་པ་ཐི་ཐིང་）、跛子盲人（ཤར་ཤོང་མ་）、堆穷（དུད་ཅེང་）、流浪者（ཐི་མཐུམ་）、乞丐（ཐུ་དྭ་འ）等施舍食物、茶、粥、糌粑等尽量予以满足，所有这些不为了声誉，而是为了积善根。

“阳木狗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我有缘份随从达赖喇嘛从色拉寺（ཤེང་ར་ཤེག་ཆེན་……
ཤིང་）启程，前往朝拜如云集之空行母神的琼科杰寺（ཆོས་འཕེར་བྱུང་པའི་གཤེན་གྱི་སྐུ་ལྷ་མོ་ལ་འཇུག་གི་ཆོས་ལུགས་ཀྱི་སྐུ་ལྷ་མོ་……
གཤེན་）。途经噶丹寺我们参谒了有名之圣地并作了祈祷，在琼科尔寺朝拜了该寺下边的拉姆
拉错湖，关于举行自入坛场和酬补仪轨中所需之物品，我都按照教导随之作了安排。达赖喇
嘛在大会上对于个别人所给予的深刻精湛的教诲我都领教了，因此，感到人生有意义，那
时，我挽扶达赖喇嘛之手如大象伸出的鼻子，心中感到无限幸福。

旺那木嘉华朱（སྐལ་བཟང་རག་དཔོན་ཚེ་བྱུང་དཔོན།）献上佛像、佛塔、佛经、衣服和财物等，并祝他长寿。

我从达隆返回拉萨，达赖喇嘛已从罗布林卡返回布达拉宫，经请求朝拜了达赖喇嘛，呈献上由印度东部用真响铜制造的无上密乘本尊佛像（དབངཔ་གསར་པ་འདྲན་མ་གཤི་ལྷ་པོ་ཐུག་）、银元、绸缎、谷物等作为谒见礼物，达赖喇嘛很高兴。我聆听了他的教导如饮甘露，我见到达赖喇嘛体安相好的身体，如获解脱一样高兴。

阳火鼠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了，立即请达赖喇嘛保佑，命名为索那木旺嘉朋错（ $\text{འོ་སྐད་ལྷ་མོ་ཤར་གཞི་བྱེད་པུ་ཆོག་པོ།}$ ）。临近大供会时节（ ཆོག་མཁོད་ཆེན་མོ། ）（按：俗名传小召，第巴桑结嘉措于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每年在拉萨大昭寺内，举行供养发愿法会），我的第二夫人患病，如同小鸽子被石头击中后，痛苦难忍，服用各种药、诵经、占卜都不见好转，亲友们围绕在她周围，准备天葬，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和祈祷。总之，她即将离开被人们怜悯之身躯而进入另一世界，此时我心中极为难过。世俗人们的习俗喜于暂时安乐，这种安乐最终成为忧伤、痛苦。想到世代人们所如同不断轮转着的自转水车的轮子，此时忧伤和痛苦是没有益处的，只有向佛广积善业才有意义。于是在死者的耳旁诵念佛之咒经和弥勒菩萨所立誓言，由大堪布班觉扎巴（ $\text{ཨཉ་ར་ཅིན་པ་ཆེད་པལ་འབྱུང་གྲགས་ཀྱི་པ།}$ ）为死者祈福解说，请求达赖喇嘛和班禅怜悯死者，并献上回向礼物（ འོ་ཕྱི་རྟེན། ）。向僧人赠僧茶和赠给不分教派的每个僧人五个银章噶（ དངུལ་སྒྲུང་། ），向各经堂献供品，向百姓和乞丐们发放布施，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声誉而是办些切实有益之事。世间大多数人们的习俗，父死其财物由其子继承，母死其装饰物品由新妇或其女子承接，对此既不感到不孝，也不畏惧，我不沿此习俗。总之，装饰品珊瑚、衣服、鞋等物件全部用作修善之物品，为后代积善业，尤其是达赖喇嘛在朗杰扎仓仪轨助手协助下，隆重地举行了焚化灵牌的仪式（ བླ་ཆོག་། ）获得圆满结果。为死者超度献给达赖喇嘛的作为修善费用和回向的礼品，又由达赖喇嘛退回作为回扣礼（ སྦྱོག་ཆོ། ）（按：礼物不肯全部收下，只收留一部分，其余剩下之物退还的部分礼物叫回扣礼）也极为丰富，恩德之大无法比喻。

阴火牛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达赖喇嘛于1753年开始佛体欠安^②，由于政府和贵族们（གཞུང་ལྗོངས་）不断地延请僧人祭祀诵经、祝福禳灾（སྐྱེ་རིམ་）之力量和达赖本人的自觉利乐众生的发愿菩提心，因此去年出现吉祥。而今年又出现各种不祥之凶兆，达赖喇嘛病情逐渐恶化，令人心中难以忍受，于是喇嘛（ལྷ་མ་）、僧人（ལེན་མ་པ་），我们噶伦等内外大小俗官们、三大寺（གདན་ས་ཆེན་པོ་གསུམ་）、以及上下密院等大寺院（སྡེ་པོ་ལྔ་པ་མཆོད་པ་）。总之拉萨四如（ལྷ་ལྷན་ཅུ་པ་ལྔ་）的主要城镇乡村属下的善男信女们，也依据各自的物资力量献出财物，祈祷达赖喇嘛长寿，延僧祭祀、诵经，衷心地为达赖喇嘛修法和使用各种办法予以治疗，但是我们的释迦牟尼（སྤྲུལ་སྐུ་ལོ་ལོ་ལོ་ལོ་ལོ་ལོ་）在圆满完成化导众生事业之后，而处于寂静涅槃境界之时，则诸大菩萨和阿罗汉（དབང་པོ་ཆེན་པོ་）神等，既使用世间一切办法也无法挽留。达赖喇嘛的情况与此相同，病情明显地日益恶化，这时，被他所调伏的众生从土尔扈^③（ཐུ་ཤུ་）部来的许多代表来西藏积善朝佛，尽管达赖喇嘛身体欠安还是允许谒见他们，并给予与佛法相符的教导，满足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二月一日我们诸噶伦祈祷达赖喇嘛长寿，献有佛经、佛像、佛塔及大量财物，被调伏无缘份的人们认为，达赖喇嘛身患疾病，首先请医药治疗，政府和贵族延僧祭祀诵经使用了所有力量和办法，身体不见好转，因此，目前只有向达赖喇嘛祝福，没有其他办法。我痛苦地流着泪言道：“假若达赖喇嘛身体不愈，进入法界，则所

有僧俗大众如同被母亲抛弃而不能独立活动因而失去佑护的婴儿一样，痛苦难忍。而佛教也如同大海中被毁坏的船，无法拯救。事情若如此，历辈达赖喇嘛所在的阳光普照的佛教圣地也如日落西山，变成黑暗世界，请您以怜悯之心考虑此种情况，目前不要抛弃佛教和诸众生而应长寿，唯一希望是您大慈大悲发菩提心誓言，除此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请您大发殊胜慈悲心，立刻实现我们的愿望。首先不要抛弃菩提心的誓言”。达赖喇嘛思索后，流着泪言道：“按你所说的去执行吧”。以前朗杰扎仓曾要求为达赖喇嘛祭祀诵经，达赖喇嘛答应他们“于牛年二月三日火曜吉祥日进行”。当三日那天，朗杰扎仓已选好二十名高僧为达赖喇嘛祭祀诵经，达赖喇嘛言道：“目前，前来诵经祈祷的僧人，若见不到我，或者我不与他们相见，会使他们不高兴。现答应与他们会面”。于是僧人献上礼物，祝达赖喇嘛长寿。这天达赖喇嘛身体好转，面带笑容，消失了疲劳，精神焕发。我们噶伦等人前往达赖喇嘛身前慰问病情，他微笑地说：“没有不舒适的”。当天下午他目不转睛的望着天空在进行修法，除此外，对我没有任何教导。此刻我们立即到钦差大臣伍巴爷（ལུ་པ་ཨ་ཨ）（按：此系指伍弥泰，他赴藏前后两次，第一次于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到任，为驻藏帮办大臣）和班安办（པ་ཨ་ཨ་ཨ）（按：班第）两人住处，报告达赖喇嘛病情，他们立即呈文奏报清朝大皇帝，另外向政府内五品僧俗官员（ལྔ་པ་ཨ་ཨ་ཨ）及政府内一般俗官（ལྔ་པ་ཨ་ཨ་ཨ）解释说明达赖喇嘛的病历情况，并与他们商议此事如何妥善处理，但是拿不出主张。此时，一些人们当面议论说：

“达赖喇嘛出现如此病情，是因为没有长期有效的延请僧人祭祀诵经之原故”。然而我们是竭尽所能给予祭祀诵经，这不仅从译仓（འགྲེ་ཨ་ཨ）（按：西藏地方政府处理宗教事务的专职机关）的支出帐簿上可以清楚地证明，而且在章嘉活佛（ཇམ་གཤམ་ཨ་ཨ་ཨ）的传记中有如记载，“以前人们说于西藏地方，有声望的大人物，谁也没有完成如此（规模）的祭祀诵经。此系大多明察秋毫者之所言，绝非虚言妄语，而确实是诚恳之言”。传记所载不是带有倾向性的随心所欲，正直人们若经调查就能得出清楚的判断。

不久，达赖喇嘛为了修养身心而步入内室，用遍于全身的气息反复念近心咒（ཉེ་མཚན་ཨ་ཨ་ཨ）和无差别金刚咒（དེ་མཚན་ཨ་ཨ་ཨ），想到在西藏彻底完成宏扬佛教、利乐众生的伟大事业以及为了佛化众生，入三空次第（སྤྱོད་པ་ཨ་ཨ་ཨ）②一切显现出空性智慧法身，进入精湛智慧禅定。当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到达赖喇嘛身边，但是怎么能见到他的容面呢？已经进入禅定，只有在卧室外边向达赖喇嘛朝拜，痛苦难忍和达赖喇嘛宫庭里的侍从官员（ཤར་པ་ཨ་ཨ་ཨ）商议后，通知上下密院两个扎仓和朗杰扎仓喇嘛为达赖喇嘛诵经，同时通知两位钦差大臣立即奏报清朝皇帝。另外，按汉族的风俗，两位钦差大臣获悉后，立刻就能到达赖喇嘛身边，而达赖喇嘛正在进行禅定，因此希望大臣们在禅定后再来。由我等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堪布向钦差大臣予以解释，只见二位大臣难过的流泪，他们听了解释后，没有出现与习惯不相符之事。于是我返回布达拉宫，连夜赶写向清朝皇帝和章嘉活佛奏报的呈文，向班禅报告达赖喇嘛（པཎ་ཅན་ཨ་ཨ་ཨ）已入法界的情况。立即献上为满足达赖喇嘛愿望的回向礼，和请求他指示转世活佛的大量礼物，以及向僧人大会布施僧茶。次日召集政府官员讨论关于如何妥善地处理达赖喇嘛的善后事宜，谁也没有经历过追悼仪式活动，因为五世达赖喇嘛逝世时，第悉桑结嘉措（པཎ་ཅན་ཨ་ཨ་ཨ）长期地密不发丧，照旧为他诵经修法以此掩饰之。六世达赖喇嘛准备去内地，于衮嘎诺尔（ཀུན་གཤམ་ཨ་ཨ་ཨ）地方逝世，当时由于拉藏汗统治西藏，不可能为达赖喇嘛举行追悼大会，无惯例可循，办法难找，经与达赖喇嘛身边诸官员（ཤར་པ་ཨ་ཨ་ཨ）（按：系指索本、森本、却本）和达

重要典礼中所著的兰色镶边的礼服；头饰（按：佛教密宗灌顶所用五佛冠）；领边镶有金丝缎黑水獭皮的红色上衣；工布地区的腰带、哗叽披单，兰色绸缎服装，围裙二件；银子一千两；库缎二十四，三十六个方形牛皮烟包、酥油二百零八克（按：二十升为一克，藏语一克相当于一斗，藏制升小，故二十升为一斗）等。为积福德而献出上述诸物。三月十七日为达赖喇嘛“七七”作佛事之日，政府向具有佛塔等地方献千供、百供、绘画之金液水、哈达、绸缎华盖等供物。派卓尼尔曲哲（ཚལ་གྲགས་）再次向班禅报告，追悼达赖喇嘛情况和祈祷转世活佛尽快降临，并献上达赖喇嘛遗物三宝、衣物、日常用具及无数的金银绸缎，献给班禅经师、四拉章等极为珍贵的礼品，向僧众广为布施僧茶，敬供诸佛的无数哈达，祭品。另外，向卫、藏、塔布、工布地区各派千余所寺院，广施僧茶、密宗寺院按坛场供祭，随后普遍地诵经，禁止狩猎，向许多乞丐布施饮食，向卫、藏之属民百姓布施粮食、及大量绸缎等衣物向印度（བྱ་གར་）、土茅城（རྩ་མཚོག་ཤར་）和尼泊尔（འཕུ་ལུ་ལ་）的两个佛塔以及帕巴切（འཕུག་པ་མཆོད་）、拉达克（ལ་དྭགས་）地区的所有佛塔奉献供祭。并向车、西（ཁྱིམ་མེ་མོ་）、伯图（དཔེ་བུ་）、黑梅（རྩ་མོ་）、切扎（ཆེ་རྩེ་）等地寺院的僧人，以及托定寺（མཐོ་ཕྱིང་）、阿里（མངའ་རིས་སྐར་གསུམ་）寺院，洛门（ལྷ་མོ་ན་）和锡金（འབྲས་མོ་ལྷོངས་）等所有寺院布施僧茶、祭祀佛塔。按上述情况又向康区大寺院，里塘惠远庙（མགར་ཐང་གླུ་འབྲུམ་བུ་མས་པ་གླིང་）各献祭品和僧茶。内地北京雍和宫（བྱ་ནག་མི་ཅིང་དུ་གཡུང་དཀོན་）和哈热书米（ཤར་སུ་མི་）寺院的僧人布施僧茶。并在梅檀寺（ཅན་དན་མོ་པོ་）（按：指北京梅丹寺）、五台山（རི་པོ་རྩེ་ལུ་）以及热布布达拉（རི་པོ་པོ་ཏུ་ལ་）（按：此处指汉地南海普陀山）等地各献供祭。此时，因以前已向清朝奏报情况，现已由朝廷一再给予指示，尤其通过二位钦差大臣宣读圣旨：“持金刚达赖喇嘛，宏扬佛教，为众生、活佛所供养和所寄托。不仅使西藏百姓幸福，而且其政、教事业亦甚合朕意，应受到极大赞扬，如今突然圆寂，朕甚为悲痛，关于追悼之事，另有御旨，朕认为卫、藏之事甚为关键，在达赖喇嘛转世佛未寻觅之前，其间由一名大呼图克图（རྩ་ཐོག་གུ་ཆོང་）负责领导，如是对卫、藏所有百姓将极为有利。故兹委任第穆克图（དེ་མོ་རྩ་ཐོག་གུ་）总理卫、藏事务，并封以‘掌持黄教诸们汗’（ལྷ་མོ་རྩ་ཐོག་གུ་པ་འཛིན་པུ་དྲུང་པ་ལ་ལྟན་པོ་མེན་པ་ན་ན་）称号②。第穆呼图克图当继承达赖喇嘛之一切所为，并设法宏扬黄教（ལྷ་མོ་རྩ་ཐོག་གུ་པ་འཛིན་པ་ལ་ལྟན་པོ་མེན་པ་ན་ན་）、利乐众生，不得失误，要符合朕怜悯、保护天下所有众生之意，于达赖喇嘛转世活佛未寻获之前，其间应遵圣旨行事，不得违误。凡诸噶伦亦需努力各尽其职，不得损害达赖喇嘛在世时之良好制度”等等。按圣旨，我们噶伦以下所有僧俗官员选择吉日良辰，朝见法王继承人（བྱུང་མཆོག་པོ་འཛིན་པ་པོ་ཆེ་）（按：系指在达赖喇嘛未亲政前管理西藏的摄政王）第穆活佛（དེ་མོ་མཚོག་པུ་ལ་འཛིན་པ་པོ་ཆེ་），并向其敬献礼物。于是我们在摄政王面前详细商议，达赖的如意佛体是火焚呢？还是完整地保留遗容，何者为佳。摄政王决定用抽签办法来观察之。于是在达赖喇嘛遗体前，迎请土达旦杰古扎念西多卡玛（བུག་དམ་རྟེན་ཐེ་རི་ལྷ་པར་རྩ་པ་ལྟ་ཤིས་རྟེན་པ་མོ་），觉布龙丹卓玛（རྟེན་པོ་ལྷ་པོ་ལྷ་པོ་ལྷ་པོ་ལྷ་པོ་）以及拉姆松久玛（ལྷ་མོ་གསུང་འབྱུང་པ་མོ་）等佛像，在佛像前进行抽签，其结果是，达赖喇嘛遗体不要焚毁而应很好地保存。按照卜卦所指示，于布达拉宫内的色穷扎西切巴（ཁ་ཐོག་མཆོག་པོ་ལྟ་ཤིས་འབྱུང་པ་མོ་）地方修建新佛殿，其结构形式按谕旨指示所建，非常圆满，没有使用更多的乌拉差，很完善的竣工了。随之请求铸造并保存达赖喇嘛遗体于众生福地的灵塔（མཚོད་ལྷོང་ཆེན་པོ་）。灵塔必须用黄金铸造，此事涉及面很大，政府仓库（བུག་མཚོད་）内也没有用于灵塔的金子，人们心里感到紧张，大会商议后，决定仍用金子铸造。这时从扎什伦布寺属于班禅所有的财物中取出折成碎金七千两（ལྷ་པོ་），

阳土虎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达赖喇嘛周年供祭大会（ལྷ་མཚན་ཆེན་མོ་མོ་）提前，与传招大法会（ལྷ་མཚན་ཆེན་མོ་）合并，在常年的一月三日的传招大法会期间同时举行。在大招寺释迦牟尼佛前，以色列寺、哲蚌寺、噶丹寺、上下密院热瓦多巴寺（ར་ཁ་ལྷ་དཔལ་）以及木鹿寺（མེ་ཏུ་）恤德寺（འཕྲི་ལྷ་པོ་）等为首的寺院僧人约二万余人，向他们布施僧茶、粥、糌粑等等供养，为期三天，因此众人皆大欢喜。不仅当年将达赖喇嘛的周年供祭与传召法会合并举办，而传至现在未间断地与常年传召大法会相结合。于二月三日，祭祀达赖喇嘛时，政府照例向以色列寺、哲蚌寺、噶丹寺、上下密院等僧人布施僧茶，献每人一章喀。政府所属的僧众（གཞུང་ལུགས་ཀྱི་ལྷ་མོ་）把此日亦当作五供节（ལྷ་མཚན་ཆེན་མོ་）（按：即燃灯节，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忌辰，藏俗多于是夜燃灯供佛），予以庆祝，各地形成惯例，不再赘述。自达赖喇嘛圆寂后，大地暗无天日，人神世间充满黑暗痛苦，我们痛苦难忍，经历了被黑暗中的忧苦所笼罩着的恶运，似如不知所措的盲人在旷野中无目标地茫然地游荡。虽然世俗的事情确实毫无意义，但是请金刚轨范师（རྟེན་ལྷ་མོ་དཔལ་ཆེན་མོ་）念修，正如他教导：“不违背佛的教导，以身、口、意忠诚地侍奉，此即是极大的积福修善”。达赖喇嘛在世时，当他患病之际，我还请高僧为他祈祷诵经。达赖喇嘛圆寂后，衷心地予以悼念，并为之祈祷转世活佛尽快降临。我所作的这些出自内心的善事，都是具有意义的，将是今世所有成就幸福善事的基础，顺利地完戒所积累的这种极大的幸福和智慧之后，将会获得解脱，就能触到佛位，这自然成为有意义的事情，想到这些心中升起喜悦、敬意和满足。为了

资助闪耀于世界吉祥之光的达赖喇嘛的灵塔，我献的物品很少，是利益不多的物品，但是我是以虔诚之意献出，其中作为装“藏”之物有：金刚怖佛像，传说该佛像曾为明朝皇帝（**ཧུ་ནག་ཏུ་མིང་**）降过预言，具有闪耀加持之威力。为装饰灵塔，又献金子二十两；我自己的镶有红、白莲花瓣的优质耳饰；我的妻室错嘉（**མཚོ་ལྷོ་ལ་**）的克什米尔的约一个半卵石大的上品琥珀（**ཁ་ཆེ་ཤིས་ལོ་ལ་**）、琥珀串珍及祭品等物品。还有五色哈达；二十两银子铸造的附有五色哈达的曼陀罗；整匹的上等红色白鹤图案缎子、棕黄色的妆缎，及青龙四相缎（**ལྷ་ཀ་ལོ་ལོ་**）（按：织有水纹、岩石、云彩、龙四种图案的缎）；供常明灯用的酥油一百零五斤；六十五头小母牦牛等物品。所有这些供献，是为了积最大的福德。对此，正如（红教）玛尔巴（**མེ་མར་པ་**）所言：“藏匿干粮是为了将来”。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贪图名誉，而是出自内心的信仰，所有这些，是一生中难得之事。

“相爱长伴随，
死后各分离；
忆起心中忧，
世间确如此。”

关于达赖喇嘛的转世。首先，由于全体人民，尤其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发菩提心和誓言，转世活佛定会出现，任何时候不会出现错乱。但是心里无法忍受这样的思念。人们每日殷切渴望见到转世活佛的笑容，按照摄政王的指示，秘密地向各地方寻觅，问及新出生婴儿的父母，婴儿出生日是否相当于达赖喇嘛圆寂之时，是否出现的奇异现象。这时在全西藏（ཨ་རི་གླང་མ་）地方出现许多令人可疑的言论。这些护法神也难以按授记进行无误地指定。于是大国师章嘉活佛特地到西藏，由布达拉宫内的侍从官员（བོད་པ་འཁོར་ལོ་སྒྲོལ་མ་）在西藏上、下等可疑的地方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这种调查主要是根据班禅大师和护法神，在布达拉宫内同时进行的占卜。另外，再查问一些具有能献出智慧的喇嘛。以此而决定。所考察的奇异的征兆，并非虚假，而是真实的，均与护法神之授记相符。确实转世活佛降生于托布加日岗（ཐོབ་ཀུན་ལྷ་མོ་）地方。但是侍从官们，如炼黄金一样，一再地详加考察。章嘉活佛再次返回北京将上述所有情况奏报给清朝皇帝，由皇帝考察定夺，按皇帝指示执行。后来，布达拉宫内二位侍从官员也多次向清朝呈报达赖喇嘛转世活佛的情况，因当时护法神的授记不一致，所以主要是根据班禅大师的卜文和拉莫护法神的授记。清朝皇帝谕旨：“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活佛已选定后藏地区的灵童，可迎至布达拉宫附近处，待见到众人无羞涩姿态，较为沉着、稳重时，再请于布达拉宫坐床”。按照圣旨之意，摄政王、齐安办（ཇི་ཤམ་པ་ལྟ་བུ་）（按：钦差大臣多尔济）、诺云公班智达及随员等前往迎请达赖喇嘛。我暂时到聂塘德瓦金寺（ཆེ་ཐང་དཱ་ཁྱེ་ལྷ་མོ་）准备修善达赖喇嘛住房，和日常所需之物，还需准备前往布达拉宫途中所需之帐篷、

口施(ཁྱུ་རྒྱལ་གྱི་སྤྲོད་པ་)等等稀有金银制品；无数上等成匹绫罗绸缎；二百个马蹄银锭等。无数赠品堆积如须弥山顶(ཕུན་པའི་བོ)，呈现在达赖喇嘛面前。各种宴庆仪式是沿袭古时之习俗，既圆满又隆重，因此所有上、中、下人民皆为欢喜。当天下午，班禅、执掌黄教者诺门汗(ཞུ་མེད་འཕྲུ་ན་པའི་འཛིན་ཆེན་དཔལ་ལྷན་ཙཱ་མིན་ཏན)、所有僧俗官员、以及四名噶伦，共同为达赖喇嘛举行隆重的宴庆，同时由朗杰扎仓僧众诵念《施寿胜利佛母经》(ཆེ་……ཐུན་རྒྱལ་པ་ཀུལ་མ)，祝福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长寿如同恒河之沙。我勇敢地请求达赖喇嘛、班禅，对处于末劫时刻的无谬见的僧俗大众，以正确的经教和道理加以指导。并敬献礼物：曼陀罗、佛像、佛经、佛塔、整套的服饰和全套的日常用具、金银、绸缎、茶砖等物。这样做，对于准备进入具有智慧见解的众人来说，乃是一种善缘，敬献者也会从中享受到其中所具有的意义。正如：太阳的光辉能使圣者眼睛明亮，却使魔鬼猫头鹰眼睛黑暗。对于那些伪善者，他们见到达赖喇嘛不一定高兴。然而对于具有智慧的人，今后朝拜达赖喇嘛一听他讲经，尊敬之意便会油然而生，这是有享受、崇敬和喜悦的机缘。近日来，信仰虔诚的人群；如夏季密布的乌云，或者如地上冒出的潮气，从各方面赶来，专心致志地请求渴望达赖喇嘛给予听、闻、思、触(མཐོང་ཐོས་སྦྲུལ་རྟོག)等教诲，这种执意地请求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如上所述，钦差大臣们比舵手从深水中获宝返航还高兴；比英雄从战场胜利而归，比病人从病魔中得到解脱还要兴奋十万倍。他们获得赠送丰富稀有的礼物多如财神，满意地返回皇宫（གཞིན་གྱི་ཁྱུ་ལ་ཁ་ཆེན་པོ་）。

此时，在昌都首领帕巴拉（ཐབ་མདོ་ཁུལ་པ་འཕགས་པ་ལྷ་）、乍丫（བྱལ་གཡབ）地区的活佛，以及朗杰扎仓等僧人的请求下，班禅大师依据时轮彩粉坛场（འཁོར་མཆོད་དཀྱིལ་འཁོར་རྩལ་……མཆོད），作了为时两天的七灌顶，以及金刚轨范师等等各种灌顶。在此期间我有缘份参加了无尚之宴庆。

不久，班禅大师确信转世活佛（按：八世达赖喇嘛）是持金刚遍主佛（ཐུང་པོ་འགྲུ་ལྷ་པོ་། འཆང་ཆེན་པོ་།）（系指七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祝福八世达赖喇嘛长寿，并给他讲解应按七世达赖喇嘛那样，宏扬佛法和利乐僧俗大众。同时馈赠有：曼陀罗、佛像、佛经、佛塔、全套服装、日常用具、金银、绸缎、茶砖等许多财物，并举行了多次隆重的宴会。班禅即将启程返回后藏时，达赖喇嘛和班禅赴宴共餐，互赠礼品。达赖喇嘛和班禅分别时，依依不舍，不忍分手，观此情景，我们奴仆们心中也为之悲伤。班禅在众多随员的伴随下启程，我们也跟随陪送到聂塘的热瓦多寺（ཉུ་ཐང་རུ་པ་ལྷོ་དཀོན་ལྷ་ཁང་།）。当天晚上我请求私自谒见，于班禅寝室内朝拜了班禅，并赠送有：白银制成的佛土大海坛轮、由印度东部响铜制成的具有威严加持力并带有佛坐背的至尊救度母（ཐུང་པོ་འགྲུ་ལྷ་པོ་།）、赤铜制造的饰有松耳石的佛龕，以及嘉木样协巴（འཇམ་དབྱངས་འཇུག་པོ་།）所著的两部《金刚大威德宗教源流》（《རྒྱ་རྒྱུ་འཇུག་པོ་ལྷོ་དཀོན་པོ་འཇུག་པོ་།》）、迦当派佛塔（བཀྲ་འགྲུ་ལྷ་པོ་ལྷོ་དཀོན་པོ་འཇུག་པོ་།）、整匹上等绸缎等物品。在馈赠的同时，特地请求班禅世代怜悯、保佑我们，遂既获得班禅的允许，如愿以偿。此外还得到他的教导。

像我这种被少量贪欲所束缚的凡夫，但因前世之因果报应，遂生长于贵族世家，稍有些学问、智慧，在艺术技能方面无以匹敌，并可依赖他人也能自悟。从十八岁起始任甘丹颇章政府的俗官（དུང་འཕེར་པ་），超过了贵族中同辈亲友的地位。在拉藏汗（ལྷ་པོ་ལྷ་པོ་བཟང་པོ་）时期任日喀则宗（གཞིས་ག་པ་མཆོད་འབྲུག་ཆེ་）的税收官（ཡང་སྤྱད་པ་）。次年为该宗的宗本代理人

“将国王、神之一切贪欲，
将人们最好之贪欲，
一切皆为一人所获，
以贪心不足致使疯狂”。

正如此言，贪心不足者为下等人。如自颇罗鼐执政以来，我没有向政府的百姓索取一户人家。和鼻眼大的土地，这正如“吃自己的食物如服良药；食他人之物犹如服毒”一样。我满足于祖辈所获得的权力，这样满足也同将如意宝供养于胜利幢之顶，祈祷后，一切所贪欲之物，都会不劳而获。但是强暴者，仅能将如意宝割裂成碎块而后携走，但却无法获得贪欲之物。靠政府怜悯所赐之恩德而生活，若按官民地位各行其事，无疑会得到圆满结果。用强权向百姓索取一切贪图，不支付应支的赋税差役，这种情况如同将如意宝割裂成碎块一样，无疑没有结果。

另外，地位高低不同的人擅自要政府的百姓支派差役，百般虐待，并用高价出售劣货，这种制度已发展到无限程度。而我仅仅把钱贷给商人获少许利息。另外，我丝毫没有发出运输差役之马牌，进行以高价强售劣货，也无压迫百姓之类的事情。对此，各地之执事官、头人、百姓（ཕྱི་མོ་ལྟན་པ་དཔལ་ལོན་པ་）等，心里情楚，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地位高低的人向政府应支的所有差役，尤其是宗与宗之间短途运输（ལམ་ཐེག་），应缴纳的差税，都有明文布告（ཆ་ཆེན་པོ་）。但是近来出现地位高权势重的人”自持其勇，不支差而自以为有利。我本人按布告的规定，缴纳差税，对应缴纳的其他赋税，如劳役和实物方面（ལྟངས་ལྟ་ལྟ་ལྟ་ལྟ་）的差税都毫无欠缺地如实缴纳。所有这些是由于遵循按官民地位高低和因果关系的真谛积了福德，除此外，决不因没有仿效他人作法而吃亏。仿效坏人恶行的人，毫无疑问会遭到难以忍受的业已成熟之（恶）果。

如上所述，我勇于公正地服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对清朝皇帝的法令谨慎从事，按制度行事，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由于我的智慧和能量有限，应使诸大官员们了解，不能破坏团结，假若不牢记这一点，如同以拳击刀，和以头碰山，这样做就如同用愚想的锯子去锯木头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有权力的人们各自随心所欲，其作法甚为隐蔽，对此，有知识者观察的很清楚，正如布顿大师（བུ་ཤྲོ་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所言：

“昔时未被诸佛训服者，
未被大力佛子训服者，
他们居下怨恨居上傲，
嫉妒显贵同辈争，
对下残暴心地狠，
虽讲佛语反遭瞋，
犹如幼儿难调伏，
唯有自己克自己。”

我的所有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秉公行事，关怀一切。除此以外，对服务于佛教事业，没有作出可喜的成效。我已入暮年，虽然没有长远的打算，但是为了孙成婚所需之财物着想，需要

近来，老少世俗官员，饮酒无度，纸醉金迷，行为放荡，与出身于铁匠、屠夫家的美貌女子，以及娼妓等结为伴侣，不考虑族系血统和地位高低，甚至不顾世间人们的辱骂。他们将一切财物做为妇女用的衣着装饰，最后沾染梅毒，从而造成他们行将步入末日的根源，但是，他们对此毫无警惕。再者，通常唯有依赖政府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圆满地完成一切，因此应把政府之事置于主要地位，而自己私事应以此为转移。但是有人当被安置在执事等官员（*अधीक्षक*）的地位之后，便立即盗窃政府财物，一味侵害百姓利益，在所不惜。执事官员到任何地方，均让各种工匠为自己家里制作所喜爱的家具；审理案件不公，偏袒亲友，各方面都留下需要重新再审的案件。人们议论纷纷。在税收方面，按政府通知，征收微量的税收，但执事官则乘机增加差税，大肆搜刮百姓差银，不缴纳政府，全部装入执事官员的私囊。因此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贪污恶习，应立即纠正。目前，那些不明辨是非曲直（之人），定会遭到护法神的治裁，毫无疑问，将自食其果。我自己祈祷：“我若有了这样高的地位，不会变成利己者”。总之，世间之一切事情，应当学习高尚之作风，合理正直的应给予保护。除此之外，人们不要呈现出浑浊时代的那些卑劣行为，那时有 人以诡计欺诈或用财物赎买高官职位，事情作的好像既定运又顺利。但是，正如所言：

“卑劣者行善事，
是虛假的行为。
玻璃上抹珠宝之色，
置水中即显原形”。

这种虚假行为，最终是不牢固的，不要仿效这种行为，这是世间规律：“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虚假行为即使被纳入英雄之列，但是死后，定要经历漫长的轮回之路，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凡作一切事情，要心向达赖喇嘛，相信因果（ལས་ཀྱི་ལྟ་བུ་），身、语、意（ལས་ཀྱི་རྒྱུ་རྐྱེན་）三方面，要除掉因行十不善所遭到的因果报应，除掉十不善，学习十善之路，相信因果，要除恶从善，这些都是正确的观点，如被誉为所有善法之根基，这些若得到实践，则任何不善之路都逐渐被阻滞。至于走向发展善业的道路，一切智者若都应这样去寻觅，则世界之事就会行之严谨，因此就会产生相信因果的力量。对死后希求获得解脱的人们，就不用讲了。家庭中正直的人，在身、语、意三方面，也不能违背善路，任何行动要行善。正如所言：

如果善行人道，不久可达天界。若攀神人之梯，由是接近解脱。

如是所言，牢记心中。在世俗方面，对违背盟誓、施毒、偷窃、背叛大师和父母、挑动僧众不合，藉欺骗手段进行破坏，以及发生骚乱等等行为，对此我发誓，这些行为我在梦中都没有作过。不仅如此；在宗教方面，主要是金刚轨范师和听讲经的人的关系，如果不按情况保护“十四根本罪”（ཅ་གླུང་བརྒྱུད་པོ།）等密咒誓言，则毫无疑问会陷入无间地狱或地狱（三恶趣之一）。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要提高警惕。正如所谓“若不自觉地陷入泥坑，也不要责备请求给你灌顶的喇嘛”。不用说对金刚轨范师，就是对金刚师的兄弟、亲友等也不能抵毁。目前，虽然金刚师已给予长寿灌顶，但我们也并未保持自己所做之誓言。在一个坛场内如果已请求轨范师作了大灌顶，面在金刚大师之兄弟和一喇嘛跟前，又先后请求作过大灌顶的话，那么不要抛弃金刚大师之兄的引导，即使仅仅听到一组颂词，也应当作为轨范师。在一位喇嘛跟前，听讲经，也只有金刚大师之兄和金刚大师之弟的分别，此外再没有其他的差别，应遵守誓言。佛法经典深而广，那将超过所议论的范围，所以，在此叙述的仅仅是为了鼓励大家。另外，在善知识法相跟前，首先虔诚地听讲佛经。作供养。按经典祈祷，高兴地作祭祀。以及“暇满难得”（དཀའ་ལྷན་ཉམས་ཤིང་ཡེ་སྟན་པོ།）等等宗教活动，是宗教界共同的

“浊恶时代寿命得到满足，
世间轮回也就没有意义。
既不信佛亦不信世俗，
那么人亦不如狗”。

在此，我之行为，以及对他人所做的有益之教诲，所有这些‘在殊胜者面前，绝对不敢任意妄言。但是，观察我的亲友奴仆人等，他们一心希望说话诚恳公正，对此做为范例加以赞扬也是适宜的。他们纵使不能被归入好的行列，但也不是低下卑劣的，而希望把他们归入中等之列，想来应让过去的历史有利于今后。在我长期患病期间，观察目前情况，有时高兴，有时难过，为了从困惑及神志昏迷中解脱出来，遂以诚恳之意书写过去历史，但愿有助于众生。

“轮回是涂蜜之剑，
尝其味后舌割断，
蒙受三苦极其深，
长期处于劳苦间。
如同云中之闪电，
暂时获得犹园满，
贪图世间声誉乐，
只因贪欲多受骗。
世间事业无意义，
人受重负遭压抑。

记载伟大事业史，
 并非颈上金项链，
 无耻乱言之著作，
 徒劳无果是必然。
 （本书）没有虚伪言，
 不骗他人无自赞。
 没有恶意憎他人，
 亦无诬蔑他人案，
 所忆各种各样事，
 好坏诸事均呈现。
 新讲实话无错误，
 吾等缘起是本族，
 族内次第子孙传，
 要知父母族系史，
 欲闻往日一切事，
 此书所载是借鉴，
 以其所增是智力，
 当做人生有益事。
 为己声誉和成就，
 不可辱人而自喜，
 诚恳教诲为他人，
 为人决择如良医，
 生于末劫之俗人——
 仓赛杰洛才仁旺杰，
 对于佛主瑜伽术，
 精进一心修习之。
 所撰上述之历史，
 其善如同月光聚，
 轮回苦如四大洋，
 当从浪中得救渡，
 顺利通往遍知洲，
 此后二利自然成。

再者，多喀协宗才仁旺杰（མདོ་མཁར་ཞབས་བླ་མ་ཅེ་མིང་དབང་བྱལ་）或者叫仓吉杰贝洛旦（ཆང་མ་ཞམ་དབྱེ་མ་པའི་ལྷ་ལྷན་），是具有善理政教无以伦比甘丹颇章的噶伦。他的后代是没有衰败的贵族母系血统的孜恰左巴雪康（ཅེ་བྱུག་མཛེད་པ་ཞལ་ཁང་）之子——敦珠多杰（དྲན་བྱུག་རྩ་མེད་）。他听自己父辈上述之所作所为，感到悦耳动听，很有缘份。想到这是恩德无比的榜样，遂为此而高兴。但是他的后代和我一样是个下等卑庸的人，因此也就无须和我这样的人相比。但他连自己的族系——喀司族源也讲不出来，这种情况正如：“父是檀香，子是巴

蕉”所比喻的一样。想到这种情况，今人神志模糊，心绪厌烦，连声哀叹。但是我想，我之后代应该能够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这样做怎么不可能呢？想到这里，应让他们按照父辈的做法，把一切知识学到手，为了后代在甘丹颇章政府的政教二业方面服务得更有意义，所以将祖辈历史的抄本改为木刻印本问世，并祝愿自己的后代能以此书继承先辈的伟大事业，护佑众生永久安宁，此木刻版存于嘉桑雪康处（ཡུལ་ས་ཐང་གི་ཡུལ་ཁང་གི་ཡུལ་ཁང་།）。愿一切吉祥！

注释

①帕巴拉，为昌都地区黄教格鲁派最大的活佛名称。昌都寺原名绛巴林寺，是崇喀巴弟子喜饶桑波于1437年新建，后传其弟子帕巴拉，自此，该寺寺主由帕巴拉传世承袭。清顺治时，加封为博善禅师诺们汗，康熙五十八年平定西藏后敕封帕巴拉为呼图克图坐镇绛巴林寺，六世帕巴拉，计美日必嘉措于乾隆四十八年受封为“阐讲黄教额尔德尼诺们汗”。并敕封察木多地方为其税收地，由昌都寺的“拉让”派员管理该地政教事务。付呼图克图名甲喇克驻扎八宿，三付呼图克图驻扎边地，管大小寺院约五十座，六年一贡交打箭炉，直厅转呈藩库（见刘赞廷著《昌都县图志》，民族文化宫复制，1962年）。

②拉藏汗。和硕特部固始汗曾孙，于1703年（或1701年）袭其父达赖汗统领西藏汗位后，强化对西藏的统治权，于1705年遂以兵袭杀了掌握西藏大权的第巴桑结嘉措，于1706年被清朝封为“翊法恭顺汗”赐金印。1707年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拉藏汗另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1710年受清朝册封。1714青海和硕特部察罕丹津等首领立理塘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居塔尔寺，遂与拉藏汗发生在拥立达赖喇嘛问题上发生纷争。1717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察罕丹津等人相约，以期劫持噶桑嘉措护送入藏，未遂，策妄阿拉布坦之大将策凌敦多布率兵突袭西藏，拉藏汗被杀。（见《清圣祖实录》卷227；《皇朝藩部要略》卷10；《圣武记》，卷3；《颇罗鼐传》，木刻板页121）。

③，准噶尔部。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兄尔庵特部、和硕特部。其中噶准尔部势力较强，其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为该部首长僧格之子，僧格因争遗产被其异田兄所杀。僧格同母弟噶尔丹曾于西藏师佛于五世达赖喇嘛，因准噶尔部内乱，达赖喇嘛于1677年遣噶尔丹归，命其统领其部。噶尔丹以为其弟报仇为名，夺取准噶尔部领导权，遂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不合。自此噶尔丹信使往来于西藏。1680年达赖喇嘛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噶尔丹逐渐兼并邻部，不断向外扩张，迫使和硕特部南移、甘、凉、肃州境内游牧人皆为噶尔丹所侵，（见慕寿祺：《甘宁省史略》；卷十七；《圣武记》，卷三）。1695年，噶尔丹在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下，攻袭喀尔喀，被清军击溃。清朝令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游牧噶尔丹牧地，厄鲁特众半附策妄阿拉布坦。1693年第巴桑结嘉措奏请封土伯特王，清朝于1694年封第巴桑结嘉措为法王，赐金册印（见《清圣祖实录》，卷163）。第巴桑结嘉措忌策妄阿拉布坦收准噶尔故地，致使噶尔丹无所归。于1696年第巴向清朝奏报，防策妄阿拉布坦猖獗，而策妄阿拉布坦亦奏第巴奸诱及所立达赖喇嘛为伪（见《圣武记》卷五。）另一方面，第巴又承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新政权，于1695年向清朝奏请勿革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汗号，加恩，赐敕印（见《清圣祖实录》，卷133）。这时达赖喇嘛授策妄阿拉布坦为额尔德尼卓里克图洪台吉（意为宝权大庆王）铸铁印赐之（见妙舟《蒙藏佛教史》）上册（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圆寂，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十五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于16

死，于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取得达赖汗同意始亲自委任第巴陈列嘉措。清朝初期有八名第巴。兹列如下：

1、索南群培(འཇམ་དཔལ་སངས་འབྲུག་པོ་)：又名索南烧登(འཇམ་དཔལ་སངས་འབྲུག་པོ་)或协教索南饶登(འཇམ་དཔལ་སངས་འབྲུག་པོ་)于1642——1658年任第巴。

2、陈列嘉措(འཇམ་དཔལ་མཆོག་པོ་)，于1660——1668年任第巴。

3、罗桑图道(ལོ་སངས་མཆོག་པོ་)，于1669——1675年任第巴。

4、罗桑金巴(ལོ་སངས་མཆོག་པོ་)，于1679——1678年任第巴。

5、桑结嘉措(མངས་མཆོག་པོ་)，于1679——1703年任第巴。

6、阿旺仁钦(འཇམ་དཔལ་རིན་ཆེན་པོ་)，于1703——1705年任第巴。

7、隆养巴拉藏汗杀第巴桑结嘉措后所立。(1707—1717)

8、达孜巴(ཐུག་པོ་)于1717——1719年为准噶尔洪台吉所立。

第巴之职权是总揽西藏政务，受命于蒙古汗王和达赖喇嘛，实为达赖喇嘛之代理人。清朝于1720年驱逐准噶尔出西藏后，撤第巴官职，以噶伦官员代之（见王森：《西藏佛教史十篇资料》；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

⑦关于准噶尔拆毁村庄，据《班禅大师全集》页九所载：准噶尔官兵宰桑，却批宰桑，桑结宰桑等，来扎什伦布寺受灌顶，命满法愿，彼等主张应于黄教四大寺喇嘛，新颁教规戒律，拆除近寺民屋，以便正本清源。时噶丹尺巴，向孜佛，三大寺法台，均在后藏，咸谓我黄教自有上师，根敦珠所定之教律，无事修改。准军若能督命飭各寺附近之马厂人役，限期迁徙，即所以扶持黄教。

⑧关于七世达赖喇嘛的随员秘密来拉萨事，据伯代克：《十八世纪前期中国和西藏》有如下记载，1718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几位使者，带书信赴清廷，路过塔尔寺，信中表示崇信黄教，惩罚拉藏汗的罪恶。1719年，七世达赖喇嘛父亲得知准噶尔使者受到清军接待，清军陪同一一起返藏，并派达赖喇嘛和青海王公代表同时进藏。这时达赖喇嘛的管家噶举阿旺贝充和埃巴洛桑观觉便到西藏去了，他们表面上到拉萨朝佛，实际上，他们到扎什伦布寺后，会见班禅与准噶尔军官吹穆品尔，他们的目的是争取准噶尔军和平撤出西藏。这时清朝已决定派军护送塔尔寺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就在此时，达赖喇嘛管家埃巴洛桑观觉从西藏回来了，报告他的使命执行的情况。他在西藏各地受到款待，而达孜巴和其他西藏贵族委托他向达赖喇嘛献礼。

⑨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据《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载：西宁至四川云南境外，土番错处，西藏皆土番族，若策凌敦多布侵据藏地，唐古特众，边疆土番，复安能保全，安藏大兵决宜前进，诏封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西藏人民承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故清朝默认噶勒藏嘉穆错为七世）。又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癸丑，抚远大将军允许覆奏：臣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之事，其青海王、台吉等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征。派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其四十九旗扎萨克并喀尔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令遣使会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后，平逆将军延信立即组织西藏临时行政机构，其成员有喀尔喀王公策旺诺尔布，随军入藏的青海王公罗卜藏丹津和西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康熙六十年清朝授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巴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驻地甚属紧要，留驻藏官兵三千。罗卜藏丹津未受封爵，希图继承和硕特汗王

统领西藏，如鄂齐尔图汗（固始汗长子达延汗，号鄂齐尔汗）驻唐古特，以遥制青海的愿望已落空（见《十八世纪前期中国和西藏》；《卫藏通志》卷十三上；《年羹尧奏折》专辑（上）；《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

⑩颇罗鼐：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统治西藏时期，被任命为拉藏汗的侍从官和税收官秘书等职。拉藏汗授予仁钦则庄园（在日喀则宗。）1717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拉藏汗兵败被杀，颇罗鼐被俘，受尽凌辱，获释后，适值1720年清政府派兵进藏戡乱，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康济鼐，出兵协助清军击退准噶尔军。清军入藏后封颇罗鼐为噶伦，总理政务。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颇罗鼐奉命率军驻于青海地区，防罗卜藏丹津败退西藏。1727年卫、藏战争颇罗鼐率阿里军击败杀害首席噶伦康济鼐的阿尔布巴。自此，颇罗鼐在驻藏钦差大臣协助下总理全藏政务。政绩卓著，被清朝封为郡王（1736年。（见《颇罗鼐传》）

⑪据《颇罗鼐传》载：当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时，清朝命周瑛率兵进藏后，命颇罗鼐率军从拉萨出发，往青海省南部广大地区的霍尔四部，配合清军于该处严防罗卜藏丹津败后窜往西藏（见《颇罗鼐传》拉萨木刻板，页206）。又《十八世纪前期中国和西藏》载：颇罗鼐从1723年秋冬两季直到1724年一直留在青海防罗卜藏丹津。《卫藏通志》载：1724年罗卜藏丹津逃入藏境之克哩野（据《西藏图考》卷八：出羊八井口东接噶勒丹北行草地至木音乌苏噶尔藏骨岔交青海界。西北克哩野、纳克产，腾格里诺尔乃达木游牧之场。左通准噶尔西达叶尔羌）周瑛和康济鼐由羊八井兼程追至噶勒藏骨察阻雪，回兵返回拉萨。

⑫清军驻西藏是为防准噶尔侵扰西藏。准噶尔已被驱逐出藏，而“颇罗鼐抒诚效力，唐古忒兵，皆训练壮勇”（见《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清军若继续驻藏，军需虽给自内地，但藏民不免有“解送之劳”，故清朝自1723年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见《清世宗实录》，卷二）。驻藏清军由原拟留二千名，只留五百名，余均撤回，所留五百人，亦规定三年一换，这种驻兵轮换制度一直保留清朝末年（见《达赖喇嘛传》）。驻藏大臣之创始设置，“为防准噶尔部，为安辑藏政；创始之时间为雍正五年，首任人选为玛拉与僧格也”（见《驻藏大臣考》）。

⑬关于1727年卫藏战争，《颇罗鼐传》一书中记载详细，简要如下：

阿尔布巴等人蓄谋已久，欲除掉康济鼐、颇罗鼐，由他们来主管全藏。乘清朝封康济鼐主管全藏的诏书和钦差大臣未到西藏之前，密谋除掉二人（据东嘎·洛桑赤列著、郭冠忠、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载：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密谋杀害康济鼐和颇罗鼐这一消息被多喀夏仲才仁旺杰知道后，他在纸做的念珠绳子中用暗语写了“如不设法逃走，定有危险”，给颇罗鼐传递了密信，康济鼐不相信，颇罗鼐借故探亲返回颇拉庄园）。1727年6月18日，阿尔布巴等人以议事为名邀康济鼐来拉萨后，拉萨的执事官员阿尔布罗卜藏（འཕེལ་བློ་ཤེས་པ་ལྷ་མོ་），借送信之机杀害了康济鼐，又派军队到康济鼐所管辖的黑河地区，杀害了该地堪布和宰桑，并驱散了居达木（རྒྱུ་མོ་）和羊八井（ཡུ་ཤེང་ལྷོ་མོ་）地区的蒙古牧民。颇罗鼐得知康济鼐被杀后，颇罗鼐于颇拉庄园备战，以防阿尔布巴等人突袭。颇罗鼐亲自去阿里地区求援军。颇罗鼐表示坚决为康济报仇，赢得了后藏代本（军官名）江洛金巴（ཇལ་ལོ་ཤེས་པ་）和昂仁（འཕྲུ་རྩ་རྩ་）地区的努玛瓦（ནུ་མ་ལ་）以及阿里首领噶锡瓦（གཤིས་ལ་）（康济鼐之哥哥）等人的军援，阿里寺院亦有资助。颇罗鼐完成了争取援军任务后，先于援军返回，颇罗鼐途经拉孜宗（ལ་རྩ་རྩ་ལྷོ་མོ་）时，前藏军队吉巴塘巴（གཅིག་པ་ཐང་པ་）已袭击了颇拉庄园，转而袭

击江孜，有隆布鼐率领塔布(ཏཱ་བུ་པོ་)工布(གཏང་པོ་)地区的藏军和霍尔索(ཁོ་ར་ཨོ་ཤེ་)蒙古军赴援江孜，后藏军败退日喀则。这时颇罗鼐兼程到了日喀则，他和江洛金巴率军从白朗宗(པོ་ལང་རྫོང་)沿年楚到哲库(འཕྲུལ་པོ་)。这时，前藏军队攻下江孜后，亦占领了哲库。后藏军队在阿里援军未到达之前向哲库发动了攻势，结果失败，退回萨噶。前藏军队几乎控制了年楚河流域一带地区，前藏大部分军队撤回拉萨。颇罗鼐乘前藏军队撤军之机，率领退回萨噶的后藏军进行反击，夺回昂仁，又乘胜战领了江孜。前藏军队奔赴江孜，两军战于江孜附近的忙热(མཁའ་རྩ་)前藏军队军粮马料供应困难，人已疲惫不堪。颇罗鼐计划把战场由江孜转藏北，力图使江孜停战。经班禅和萨迦寺主调解，双方同意停战，隆布鼐借停战之机等待援军。颇罗鼐借口前藏军队驻守浪卡子(ལང་ཁ་པ་)未执行停战协议。颇罗鼐率后藏军，兵分南北两路向藏北转移，颇罗鼐令其子和江洛金巴从白朗宗经羊卓雍湖(ཡུ་ཤར་ཡུ་ཤེ་)向拉萨南部进军，以惑前藏军队，颇罗鼐本人率军从北路经日喀则渡年楚河和喀兰木巴拉山(ཁ་ལན་མུ་པ་ལ་)到羊八井。当颇罗鼐到藏北达木时，隆布鼐等人甚为惊惧，立刻撤回浪卡子驻军。此时，颇罗鼐率军已通过彭域(པེང་ཡུ་)位拉萨北部林周)攻破了喀巴(ཁ་པ་)和拉萨之间的前藏军队的防御阵地喀木(ཁ་མུ་)，进入拉萨，包围了布达拉宫。

又据《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一载：雍正六年七月辛酉，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据西藏驻札之参将颜清如呈称：五月二十五日，颇罗鼐率所部兵由潘玉口至喀巴地方，先遣兵一千余名冲战，喀木卡伦与隆布鼐之兵相敌。是夜，西藏斥堠兵丁俱随从颇罗鼐。二十六日，颇罗鼐率兵直抵西藏，驻藏大臣马腊，僧格即往布达拉地方，守护达赖喇嘛。颇罗鼐一面安抚西藏，一面派兵将布达拉地方围困。二十七日，马腊、僧格回至西藏。二十八日，各庙喇嘛将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擒献。颇罗鼐将伊等拘禁，遂来见马腊、僧格”。

⑭清朝封康济鼐为贝勒，管理后藏以西之北一带地方，并拉藏汗属下台吉阿旺云登都纳尔等二十余人及蒙古二千余，住居西藏，均食藏内饷粮，为达赖喇嘛护卫，遇有兵马事宜，即带此等行走（见《西藏志》上卷，民族所藏手抄本）。据《颇罗鼐传》载：颇罗鼐率军反击前藏军队行至羊八井，处死了该地投降于隆布鼐的蒙古首领喇嘛杰布(ལྷ་མོ་ཇེ་བུ་)征服了该地蒙古人，接受颇罗鼐领导。

⑮清朝自封颇罗鼐总理政务后，并议移达赖喇嘛于里塘以杜清端，亦防准噶尔。1728年十一月，吏部尚书查郎阿、西宁镇总兵周开捷领官兵五千余员，护送达赖喇嘛自布达拉起程至里塘。1730年，打箭炉口外之噶达地方庙工告竣，钦赐匾额曰惠远庙，达赖喇嘛移驻之。

⑯噶伦：亦作噶隆或噶布伦，官职名称。清平定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后，废除西藏郡王制，设立噶厦。请采取西藏政务不可一人专办，应多设官吏，协同办理和使彼此牵制，使事权不至太专的安辑藏地的政策（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民族类第1303号）。始设噶伦四人，公班智达(ཀླུ་པོ་ལྷ་པོ་)，才仁旺杰(ཇེ་རེ་འཕྲིན་པོ་)，细决策旦(མེ་འཕྲུལ་པོ་)，隆璧巴(ལུང་བླ་པ་)。后因隆璧巴双目失明，于1751年达赖喇嘛补设一僧官。以卓尼尔尼玛坚参(ཇོ་འཕྲིན་ལྷ་མོ་པོ་)为噶伦。(据《清高宗实录》卷四二四，载：“达赖喇嘛以番众不能深晓黄教，保举尼玛坚参，明白可信”。清朝为了使噶伦体制相符，封尼玛坚参为扎萨克喇嘛（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民族类1303号）。故噶伦官员为三俗一僧。噶伦任务是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意志遵奉指示而行，共同管理政务，“勿存私意，致生猜疑”（见《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八）。后来：“诸噶伦因达赖喇嘛清静焚修，遂假达赖喇嘛声势，营私舞弊，诸事擅专。达赖喇嘛商上库府收支，命驻藏大臣综核稽查出

入，以杜侵渔”（见《卫藏通志》卷九）。

清廷鉴于噶伦官吏之弊端，又作如下规定：“颁给敕成。依清朝官制噶伦定为三品，授予扎萨克衔，岁支俸银鞍匹由理藩院按年支給”（见《西藏图考》，卷八）。遇有缺出，奉旨补授者令其将旧领敕书送部查销，另行办敕书修改（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卷六十一）；年班贡使。达赖喇嘛年贡进使正付二使堪布、囊素，历来均交由达赖喇嘛分应派遣。自颇罗鼐任职后，遂以正使堪布为达赖喇嘛之贡使，囊素则为郡王贡使，按旧例，正付二使均为达赖喇嘛贡使，噶伦四人共进一份丹书克，即交达赖喇嘛正付贡使代为恭进，以展诚悃（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民族类1303字）；定级按才拣选。过去噶伦缺出，皆由达赖喇嘛不论其能否办事，而于东科尔贵族内拣补，这时大贵族任意营求贿嘱，其弊无穷。为了避免因噶伦无能而迟误大事，规定等级。凡噶伦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于戴本及商上仔本，商卓特巴内，择其才具优长著有劳绩者，拟定正陪，经清朝批准。（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卷六十二）；噶伦官拨给的房屋庄园，随任交接。噶伦过去籍商上酌给糌粑、酥油又无定额，或籍称用度不敷，籍端婪索，改为于商上空土地亩内酌量发给庄园，但是噶伦多将官拨房屋庄田据为己有（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民族类第1144号）。嗣后规定，噶伦拨给房屋庄田照内地衙署廉俸之例给现充之人居住管理，一经缺出即行交代新任噶伦，不许稽迟（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卷六十二）。

⑪关于不丹政府两个噶贝不合问题：

据《西藏志、卫藏通志》一书载：布鲁克巴“罕诺彦林亲乃红帽之传。……外有噶华一族，原系诺彦林亲所分者，日久其势渐大，后诺彦林亲之呼图克图楚克赖纳木查尔至噶毕地方，噶毕即留不放归，诺彦林亲属下地纳瓦纳二处百姓，时潜赴噶毕朝礼，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杀。噶毕力弱，于雍正十年投奔颇罗鼐，发兵助之，败诺彦林亲于界地。诺彦林亲亦遣使于驻藏大臣处归诚，并请赴京进贡，彼时以二家正当仇杀之际，留使在藏，备叙投诚进贡，并两造仇杀缘由具奏。于雍正十一年，差官前赴二家排解不就，复于十月差陕西督标前营游击和尚同颇罗鼐所差噶隆钟子以及外委人员，前赴适中之多汪则城解劝和合，取永和印契，带二家贡使，于甲寅年正月旋藏，差员伴送赴京，蒙世宗宪皇帝赏赐敕印，过员护送，于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见《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40页、1982年

⑫关于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据妙舟著《蒙藏佛教史》，上册载：1734年，准噶尔请和，世宗敕令阿格亲王章嘉呼图克图（系内蒙古地区格鲁派的最高转世活佛）。原为青海互助县佑宁寺活佛系统，1642年二世阿旺罗桑曲旦为五世达赖喇嘛弟子，后任佑宁寺法台和多伦汇宗寺、善因寺扎萨克（总管）喇嘛。清初创立清学经馆，特命章嘉呼图克图等取满州，蒙古、唐古成字合译汉文，阐发经义，无能过者。1705年受封为“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见妙舟著《蒙藏佛教史》；《西藏志》上卷）。此后，清朝大臣以及大小各官，率领清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由西宁回藏驻锡，勤衍黄教，绥靖地方，并赐宝器，减戍西藏兵四分之三，章嘉呼图克图为七世达赖喇嘛请以巴塘、里塘之地隶西藏（1720年清军入藏驱准噶尔出西藏时，途径巴塘、里塘，招抚该地番众，遂颁给巴塘、里塘正付呼图克图印信，归四川属），诏以该地商税赐之，其地仍内属。据《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九载：1738年，章嘉呼图克图奏请，将属里塘、巴塘等地方仍给达赖喇嘛管理，赴藏纳差。若归之则内地差役呼之不便，且撤兵后，番夷有事声息不通。而归藏属之意，因西藏各寺庙一切费用由达赖喇嘛公项内支給，今不敷支給。以前各庙优恤达赖加恩赏赍，令于打箭

炉所征收税银内每年给银五千两。

①⑨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为师徒关系,据《班禅大师全集》载:班禅因四世达赖云登甲磋圆寂,前藏黄教,大有江河日下之势,班禅不遗余力,亲赴拉藏,维持十余年,兼色拉哲蚌两大寺之堪布,始如初月再圆,咸庆复兴。时藏巴汗病势危殆,医药罔效,曾延班禅诵经,加被得愈,王臣皆庆。(初固始汗信仰红教,排斥黄教,未几暴病,其师为诬达赖等崇诅所致,遣人戕害达赖,从此不许再世)汗感其德,厚报财帛,俱辞不受,惟求准予寻认第五世达赖,恢复旧有名位,汗乃允之。1622年,始认定罗桑嘉措迎至哲蚌寺剃度,为第五世达赖喇嘛,衣钵相传,授以法戒,互为师徒。

②⑩1738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以班禅大师圆寂,欲遣人赴藏诵经布施。诏许其通市及进藏煎茶,人马皆限以数(见《圣武记》卷三)。允带三百人,在东科尔贸易,若路过青海恐生事端,命由库克沙什进藏(见《清高宗实录》,卷二二〇)。准噶尔进藏熬茶,以官兵沿途护送,经过之途严加防御,尤沙州外之推莫尔图地方为紧要之处。由边卡进藏,应将东科尔豫备之马驼送之,(东科尔在青海湟中县),拨河东盐课银二十万两,解至甘肃为准噶尔使进藏等项之用。准噶尔使于1741年四月到东科尔,携带有马羊等货,但非贸易年,只许将二千只羊与民交易,原议五月进藏,因携带之皮张尚未贸易,命先于东科尔贸易。后因贸易价值不定,不愿进藏而返回,朕予以便之,但返后,再不允许进藏。1743年准噶尔使复请进藏熬茶,由郭罗克(青海果洛)附近地方行走,严防隘口(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二至一九五)。

1744年,准噶尔的进藏使者,要求颇罗鼐在藏之噶勒招穆伦河边之策地方,委原系温都逊喇嘛坐禅之庙,现已破,与钱子鼐颇罗鼐代为修庙;求颇罗鼐将在藏振兴黄教之经验书之携代给噶尔丹策凌;并欲选好额木齐与通经好大喇嘛请代回。以上诸要求被颇罗鼐以未得谕旨而拒之。准噶尔新立法兴教,昔由西藏请来之好喇嘛现已故或已老,请允由西藏派好喇嘛来兴教(见《清高宗实录》卷二十八;二三三)。1745年,朕拒绝降旨于颇罗鼐,以贤喇嘛予准噶尔(见《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四)。

②⑪关于颇罗鼐与达赖喇嘛不和,据《清高宗实录》,卷二八〇载:朕闻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伊二人素不相合。但伊二人皆系彼处大人,原不可轩轻异视。谕颇罗鼐:达赖喇嘛看茶之綏綏喇嘛扎克巴达颜将尔镇压,经书写人桑寨拿获。尔从付清之言,将此事如同无事从轻完结,经付清奏闻。扎克巴达颜系达赖喇嘛服役之人,惟恐关系达赖喇嘛,如此办理,甚合机宜。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尔系约束管理藏内人众之人。尔二人同心协力,以安地方。朕视尔二人,俱属一体,从无畸重畸轻之见。若尔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宁,甚负朕信任期望之恩。

颇罗鼐之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喇嘛的关系。据《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六载:达赖喇嘛属下人镇压颇罗鼐一事,伊等彼此已露不和之意。今颇罗鼐暴殁,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或念伊父,动生猜疑,与达赖喇嘛不睦,或达赖喇嘛又信人言,即照所行于颇罗鼐者,行之于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则更有关系。付清于此两人,善为和解,惟期地方安静,不生事端。据驻藏大臣索拜奏:颇罗鼐病故后,达赖喇嘛即欲吊奠诵经,伊子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未允。经都付统付清申饬,旋即悔过,愿请过达赖喇嘛吊祭。现在彼此和睦(见《清高宗实录》,卷二九六)。

1749年付清奏: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性情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伊又有疑忌达赖之心,恐

日久众怨愈深，达赖亦不能忍，致生事端，将来或害加于达赖喇嘛，或有损于驻藏大臣（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复奏：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反谋益极，广布私人，监视驻藏大臣，阻绝邮置军书（见《卫藏通志》，卷六）。又潜遣其心腹坚参扎锡等通往准噶尔，称策妄多尔布济那木扎勒为汗（噶尔丹策凌之子）且求其发兵至阿里地方以为声援，幸值准噶尔内溃，所遣使人回藏，被获得其逆书（见丁宝存：《驻藏大臣考》），驻藏大臣付清告知达赖喇嘛，“公同相机而行”（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朱批奏折，民族类第1299卷号）。又据（《圣武记》，卷五）载：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以驻藏大臣不便于已，先奏罢驻防之兵，藏地谧无事，请撤官兵归，上念颇罗鼐有安藏功，且蒙恩厚，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必无异志，不从撤兵请，适滋疑，不如示之信，诏可。1750年袭杀其兄朱尔默特策布登于阿里，诡以兄暴疾。私携炮至后藏，诬藉噶卜伦辅国公班第达，及弟巴布隆赞，扬言准噶尔兵至，聚党二千谋变，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觉其逆芽欲先发，而左右一兵，乃以计于1750年十月十三日告其党罗卜藏达什，召藏王来有旨命议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以大臣势孤，闻召不之疑，亦不设备，至驻藏大臣衙门楼上，被砍死，而付清、阿布敦亦死于其党羽之手（见《皇朝藩部要备》，卷十八；《圣武记》卷五）。

②关于准噶尔首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藏一事据《清高宗实录》，卷二六〇至二八二，有如下记载：1746年，准噶尔使哈柳至京进表请安并贡方物。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表称：“蒙大皇帝加恩我父，内外和好。我父因仰体大皇帝宣扬黄教奠定苍生之意，恭顺遵循。今我父（噶尔丹策凌）已故，窃欲勉继父志，照旧行事，以承恩典。现拟遣人往西藏念经为我父修行善事。循例先遣数人，轻骑前往，忏悔献茶而回。继令念大经人众进藏，以宣黄教”。敕曰：尔奏称“遣人往西藏讽经，先轻骑减从前往忏悔献茶，回时令讽大经人等续往讽经”等语。分作二次，徒觉繁琐，尔之人行走艰难，当一次全往为妥。朕仍照前施恩，派人照看，赏赐牲畜、路费。又为尔父作布施礼，往藏时由边界支取。又尔使臣哈柳口奏：“延请西藏喇嘛及今年例应来京贸易之人祈就近在肃州贸易二事”。延请西藏喇嘛，前据尔父奏请时，朕即以不便准行，明白降旨。至今岁货物欲于肃州随便贸易，此可行之事，准尔所请，交与该地方官照看贸易。1747年，敕曰：准噶尔奏往西藏念经人等，有矣贸易后，始往念经，有即将货物带往念经者，俱恩在哈集尔得卜特尔过冬，俟贸易人自东科尔回，会齐同往之处。已俱照所请行。至尔使臣玛木特口奏：“念经人需用牲畜，祈降旨颇罗鼐令其协助；东科尔贸易时，俱令以银两交易”等语。颇罗鼐资助与否，朕未便降旨。至需用马匹、口粮，朕自加恩照前赏给。至贸易人等银货交易，止可各从其便，不便以官法抑勒。准噶尔使奔塔尔至哈密，报赴藏献茶时期。内称：“往西边念经、献茶之人，定于八月十五前后，到哈齐尔。约共三百人，宰桑四人，一玛木特，一吹纳木喀，一巴雅斯瑚朗，一图鲁库；喇嘛三人，一绥绷，一温都逊，一固尼尔”等语。军机大臣奏：准噶尔入藏献茶，自噶斯路行走。来使到时，将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两卡座展设于哈济尔察罕乌苏，派西宁绿营兵一百名。驻藏大臣付清奏：准噶尔入藏献茶要地俱实添兵防范。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一路，派兵六千由宰桑那旺敦、策凌达什在此防范驻守。至准噶尔进藏时，另派噶伦策凌旺扎勒等前至喀那乌苏带兵三百名护送至藏。阿里克、工布与达克布及藏内地方，调兵数千名，于紧要处严防。再，从准噶尔至藏路经共五处，每处安设卡座，每卡派一百名侦探之。又，归并藏内之那克素三十九部落番族，原系罗卜藏丹津属下，罔知法纪，闻准噶尔使入藏，难保无滋事之处。应于准噶尔使将到时，令其游牧移至别处，仍派人约束防范。其准噶尔人等往各寺庙献茶时

，仍派官兵与原护送之官兵一同约束，并密防各寺庙喇嘛之处，已俱交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小心办理。谕军机大臣：朕思准噶尔人等难以凭信。近又新袭台吉（指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袭汗位），或借赴藏缘由，窥我边界。且进藏熬茶，离青海甚近，藉端谋袭青海，亦不可不虑及。凡一应豫备防范之处，即令玉保同地方大官，密行商酌，设法办理。

1748年，准噶尔使知藏内有出痘之人，甚属畏惧。赐准噶尔首领敕书曰：尔欲将年老喇嘛请派人送归土伯特，从前并无此议。且喇嘛高年，熟于经典，何故转欲送回？此事不便准行。再，来使恳请另发喇嘛，扶助黄教。从前尔父屡次奏请，未经准行，尔当稔悉，不必固请。谕军机大臣：准噶尔人难信，从前拉藏汗时，进藏为乱，至今众喇嘛及唐古忒人怀疑惧。若听其时常往来，日久必致滋事。近来，时来藏内，非土伯特有益之事。因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伊故父入藏熬茶，不便过为拒绝，是以加恩允准。嗣后准噶尔人，其有非此等事奏请入藏者，应令严行拒绝，断不准行。令驻藏大臣索拜转谕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并达赖喇嘛知之。又谕：西藏向系准噶尔所窥伺，或因现有大金川用兵之事，乘机或萌觊觎西藏之意，亦未可定。不可不严为防范。谕军机大臣：准噶尔现内乱，严飭各卡，谨密防守。藏地关系紧要，准噶尔向与土伯特不合，互相窥伺。若将准噶尔人等容留藏地，将来必至扰乱。著寄信驻藏大臣拉布敦，准噶尔倘有投藏之人，当飭各卡谕令退回，断不可容留一人。

1750年，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书敕曰：尔称。“所有唐古忒喇嘛，已多亡故，愚每次差数十人，往唐古忒二博克达四大庙黄教各庙请安”等语。今尔又奏请每年差二、三十人，在唐古忒方地行走，是以断不可行之事来奏也。但今有尔地自藏延请喇嘛，大半亡故，诚恐黄教日泯，朕方欲广演黄教，岂肯令尔地之教，日就渐灭。今为尔详度，朕中国大庙，有名呼图克图，藏内挑取有德行喇嘛及各处有学业喇嘛，皆住持其中。尔可将喇嘛内聪颖者，挑选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师，在大庙勤学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黄教。尔若不原送喇嘛来学，即可中止。如复以差人至藏为请，则断不许。

1751年，谕军机大臣：据班策奏：“公班策达告称，有拉达克汗书来，称近日准噶尔人从叶尔羌城至伊处贸易，询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安否，并及广兴黄教之事”等语。今观准噶尔常差人赴拉达克贸易，则彼处自有通藏之路。朕虽不准其进藏，而伊倘由叶尔羌城进藏，则所关甚要。凡准噶尔通藏道路，应行防范。

②多仁班智策达：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七，页四载：喀赐乃色布登喇什本阿里总管，（康济鼐族系），子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袭，雍正九年（1731）晋辅国公世袭。色布腾于1739年逝世，于1740年委任其内弟贡布欧朱喇布坦（俗称班第达）袭噶伦职，后被封为诺们汗。初郡王颇罗鼐以女妻班第达，颇罗鼐卒，班第达察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有逆志，不之附，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恶之夺其孥（见《皇朝藩部要备》，卷，十八）。

③朱尔默特那木扎勒聘女之事，据《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七载：谕军机大臣：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呈称：“伊父颇罗鼐在时，聘定青海王旺淑克长女。今额尔克锡喇奏称从前许聘之时，并未指定某女。彼游牧处现无协办事务之人，意欲留伊长女，将伊次女嫁与。蒙大皇帝特命臣等勿伤和气，善全此事，谨遵恩旨，停止迎嫁旺淑克长女，即咨明迎娶伊之次女”等语。从前朕因不知此情，曾谕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今伊备陈许聘缘由，遵奉朕旨，停止迎娶旺淑克长女，愿取次女，甚属诚敬。由此观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尚知畏惧。是以朕命班策以大理晓谕额尔克木扎锡喇，应将长女嫁与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则朱尔默特那勒必感朕恩，一概不疑，于事甚属有益。

⑤1751年，四川总督策楞等奏：“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一、西藏办事噶伦，向例四人。噶伦布隆替失明，被朱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逆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伦，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伦事。布隆替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号。

二、噶伦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伦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

三、各处喋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伦等应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

四、卓尼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尼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

五、噶伦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喇嘛。应添设一员，与现有代奔于补放时一体颁敕。

六、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伦、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票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

七、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等任事后，凡噶伦、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因禁止。遇公事，查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

八、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伦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等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

九、哈拉乌苏接壤青海，阿里克接壤准噶尔，应令达赖喇嘛选员驻扎，并咨部奏给号纸。

十、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朱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后，潜回达木，潜回达木查该蒙古等皆无罪之人，既愿归达木候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名号或称宰桑，或称台吉，均系颇罗鼐等妄加，应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派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至向驻藏地糊口之蒙古数十户，查明存案，准其留藏。”

得旨：“著照所定行，下部知之。”

谕军机大臣：“策楞等所奏办理藏地事宜，朕已批照所奏允行。但藏地关系最要者，尤在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观从前朱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令塘站递送文书，即至驿递断绝，及接策达传令递送，始复通行，皆由伊等主持。而驻藏大臣不能制其行止操纵，何以得其要领？此处最宜留心办理。朕前亦谆谆降旨，何以策楞等此奏内，于此条文致未经议及？但此时甫经定议，又因此条有所更张、反致藏中诸人启疑。只可令班第、那木扎勒留心，俟一、二年后，再办理请旨可矣。又，现议内“补放喋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以后补放其权皆归达赖喇嘛、驻藏大臣”等语”。此种喋巴头目，所管何事、何处地方？其理塘、巴塘一带塘站，是否亦系此等头目所管？若即系此等头目所管，则权已归达赖喇嘛、驻

藏大臣，不致复有塘站阻隔之事。此旨所问，即不必办理。

②⑤1755年，谕旨云：闻达赖喇嘛复染凉寒现今朕望达赖喇嘛速得全愈。嘱今章嘉呼图克图等率领众僧念经祝祷。所有达赖喇嘛将放朝讲经等事，暂须行止，并宜好为保养。又奉谕旨云：闻达赖喇嘛之病，尚未全愈，朕心甚为系念。现已属章嘉呼图克图及在京喇嘛僧人，虔情念经，并派明医四人，往送医药，顺便前往问候。专派大臣，已令刻日起照赴藏。

②⑥、关于土尔扈特差人赴藏：据《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二，和卷五一七载：1756年谕军机大臣：“据土尔扈特敦多布达什奏请差人赴藏一摺，著寄准麒麟保。查照从前谕旨，如止系土尔扈特遣人前来，一面奏闻，一面带领来京，沿途准与蒙古人交易。倘仍带俄罗斯同往，须谕以俄罗斯不应赴藏，即行行止。并谕令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遵照办理。”又谕：“前因土尔扈特遣人前往西藏，特派麒麟保带领同行。今据奏称已于七月初旬起程赴藏，计其回时，朕已驻蹕热河。著传谕麒麟保即带领土尔扈特使臣由张家口外前赴热河入觐”。1757年，由护送来藏吐尔扈特熬茶之人，致敕书并玉靶伞大缎等物（见妙舟：《蒙藏佛教史》上，）。

②⑦1777年二月初三日，第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圆寂。享年五十，初高宗以达赖喇嘛五十寿诞，特派大臣二人赏祝书寿品来藏，至已圆寂，即供寿品于金塔前，熬茶布施。飭命扎萨克喇嘛阿旺边觉呼图克图等来藏，赏到大哈达二十方，念经哈达六百根，织金大缎八匹，无金大缎十二匹，大缎一百匹，银一万两，以作圆寂后之布施。并谕旨云：着将七辈达赖喇嘛各额真容，画成佛轴七道。并须将各世护法等神，一并附画妥协，开光后送京，钦此（见《蒙藏佛教史》上册）。

②⑧封第穆呼图克图据《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载：谕旨：据伍弥泰等奏称，“噶伦与众堪布共议，迪穆呼图克图熟习经卷，达赖喇嘛在日，曾分外优待，藏内亦皆敬服。请将迪穆呼图克图掌办喇嘛事务”等语。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赖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折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意。今噶伦与众堪布等既同推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办事，即毋庸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但伊等接奉朕前批谕旨，或已向噶伦、众堪布等宣告，均未可定。今发去谕旨二道，若前批发之旨向噶伦等告知，即将停止章嘉呼图克图，另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旨，向噶伦等宣谕。若前旨尚未向众告知，即毋庸言及，只照伊等所请，著迪穆呼图克图为首。又，谕军机大臣：颇罗鼐故后办理朱尔默特那木扎勒时，曾经降旨，将卫藏一切事件，俱告知达赖喇嘛办理，噶伦等惟令遵办达赖喇嘛所交事件。是以数年来，甚属安静无事。兹达赖喇嘛圆寂，览噶伦等请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等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伦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关联赏迪穆呼图克图诺们汗之号，俾令如达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除明降谕旨外，再谕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赖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伦等擅权滋事。将此情节，已降旨交章嘉呼图克图，命其写信，由赴藏之扎萨克喇嘛，亲身密交迪穆呼图克图。伍弥泰、萨喇善只期相安无事，妥为留心，毋得稍有泄露。

②⑨、第八世达赖喇嘛，法名降白嘉错，在后藏拖结拉热杠地方，于1758年出世。1761年，迎至扎什伦布寺，高宗敕命妥为保护。并谕旨：达赖喇嘛乃系黄教领袖，不得视如寻常喇嘛，总须好为侍养。当派通晓经典喇嘛数人。常命在前随侍，若能勤学经卷，庶与黄教有俾，着白班禅额尔德尼暨第穆呼图克图，会同拣选深通经卷之喇嘛数人，教授呼毕勒毕经卷。一面着班

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讲经授戒，旨派普尔觉阿旺降巴降孜曲吉喇嘛甲坝巴、阿旺曲扎曲桑呼图克图二人为荣增师付。

1762年，八月初十日，迎达赖至布达拉坐床。钦差喀尔喀亲王策丹（又名策布登扎布）并佐领果芥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以及司员等来藏，赐敕书暨器皿等物。

1764年，由堪布囊素回藏，赏到敕书珍品，由是年起，两年一贡。

1767年，六月初四，由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传授为达赖小戒。1768年钦差大臣及边觉呼图克图，赏到敕书并御赐珍品。1770年第八世达赖喇嘛亲至前藏赞招具奏（见《蒙藏佛教史》上册）。

《佛历表》(འཕྲུལ་ལྷན་པ་རེ་བླ་མེད་)

嘉木样谢贝多吉 著
(འཇམ་དབྱངས་འགྲུ་པའི་དཔེ་)

黄 颢 译

说 明

本佛历表(《འཕྲུལ་ལྷན་པ་རེ་བླ་མེད་》)系多闻比丘嘉木样谢贝多吉(མང་དུ་སྤྲོས་པའི་དགེ་སྤྲུང་ལྷན་པ་འཇམ་དབྱངས་འགྲུ་པའི་དཔེ་)所著,成书于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第十二饶回“རབ་བྱུང་”之火猴年正月十四日)。

据《土观宗派流源》载,嘉木样谢贝多吉多学博闻,“彼著一切显密注疏,尤其所造之五部大论,雅善决择,成为前此所无之善说法藏,在今多门院学习典籍,亦以妙音笑(按:即嘉木样谢贝多吉意译名)之著述为依处”。他遂为哲蚌寺多门院(ཤེ་མང་)之著名大德。据同书载,嘉木样谢贝多吉于1709年在多麦南部(མདོ་མེད་ལྷན་པ་)建吉祥旋大寺(བཀྲ་ཤིས་ལྷན་པ་,即拉卜楞寺ལྷ་ཤར་བཀྲ་ཤིས་ལྷན་པ་)。

佛历表是藏族编年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有著作传世,本年表及《松巴堪布年表》是其中最为著名者。谢贝多吉年表,将1027年至1715年藏区宗教界大事(即宋仁宗天圣五年至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逐年扼要地记载下来,虽然内容多系宗教界活动,但同时也涉及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从而为我们在科研中查找各种大事及其有关年代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年表是以通常的藏历记年,为了适应我们一般采用的记年法,现在其后均附以公元和朝代年号,以便对照。本年表系民族文化宫藏书,藏文本刻版,全译共藏文梵夹页26页。

此佛表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我所洛桑多吉老师和民院洛桑群觉老师的指导,深表谢忱。

译 者

第一饶廻 (རབ་བྱུང་དང་པོ་ལྔ་པ་)

阴火兔年(癸酉·丙申): (1027年, 宋仁宗天圣五年, 丁卯)。

于香跋拉(ཤམ་བླ་ལ)日甸尼玛(རིགས་ལུན་ཉི་མ)继位, 将《时轮续释》(དུས་འཁོར་གྱི་ཐུན་འགྲེལ)迎至印度(ཁྱུ་ཁར)；

博多巴(ཐོ་དོ་པ)生: (关于圣者(ཐུལ་པ)去逝时间), 特殊的见解是已过四百零七年(ལྷལ་མཐོང་གི་བཞི་བརྒྱ་དང་བདུན་པའོ)①

纳若巴(ན་རོ་པ)去世(ན་རོ་པ་མཁའ་ལྷན་ལྷན་དུ་གསེགས་)。

土龙年(ཁ་ལ་བྱུག): (1028年, 宋仁宗天圣六年, 戊辰) 将《时轮续释》(5 ཁ་ལ་ཁོང་གྱུང་འགྲེལ) 译成藏文。②

土蛇年(辛巳)：(1029 年，宋仁宗天圣七年，己巳)

铁马年(鐵馬年): (1030年, 宋仁宗天圣八年, 庚午)

麦芝哇于乌仗那(མ་ཇི་འུ་ཡི་འཛ་ན་)著《陀罗尼咒行》(རྟེན་ལྟན་འཛ་ན་འཛ་ན་)。

铁羊年(ལྷག་པ་ལྷག་)：(1031年，宋仁宗天圣九年，辛未)

《青史》(དེབ་མཐོན)載博多哇(པ་ཏ་པ)生。

浦琼哇(ཕུ་རྒྱལ་པ་)生。⑤

水猴年(壬申): (1032年, 宋仁宗明道元年, 壬申)

堆隆巴钦波(ལྷ་ལྷ་པ་ཆེན་པོ)生④。

永鴻年(癸酉)：(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大部分人认为坚阿巴(ཁྱ་ན་ཨ་བ)生。⑤(ཁྱ་ན་ཨ་བ་ལྟར་དང་པོ་ལས་མཉམ་ཆེན་འདྲི།)

木狗年(甲戌): (1034年, 宋仁宗景佑一年, 甲戌)

阿底峡(ཇཱ་ཤི་ཨ་ཨ་)讲《分别论》⑥(རྟག་པོ་འཁམས་)，至此廿年时在西藏讲《安置舍利》(གཏུང་འཁམས་)。

昆衮久杰布(འཁོ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ང་པོ)生。⑦

木猪年(癸亥年)：(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乙亥)

喇钦恭巴饶塞(ལྷ་ཅིན་གྱི་རྒྱ་པ་རྒྱ་གསལ)死。

火鼠年(癸丑): (1036, 宋仁宗景佑三年, 丙子)

俄却古多吉(འཕགས་མཆོད་རྒྱལ་པོ་)生。⑧

火牛年(མི་ཁྲི་པ་): (1037, 宋仁宗景佑四年, 丁丑)

纳措译师(ནག་ཆེ་ལ་ལྷ་བ་)往迎阿底峡。如果依《赞颂》(མཚན་མོ་)所载则谓阿底业已前来。(ཇོ་བོ་ཐེངས་པར་བཞད་)。

土虎年(ས་རྩྭ་ག): (1038年, 宋仁宗宝元元年, 戊寅)

《青史》谓坚阿巴(ལྷན་མ་པ་)生。⑨如按《赞颂》(མཚན་མོ་)阿底峡则抵尼泊尔(བལ་པོ་)。

土兔年(ས་མཁའ་): (1039年, 宋仁宗宝元二年, 己卯)

如按《赞颂》(མཚན་མོ་)和《菩提道次第》(ལམ་རིམ་)等书所载则阿底峡(ཇོ་བོ་ལྷ་ཅིག)抵阿里(མངའ་རིས་)。

铁龙年(ལྷ་གསལ་བྱུང་ག): (1040年, 宋仁宗康定元年, 庚辰)

如按刻版《指南》⑩(ལམ་ཁྱིལ་དཔར་མ་), 则阿底峡自尼泊尔出发(བལ་པོ་ནས་བཏོགས་)。

杰尊米拉日巴(རྗེ་བཙུན་མིང་ལ་)及帕日大译师(པ་རི་ལ་ཆེན་)二人生。⑪

铁蛇年(ལྷ་གསལ་སྦྱུང་): (1041年, 宋仁宗庆历元年, 辛巳)

如依某些指南(ལམ་ཁྱིལ་ཁ་ཅིག)所载, 则阿底峡抵尼泊尔(བལ་པོ་)。如按其他指南(ལམ་ཁྱིལ་གཞན་)载则阿底峡与仲仁波切(འབྲུག་རིན་པོ་ཆེ་)相会于布让(བྱ་རངས་)。

水马年(ཆུ་རྩ་): (1042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 壬午)

据某些记载(ཁ་ཅིག་ཇོ་བོ་མངའ་རིས་སུ་ཐེངས་པས་བེར་)阿底峡尊者到达阿里(མངའ་རིས་)。⑫

祥纳囊巴(ཞང་སྒྲ་ནས་པ་)六十七岁。(བྱུག་ཅུ་རེ་བཅུ་ན་)

乃乌苏巴(སྤུ་ལུ་པ་)生。⑬

虽然青史作者讲到了贾堆怎⑭(ཁྱེད་ལྟུང་ལ་སྦྱབ་གཉེན་མཛད་ཟེར་ཡང་མ་འཁྲུངས་སོ།), 但是此人尚未出世。

水羊年(ཆུ་ལྷག): (1043年, 宋仁宗庆历三年, 癸未)(按: 空)(1页止, 2页上始)

木猴年(མིང་སྦྱུང་): (1044年, 宋仁宗庆历四年, 甲申)

阿底峡居布让时与仲仁波切相会。⑮(ཇོ་བོ་བྱ་རངས་སུ་བཞུགས་པར་འབྲུག་རིན་པོ་ཆེ་མཇུག་བཞུགས་སོ།)。

玛译师(མ་ལ་ཙ་བ་)生。

木鸡年(མིང་བྱ): (1045年, 宋仁宗庆历五年, 己酉)(按: 空)

火狗年(མི་ཁྱི): (1046年, 宋仁宗庆历六年, 丙戌)

若据《赞颂》及《菩提道次第》, (阿底峡)抵聂塘⑯(ཉེ་མང)(མཚན་མོ་དང་ལམ་རིམ་ལྟར་ན་བཏོགས་པ་དུ་ཐེངས་)。

珍敦(འབྲིང་ལྷན་)及塞达扎(སེའ་རྩ་མགས་)生。(འབྲིང་ལྷན་དང་སེའ་རྩ་མགས་འཁྲུངས་སོ།)。

火猪年(མེ་ཕག): (1047年, 宋仁宗庆历七年, 丁亥)

阿底峡抵桑耶寺, 是年冬又抵聂塘。(ཇོ་པོ་རྗེ་པམ་མ་ལ་དང་ལོ་དེའི་དགུན་ཉི་མ་ར་དུ་འདྲེང་གི་ཡོད་པ་ལྟར་གསུངས་པ་ལྟར་།)。(阿底峡)并以慈悲妙音(使众生)得到宣讲之宝瓶水。

(བྱམས་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ས་བསྐྱོ་བའི་བྱམ་ཆ་རྟེན།)。(17)

贾兑怎(ཁྱ་འདྲེང་ལ་འཇིན)生。(18)

土鼠年(ས་ཁྱི): (1048年, 宋仁宗庆历八年, 戊子)

土牛年(ས་ཁྲིའ): (1049年, 宋仁宗皇佑元年, 己丑)

建博冬埃寺(བོ་དང་ཨའི་དགོན་པ།)。(19)

铁虎年(ཕུགས་ཕྱག): (1050年, 宋仁宗皇佑二年, 庚寅)

仲仁波切(འབྲུམ་ཐིན་པ་ཆེ)向阿底峡献大供奉(འབྲུམ་ཆེན་པུལ།)。

恰塔敦巴(ཕྱག་དར་རྟེན་པ།)谒见阿底峡。

铁兔年(ཕུགས་མཁམ): (1051年, 宋仁宗皇佑三年, 辛卯)

《时轮大释》说阿底峡著佛历表(ཇོ་པོ་ལ་བརྟན་ཆེན་མཇུག་དང་པར་དུ་མ་འཁོར་གྱི་ལ་ཆེན་ལས་ལྟར་གསུངས་པ་ལྟར་།)。(20)

水虎年(ཆུ་ཕུག): (1052年, 宋仁宗皇佑四年, 壬辰)

增阿哈玛波埃生。(21)

水蛇年(ཆུ་སྦྱལ): (1053年, 宋仁宗皇佑五年, 癸巳)(按空)

木马年(མེད་རྩ): (1054年, 宋仁宗致和元年, 甲午)

阿底峡圆寂(ཇོ་པོ་ཆེན་པོ་དགའ་ལྷན་དུ་གཤེགས།)。(22)

朗日塘巴多吉僧格(ལྷང་ཐི་གང་པ་རྩ་རྗེ་མཇུག)生。(23)

木羊年(མེད་ལྷག): (1055年, 宋仁宗致和二年, 乙未)

大译师仁钦桑波圆寂(ལ་ཆེན་ཐིན་ཆེན་པོ་མཁའ་པོ་མཁའ་ལྷན་དུ་གཤེགས།)。(24)

玛恭却吉喜饶(མ་གླུ་ཆོས་ཀྱི་ཤེས་རབ་), 巴曹译师尼玛查(བ་ཆབ་ལོ་ཅ་བ་ཏི་མ་གྲགས)及祥敦却拔(ཞང་རྟེན་ཆོས་འབར)生。

火猴年(མེ་རྩལ): (1056年, 宋仁宗嘉佑元年, 丙申)

柴波秋格喇嘛(རྩེ་པོ་མཆོག་གི་སྐུ་མ)生。

《青史》载建热振寺(ར་རྩེད།)。(25)

火鸡年(མེ་ཕྱ): (1057年, 宋仁宗嘉佑二年, 丁酉)

噶玛巴喜饶约(ཀ་མ་པ་ཤེས་རབ་འོད)生。

此年建热振寺，此种别论正确(ཁོ་ལ་དེ་རུ་སྤྱོད་བཏང་བ་ར་གཞན་ལ་དོད་པ་ལ་དེ་ལྟེན།)。

土狗年(ས་ཁྱི): (1058年，宋仁宗嘉佑三年，戊戌)

恰赤丘(ཕྱག་ཁྱི་མཚན)死。②⑥

土猪年(ས་ཕག): (1059年，宋仁宗嘉佑四年，己亥)

俄洛甸喜饶(རྟོ་ལྷ་ཁྱེ་ཤེས་རབ་)、俄喜饶嘉措(རྟོ་ཤེས་རབ་རྒྱ་མཚོ་)、堆哇落饶杰岑(རྟོ་ལ་ཤེས་རབ་རྒྱ་མཚན་ལྷ་མོ་)等生。

有人说建桑浦寺(ཁ་ཅིག་གསར་བྱ་བཏང་བེད།)。

铁鼠年(ལྷག་ས་ཁྱི): (1060年，宋仁宗嘉佑五年，庚子)

祥纳囊多吉旺久(ཞང་སྒ་ནམ་རྟོ་རྟོ་དབང་ལྷག་)死后由兰促强(ལན་ཅུ་ལ་བྱང་)任方丈(གདན་ས་)②⑦: 玛恰囊热瓦(མ་ཕྱ་ནང་རབ་)生。

铁牛年(ལྷག་ས་ཁྱུང): (1061年，宋仁宗嘉佑六年，辛丑)(原文空)

水虎年(ཆུ་སྒྱུ་): (1062年，宋仁宗嘉佑七年，壬寅)

索根敦帕(ས་དགེ་འདུན་ལབ་)、果尼如巴(སྒྲ་ནི་རུ་བ་)、玛吉祥(མ་ཅིག་ཞམ་)、索琼纳木宁(ས་ཅུང་ནམ་སྒྲིང་)等生。(2页上至; 2页下终)。

水兔年(ཆུ་ཕམ་): (1063年，宋仁宗嘉佑八年，癸卯)

《噶当佛教史》(དགའ་ལྷན་ཆོས་འབྱུང་)谓: 仲敦(འབྲོམ་ལྷན་)死。

木龙年(མེ་ལྷག་): (1064年，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青史》: 该年仲敦死。②⑧

木蛇年(མེ་སྦྱུ་): (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

仲敦死后乃久巴钦波(ནལ་ལ་ཁྱུང་པ་ཆེན་པོ་)任方丈。②⑨

火马年(མི་རྟོ): (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原文空)

火羊年(མི་ལུག་): (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丁巳)

杰擦强叶③⑩(རྒྱ་ཆ་བྱང་ལེ་)及夏波冈瓦贝马促陈(མ་ཕོ་སྒང་པ་མད་མ་ཅུ་ལ་ཁྱེ་ཤེས་)③⑪二人生。
按: 后者二人名字相连或为一人?)

土猴年(ས་སྦྱུ་): (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原文空)

土鸡年(ས་ཕྱི):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己酉)

夏梅兄弟昆甫瓦却吉杰波(ཞ་མེ་ཁྱེ་མེ་པོ་འཕྲོ་ལ་ཆོས་ཁྱེ་རྒྱ་མོ་)生。③⑫

铁狗年(ལྷགས་ཉི)：(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

夏尔巴云甸查生(ཤར་པ་ཡོན་ཏན་གྲགས་འབྱུངས)。^③

铁猪年(ལྷགས་པག)：(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原文空)

永鼠年(རྩ་བྱི)：(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原文空)

永牛年(རྩ་ཁུང)：(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

昆氏袞秋杰波(འཁོན་དགོན་མཚན་གྱུ་ལ་པཎ)建萨嘉寺(ས་གླུ)。
俄来巴喜饶(རྩལ་ལེགས་པ་ཉི་ཤེས་པ་པོ)桑浦乃乌托寺(གསང་ཕུ་ནེ་ཁུ་ཤོག)。^④

木虎年(ཤིང་རྩྭ)：)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

卓弥译师(འགྲུག་མི་ཡུ་ཙ་པ་)及苏琼瓦(བྱས་ཆུང་པ་)二人死；卓浦巴(ལྷོ་ཕུག་པ་)生。

木兔年(ཤིང་ཡུལ)：(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

库敦尊珠雍仲(ལུ་རྟུན་བཙུན་ལྷ་མཚན་འཕྱུར་བྱུང་)死。库谢尊(ལུ་ཤེས་བཙུན་པ་)及恰玉瓦熏奴约(ཉམ་ཡུ་འཕྱུར་བཙུན་པ་)生。有些(书)谓：恰兑(ཉམ་དཔལ་)生。

火龙年(མི་འབྱུག)：(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丙辰)

阿达泽德(མངའ་བདག་རྩེ་ལྷོ)之法会(ཆས་འཁོར) (于此年)举行^⑤。

火蛇年(མི་ཐུ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丁巳)

恰玉瓦弟子藏巴仁波切(གཙང་པ་ཉི་ཏན་པཎ་ཆེན་པོ)和俄却古多吉(རྩལ་ཆས་གླུ་རྩེ་ཆེན་པོ)生；米拉日巴(མི་རྩེ་པ་)往从玛尔巴(མར་པ་)。^⑥

土马年(ས་རྩྭ)：(1078年，宋神宗元年，戊午)

乃久巴钦波(ནལ་འབྱུར་པ་ཆེན་པོ)。^⑦死后萨怎旺久杰岑(ས་འཛིང་དབང་ཕྱུག་གྱུ་ལ་མཚན་པ་)任方丈。^⑧

土羊年(ས་ལུག)：(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己未)

达波拉杰(དཔག་ས་པ་ལྷ་ཆེན་པོ)生。^⑨

铁猴年(ལྷགས་རྩྭལ)：(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庚申)

贾兑怎(ཁྱེ་འབྱུར་ལ་འཛིན་པ་)在格瓦东(དགའ་བ་གདོང་)学调伏(དགའ་བ་གདོང་དུ་འབྱུར་ལ་བར་ཐུངས་པ་)。

铁鸡年(ལྷགས་བྱ)：(1081年，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

查巴温谢(ཇལ་པ་འཛིན་ཤེས་པ་)奠查塘寺(ཇལ་པ་པོ)基^⑩。

永狗年(རྩ་ཉི)：(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

增衮巴瓦(འཕྲིང་དགོན་པ་པ་)死后博多瓦(པོ་རོ་པ་)任热振寺(ར་རྒྱུང་)方丈一年④。

永猪年(ཐུ་ཕག): (1083年, 宋神宗元丰六年, 癸亥)

因热振寺无方丈遂谓出现“佛法之灾荒”(ཆོས་ཀྱི་སྤུ་གཤིས་)④: 米拉日巴(མི་ར་ལ་)在往日垂(རི་ཁོད་)之初先了帕域岡促浦(པ་ཡུལ་ཀླང་ཐུག་ཕུག་)。(2页下止: 3页上始)。

木鼠年(ཤིང་བྱི): (1084年, 宋神宗元丰七年, 甲子)

乃乌苏巴(སྡུ་བུ་ར་པ་)之弟子绛秋格泽(བྱང་རྩུང་དགེ་མཛོམས་)及日琼瓦(ར་ས་རྩུང་པ་)生④: 米拉日巴(མི་ར་ལ་)在查嘎达索(ཐུག་དག་ར་རྩ་ས་)做了《十二品四部宗旨》(བརྒྱ་གཉིད་དམ་པ་ཅམ་……མཛད་)。

木牛年(ཤིང་ཁྲུང་): (1085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 乙丑)

康巴隆巴(ཁམས་པ་ལུང་པ་)生④。

火虎年(མེད་ཐུག): (1086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丙寅)

米拉日巴(མི་ར་ལ་)首次显示了修行成就(གྲུབ་རྟགས་ཀྱི་ཐོག་མ་བཟུང་); 东顿洛垂查巴(གདུམ་རྩ་རྩེ་གྲུག་པ་)生④。

第二饶迥 (རབ་བྱུང་ག་ཉིས་ལ་)

火兔年(མེ་མོས): (1087年, 宋哲宗元祐二年, 丁卯)

日伺尼玛(རིགས་ལུ་ན་ཉི་མ་)讲法后已历五十一年(ཆོས་བཟུང་ན་ནས་རི་གཅིག་པ་དང་།)。

土龙年(ས་འབྲུག): (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 戊辰)

贾玛桑杰本顿(རྒྱ་མ་སངས་རྒྱས་དཔེ་ན་ཐུན་)生。①

土蛇年(ས་སྦུལ): (1089年, 宋哲宗元祐四年, 己巳)

玛译师格瓦洛垂(མ་ཤ་ཙ་བ་དགེ་བཤེས་སྦུ་སྦུས་)死。②

铁马年(ལྷགས་རྩ): (1090年, 宋哲宗元祐五年, 庚午)

格瓦谢促(དགེ་བ་ཤེས་ཐུལ་)、帕安朗巴(འཕགས་ངན་ལམ་པ་); 查巴温谢(བྱ་པ་མཛན་ཤེས་)死; 杰贡钦波(དབྱར་རྩམ་ཆེན་པོ་)及俄多德(རོག་མདོ་རྩེ་)生。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 (1091年, 宋哲宗元祐六年, 辛未)

恰堆增(བྱ་འདུལ་འཛིན་)生。

永猴年(ཐུ་རྩེལ): (1092年, 宋哲宗元祐七年, 壬申)

萨钦衮嘎宁波(ས་ཆེན་གྲུ་ན་དགའ་རྩྭ་པོ་)生; 帕唐巴(པ་དམ་པ་)二次进藏。

水鸡年(1093年,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

京俄(ཐུན་ཤེ)崔陈巴(ཐུལ་ཁྱིམ་ས་འབར)建洛益寺(ལ་མི་ལྷ་ཁང)。

木狗年(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原文空)

木猪年(1095年,宋哲宗绍圣二年,乙亥)(原文空)

火鼠年(1096年,宋哲宗绍圣三年,丙子)

月甸尼玛(རིགས་ལྷན་ཉི་མ)在方丈位七十年(ཁྱིམ་བདུན་ཅུ་མང);夏玛瓦崔陈贝(ཞུ་དམར་བ་ཐུལ་ཁྱིམ་དཔལ)生。

火牛年(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

祥扎西多杰(ཞང་བཟ་ཤིས་རྟེན)生;玛尔巴译师(ལར་པ་ལ་ཙ)死。

上虎年(1098年,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原文空)

土兔年(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

崔陈仁钦(ཐུལ་ཁྱིམ་ས་རིན་ཆེན)生;或有谓勒准(ལབ་ལྷན)生。

铁龙年(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

仲谢仁钦桑格(ཁྱེ་ལ་ཞེ་ས་རིན་ཆེན་སང་གེ)及达波曲雍(དཀའ་ས་པ་ཚས་གཡུང)生。

铁蛇年(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中元年,辛巳)

恰切卡巴(ཉ་འཆད་ཁ་པ)生。

水马年(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壬午)

兰祖强(ལན་ཐུལ་བྱང)死后,杰拉康寺(ཐུལ་ལྷ་ཁང)之方丈由珍顿(འབྱིད་ལྷན)担任;昆袞秋杰波(འཁོན་དཀྱིན་མཆོག་ཐུལ་པ)死;帕日洛钦(པ་རི་ལ་ཆེན)任萨嘉法台(ས་ཁྱུ་རི་ཁྱིམ་པ་དཀྱིད་པ);俄曲吉多吉(ཇེ་གས་ཚས་ཀྱི་རྟེན)死;或有谓勒准(ལབ་ལྷན)生;洛益寺(ལ་མི་ལྷ་ཁང)竣工。

水羊年(1103年,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

杰瓦琼仓兑玛瓦(ཐུལ་བ་ལྷ་པ་ཐོད་དམར་བ་),德格瓦(ཉུངས་ཀ་པ་),达波(དཀའ་པ་)弟子垂贡曲雍(ཐུལ་ལྷ་མ་ཚས་གཡུང)等二人生;《支梅谢梅传》(ནམ་བུ་རི་མེད་ཀྱི་ཐེངས་)一书谓,生于水羊年为妥,已有七代(ཞེས་རབས་བརྒྱད་ཡང་ཡིད);京俄巴(ཐུན་ཤེ་བ་)死。

水猴年(1104年,宋徽宗崇宁三年,甲申)

达波拉杰(དཀའ་པ་ལ་རྟེན)受近园戒(བརྟན་པ་ཇེ་གས་མཛད)。

木鸡年(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乙酉)

博多瓦(པོ་ཏོ་བོ་)死。

火狗年(མེ་ཁྱི): (1106年, 宋徽宗崇宁五年, 丙戌)

浦琼瓦(ཕུ་ཁྱེང་བོ་)死; 东顿(གདུམ་མཁྱེན)及崔陈贝(རྒྱལ་ཁྱིམ་ས་དཔལ་མེས་)生。

火猪年(མེ་ཕག): 1107年, 宋徽宗大观元年, 丁亥)

丁巴译师崔陈琼内(དྲིང་པ་པ་པ་རྒྱལ་ཁྱིམ་ས་འབྲུང་གནས་)生。

土鼠年(ས་ཁྱི)(1108年, 宋徽宗, 大观二年, 戊子)

日甸尼玛(རིགས་ལྡན་ཉི་མ་)任方丈后已过一百零二年。

土牛年(ས་ཁྲིང): (1109年, 宋徽宗大观三年, 己丑)

俄译师洛甸喜饶(རྟོག་པ་ལྷ་བ་སྒྲོ་ལྡན་གེས་རབ་)死; 恰瓦却吉僧格(ཆ་བ་ཆས་ཀྱི་མེང་གེ་)生; 达波拉杰(དཔག་ས་པོ་ལྷ་རྩེ་)往从梅拉(མེད་ལ་)。

铁虎年(ལྷག་ས་ཁྱུག): (1110年, 宋徽宗大观四年, 庚寅)

德谢帕木竹巴(དངེ་གཤེགས་པ་ལ་མ་བླ་བ་)及嘎玛兑松钦巴(ཀམ་དུམ་པ་ལ་སུམ་མཁྱེན་པ་)二人生; 达波自米拉处赴卫地(དཔག་ས་པོ་མེད་ལ་རི་བྱང་ནས་དབུས་སུ་བྱོན་)。

铁兔年(ལྷག་ས་ཨོམ): (1111年, 宋徽宗政和元年, 辛卯)

衮宁(ཀུན་སྒྲིང་)任萨嘉方丈。

水龙年(རྒྱ་འབྲུག): (1112年, 宋徽宗政和二年, 壬辰)

达波在约卡(ཁོ་ལ་ཁྲ)修行。(དཔག་ས་པོ་ས་ཁོ་ལ་ཁྲ་སྒྲུབ་མཛད།)。

水蛇年(རྒྱ་སྦྱུ): (1113年, 宋徽宗政和三年, 癸巳)

建恰域寺(བྱ་ཕུལ་གྱི་དགོན་པ་), (此事)在帕唐巴(པ་དམ་པ་)抵藏(བོད་)之后(པ་དམ་པ་……བོད་དུ་བྱོན་པ་རི་མཛད།)。

木马年(ཤིང་ཏྲ): (1114年, 宋徽宗政和四年, 甲午)

勒准(ལང་སྒྲོན་)从格西阿顿(དགེ་བཤེས་ཨ་ལྷན་)习听经典。

木羊年(ཤིང་ཕུག): (1115年, 宋徽宗政和五年, 乙未)

俄久崔陈喜饶(རྟོག་པ་རྒྱལ་ཁྱིམ་གེས་རབ་)及琼仓瓦(ཁྱེང་ཆང་བོ་)二人生。

火猴年(མེ་སྦྱུལ): (1116年, 宋徽宗政和六年, 丙申)

堆隆巴钦波(རྩེ་ལྷ་པ་ཆེན་པོ་)死; 杰瓦页查萨玛瓦(རྒྱལ་བ་ཨེ་བྲག་ས་ས་དམར་བོ་)、达波贡崔(དཔག་ས་པོ་སྒྲིམ་རྒྱལ་)及塞顿衮日(སེ་ལྷན་ཀུན་རིག་)等人生。

土猴年(ས་སྒྲེལ): (1128年, 宋高宗建炎二年, 戊申)

格西连(དགེ་ལེན་མཁན)及灵热巴(ལྷིང་རས་པ)生。

土鸡年(ས་བྱ): (1129年, 宋高宗建炎三年, 己酉)

俄久索(རྟོ་ཤར་ལོ་མོ་དེ)及兑巴桑楚(ཐོད་པ་པས་མ་བྱུང)、岗岗格西久顿(གླ་གླ་པ་དགེ་ལེན་སྒྲུབ་པ་)、贝底(བེད་ཏི)等人生; 玛恰纳瓦(མ་ཉ་ན་ར་བ)死。

铁狗年(ཁྱུ་གསལ་ཉི): (1130年, 宋高宗建炎四年, 庚戌)

杰擦强叶(རྗེ་ཅར་ཉལ་ཡེ)任杰拉康寺(རྗེ་ལ་རྩ་ཁང་དེ)方丈; 远波贡巴喜饶(དུགས་པ་གླེན་པ་ཤེས་པ་)生。

铁猪年(ཁྱུ་གསལ་ཕག): (1131年, 宋高宗绍兴元年, 辛亥)

蓉喜饶嘉措(རྩལ་ཤེས་རྒྱ་མཚན)、夏波冈巴(ཤ་པོ་གླ་པ་)、格玛巴(ག་མ་པ)及贾堆增(རྒྱ་དུལ་འཛིན)等人死;
帕木竹巴自多麦(པ་མ་རྩ་པ་འོ་མེ)抵卫地(དབུས)。

水鼠年(རྒྱ་ཁྱི): (1132年, 宋高宗绍兴二年, 壬子)。

夏玛巴崔陈贝(ཞ་མ་པ་རྩ་ཚེན་བེ)死; 或有人推想尊巴索南孜莫(བཙུན་པ་པོ་སོ་མོ་དེ་མོ་)生。

水牛年(རྒྱ་ཁ་པ): (1133年, 宋高宗绍兴三年, 癸丑)。

俄久索(རྟོ་ཤར་ལོ་མོ་དེ)之弟(གཞུང་)顿琼旺莫(ཐོད་ཀླུང་པོ་མོ་དེ་མོ་)及夏玛纳木卡纳(ཞ་མ་པ་ལ་མ་ཁ་ན་པ་)生; 堆松钦巴(དུས་གསུམ་མཐེན་པ་)受近园戒。

木虎年(ཤིང་རྩུག): (1143年, 宋高宗绍兴四年, 甲寅)。

帕木竹巴从恰兑增(པ་མ་རྩ་པ་འོ་མེ་རྩུང་)受近园戒; 卓袞桑结益西(འགྲོ་མགོན་པ་མངས་རྒྱལ་ཡེ་ཤེས་)生; 桑达卓浦巴(གསལ་པ་པོ་དག་སྒྲུབ་པ་)及祥顿却巴(ཞ་མ་པ་ལ་མ་ཁ་ན་པ་)死; 冈波巴堪布堆增(གླ་པ་པ་མ་ཁ་ན་པ་འོ་མེ་རྩུང་)生。

木兔年(ཤིང་ཨོམ): (1135年, 宋高宗绍兴五年, 乙卯)

俄久岱(རྟོ་ཤར་ལོ་མོ་དེ)生; 贡巴崔陈宁波(གླ་པ་རྩ་ཚེན་པ་ལོ་པོ་)受近园戒。

火龙年(མེ་ལྷག): (1136年, 宋高宗绍兴六年, 丙辰)。

日甸纳措苏(རིགས་ལུན་སྒྲུབ་པ་ལྷུ་གསུམ་)任方丈后至此为第十年。(4页上止; 4页下始)

火蛇年(མེ་སྒྲུལ): (1137年, 宋高宗绍兴七年, 丁巳)

仲谢钦波(ཞོ་ཤེ་ཁྱིའ་ཆེན་པོ་)建冈木冈寺(གཤ་གླ་གླུ་གཞུག་ལག་ཁང་);

土马年(ས་རྩ): (1138年, 宋高宗绍兴八年, 戊午)

恰威瓦熏奴约(གྲ་ཡུལ་བ་གཞིན་ནུ་འོད)死; 贾玛本顿(རྒྱ་མ་དབོན་ལྷན་པ)及俄扎西查(རྫོག་པ་གྲ་ཞེས་གྲགས)生。

土羊年(ས་ལུག)：(1139年，宋高宗绍兴九年，己未)

杰擦强叶(རྒྱལ་ཆ་བྱང་ཁེས)死; 堆松钦巴与达波(དཀྱུས་པ)相见。

铁猴年(ལྷགས་སྤྱེལ)：(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庚申)

珍顿(འབྲིང་ལྷན་པ)任杰寺(རྒྱལ)之方丈; 浦达失生。

铁鸡年(ལྷགས་བྱ)：(1141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

夏热瓦云何查(ག་ར་བ་ཡན་ཏན་གྲགས)死。

水狗年(རྒྱ་ཁྱི)：(1142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壬戌)

《青史》载索南泽莫(བསམ་དཔ་ནམས་ཅེ་མ)生; 达陇塘巴(རྒྱ་གུ་ལྷ་ང་ཐང་པ)生。

水猪年(རྒྱ་ཕག)：(1143年，宋高宗绍兴十三年，癸亥)

珍顿(འབྲིང་ལྷན་པ)死后除去阿钦波在一年夏季任方丈外，(ཨར་ཆེན་པོ་དབྱར་ཤོག)，自木鼠年(མིང་བྱི)至水猴年(རྒྱ་སྤྱེལ)之间，杰寺(རྒྱལ)的方丈位空了九年; 洁谢尊(ཁྲ་ཞེས་བཅོན་པ)死; 止贡久巴吉甸衮波(འབྲི་གུང་རྒྱུ་བ་པ་འཇིག་རྟེན་མགོན་པོ)及多甸南喀约(རྟོག་ལྷན་ནམ་མཁའ་འོད)二人生。

木鼠年(མིང་བྱི)：(1144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甲子)

芒波昆浦巴(མང་པོ་འཁོན་ཕུ་པ)死。

木牛年(མིང་ཐུང)：(1145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乙丑)

俄久索(རྫོག་རྫོག་པོ་པོ)，俄顿琼旺莫(རྫོག་རྟོན་ལྷ་ང་དབང་མོ)及俄秋德(རྫོག་རྫོང་པོ)等人死。

火虎年(མེ་ལྷག)：(1146年，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丙寅)

俄久约(རྫོག་རྫོང་པོ)死; 俄托梅查(རྫོག་ཐོགས་མེད་གྲགས)之子(སྐུ་སྐུ་མེད་པོ?)杰擦莫(རྒྱལ་ཆ་མོ་མོ)生。

第三饶迥 (རབ་བྱུང་གསུམ་པ)

火兔年(མེ་ཡས)：(1147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

萨嘉之杰尊查巴杰岑(རྫོག་པོ་ལྷ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ཆན)及祥(ཞུང)之弟子娘梅释迦益喜(མཉམ་མེད་སྐུ་ཡེ་ཞེས་པ)生。

土龙年(ས་འབྲུག)：(1148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

衮甸日巴(གུན་ལྷན་རམ་པ)生。

土蛇年(ས་སྲུང་ལ་): (1149年, 宋高宗绍兴十九年, 己巳)

希波堆泽(ཞི་པ་ཐཱ་ཙེ་འུ་རྩེ་)生; 玛吉夏玛(མ་རྩེ་ག་ཞ་མ་)死。《青史》载: 卡切班钦(ཁ་ཆེ་པ་ཤྲ་ཆེན་)出家。

铁马年(ལྷག་མ་ཏྟེ་): (1150年, 宋高宗绍兴廿年, 庚午)

贝钦约波生(དཔལ་ཆེན་འོ་དཔ་ལྷ་པས་); 达波冈(贡)促(དཔལ་པ་སྒྲུ་ལ་)任方丈; 俄喜饶喇嘛(རྟོག་ཤེས་རབ་སྒྲུ་མ་)生; 祥约久(ཞལ་འོ་དཔ་འཇུ་)死。

铁羊年(ལྷག་མ་ལུག་): (1151年, 宋高宗绍兴廿一年, 辛未)

帕木竹巴与达波仁波切(དཔལ་པ་ཤིན་པ་ཆེ་)会见。

永猴年(རྒྱ་སྤྱལ་): (1152年, 宋高宗绍兴廿二年, 壬申)

俄多吉僧格(རྟོག་རྟོ་རྩེ་སེང་གེ་)生。

永鸡年(རྒྱ་ཕྱུ་): (1153年, 宋高宗绍兴廿三年, 癸酉)

格西崔帕恩兰巴(དགེ་བཤེས་ཆུ་ལ་འཕགས་ངན་ལམ་པ་)任杰寺(རྒྱལ་)方丈; 东顿(གདུམ་ལྷོན་)建纳塘寺(སྟར་ཐང་); 达波仁波切(དཔལ་པ་ཤིན་པ་ཆེ་)死; 恰查久(ཆག་དག་པོ་ཆེན་)及卓莫切(གྲོ་མོ་ཆེ་)生; 塔玛旺久(དར་མ་དབང་ལྷུག་)建巴日波(寺)(འབབ་ཤིན་པ་པོ་པོ་)。(4页下止; 5页上始)。

木狗年(ཤིང་ཁྱི་): (1154年, 宋高宗绍兴廿四年, 甲戌)

堪钦多杰崔陈(མཁན་ཆེན་རྟོ་རྩེ་ཆུ་ལ་བྱིས་པ་)生; 达波建冈波寺(སྒྲུ་པ་)。

木猪年(ཤིང་ཕག་): (1155年, 宋高宗绍兴廿五年, 乙亥)

在促地(མཚུ་)建拉陇寺(ལྷ་ལུང་)基。

火鼠年(མེ་སྲུང་): (1156年, 宋高宗绍兴廿六年, 丙子)

俄托梅查巴(རྟོག་ཐོགས་མེད་གཤམ་པ་)死。

火牛年(མེ་སྤྱལ་): (1157年, 宋高宗绍兴廿七年, 丁丑)

俄衮嘎多吉(རྟོག་ཀུན་དགའ་རྟོ་རྩེ་)生; 帕木竹巴与帕唐巴(པ་དམ་པ་)会见。

土虎年(ས་ཁྱུ་): (1158年, 宋高宗绍兴廿八年, 戊寅)

萨钦衮宁(ས་ཆེན་ཀུན་སྤྱིང་)及俄久促(རྟོག་རྟོ་ཆུ་ལ་)死; 帕木竹巴建丹萨梯寺(གདན་ས་མཐོང་ཐུང་); 尼崩(ཉི་འབྱུང་)及拉陇吉旺久(ལྷ་ལུང་གི་དབང་ལྷུག་)二人生。

土兔年(ས་ཁྱེས་): (1159年, 宋高宗绍兴廿九年, 己卯)

格西崔帕恩兰巴死后四年中杰寺方丈席位空缺; 堆松钦巴(དུས་མཐུན་)往粗朴(མཚུར་མཐོང་)。

铁龙年(ལྷགས་རྩུག་): (1160年, 宋高宗绍兴卅年, 庚辰)

格西佳日巴(དགེ་བཤེས་ལྷགས་རི་པ་)、杨本巴(ཡང་དབེན་པ་)、桑杰贡巴(སངས་རྒྱས་སྤེན་པ་)等人生; 贡促(སྤེན་ཚུལ་)依预言修复拉萨之被毁处(ལྷ་སའི་ཞིག་གས་)。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 (1161年, 宋高宗绍兴卅一年, 辛巳)

恰域瓦弟子藏巴仁波切多吉米居(གཙང་པ་རིན་པོ་ཆེ་དྲུ་མེ་མི་པལྟུང་)及热琼瓦(རས་རྩུང་པ་)二人死; 藏巴佳热(གཙང་པ་རྒྱ་རས་)生。

木马年(རྩ་རྩ་): (1162年, 宋高宗绍兴卅二年, 壬午)

据谓班钦释迦失(པཎ་ཆེན་གྲགས་མྱེ་)出家。

水羊年(རྩ་ལྷག་): (1163年, 宋孝宗隆兴元年, 癸未)

冈冈久塞(གླ་གླ་རྩ་སྤེན་)、达顿久卧益喜(རྟ་ཏུན་རྩ་འཇིག་ལྷོ་ཤེས་)生。

木猴年(མེ་རྩུལ་): (1164年, 宋孝宗隆兴二年, 甲申)

唐杰瓦拉囊巴(གཏན་ས་རྒྱལ་པ་ལྷ་ནང་པ་)生; 杰恰琼仓兑玛瓦(རྒྱལ་བྱ་ཐུང་ཚང་ཐོད་དམར་པ་)任杰寺方丈(རྒྱལ་བྱ་གདན་ན་ས་); 堆松钦巴(རྩལ་མཁའ་ཁྱེན་)子康地(ཁམས་)建冈波乃囊寺(གཡ་པ་གནས་)……

ནང་)。

木鸡年(མེ་ཕྱ་): (1165年, 宋孝宗乾道元年, 乙酉)

建墨竹(མལ་རྩ)恰切嘎寺(བྱ་རཆད་གཤེད་གོན་པ་); 达陇唐巴(རྟ་གཤེད་ཐང་པ་)及灵热(ཁྱིང་རྩ་རས་)会见帕木竹巴。

火狗年(མེ་ཁྱི་): (1166年, 宋孝宗乾道二年, 丙戌)

东顿(གདུ་ས་ཏུན་)及俄多德(རྩལ་མདོ་ཐེ་)二人死。

火猪年(མེ་ཡག་): (1167年, 宋孝宗乾道三年, 丁亥)

祥扎西多杰(ལྷང་པག་ཤེས་རྩ་ཐེ་)及绛求格泽(ཐང་རྩུབ་དགེ་མཛེས་)二人死; 止贡久巴(འབྲི་ཐུང་ཐུང་པ་)会见帕竹。

土鼠年(ས་ཁྱི་): (1168年, 宋孝宗乾道四年, 戊子)

增达玛波谛死。

土牛年(ས་ཁྲུང་): (1169年, 宋孝宗乾道 年, 己丑)

恰巴却森(ཆ་པ་ཆས་ལེང་)及查波贡崔(བྲགས་པ་སྤེན་ཚུལ་)二人死; 雅桑却杰(གཡའ་པཐང་ཆས་ཐེ་)生; 班钦释迦失(པཎ་ཆེན་གྲགས་མྱེ་)受近园戒; 堆松钦巴(རྩལ་མཁའ་ཁྱེན་)建顿邦浦(འདྲན་པ་ཐང་)……

ཐུག་)寺; 建焦莫隆寺(རྒྱུར་མ་ལུང་)。(五页上止, 五页下始)。

铁虎年(ལྷགས་རྩུག་): (1170年, 宋孝宗乾道六年, 庚寅)

德希帕竹(པདྨ་གཤེས་པ་ཡག་ལྷ་)死; 喇嘛祥(ལྷ་ས་ལྷང་)虽然做了祈祷, (པལྱོ་པ་ཙམ་བྱས་)……

ཁུང་), 但在帕竹(ཡག་ལྷ་)却仍无方丈; 冈冈卓谢(གླ་གླ་ཐོས་གཞེང་)死; 博木查巴(ཐོས་བྲག་པ་)

及果查巴(ཀྲ་བླ་པ་)二人生。

铁兔年(ལྷགས་ལོ་) (1171年, 宋孝宗乾道七年, 辛卯)

查巴杰岑(བླ་པ་པ་ལྷ་མཚེན་)任萨嘉寺方丈; 帕竹无方丈; 建月朋寺(ལྷ་པོ་པོ་)。

水龙年(རྩ་ལྷག་) (1172年, 宋孝宗乾道八年, 壬辰)

或有人(书)谓: 卓浦译师(ཐོ་ཕུ་མ་ལྷ་པོ་)生。

水蛇年(རྩ་སྦྱུ་) (1173年, 宋孝宗乾道九年, 癸巳)

卓浦译师强巴贝(བླ་པ་པ་རྩ་པོ་)生; 达波贡琼喜饶绛求(དཔལ་པོ་རྒྱལ་ལྷ་མོ་རྩ་པོ་ལྷ་མོ་)死。

木马年(ཤིང་རྩ་) (1174年, 宋孝宗淳熙元年, 甲午)

德嘎巴(ཐུང་ཀ་པ་)死。

木羊年(ཤིང་ལོ་) (1175年, 宋孝宗淳熙二年, 乙未)

恰切嘎巴(ཐུང་ཀ་པ་)及康陇巴(རྩ་པོ་པ་)二人死; 堆松钦巴弟子却吉冈巴(ཐོང་ཀ་པ་)生; 近蔡寺(ཐོང་ཀ་པ་)按: 此指ལང་དཀྱིལ་པ་; 杰瓦琼仓兑玛(ཐོང་ཀ་པ་)死; 杰寺(ཐོང་ཀ་པ་)三年无方丈。(按: 上述蔡寺的另一寺称 དཔལ་པོ་)。

火猴年(མེ་སྦྱུ་) (1176年, 宋孝宗淳熙三年, 丙申)

琼仓瓦(ཐོང་ཀ་པ་)死。

火鸡年(མེ་ཕུ་) (1177年, 宋孝宗淳熙四年, 丁酉)

达波弟子乃久巴却雍(ཐོང་ཀ་པ་)死; 止贡久巴(ཐོང་ཀ་པ་)任帕竹方丈(ཐོང་ཀ་པ་); 朱本热达玛桑格(ཐོང་ཀ་པ་)生。

土狗年(ས་ཀྱི་) (1178年, 宋孝宗淳熙五年, 戊戌) (原文空)

土猪年(ས་ཕུ་) (1179年, 宋孝宗, 淳熙六年, 己亥)

杰耶查萨玛瓦(ཐོང་ཀ་པ་)任杰拉康寺方丈; 久巴(ཐོང་ཀ་པ་)前往止贡(ཐོང་ཀ་པ་)。(按《松》表: 建止贡寺)

铁鼠年(ལྷགས་ལོ་) (1180年, 宋孝宗淳熙七年, 庚子)

格唐巴却丁巴(ཐོང་ཀ་པ་)生; 帕竹弟子扎西贝(ཐོང་ཀ་པ་)建达垅寺(ཐོང་ཀ་པ་)。

铁牛年(ལྷགས་ལོ་) (1181年, 宋孝宗淳熙八年, 辛丑)

或有谓建达垅寺(ཐོང་ཀ་པ་)。

永虎年(ཐུ་ཕྱུག)：(1182年，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

索南孜莫(འཕམ་དྭ་ནམས་རྩེ་མོ་)及明波(མིང་པོ་)弟子达约(ཐུ་འཕྱེད་)、俄杰擦莫(རོལ་རྩེ་འཕམ་མོ་)等人生；萨嘉班钦(ས་སྐྱ་པཎ་ཆེན་)及果查巴索南杰岑(ཀུ་བྱ་པ་ས་པམ་དྭ་ནམས་ཐུ་ལ་མཆན་)二人生。

永兔年(ཐུ་ཕུས)：(1183年，宋孝宗淳熙十年，癸信)(原文空)

永龙年(ཤིང་འབྲུག)：(1184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

施擦索杰(ཟངས་ཆ་པམ་དྭ་ཐུ་ལ་)生；勒准(ལབ་ལྷན་)在蒙历(ཏྲ་མ་ཟེངས་)三月十日埋藏了雅日伏藏(གཡལ་འཇིན་གཏེར་)；勒准(ལབ་ལྷན་)生于永马年(ཐུ་རྩ་)则是八十三岁，生于兔年则是八十六岁。

永蛇年(ཤིང་ལྷུ་ལ)：(1185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乙巳)

堆松钦巴建暖玛拉丁寺(ཀླུ་མ་ལྷ་སྤོང་)；勒准生于永羊年则是八十三岁。

火马年(མི་རྩ་)：(1186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

拉卓瓦袞波(ལྷ་འབྲོ་བའི་མགོན་པོ་)、卡热查杰(ཁ་རལ་བྱ་གས་ཐུ་ལ་)、聂多玛瓦僧格(རྟེ་མདོ་སྐུ་བའི་མིང་གེ་)等人生。(五页下止；六页上始)。

火羊年(མི་ལུག)：(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

日甸纳措苏(རིགས་ལྷན་སྐྱ་ཆོགས་གཟུགས་)在讲经说法之后已过五十一年；杰瓦叶查玛瓦(ཐུ་ལ་བ་ཡེ་བྱ་གས་དམར་བོ་)死；杰寺方丈空缺一年；本仁波切(དཔལ་ན་རིན་པོ་ཆེ་)、冈冈希波堆查瓦仁钦琼内(ཀླུ་མ་ཀླུ་ཞིག་པོ་འདུལ་བྱ་བ་རིན་པོ་ཆེན་འབྱུང་གནས་)杰波洛热巴旺久尊珠(ཐུ་ལ་བ་ལོ་རལ་བ་དབང་ཕྱུག་བརྩན་པ་འབྱུགས་)等生。祥(ཞང་)建贡塘寺(གྲུང་ཤང་)后又建拉钦寺(ལྷ་ཆེན་)。

土猴年(ས་སྤྱུལ)：(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

灵日巴贝马多吉(ཤིང་རལ་པ་པད་མ་དོ་རྩེ་)死；贾热(བྱ་རལ་)取出六种等味伏藏(རྩ་སྟོན་སྟོན་ལྔ་བྱ་གཏེར་)；建强达纳寺(བྱང་རྩ་ན་)。(按：“六种等味”是迦举派的一种修法)。

土鸡年(ས་ཕུ)：(1189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乙酉)

格西连(དགེ་བཤེས་ཐུན་)任杰寺方丈；塞吉浦(སེ་རྩུལ་ཕུ)死；桑灵瓦(པམ་མ་ཤིང་བོ་)、桂仓瓦袞波多杰(ཁྲིན་ཆང་བ་མགོན་པོ་དོ་རྩེ་)二人生；堆松钦巴建粗朴寺(མཚུང་ཕུ)。

铁狗年(ལྷུགས་ཉི)：(1190年，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戌)

丁巴译师促陈(ཤིང་པ་ལོ་རྩ་བ་ཐུ་ལ་ཁྱིམས་)死；雅泽王(ཡ་ཆེ་ཐུ་ལ་པོ་)为觉卧神像(ཇེ་པོ་)建金顶。

铁猪年(ལྷུགས་པག)：(1191年，宋光宗绍熙二年，辛亥)

格西连死后芝堆(རྩི་འདུལ་)任一年的杰拉康寺方丈；恰域森仁波切(བྱ་ཡུལ་ཐེམ་རིན་པོ་ཆེ་)及古耶瓦仁钦袞波(གྲུ་ཡུལ་བ་རིན་པོ་ཆེན་པོ་)二人生；卓浦译师(ཐོ་ཕུ་ལོ་རྩ་བོ་)受近园戒。

永鼠年(ཐུ་བྱི): (1192年, 宋光宗绍熙三年, 壬子)

玛瓦(མ་ཁ)建玛袞寺(མ་དགོན་པ་, 或译“玛寺”)。

永牛年(ཐུ་བཟང): (1193年, 宋光宗绍熙四年, 癸丑)

冈冈巴格西久顿(གོ་གོ་པ་དགེ་བཤེས་ལྷ་སྟན་པ་)任杰寺方丈, 仁波切朗隆巴(རིན་པོ་ཆེ་ལང་ལུང་པ་)等死。

永虎年(ཐུ་འབྲུག): (1194年, 宋光宗绍熙五年, 甲寅)

娘海释迦益西(མཉམ་མེད་ལྷ་ཡུ་ཡེ་ཤེས་)继喇嘛祥为方丈。

永兔年(ཐུ་ཡམས): (1195年, 宋宁宗庆元元年, 乙卯)

卓浦杰擦(ཐོ་ཕུ་རྟེན་ཅེ་)死; 卓浦译师往尼泊尔。

火龙年(ཐུ་འབྲུག): (1196年, 宋宁宗庆元二年, 丙辰)

祥尼朋(ཐང་ཉི་ཤེས་)之弟子久贝(ཐུ་འབྲུག་)生; 娘堆加木样袞波(ཉམ་ཐུ་ཉི་ཤེས་ལྷ་ཡུ་ཡེ་ཤེས་)及屯月多吉(རྟེན་ལྷ་མེད་རྟེན་ལྷ་མེད་)二人生。

火蛇年(ཐུ་སྲུང): (1197年, 宋宁宗庆元三年, 丁巳)

恰却占贝(ཆེན་ཆེན་ལྷ་མེད་པ་)生; 卓洛(ཐོ་ལོ་)前往迎请弥扎(ཐོ་ལོ་མེ་ཏི་པ་)(ཐོ་ལོ་མེ་ཏི་པ་ལྷ་མེད་པ་)。

上马年(ཐུ་མུ་): (1198年, 宋宁宗庆元四年, 戊午)

达龙(ཐུ་ལུང་)、却吉(ཆེན་ལྷ་མེད་)二人在帕竹寺(པཎ་ཆུ་ལྷ་མེད་པ་)中建大殿(ལུང་ལྷ་མེད་པ་ཆེན་པོ་པ་); 弥扎(ཐོ་ལོ་)抵西藏后于卓浦(ཐོ་ཕུ་)仅居六个月。

土羊年(ཐུ་ལུག): (1199年, 宋宁宗庆元五年, 己未)

希波堆孜(ཤི་པོ་ཐུ་ཉི་ཤེས་)及达波之大弟子(ཐུ་ཆེན་)垂贡夏玛囊卡纳(ཐོ་ལོ་མེ་ཏི་པ་ལྷ་མེད་པ་)死; 弥扎在返印途中显示无穷变幻。(六页上止; 六页下始)。

铁猴年(ཐུ་ལྷ་སྲུང): (1200年, 宋宁宗庆元六年, 庚申)

冈冈巴格西久顿(གོ་གོ་པ་དགེ་བཤེས་ལྷ་སྟན་པ་)死后洛西佳日(དགེ་བཤེས་ལྷ་སྟན་པ་)任杰寺方丈(ཐུ་ལྷ་སྲུང་པ་); 霞玛扎西在巴(ལྷ་མེད་པ་ལྷ་སྟན་པ་)、珠巴熏奴僧格(ལྷ་སྟན་པ་ལྷ་སྟན་པ་)、冈布尼贡钦(གོ་པ་ཉི་ཤེས་པ་)等人生; 浦达失卓略被迎至西藏; 或有谓勒准死。

铁鸡年(ཐུ་ལྷ་སྲུང): (1201年, 宋宁宗嘉泰元年, 辛酉)

勒准生于羊年而死于此年的九十九岁(ཐོ་ལྷ་སྲུང་པ་), 此说为妥。

永狗年(ཐུ་ཁྱི): (1202年, 宋宁宗嘉泰二年, 壬戌)

仪主吉查巴(རྫོག་གཤམ་བཞུགས་པ་)及京俄仁钦何(ལྷོ་ཤར་རིན་ཆེན་ལྷན་)二人生。

永绪年(ཐུ་མག): (1203年, 宋宁宗嘉泰三年, 癸亥)

贝钦约波(དབུ་ལ་རྩེ་ན་ལྷན་)死; 杰瓦仁钦托杜巴(ཐུ་ལ་བ་རིན་ཆེན་ཐོག་རྟུགས་པ་)、桑杰雅群(སངས་རྒྱལ་ཡར་བྱོན་)及绒巴嘎洛(རོང་བ་ག་ལོ་)等人生。

永嗣年(ཤིང་བྱི): (1204年, 宋宁宗嘉泰四年, 甲子)

嘎玛巴什生; 卡切班钦(ཁ་ཆེ་བཤ་རྩེན་)抵藏; 勒准死。

永牛年(ཤིང་ལྷང): (1205年, 宋宁宗开禧元年, 乙丑)

俄杰波嘎(རྫོག་རྒྱལ་པོ་དགའ་)生; 聂希(གཉེ་ལ་ཞིག)弟子贾青茹瓦(ཐུ་མཆོང་རུ་བ་)建聂塘寺(ཉི་ཐང་)。

火虎年(མི་ཕྱག): (1206年, 宋宁宗开禧二年, 丙寅)

建静泉寺(གཡའ་བཟང་); 或有谓嘎玛巴什生。

第四饶邇 (རབ་བྱུང་བཞི་པ་)

火兔年(མི་ཕྱག): (1207年, 宋宁宗开禧三年, 丁卯)

杰热瓦益西僧格(བངས་ར་བ་ཡེ་ཤེས་མེང་གེ)及祥(ཞང)之方丈(ཞང་གི་གདན་ན་ས་པ་)娘梅释迦益西(གཉེ་མ་མེད་ལྷུ་ཡེ་ཤེས་)死; 卡切班钦(ཁ་ཆེ་བཤ་རྩེན་)在塘波切(ཐང་པོ་ཆེ)制佛历表(བཙུན་རྩིས་མཛད་); 佛涅槃已历一千七百五十年。

土龙年(སུ་འབྲུག): (1208年, 宋宁宗嘉定元年, 戊辰)

班钦释迦失(བཤ་རྩེན་ཤུག་མི)往热振(ར་རྩོང)等地; 杰京俄查琼(ཇེ་ལྷོ་ཤར་གཤམ་འབྱུང་)任帕竹方丈(པག་བྱུའི་གདན་ན་ས་); 洛热(ལ་རས)弟子加木样贡波(འཇམ་དབྱངས་མགོན་པོ་)生; 规范师绛求益西(ཞོག་དཔན་བྱང་རྒྱལ་ཡེ་ཤེས་)任祥寺方丈(ཞང་གི་གདན་ན་ས་); 于卡切班钦(ཁ་ཆེ་བཤ་)跟前萨班(ས་པཤ་)受近圆戒。

土郎年(ས་སྤུལ): (1209年, 宋宁宗嘉定二年, 己巳)(原文空)

铁马年(ལྷགས་ཏྲ): (1210年, 宋宁宗嘉定三年, 庚午)

贾玛本顿(ཐུ་མ་དཔོན་རྟེན་)死; 卡切班钦于萨嘉坐夏; 达龙塘巴(ཐུག་ལུང་ཐང་པ་)及桑结贡巴(སངས་རྒྱལ་རྟེན་པ་)二人死; 古耶瓦仁钦衮(གུ་ཡལ་བ་རིན་ཆེན་མགོན་)任达龙寺方丈(ཐུག་ལུང་གི་གདན་ན་ས་མཛད་); 拉秋卡瓦(ལྷ་ཐུག་མཁར་བ་)任祥寺方丈(ཞང་གི་གདན་ན་ས་)。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 (1211年, 宋宁宗嘉定四年, 辛未)

弟侄莫多吉查巴(གཙུང་དེ་མ་རྫོག་གཤམ་པ་)生; 卓衮威瓦佳热(འབྲོ་མགོན་གཙང་བ་ཐུ་རས་)及梅格瓦坚(མལ་ག་བ་ཆན་)死。(六页下止; 七页上始)。

水猴年(ཐུ་སྦྱུལ)：(1212年，宋宁宗嘉定五年，壬申)

掘伏藏者(གཏེར་སྟོན)古茹却吉旺久(གུ་རུ་ཚེས་ཀྱི་དབང་ཕྱུག)生。卓译师(ཐོ་ཁྱེད)为大慈悲佛像开光(བུམ་ས་ཆེན་པ་ལ་གནས་མཛད)。

水鸡年(ཐུ་ཕུ)：(1213年，宋宁宗嘉定六年，癸酉)

宁玛派规范师(རྟེན་མཐི་སྒྲིབ་དཔལ)尼朋(ཉི་འབུམ)死；杰瓦相衮巴(རྒྱལ་པ་ཁང་དགོན་པ)生。

木狗年(ཤིང་ཁྱི)：(1214年，宋宁宗嘉定七年，甲戌)

冈冈索南仁钦(ཀོ་ཀོ་འཕགས་ནམས་རིན་ཆེན)生；桑结朋瓦(སངས་རྒྱལ་འབུམ་པ)任祥寺方丈(ཞང་གི་གདན་ས)；卡切班钦赴克什米尔(ཁ་ཆེ)。

木猪年(ཤིང་ཕག)：(1215年，宋宁宗嘉定八年，乙亥)

薛禅汗(ཐེ་ཆེན་རྒྱལ་པ)生；贝底查久(བེད་ཀྱི་དབང་མཚན)死。

火鼠年(མེ་བྱི)：(1216年，宋宁宗嘉定九年，丙子)

杰尊查巴结岑(རྗེ་འབུ་ན་གཤམ་པ་རྒྱལ་མཚན)著佛历表，遂后杰尊查巴结岑死；恰查久巴(ཆག་དབང་མཚན་པ)死。

火牛年(མེ་སྤང)：(1217年，宋宁宗嘉定十年，丁丑)

杨衮巴止贡吉衮衮波(ཡང་དགོན་པ་འབྲི་གུང་ཇིག་རྟེན་མགོན་པོ)、杰瓦衮尼(རྒྱལ་པ་རྟེན་ནེ)及衮衮热巴(གུན་ལྗན་རས་པ)等人死；尼多远杰钦巴(ཉི་མདོ་རྒྱལ་མཚན་ཅན་མཆོན་པ)生；堪布多吉崔陈(མཁའ་ན་པོ་རྟོ་རྒྱལ་ཁྱིམ་ས)任止贡寺方丈(འབྲི་གུང་གི་གདན་ས)。

土虎年(ས་ཁྱུག)：(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戊寅)

格西佳热瓦(དགེ་བཤེས་ལུགས་རི་བ)及达波堪布堆增(དཔལ་པོ་མཁའ་ན་པོ་འདུལ་འཛིན)二人死；琼久尼巴仁钦多吉(གཙུང་པུ་གཉིས་པ་རིན་ཆེན་རྟོ་རྒྱུ)生。

土兔年(ས་མཁའ)：(1219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

朗顿谢僧(ལང་སྟོན་ཤེས་པེང)任杰寺方丈(རྒྱལ་གྱི་ལྗན་ས)六年；俄多吉僧格西死(རྟོ་རྒྱུ་རྟོ་རྒྱུ་ཤེས་པ)。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220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冈冈仲谢久塞(ཀོ་ཀོ་ཁྱེས་གཞེས་རྟོ་སྐྱེས)死；康隆巴(ཁམས་ལུང་པ)生。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221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辛巳)

止贡堪布多吉崔陈(འབྲི་གུང་མཁའ་ན་པོ་རྟོ་རྒྱུ་ཁྱིམ་ས)死；蔡巴(ཆལ་པ)在蒙古地区(རྟོ་པ་ལུ་ལ)宣传佛教。(ཆལ་པ་རྟོ་པ་ལུ་ལ་དྲ་དགོན་མཚན་གྱི་ཆེ་བ་བརྟན།)。

水马年(ཐུ་རྩ་)：(1222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壬午)

温仁波切(དཔལ་ལྷན་པ་ལྷ་མོ་)任止贡方丈。

水羊年(ཐུ་ལྷ་)：(1223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癸未)

垂希达玛僧格(འབྲུལ་ཞིག་དམ་མེད་ཀེ་)、却果瓦多吉益希(ཚས་སྒྲིབ་དེ་ལེ་ཤེས་)生。

木猴年(ཤིང་སྤྱེལ་)：(1224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

贝巴顿熏(ཐམ་པ་ལྷན་པ་ལྷ་མོ་)生；虐杰瓦拉东(གཏོས་ཀྱིས་པ་ལྷ་མོ་)死；古耶瓦仁钦衮(གྲུ་ཡེ་པ་ལྷ་མོ་)建拉康钦莫神殿(ལྷ་ཁང་ཆེན་མོ་)。

木鸡年(ཤིང་བྱ་)：(1225年，宋理宗宝庆元年，乙酉)

聂仁瓦德来杰岑(ནེ་རིང་པ་པ་དེ་ལེགས་ཀྱིས་མཆན་)生；卡切班钦(ཁ་ཆེ་པ་ཆེན་)死；祥顿泽玛巴(ཞང་ཏོན་མ་པ་)任十三年的杰寺方丈。

火狗年(མེ་ཁྱི་)：(1226年，宋理宗宝庆二年，丙戌)(原文空)

火猪年(མེ་ཕྱག་)：(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丁亥)

日甸纳措苏(རིགས་ལྷན་སྒྲོལ་མ་གཟུགས་)百岁时，讲经说法后死；托卡瓦仁钦(ཏོ་ཁ་པ་ལྷ་མོ་)生。(七页上止；七页下始)。〔按：《松巴堪布年表》载：是年成吉思汗取得西夏(ཅད་མེ་ཉག་)后死〕。

土鼠年(ས་ཁྱི་)：(1228年，宋理宗绍定元年，戊子)

日甸达瓦约(རིགས་ལྷན་པ་ལྷ་མོ་)继香跋拉位。

土牛年(ས་ཁྲིའ་)：(1229年，宋理宗绍定二年，己丑)

恰域巴桑结贡巴(ཉ་ཡུལ་པ་སངས་ཀྱིས་སྒྲིབ་པ་)死；冈波巴尼瓦久塞(གླམ་པ་པ་ལྷ་མོ་)生。

铁虎年(ལྷགས་ལྷག་)：(1230年，宋理宗绍定三年，庚寅)

达顿久卧益西(དཱ་ཏོན་ལྷ་མོ་)死；楚钦乌坚巴(བྱུང་ཆེན་ལྷ་མོ་)生。

铁兔年(ལྷགས་ལོ་)：(1231年，宋理宗绍定四年，辛卯)

久贝(རྒྱ་ལེར་)死；扎西喇嘛(བྱམ་ཤེས་རྒྱ་མོ་)生；桑结宁波(སངས་ཀྱིས་སྤྱོད་པ་)任样寺方丈(ལང་གི་གདན་ན་)。

水龙年(ཐུ་འབྲུག་)：(1232年，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

拉拢古旺久(ལྷ་ལྷང་གི་དབང་ལྷག་)死；恰域康隆巴(ཉ་ཡུལ་ཁྲམ་ལྷང་པ་)、桑结觉卧(སངས་ཀྱིས་ལྷ་མོ་)及纳塘瓦祥顿却洛(སྒྲུང་ཐང་པ་ལྷ་མོ་)等三人生。

水蛇年(ཐུ་སྦྱུལ)：(1233年，宋理宗绍定六年，癸巳)

雅桑瓦(གཡམ་ལ་བཟང་བ)死；聂内久塞(ཉེ་ན་ས་ཇོ་སྐལ)任方丈位；若喜饶喇嘛(རྩ་ག་ཤེས་རབ་སྐལ)死；古茹却旺(གུ་རུ་ཚེས་དབང)自囊盖查(གནས་སྐལ་བྱུག)掘出伏藏。

木马年(ཤིང་རྩ)：(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

俄衮嘎多吉(རྩོག་ཀུན་དགའ་དེ་ཇེ)及温仁波切(དཔལ་ན་རིན་པ་ཆེ)二人死；京俄查巴琼内(ལྷན་པ་ལྷ་གསལ་པ་འབྱུང་གནས)任贡寺方丈(འབྲི་གུང་གི་གདན་ས)；凯珠香顿(མཁས་གུང་ཤང་ས་ལྷན)生。

木羊年(ཤིང་ལུག)：(1235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

卓衮帕思巴(འབྲོ་མགོན་འཕགས་པ)及俄僧格查(རྩོག་མེང་གི་སྐུ)二人生；杰瓦仁钦托杜巴查巴莫珠(རྒྱལ་བ་རིན་ཆེན་ཐོག་རྒྱལ་པ་གྲགས་པ་འཛིན་འབྱུག)任帕竹方丈(པག་ལུ་གི་གདན་ས)。

火猴年(མེ་སྦྱུལ)：(1236年，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

古耶仁钦衮(སྐུ་ཡལ་རིན་ཆེན་མགོན)死后桑结雅群喜饶喇嘛(སངས་རྒྱལ་ཡར་ཐུན་ཤེས་རབ་སྐལ་མ)任达垅寺方丈(ལྷན་ལུང་གི་གདན་ས)；贡德瓦(གླམ་བདེ་བ)建十万佛像(སྐུ་འབྱུང་ཙུང་འཛིང་མ)；因波瓦尼贡钦波(གླམ་པོ་བ་སྤྱི་གླམ་ཆེན་པོ)死。

火鸡年(མེ་ཕྱ)：(1237年，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

珠巴本热达玛桑格(འབྱུག་པ་དཔོན་རས་དྭ་མ་མེང་གི)死。

土狗年(ས་ཁྱི)：(1238年，宋理宗嘉熙二年，戊戌)

杰寺方丈位空缺；萨嘉巴仁钦杰岑(ས་སྐུ་པ་རིན་ཆེན་རྒྱལ་མཚན)、益西琼内拉查卡巴洛垂益西(ཡེ་ཤེས་འབྱུང་གནས་ལྷ་བྱུག་ཁ་པ་སྒྲ་ལྷ་ཡེ་ཤེས)等生；桑结熏奴(སངས་རྒྱལ་གཞོན་ནུ)任祥寺方丈(ལྷང་གི་གདན་ས)；或有谓仓杰巴(མཚམས་པ་ཅན་པ)生。

土猪年(ས་ཕག)：(1239年，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

桑擦索南杰岑(བངས་ཚ་བོ་ཤ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死；卓衮恰纳(འབྲོ་མགོན་ལྷན་ན)生。

铁鼠年(ལྷག་ས་བྱི)：(1240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庚子)

仁钦查巴益西(རིན་ཆེན་གྲགས་པ་ཡེ་ཤེས)、仓结巴(མཚམས་པ་ཅན་པ)、祥衮秋贝(ལྷང་དགོན་མཚན་པ་ལ)等人生；此年蒙军火焚杰拉康寺(རྒྱལ་ལྷ་ཁང་མེས་བཅུགས་པ)遂之后悔，并给以众多金片银片以修复被毁神殿(ཇེས་སུ་རྩེ་འབྲུང་ནས་གསེར་བྱི་དང་ལ་བྱི་མང་བྱིན་ནས་ལྷ་ཁང་ཞིག་གསོ་.....བྱས།)。(七页末止；八页上始)(按：གསེར་བྱི་དང་ལ་བྱི，有译作升金升银者)

铁牛年(ལྷག་ས་སྤང)：(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

本谢琼(དཔོན་ཤེས་འབྱུང)死。

水虎年(ཐུ་སྦྱུག)：(1242年，宋理宗淳祐二年，壬寅)

聂内久塞(ཉེ་གནས་ཇོ་སྐལ)死；聂塘查森(ཉེ་ཐང་གྲགས་མེང)制佛历表。

宁玛楚托梅隆多吉(རྟོ་མ་ཐི་བྱ་པ་ཐོང་མེ་ལོང་རྟོ་རྩེ།)、俄仁钦桑波(རྟོ་ག་རིན་ཆེན་བཟང་པོ།)二人
多甸杰波格杰约雅桑(རྟོ་གསུལ་ལྷན་རྒྱལ་པོ་དགེ་མཛོད་སེལ་ལཱ་ལ་བཟང་།)任方丈; 窝阔台(ཨ་གོ་……
受委继汗位(ཏྲ་མ་གྱི་རྒྱལ་པ།), 迎请蔡巴并授以封文(ཨ་གོ་ཏྲ་ས་ཏྲ་མ་གྱི་རྒྱལ་པར་འཁོད། ཆལ་བ་……
དྲ་མ་ས་ཏྲ་མ་འཁོད་ས་བྱིན།)。

薩嘉班欽(ས་རྒྱ་པཌ་ཆེན་)赴漢地(ཁུ་ནག་ཏུ་བྱོན་); 帕思巴及恰納二人亦往(漢地)。
ལྷ་ས་པ་དང་ཐུག་ན་ཁྱིམ་གྱི་པ་མེད་པ།)。

俄洛本却多(ཇལ་ཤལ་དཔལ་ཆལ་རྟེན)生。

[illegible]

堆松钦巴(དུས་མཁའ་ཕྱིན)之弟子康巴(ཀངས་པ)及朋查巴(པུན་ཅལ་པ)二人生。

京俄仁波切尼却巴查巴仁钦(ཏུ་བ་ཐཱ་འི་ན་པོ་ཆེ། གཉིས་མཚན་པ་གྲགས་པ་འི་ན་ཆེན)及祥衮秋贝(ཞང་དཀོན་མཚན་པ་ལ)二人生;洛热巴(ལོ་རས་པ)死。

桑结本查巴贝(སངས་ཀྱིས་དཔོན་གྱིས་པ་དཔལ་)及珠巴尼玛桑格(འབྲུག་པ་ཉི་མ་མང་གེ) 二人生; 萨班死于阔端(གོ་དན་)所在地区。

纳塘巴(ལྷ་རྩ་པ་) 秦本卡查(མཆོམས་ནམ་མཁའ་གྲགས་) 生。

帕思巴任蒙古之上师(ཐ་སུ་མཆོད་)；忽必烈(ཧུ་པེ་ལ)等对萨班死后所出现的舍利表示信仰，遂请帕思巴为之灌顶(ས་པར་གསེགས་པའི་གདུང་རྩ་མཆར་ཅན་བྱ་བ་ལ་ཧུ་པེ་ལ་སྐུ་གསུང་དྲ་ནས་འཕགས་པ་

ལ་དབང་ཁྱེས་ 格西内甸(དགེ་བཤེས་གནས་བརྟན)任四年杰寺方丈(རྒྱལ་གྱི་གདན་ན་ས)。

木虎年(ཤིང་ཁྱུག)。(1254年, 宋理宗宝祐二年, 甲寅)

冈冈喜波兑查巴(ཀམ་ཀམ་ཞིག་པོ་ལྟུང་གྲུ་བ)死; 嘎玛巴什(ཀམ་པལྱི)按照囊赛东玛坚(རྣམ་སྤྱོད་དམར་ཅན)的鼓励前往汉地; 帕思巴在北部凉州(བྱང་ངམ)讲般若十万颂(སྒྲ་འབུམ)。

木兔年(ཤིང་ཨོམ)。(1255年, 宝祐三年, 乙卯)

帕思巴廿一岁随聂塘堪布查巴桑格(ཉེ་ཐང་མཁན་པོ་གཤམ་བ་མེང་གེ)受近函戒; 冈冈仁钦熏奴生(ཀློག་ཀློང་རིན་ཆེན་གཞོན་ནུ་འབྱུངས); 京俄查琼(ཇུན་ཇུ་གཤམ་འབྱུང)死; 琼德莫(གཙུང་དེ་མོ)任止贡寺方丈(འབྲི་གྲུང་གི་གདན་ན་ས)。(八页上止; 八页下始)

火龙年(མེ་འབྱུག)。(1256年, 宋理宗宝祐四年, 丙辰)

恰域森仁波切(བྱ་ཡུལ་ཟེམ་རིན་པོ་ཆེ)死; 古茹却旺(གུ་རུ་ཚས་དབང)自卡康玛(མཁར་ཁང་མ)地下掘出伏藏六法(གུ་རུ་ཚས་དབང་གིས་ཚས་དུག་མཁར་ཁང་མ་གཏོར་ནས་སྒྲུན་དངས)。

火蛇年(མེ་སྦྱུལ)。(1257年, 宋理宗宝祐五年, 丁巳)

朗顿僧格朋(ཤང་སྟོན་མེང་གེའབྱུམ)任廿三年杰寺方丈(རྒྱལ་གྱི་གདན་ན་ས); 却杰贝桑波(ཚས་རྗེ་དཔལ་བཟང་པོ)生; 嘎玛巴什以神变使蒙古汗阔端深信佛法(ཚས་ལ་བརྟན་ཅིང་།); 显现第一次修行徵兆(གྲུབ་རྟགས་དང་པོ་བསྟན)。

土马年(ས་རྟ)。(1258年, 宋理宗宝祐六年, 戊午)

珠巴桑格仁钦(འབྲུག་པ་མེང་གེ་རིན་པོ་ཆེན)生; 却杰桂仓瓦衮波多吉(ཚས་རྗེ་གློད་ཚང་བ་མགོན་པོ་རྣ་ལྷེ)及杰瓦相衮巴(རྒྱལ་བ་ཡང་དགོན་པ)二人生。

土羊年(ས་ཁྱུག)。(1259年, 宋理宗开庆元年, 己未)

拉卓瓦衮波(ལྷ་འགྲོ་བའི་མགོན་པོ)死; 建乃仁寺(རྗེ་རིང་བརྟམ)。

铁猴年(ལྷགས་སྦྱུལ)。(1260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 庚申)

忽必烈薛禅汗被委任继承王位(རྟ་པེ་ལི་མེ་ཆེན་ཏན་རྒྱལ་མར་འཁོད།)帕思巴成为帝师(གོང་མའི་སྤྱོད་མ); 桑灵巴仁宝切(བསམ་གྲིང་པ་རིན་པོ་ཆེ)死; 嘎玛巴什(ཀམ་པལྱི)虽经被火焚、投水、坠岩等三种(遭遇), 但未受损害, 从而显示出中等修行成就(མེ་རྩ་གཡང་གསུམ་དུ་བསྐྱུར་ཡང་མ་རྩགས་པའི་གྲུབ་རྟགས་བར་མ་བསྟན།)。

铁鸡年(ལྷགས་བྱ)。(1261年, 宋理宗景定二年, 辛酉)

果查巴索卓杰岑(ཀྲི་བྲག་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死; 凯尊杰岑朋(མཁར་བརྟན་རྒྱལ་མཚན་པོ་འབྱུམ)生; 嘎玛巴什将全部疆域从疾病、火和水的危害中拯救出来, 从而显示其最后的修行成就。(ཀམ་པལྱིས་རྒྱལ་ཁམས་སྤམས་ཅན་ནད་དང་མེ་རྩའི་འཕྲིགས་པ་ལས་བསྐྱབ་ཞེ་གྲུབ་རྟགས་བར་མ་བསྟན)。

水狗年(རྩ་ཁྱི)。(1262年, 宋理宗景定三年, 壬戌)

达勤桑波贝(བདག་ཆེན་བཟང་པོ་དཔལ)生; 建萨嘉金顶(ས་སྐྱའི་གསེར་ཐོག)、绘画(ཐང་རྟེན)、能仁佛像(ཐུབ་སྐྱུ)以及金字般若经(གསེར་འབྲུག)等等。

水猪年(རྩ་པམ)。(1263年, 宋理宗景定四年, 癸亥)

嘎玛巴什遣侍者先行返藏之后(ཀམ་པ་ཤྲི་མ་ཉི་གནས་ཐུན་ལ་པོད་དུ་བཏང་ནས), 遂即于粗朴建造神殿(མཚུར་ཕུར་ལྷ་ཁང་བཞེངས།)。

木鼠年(ཤིང་ཁྱི)。(1264年, 宋理宗景定五年, 甲子)

恰却杰贝(ཆག་ཆེན་རྟེན་དཔལ)死; 楚托缅甸瓦(བྱུང་ཐོབ་མུན་ལུང་བ)前往印度。

木牛年(ཤིང་སྐུང)。(1265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乙丑)

帕思巴返藏(འཕགས་པ་པོད་དུ་ཕྱིན།)。

火虎年(མེ་ཐུག)。(1266年, 宋度宗咸淳二年, 丙寅)

梅龙多吉(མེ་ལང་རྟེན་རྟེན)弟子古玛热热咱(གུ་མ་ར་རྟེན་རྟེན)及珠巴熏奴僧格(འབྲུག་པ་གཞན་ན་གྲུ་མེང་གེ)二人生。

第五饶迦 (རབ་བྱུང་ལྔ་པ)

火兔年(མེ་ཨོམ)。(1267年, 宋度宗咸淳三年, 丁卯)

薛禅汗(ཤེ་ཆེན་ཏན)向杰瓦托杜巴(ཐུལ་བ་ཐོག་རྟེན་པ་བ)奉献丰厚礼品(འབྲུག་མ་ཆེ་བ་བྱས་ཏེ་རྟེན་པ་བ), 遂成为止贡寺施主(འབྲི་གདན་ན་ཐུ་ཨོན་པ་བདག); 卓衮恰纳(འབྲི་མགོན་ན་ཐུག་ན)及托杜巴(ཐོག་པ་བ་རྟེན་པ་བ)二人死; 琼久尼巴仁钦多吉(གཙུང་བཙུན་ཉི་མ་པ་རིན་ཆེན་རྟེན་རྟེན)任帕竹方丈(ཕག་ཕུའི་གདན་ན་པ་བ), 秦囊卡查(མཆི་མས་ནས་མཁའ་གྲགས)死。

土龙年(ས་འབྲུག)。(1268年, 宋度宗咸淳四年, 戊辰)

聂多衮嘎顿珠(ཉེ་མདོ་ཀུན་དགའ་རྟེན་ཐུབ)及恰纳弟子(ཐུག་ན་ཐུ་ཨོན་པ་བ)达玛巴拉热西达(རྟེན་པ་པ་ལར་ཤྲི་ཏེན་པ་བ)、桑结贡巴萨玛(སངས་རྒྱལ་གྲོག་པ་གསར་མ)三人生。(八页下止; 九页上始)。

土蛇年(ས་སྐུལ)。(1269年, 宋度宗咸淳五年, 己巳)

帕思巴复往汉地; 蒙古于西藏设置驿站(ཏྲ་ཤི་མ་པོད་ལ་མི་འཆེ་བའི་འཇམ་ལམ་བཏོད།); 或有谓杰瓦托杜巴(ཐུལ་བ་ཐོག་རྟེན་པ་བ)死。

铁马年(ལྷགས་རྟེན)。(1270年, 宋度宗咸淳六年, 庚申)

或有谓杰瓦托杜巴死。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1271年, 宋度宗咸淳七年, 辛未)

卡热查杰瓦(ཁ་རེ་ཇ་ཐུལ་བ)死。

水猴年(ཐུ་སྒྲིལ)。(1272年, 宋度宗咸淳八年, 壬申)

桑结雅群(མངས་ཀྱིས་ཡར་བྱན)死后芒嘎拉古茹(མངྒ་ལ་གུ་རུ)任达境寺方丈(ལྷག་ལུང་གི་གདན་ན་ས)。

水鸡年(ཐུ་ཕུ)。(1273年, 宋度宗咸淳九年, 癸酉)

古如却旺(གུ་རུ་ཆོས་དབང)师徒三人死于布达拉(གུ་རུ་ཆོས་དབང་དཔལ་ལྷོ་གསལ་པོ་ཏ་ལ་ནས་གཤེགས)。

木狗年(ཤིང་ཁྱི)。(1274年, 宋度宗咸淳十年, 甲戌)

萨嘉巴叶琼(ས་སྐྱ་པ་ཡེ་འབྲུང)死; 在西藏尼泊尔边界处建塔巴灵寺(ཐར་པ་ལྷིང་)。

木猪年(ཤིང་ཕག)。(1275年, 宋恭帝德祐元年, 乙亥)

加木样洛垂僧格(རེམ་དབྱངས་སྒྲོམ་ལེང་གེ)著《经续明经》(མདོ་གླུང་ལུང་གསལ)并制佛历表(འཕྲུལ་རྒྱུ་མེད)。

火鼠年(མེ་ཁྱི)。(1276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

帕思巴再次返西藏后, 在藏地之曲弥仁莫(གཙང་ཆུ་མེག་རིང་མ)供养七万僧人(དགེ་ལུ་ཁྱི་ལྷག་འདུན་ལ་འཕྲིན་པ་བྱས་ཏེ), 是为举行曲弥法会(ཆུ་མེག་ཆོས་འཁོར་མཛད།); 旺译师洛垂甸巴(དབང་ལ་ཐོག་པ་སྒྲོམ་འདུན་པ)生; 桑结本(མངས་ཀྱིས་དཔལ་ན)建类乌齐寺(རི་པོ་ཆེ་བཏང་)。

火牛年(མེ་གུང)。(1277年, 宋端宗清炎二年, 丁丑)

拉苏康巴(ལྷ་བྱུང་ཁང་པ)及(གུ་པ་ཆེན་གྲགས་པ་འཕྲོད་ནམས་དཔལ)楚钦查巴 索南贝二人生; 或有谓建类乌切寺(རི་པོ་ཆེ་)。

土虎年(ས་ཁྱག)。(1278年, 宋帝昀祥兴元年, 戊寅)

仁波切多仁巴(རིན་པོ་ཆེ་རྣམ་རིན་པ)生。

土兔年(ས་ཡུལ)。(1279年, 宋帝昀祥兴二年, 乙卯)

萨嘉巴仁钦杰岑(ས་སྐྱ་པ་རིན་ཆེན་ཀྱལ་མཚན)死; 琼德莫(གཙུང་རྟེ་མ)死后托卡瓦仁 钦僧格(ཐོག་ཁ་པ་རིན་ཆེན་ལེང་གེ)任止贡寺方丈(འབྲི་གུང་གི་གདན་ན་ས)。

冈波巴却吉杰岑(གླམ་པ་པ་ཆོས་ཀྱི་ཀྱལ་མཚན)生。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280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庚辰)

昆布帕巴(འཕྲུལ་པ་པ་པ)任九年杰寺方丈; 卓衮帕思巴、桑结热巴(མངས་ཀྱིས་རལ་པ)、琼久尼巴仁钦多吉(གཙུང་འཕུ་གཉིས་པ་རིན་ཆེན་རྫོང་ེ)、多甸杰瓦僧格译约(ཐོག་ས་ལྷན་ཀྱལ་པ་ལེང་གེ་མཛེས་འདྲད)四人死。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281年,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辛巳)

俄斯吉查巴(རོག་གཞི་བཞིན་གྲགས་པ)、聂仁巴德来杰岑(ནེ་རིང་པ་འདེའིགས་ཀྱལ་མཚན)二人

死；仁波切查巴益西(རྩ་པོ་ཆེ་གྲགས་པ་ཡེ་ཤེས)任帕竹寺方丈(པག་ལྷ་རི་གདན་ས)；卡秋瓦却桑约(མཁར་ཆུ་བ་ཆོས་བསམ་འོད)任桑雅寺方丈(གཡའ་བཟང་གདན་ས)；蒙古军队毁恰若宗并杀本勤衮嘎桑波(རྟ་ར་དམག་གིས་བྱ་རྒྱལ་ཆོང་བཙོས་ནས་དཔན་ཆེན་གྲུན་དགའ་བཟང་པོ་བསད)。(九页上止；九页下始)。

水马年(རྩ་རྩུབ)：(1282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

恰域康隆巴(བྱ་ཡུལ་ཁམས་ལུང་པ)及夏玛扎西查巴(ཞུ་དམར་བྲ་ཤེས་གྲགས་པ)二人死；楚钦乌坚巴(བྱ་བ་ཆེན་མོ་རྒྱ་པ)在桑耶寺制佛历表(བསམ་ཡས་སུ་བཟུན་ཅིས་མཛད།)。

水羊年(རྩ་ལུག)：(1283年，元世祖至元廿年，癸未)

俄却吉杰岑(རྫོག་ཆོས་ཀྱི་རྒྱལ་མཚན)及夏玛巴多甸查巴僧格(ཞུ་དམར་པ་རྫོག་ས་ལྷན་གྲགས་པ་མེང་གེ)二人生；嘎玛巴什死。

木猴年(ཤིང་སྤྱལ)：(1284年，元世祖至元廿一年，甲申)

恰域桑杰贡巴齐玛(བྱ་ཡུལ་སངས་རྒྱལ་སྤེལ་པ་ཕྱི་མ)及嘎玛让回多吉(ཀམ་རང་བྱང་རྫོང་ཤེ)止贡聂杰巴(འབྲི་གུང་རྟེན་བརྒྱུད་པ)及多吉结波(རྫོང་ཤེ་རྒྱལ་པོ)四人生；俄杰波嘎(རྫོག་རྒྱལ་པོ་དགའ)死。(按：《松巴堪布年表》载，恰域桑杰贡巴后代名རྒྱལ་ཁྱིམ་པ་ཤེས་རབ་)

木鸡年(ཤིང་བྱ)：(1285年，元世祖至元廿二年，乙酉)

止贡巴(འབྲི་གུང་པ)火焚恰域(བྱ་ཡུལ་)；藏顿巴死(གཙང་ཏྲན་པ་གསང)；托卡巴仁钦森格(ཐོག་ཁ་པ་རིན་ཆེན་མེང་གེ)死后仓结巴(མཚམས་བཙན་པ)任止贡寺方丈。(按：《松巴堪布年表》载，藏顿巴被杀)。

火狗年(མེ་ཁྱི)：(1286年，元世祖至元廿三年，丙戌)

冈冈索南索南仁钦(ཀམ་ཀམ་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死。

火猪年(མེ་པག)：(1287年，元世祖至元廿四年，丁亥)

萨嘉^达玛巴拉(ས་རྒྱ་རྟ་མ་པ་ལ)及楚巴尼玛森格(འབྲུག་པ་ཉི་མ་མེང་གེ)二人死；杰瓦雍顿(རྒྱལ་བ་གཡུང་རྟན)生；久顿(རྫོང་ཏྲན་པ)巴掌管纳塘(ལྷ་རྩེ་གསང)寺。

土鼠年(ས་ཁྱི)：1288年，元世祖至元廿五年，戊子)

日甸达巴约(རིགས་ལྷན་ཐ་བའི་འོད)讲法已历六十一年；仁钦查巴益西死(རིན་ཆེན་གྲགས་པ་ཡེ་ཤེས་འདས)；仓结巴查巴索南(མཚམས་བཙན་པ་གྲགས་པ་བསྐྱེད་ནམས)死后却果瓦多吉益西(ཆོས་རྒྱལ་རྫོང་ཡེ་ཤེས)任止贡寺(འབྲི་གུང་གི་གདན་ས)方丈；热甸古茹(ར་ཏན་གུ་རུ)生。

土牛年(ས་གྲང)：(1289年，元世祖至元廿六年，己丑)

绛求森巴(བྱང་རྩལ་མེས་པོ་དཔལ)任十八年杰寺方丈；仁波切尼却巴(རིན་པོ་ཆེ་གཉིས་མཚན་པ)任帕竹方丈；楚巴僧格杰波(འབྲུག་པ་མེང་གེ་རྒྱལ་པོ)生。

铁虎年(ཁུགས་ལྷན)。(1290年,元世祖至元廿七年,庚寅)

布顿仁波切(བུ་ཏྲན་འཛིན་པ་ཆེན་པོ་)及谢杰塞莱甸巴(ཤེ་རི་ཀུལ་སྐུ་ལེགས་ལྷན་པ་)及斯吉杰岑巴(གཟི་བརླིང་ཀུལ་མཚན་པ་)等人生:发生止贡事变(འབྲི་གུང་ལོག་བྱུང་);萨嘉巴军队毁止贡寺。

铁鼠年(ཁུགས་ལོས་)。(1291年,元世祖至元廿八年,辛卯)

桑结觉卧(སངས་ཀུས་ཇོ་པོ་)修复恰域寺(སངས་ཀུས་ཇོ་པོ་མ་གྲུལ་ཞིག་གསལ་མངད།)

水龙年(ཆུ་ལྷན་)。(1292年,元世祖至元廿九年,壬辰)

衮钦兑波喜饶杰岑(ཀུན་མཆོན་དེལ་པ་ཤེས་རབ་ཀུལ་མཚན་)生:薛禅汗(ལེ་ཆེན་)迎请楚钦 乌坚巴(བྱུང་ཆེན་ལུ་ཀུན་པ་)。

水蛇年(ཆུ་སྲུལ་)。(1293年,元世祖至元卅年,癸巳)

蔡喜宁玛(ཆེས་འཇི་རྟིང་མ་)生:却果巴多吉益西(ཆས་སྒྲུབ་དུ་རྩེ་ཡེ་ཤེས་)死后仁波切 多仁巴(རིན་པ་ཆེ་དྲན་རིན་པ་)任止贡寺方丈:乌坚衮(ལུ་ཀུན་མགོན་)生。

木马年(ཤིང་རྩ་)。(1294年,元世祖至元卅一年,甲午)

堪布扎纳巴咱纳(མཁན་པོ་རྩ་ན་པ་རྩ་)生:完泽笃(ཁོལ་རྩལ་བུ་)被委任为汗(ཁོལ་རྩལ་བུ་ཀུལ་མར་འཁོད།)。

木羊年(ཤིང་ལུག་)。(1295年,元成宗元真元年,乙未)

加木样桑珠多吉(རམ་པ་དབྱངས་འཕམ་བྱུང་དུ་རྩེ་)杰塞托梅巴(ཀུལ་སྐུ་ལེགས་མེད་པ་)及旁堪钦约塞喇嘛(ཤང་མཁན་ཆེན་པོ་དུ་ཟེར་བླ་མ་)三人生。

火猴年(མེ་སྲུལ་)。(1296年,元成宗元真二年,丙申)

却杰隆钦巴(ཆས་རྩེ་ཤང་ཆེན་པ་)生:桑结温查巴贝(སངས་ཀུས་དཔོན་གྲགས་པ་དཔལ་)及冈波巴尼久塞(གླམ་པོ་པ་སྟེ་རྩེ་སྐུ་)二人死。

火鸡年(མེ་བྱ་)。(1297年,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

芒嘎拉古茹(མངྒ་ལ་གུ་རུ་)死后却吉贝桑波(ཆས་རྩེ་དཔལ་འབྱུང་པ་)任达垅方丈。

土狗年(ས་ཁྱི་)。(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戊戌)

卡秋巴却桑约(མཁན་པོ་ཀ་པ་ཆས་འཕམ་པོ་)死:杰瓦雍顿被迎往汉地(ཀུལ་པ་གཡུང་རྟོན་ཀུན་ནག་ཏུ་ཐུན་པ་)。

土猪年(ས་ཕག་)。(1299年,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

萨嘉巴衮洛(ས་སྐུ་པ་ཀུན་ལོ་)及雅德班钦(གཡག་ཞེ་པ་ཆེན་)二人生:萨热巴德莱约(བྱ་ར་པ་འདེ་ལེགས་པོ་)任雅桑方丈(གཡམ་འབྱུང་གི་ཁྲན་པ་)。

铁鼠年(ཁུགས་ཀྱི་)。(1300年,元成宗大德四年,庚子)

却杰热甸嘎热(ཆས་ཇེ་ར་དྲཱ་ག་ར་)生。

铁牛年(ལྷག་མ་ཟླ་)。(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辛丑)

水虎年(ཐུ་ལྷག་)。(1302年,元成宗大德六年,壬寅)

大司徒绛求杰岑(དྲེ་སི་རྩུ་བྱང་ཐུག་ལམ་མཆན་)及洛钦绛求译木(ལ་ཆེན་བྱང་ཐུག་ཆེ་མ་)二人
生。

水兔年(ཐུ་མོལ་)。(1303年,元成宗大德七年,癸卯)

楚托梅隆多吉(བྱུང་ཐོབ་མེ་ལོང་དེ་ཇེ་)死;让迦多吉(རང་བྱུང་དེ་ཇེ་)建拉汀寺(ལྷ་ཐིང་)。

木龙年(མིང་འབྲུག་)。(1304年,元成宗大德八年,甲辰)

木蛇年(མིང་ཐུལ་)。(1305年,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

达钦南喀米巴(བདག་ཆེན་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及冈木冈仁钦僧格(ཀམ་ཀམ་རིན་ཆེན་སེང་གེ་)
生。

火马年(མེ་རྩ་)。(1306年,元成宗大德十年,丙午)

达钦桑波贝(བདག་ཆེན་བཟང་པོ་དཔལ་)任萨嘉方丈。

火羊年(མེ་ལུག་)。(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丁未)

衮旁拉日巴(ཀུན་ཤང་ས་ལྷ་རི་པ་)任十八年杰寺方丈。

土猴年(ས་ཐྱིལ་)。(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俄僧格查(རྟེན་མེང་གེ་ཐུ་)死。

土鸡年(ས་བྱ་)。(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乙酉)

却杰贝桑波(ཆས་ཇེ་དཔལ་བཟང་པོ་)委任热甸古茹(རྩ་དྲཱ་གུ་རུ་)为达垅寺方丈(ཐུག་ལམ་གྱི་གདན་
ས་བཞུགས་ནས་),而自己卸职休养(རང་ཉིད་ཀུན་ཤང་མཇུག་);楚钦乌坚巴(བྱུང་ཆེན་ལུ་ཁྱན་པ་)及凯
珠祥顿(མཁའ་སྐུ་བ་ཤང་ས་ལྷ་ན་)二人死。(十页上止;十页下始)

铁狗年(ལྷག་ས་ཁྱི་)。(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

帝师衮嘎结岑(ཏི་ཐི་ཀུན་དགའ་ཐུག་ལམ་མཆན་),久尼萨玛(འཇུ་གཉིས་གསར་མ་),曲吉帕热瓦(ཆས་
ཇེ་འབའ་ར་པ་)以及恰钦强巴贝(འཇམ་གཅེན་བྱམས་པ་དཔལ་)等生;仁波切尼却巴(རིན་པོ་ཆེ་གཉིས་་་་
མཆན་པ་)和却杰贝桑波(ཆས་ཇེ་དཔལ་བཟང་པོ་)二人死。

铁猪年(ལྷག་ས་པག་)。(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

俄洛本却多(རྟེན་ཐོན་དཔལ་ཆས་རྟ་)死。

水鼠年(ཐུ་ཁྱི)：(1312年，元仁宗皇庆元年，壬子)

恰域巴桑杰觉卧(ཕྱ་ཡུལ་པ་སངས་རྒྱལ་ཇེ་པོ)死。喇嘛唐巴索南杰岑(ལྷ་མ་ད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生。

水牛年(ཐུ་སྤང)：(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癸丑)

冈冈尊珠桑波(ཀཀ་ཀཀ་བརྩ་ན་འབྲུལ་བཟང་པོ)生；楚巴僧格仁钦(འབྲུག་པ་སངས་ཀེ་རིན་ཆེན)死。

木虎年(ཤིང་ཁྱུག)：(1314年，元仁宗延祐元年，甲寅)

堪钦强巴益西(མཁན་ཆེ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及楚巴衮嘎僧格(འབྲུག་པ་ཀུན་དགའ་སངས་ཀེ)二人生。

木兔年(ཤིང་ཨོམ)：(1315年，元仁宗延祐二年，乙卯)

仁波切多仁巴(རིན་པོ་ཆེ་དྲུང་རིན་པོ)死后，多吉杰波(དྲུང་ཇེ་རྒྱལ་པོ)任止贡寺方丈；建造大神殿。

火龙年(མེ་འབྲུག)：(1316年，元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原文空)。

火蛇年(མེ་སྲུང)：(1317年，元仁宗延祐四年，丁巳)

祥袞秋贝巴(ཕྱང་དགོན་མཚན་དཔལ་པོ)死。

土马年(ས་རྩ)：(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戊午)

让回多吉(རང་བྱུང་དོ་རྩེ)著《诸算汇集》(ཅིས་ཀུན་ལས་བསྐྱུས་པ)；却多哇(ཆས་དྲུང་པོ)将精华要义给予杰塞莱甸巴(རྒྱལ་ཁྲིམས་ལེགས་ལྷན་པོ)。

土羊年(ས་ལུག)：(1319年，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

俄仁钦桑波(དོག་རིན་ཆེན་བཟང་པོ)死；冈波巴桑结曲吉僧格(ཀཀ་པོ་པ་སངས་རྒྱལ་ཆས་ཀྱི་སངས་ཀེ)生。

铁猴年(ལྷགས་སྟོན)：(1320年，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

乌坚袞波(ལུ་རྒྱལ་མཚན་པོ)建类乌切寺(རི་པོ་ཆེ་ལེགས་ལྷན་པོ་ཁང་)。

铁鸡年(ལྷགས་ཀྱི)：(1321年，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原文空)。

水狗年(ཐུ་ཁྱི)：(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壬戌)

布顿仁波切制佛历表(ཕུ་འཇམ་དམ་པོ་རིན་པོ་ཆེས་བཟུང་སྟེ་མ་མཐད།)；卡切班钦(པཎ་ཆེན)所做的佛历计算已过一百七十六年(པཎ་ཆེན་གྱིས་བཟུང་ནས་བཟུང་དང་དོན་ལྡན་པོ་ཁང་)；达钦桑波贝(བདག་ཆེན་བཟང་པོ་དཔལ་པོ)及萨热瓦德莱约(བྱ་ར་པོ་བདེ་ལེགས་ལོ་དཔལ་པོ)二人死。

扎西约(འག་ཤིས་འོད)任雅桑方丈(གཡའ་བཟང་གདན་ས་)。

木牛年(甲午年)。(1325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乙丑)

堪钦贾纳展贾(མཁན་ཆེན་རྒྱ་ནག་པོ་ལྷོ་པོ་ལྷོ་པོ་)任杰寺方丈(ཀུལ་གྱི་གདན་པ་)；达钦南喀来巴(བདག་ཆེན་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任萨嘉方丈；楚巴僧格杰波(འབྲུག་པ་མེད་ལྷོ་ཀུལ་པོ་)死。(十页下止；十一页上始)

山南(ལྷ་པོ་)大德南喀杰岑(ནམ་མཁའ་ལྷ་མཚན་)生：布顿说，讲时轮根本续(དུས་འཁོར་)

8. 5) 之后已历二千二百零四年。

第六饶廻 (རལ་བྱང་ཏྲུག་པ)

日甸达约(ཉིག་མ་ལུ་མ་ལུ་ལོ་ལོ་)讲法已历时百年；萨嘉巴衮洛(ས་སྐ་པ་ལུ་ལོ་ལོ་)及冈木冈仁钦

熏奴 (ཀམ་ཀམ་ཅིན་ཆེན་གཞོན་ནུ) 二人死。

日甸塔耶(རིགས་ལྡན་མཐའ་ཡས་)任香跋拉法台(ཤར་པ་ལོ་ཤི་ཏི་)。

土蛇年(ཁ་སྤྱི་ལ།)。(1329年，元明宗天历二年，己巳)(原文空)。

堪布益西索南杰岑(མཁའ་པོ་ལྷ་མོ་ཤེས་པ་ལྷན་དུ་སྒྲུབ་པ་མཚན)生。

俄屯珠贝巴(རྒྱལ་རྩོད་པུ་བ་དབེ་བ)生;雪菜甸(ཤིང་ལགས་ལྗན)及让琼瓦(རང་ཕུང་བ)翻译《要义黄册》(ཡིང་ཐིག་ཤོག་ཟེར);让琼瓦(རང་ཕུང་བ)往蒙古地方。

火猴年 (ཐཱ་ཤྲིལ་) . (1332年, 元宁宗至顺三年, 壬申) (原文空)。

却杰南喀贝桑波(ཆེ་མ་རྩེ་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པོ་); 止贡顿珠杰波(འགྲི་གུང་དོན་གྲུབ་བླ་པ་པོ་) 及贝甸促陈(དཔལ་ལྷན་ཆུ་ཁྱིམ་མ་)等三人生; 蒙古图帖睦尔(ཏོང་ཐོ་གན་ཐུ་ཐུང་ཐུ)被任为汗 (ཀུལ་མར་འཁོད།)。

木狗年(ཤིང་གྱི)。(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年,甲戌)

凯尊杰岑朋(མཁས་བཙུན་ཀླུ་མཚན་འབྲུམ)死;杰让迦瓦(རྗེ་རང་བྱང་བ)前往五台山(རི་པ་རྩེ་ལྷ་ར་ཡེ་ཤེང་ཤིང་),因亲见大悲佛(ཐུགས་རྗེ་ཆེན་པོ)受到鼓励遂往西藏。

木猪年(ཤིང་ཕག)。(1335年,元顺帝至元元年,乙亥)

止贡却吉杰波(འབྲི་གུང་ཆོས་གྱི་ཀླུ་པོ)及拉查约巴(ལྷ་བྲགས་འདྲ་བ)二人生;让迦瓦(རང་བྱང་བ)在西夏地区恢复佛教(རང་བྱང་བས་མི་ཉག་གི་ཡུལ་དུ་བཙུན་པ་ཞིག་གསེས་མཛད།)。

火鼠年(མེ་བྱི)。(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丙子)

冈波巴却吉杰岑(གླམ་པོ་པ་ཆོས་གྱི་ཀླུ་པོ་མཚན)死。

火牛年(མེ་ཁྲུང)。(1337年,元顺帝至元年三年,丁丑)

拉苏康巴死(ལྷ་བྱུང་ཁང་པ་གཤེགས)。

土虎年(ས་ཀྲུག)。(1338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戊寅)

桑结贡巴齐玛(སངས་རྒྱལ་སྒྲུབ་པ་ཕྱི་མ)死。

土兔年(ས་ཡུལ)。(1339年,元顺帝至元五年,己卯)

嘎玛巴让回多吉(ཀམ་པ་རང་བྱང་རྟོ་རྗེ)死于汉地;热甸古茹死(རཏྲ་གུ་རུ་འདས);热甸嘎热(རཏྲ་གུ་རུ)任达境方丈(ལྷག་ལུང་གདན་ས);楚钦桑杰贝(བྱུང་ཆེན་སངས་རྒྱལ་དཔལ)生。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340年,元顺帝至元六年,庚辰)

嘎玛瑞巴多吉(ཀམ་རལ་པ་འཛིན་རྟོ་རྗེ)生;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341年,元顺帝至正元年,辛巳)(十一页上止;十一页下始)

水马年(ཆུ་རྩ)。(1342年,元顺帝至正二年,壬午)

衮邦钦波索南杰岑(ཀུན་སྤང་ཆེ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ཀླུ་མཚན)生;邦译师(དཔང་ཁོ་རྩ་བ)死。

水羊年(ཆུ་ཕྱག)。(1343年,元顺帝至正三年,癸未)

目怨古玛热热咱(རིག་འཇིན་ཀུ་མ་ར་རྩ་རྩ)及达钦南喀来巴(བདག་ཆེན་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二人死。

木猴年(ཤིང་སྦྱུལ)。(1344年,元顺帝至正四年,甲申)

贾顿巴(རྒྱ་ཏོན་པ)制佛历年表(བཙུན་རྩམ);推想在(讲述)对法藏后,遂即开始了经藏时期。(ལུང་གི་མཛན་པ་སང་ནས་མཛད་ཐུན་དུས་ཀྱི་མགོ་བརྒྱུས་པ་ར་འདོ།)

木鸡年(ཤིང་བྱ)。(1345年,元顺帝至正五年,乙酉)

楚巴洛垂僧格(འབྲུག་པ་སྦྱ་གྲུས་ལེང་གེ)生。

火狗年(མི་ཁྱི)。(1346年,元顺帝至正六年,丙戌)

冈木冈桑结约色(ཀམ་ཀམ་སངས་རྒྱལ་འོད་ཟེར)生。

火猪年(མི་ཕག)。(1347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

洛仁波切查巴云甸(ལྷ་རིན་པོ་ཆེ་བླ་མ་པ་ཡོན་ཏན)生;楚巴衮嘎僧格(རབ་བྱལ་པ་ཀུན་དགའ་སངས་ཀྱི་མཆོག)死。

土鼠年(མི་ཁྱུ)。(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戊子)

土牛年(མི་ཁྱེད)。(1349年,元顺帝至正九年,己丑)

大司徒绛求结岑(དཔལ་སྤྱི་ཏུ་བྱང་ཆུབ་ཀྱིས་མཆན)掌握卫藏权力;夏玛多甸查巴僧格(ལྷ་དམར་མཆོག་ལྷ་མོན་བླ་མ་པ་མཆོག་ཀྱི་མཆོག)死;杰尊仁达巴(རྗེ་བཙུན་རིང་མདའ་པ་པོ)及泰钦却吉杰波(ཐེག་ཆེན་ཚས་གྱི་ཆུལ་པ་པོ)二人生。

铁虎年(ཕུག་མ་ལྷག)。(1350年,元顺帝至正十年,庚寅)

桑结仁钦杰岑贝桑波(སངས་རྒྱལ་རིན་ཆེན་རྒྱལ་མཆན་དཔལ་བཟང་པོ)、雅楚桑杰贝(གཡག་ཕུག་སངས་དཔལ་པོ)、堪钦仁波切杰桑瓦(མཁན་ཆེན་རིན་པོ་ཆེ་ཆུལ་བཟང་པོ)、夏玛卡厥旺波(ལྷ་དམར་མཆོག་མཁའ་རྒྱལ་དཔལ་པོ)等生;扎西约(བཟུ་ཤེས་འོད)将雅桑方丈位(གཡམ་ལ་བཟང་གདན་ན་ས)交给拉查约巴(ལྷ་མཁའ་འོད་པོ)之后即卸任修行(ཀུན་སྤངས་མཛད)。

铁兔年(ཕུག་མ་ཡོན)。(1351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

止贡聂杰巴多杰吉布(འབྲི་གུང་ཉིང་བཙུན་པ་རྣམ་རྒྱལ་པོ)死后由却吉杰波(ཚས་གྱི་ཆུལ་པོ)任止贡寺方丈;恰钦强巴(འཇགས་ཆེན་བྱམས་པ་པོ)弟子楚托谢琼瓦(བྱུང་པ་ཤོད་ལེན་འབྱུང་པོ)生;大司徒绛求结岑(དཔལ་སྤྱི་ཏུ་བྱང་ཆུབ་ཀྱིས་མཆན)建译当寺(ཆེས་ཐང་བཟང་པོ)。

水龙年(ཆུ་ལྷག)。(1352年,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壬辰)

贾纳展咱(མཁན་ཆེན་རྣམ་པ་རྒྱལ་པོ)死。

水蛇年(ཆུ་སྦྱལ)。(1353年,元顺帝至正十三年,癸巳)

堪钦强贝益西(མཁན་ཆེན་འཇགས་དཔལ་ལེ་ཤེས)任一年杰寺方丈。

木马年(མེད་རྩ)。(1354年,元顺帝至正十四年,甲午)

堪布益西索南绛措(མཁན་པོ་ལེ་ཤེས་བསྟན་ནམས་རྒྱ་མཆོག)任杰寺方丈;夏仁波切(ལྷ་རིན་པོ་ཆེ་མཆོག)生。

木羊年(མེད་ལྷག)。(1355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乙未)

据谓杰拉康寺洛垂僧格(ལྷ་ཤྲོས་སངས་ཀྱི་མཆོག)等似乎编著论藏的首部经典(མཛན་པའི་མགོ་བཙུན་མས་པར་འདྲ།)。(十一页下止;十二页下始)。

火猴年(མི་སྤྱལ་)。(1356年,元顺帝至正十六年,丙申)

蔡喜萨玛京俄查巴绛求(ཆེས་བཞི་གསར་མ་སྤྲན་པ་གྲགས་པ་བྱང་ཆུབ་)及喇嘛多甸强贝贾措(ཐུ་མ་རྟོགས་ལྷན་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二人生。

火鸡年(མི་བྱ་)。(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

杰瓦洛桑查巴(རྒྱལ་བ་སྤོ་བཟང་གྲགས་པ་)生;阿底峡圆寂之后(ཐུལ་བྱང་ནས་)已历三百一十年;热振巴释迦索南(རྟ་བློང་པ་སྤྱུ་བཙན་ནམས་)及京俄索南查巴(སྤྲན་པ་བཙན་ནམས་གྲགས་པ་)二人生。

土狗年(ས་ཁྱི་)。(1358年,元顺帝至正十八年,戊戌)

土猪年(ས་ཕག་)。(1359年,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己亥)

宗喀巴(ཙང་ཁ་པ་)从嘎玛瑞巴多吉(ཀམ་རལ་པའི་དོ་ཤེ)受沙弥戒(དགེ་བཤེན་མཛད་);俄却吉杰岑(རྫོག་ཆས་ཀྱི་རྒྱལ་མཚན་)死;杰索南查巴(ཤེ་བཙན་གྲགས་པ་)及扎西贝泽(བཀྲ་ཤིས་དཔལ་མཚན་)二人生;雅德班钦(གཡག་ཤེ་པ་ཆེན་)建埃旺寺(ཞེ་ལྷོ་བདེ་བ་)。

铁鼠年(ལྗགས་ཁྱི་)。(1360年,元顺帝至正廿年,庚子)

俄绛求贝巴(རྫོག་བྱང་ཆུབ་དཔལ་པ་)及巴热瓦(འབར་ར་བ་)之弟子藏瓦洛垂桑波(བཙང་བ་སྤོ་གྲས་བཟང་པོ་)二人生;嘎玛瑞巴多吉(ཀམ་རལ་པའི་དོ་ཤེ)前往汉地;蔡喜宁玛查巴杰岑(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死;久尼萨玛查巴喜饶(འདུ་གཤིས་གསར་མ་གྲགས་པ་ཤེས་རབ་)任帕竹寺方丈。

铁牛年(ལྗགས་གཤེན་)。(1361年,元顺帝至正廿一年,辛丑)

袞钦久穆囊巴(ཀུན་མཁྱེན་རྩ་མོ་ནང་པ་)死;热旬嘎热(རད་ཀླར་)死后法王囊卡贝桑(ཆས་ཤེ་ནས་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任达拢方丈。

水虎年(ཆུ་ཁྱུ་)。(1362年,元顺帝至正廿二年,壬寅)

却杰顿珠仁钦(ཆེས་ཤིན་ཏུ་བཅའ་ཡིན་ཆེན་)为宗喀巴(ཤེ་ཙང་ཁ་པ་ལ་དབང་བསྐྱར་ཏེ་)灌顶,并为宗喀巴起法名为屯月多吉(གསར་མཚན་དོན་ཡོད་དོ་ཤེ);却杰日米博巴(ཆས་ཤེ་རི་མི་འབབ་པ་)生。

水兔年(ཆུ་ཕུ་)。(1363年,元顺帝至正廿三年,癸卯)

宗喀巴受比丘戒后起僧名为洛桑查巴(སྤོ་བཟང་གྲགས་པ་);佐钦巴促陈洛垂(རྫོགས་ཆེན་པ་ཆུ་རྟིམས་སྤོ་གྲས་)死;嘎玛瑞巴多吉(ཀམ་རལ་པའི་དོ་ཤེ)返藏(བད་དུ་ཐྱིབས་);桂楚热巴(ཁྱད་བྱུག་རས་པ་)生。

木龙年(མིང་འབྲུག་)。(1364年,元顺帝至正廿四年,甲辰)

布顿大师死;杰策塔玛仁钦(རྒྱལ་ཆབ་དར་མ་ཡིན་ཆེན་)及楚巴益喜仁钦(འབྲུག་པ་ཡེ་ཤེས་ཡིན་ཆེན་)二人生。

木蛇年(མིང་སྤྱལ་)。(1365年,元顺帝至正廿五年,乙巳)

冈木冈巴仁钦僧格(ཀམ་ཀམ་པ་རིན་ཆེན་ལེང་གེ)死; 冈冈木顿珠贝巴(ཀམ་ཀམ་དོན་བུ་པོ་དཔལ་)生。

火马年(མེ་རྩ) : (1366年, 元顺帝至正廿六年, 丙午)

多甸桑甸贝(དོགས་ལུན་པམས་གཏན་དཔལ་)死; 建益西衮却林寺(ཡེ་ཤེས་དཀོན་མཆོག་གླིང་); 仲徇奴绛求(བྱང་གཞིན་ནུ་བྱང་ཆུང་)及强森衮嘎桑波(བྱང་ལེགས་ཀུན་དགའ་པམང་པོ་)三人生。(12页上止; 12页下始)

火羊年(མེ་ལུག) : (1367年, 元顺帝至正廿七年, 丁未)

容顿释迦绛参(རྩང་ཏྲུན་ཤཱ་བྱ་ལ་མཆན་)生。

土猴年(ས་སྦུ) : (1368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 戊申)

末代蒙古汗妥懽帖睦尔(ཏྲ་ཤུལ་ཐ་མ་ཐོག་ན་བུ་མུར་)抛弃王位逃往蒙古地区; 大明洪武开始执政(དམི་མིང་ཐོག་མ་ཏྲུང་ཤུལ་པར་འཁོད།)。

土鸡年(ས་བྱ) : (1369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 乙酉)

冈木冈桑结约塞(ཀམ་ཀམ་སངས་ཤུལ་འད་ཟེར་)及杰塞托梅巴(ཤུལ་ཐམས་ཐོགས་མེད་པ་)二人死; 洪武帝将十六位长老迎往汉地(ཏྲུང་ཤུལ་པོ་གནས་པ་ཏྲན་པུ་བྱ་ཤུ་ནག་ཏུ་གདན་དངས་)。

铁狗年(ཁྱུགས་ཁྱི) : (1370年, 明太祖洪武三年, 庚戌)

久尼萨玛(འུ་གཉིས་གསར་མ་)死; 仲喀举巴南喀杰岑(བྱང་མཁའ་ཏྲུང་པ་ནམ་མཁའ་ཤུལ་མཆན་)生。

铁猪年(ཁྱུགས་ཡག) : (1371年, 明太祖洪武四年, 辛亥)

蔡喜萨玛(ཆེས་པལྱི་གསར་མ་)任帕竹寺方丈; 楚巴喜饶僧格(འབྲུག་པ་ཤེས་རབས་ལེང་གེ)及冈波巴却吉旺久(གམ་པོ་པ་ཆོས་གྱི་དབང་བུག)二人生。

水鼠年(ཆུ་སྦུ) : (1372年, 明太祖洪武五年, 壬子)

宗喀巴(རྩི་རིན་པ་ཆེ་)准备前往卫地(རྩི་རིན་པ་ཆེ་དབུས་ཐུ་བྱན་པར་བརྩམས་)。

水牛年(ཆུ་སྤང) : (1373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 癸丑)

宗喀巴自多美(མདོ་མཁུ་)起程; 秋季抵止贡(འབྲི་གུང་); 冬季往乃塘德瓦坚(ཁྱེ་ཐང་བདེ་བ་ཅན་)听法(དགུན་ཆོས་ལ་ཁྱེ་ཐང་བདེ་བ་ཅན་དུ་ཡར་བྱིན་གསན་); 农历冬季(ཏྲ་ཏྲན་)纳卡贝瓦(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生。(ཏྲ་ཏྲན་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འབྱུངས།)

木虎年(མེད་ཏྲུག) : (1374年, 明太祖洪武七年, 甲寅)

堆瓦怎巴查巴杰岑(འབྲུལ་བ་འཛིན་པ་གཤམ་པ་ཤུལ་མཆན་)生。

木兔年(མེད་ཨོམ) : (1375年, 明太祖洪武八年, 乙卯)

宗喀巴传波罗密多经(ཇི་ཅི་ན་པ་ཆེས་གྲགས་པ་མཛད།)；喇嘛塘巴索南杰岑(ལྷ་མ་ད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མཚན)死；夏鲁来巴杰岑(ཞུ་ལུ་བ་ལེགས་པ་རྒྱལ་མཚན)及博尔东秋列南木杰(པོ་དང་ཕྱགས་ལས་ནམ་རྒྱལ)二人生。(按：《松巴堪布年表》做：(ཇི་ལྷ་མས་པ་ཕྱིན་གྲགས་པ་མཛད།))

火龙年(མེ་ལྷག)：(1376年，明太祖洪武九年，丙辰)

宗喀巴首次讲法(ཇི་ཅི་ན་པ་ཆེས་ཆེས་ལོ་ཁྲོད་ཐོག་མག་མ་གནང།)加木样桑楚多吉(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སམ་གྲུབ་དོ་ཇེ)死；扎西贝孜(བཀྲ་ཤིས་དཔལ་བཅེགས)被委任为达垅寺方丈；却杰南喀贝桑波(ཆོས་ཇེ་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པོ)自己前往色列(སེ་ལེར་བྱོན།)。

火蛇年(མེ་སྲུང)：(1377年，明太祖洪武十年，乙巳)(原文空)。

上马年(མ་རྟ)：(1378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戊午)

雅德本钦(གཡག་ལྷེ་པཎ་ཆེན)死。

土羊年(ས་ལུག)：(1379年，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己未)

堪布益西索南绛措(མཁན་པོ་ཡེ་ཤེ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卸任修行(ཀྱན་སྤངས་མཛད།)后，杰寺的方丈则由衮邦钦波索南杰岑(ཀྱན་སྤངས་ཆེ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担任；却杰南喀贝桑波(ཆོས་ཇེ་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པོ)无；加木样却杰扎西贝甸(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ས་ཇེ་བཀྲ་ཤིས་དཔལ་ལྷན)生。(十二页下止；十三页上始)

铁猴年(ལྷགས་སྲུང)：(1380年，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

堪布益西索南绛措(མཁན་པོ་ཡེ་ཤེ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死；京俄索南桑波(ཐུན་ལྷ་ནམས་བཟང་པོ)生。

铁鸡年(ལྷགས་ཉ)：(1381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辛酉)(原文空)。

水狗年(ཆུ་ཉི)：(1382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壬戌)

妥钦衮嘎桑波(དོན་ཆེན་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པོ)生。

水猪年(ཆུ་ཕག)：(1383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

嘎玛瑞巴多吉(ཀམ་རལ་པའི་དོ་ཇེ)死；京俄贝甸桑波(ཐུན་ལྷ་དཔལ་ལྷན་བཟང་པོ)及贡茹杰岑桑波(གུང་རུ་རྒྱལ་མཚན་བཟང་པོ)二人生。

木鼠年(ཤིང་ཉི)：(1384年，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

嘎玛巴德欣谢巴(ཀམ་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生；建达垅红殿(ཐུག་ལུང་གི་མཚན་ཁང་དམར་པོ་པོ)。

木牛年(ཤིང་ཁྲ)：(1385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乙丑)

冈木冈尊珠桑波(ཀམ་ཀམ་བཙུན་ལྷུས་བཟང་པོ)死；凯珠却杰格来贝桑波(མཁས་གྲུབ་ཆོས་ཇེ)

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生。

火虎年(མེ་ཁྲུག)：(1386年，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丙寅)

蔡喜萨玛(ཚེས་བཞི་གསར་མ)死；却杰索南查巴(ཚེས་བཅུ་དྲུག་མཁས་པ)任帕竹方丈；却杰聂尼巴(ཚེས་མེ་ཉེར་གཉིས་པ)生；建嘎玛莫寺(དགའ་མ་མཆོད་དགོན་པ་བཟུང་།)；玛塞多甸(མ་སེ་རྟོགས་ལུན)及古久多甸(ཀུ་ཙུ་རྟོགས་ལུན)二人生。〔(按：《松巴堪布年表》载：卡厥巴(མཁའ་པ་སྐྱོད་པ)建嘎甸玛莫寺(དགའ་ལུན་མ་མོ་མོ་)〕

第七饶迺 (རང་བྱུང་བདུན་པ)

火兔年(མེ་ཨོམ་)：(1387年，明太祖洪武廿年，丁卯)(原文空)。

上龙年(ས་འབྲུག)：(1388年，明太祖洪武廿一年，戊辰)

日甸塔耶(རིགས་ལུན་མཐའ་ཡས)讲法后已历五十一年；木钦衮秋杰岑(མུམ་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ཀུལ་མཚན)生。

土蛇年(ས་སྦུལ)：(1389年，明太祖洪武廿二年，己巳)

杰洛垂却玛(ཇེ་ལོ་གྲོམ་ཆེན་མུང་)生；或有谓益桑泽巴(ཡིད་བཟང་ཅེ་པ)生；对此有三种不同(记载)(འདི་ལ་བཟོ་མིན་གསུམ་བུང་།)。

铁马年(ལྷགས་རྩ)：(1390年，明太祖洪武廿三年，庚申)

堪钦强贝益西(མཁའ་ཆེ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及楚巴洛垂僧格(འབྲུག་པ་ལྷ་གྲོམ་སེང་གེ)二人死；衮邦钦波索南杰岑巴(ཀུན་སྤངས་ཆེན་པོ་བཅོད་ནམས་ཀུལ་མཚན་པ)将杰寺方丈位交给温波索南查巴(དབོན་པོ་བཅོད་ནམས་གྲགས་པ)后遂即卸任修行(ཀུན་སྤངས་མཛད།)。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1391年，明太祖洪武廿四年，辛未)

帕热瓦(འབའ་ར་བ)及贾钦强巴贝(འཇག་ཆེན་བྱམས་པ་དཔལ)二人死；杰瓦根顿楚(ཀུལ་བ་དགེ་འདུན་ཀུབ)生。

水猴年(ཆུ་སྦུལ)：(1392年，明太祖洪武廿五年，壬申)

妙音菩萨显现在宗喀巴眼前(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ས་གསེགས་)；他(宗喀巴)率领八位有德的从属人员前往约卡(འཁོར་དག་པ་རྣམ་བཞུད་མིང་དེ་འོ་ཁ་ཁར་ཡོངས།)；楚巴喜饶僧格(འབྲུག་པ་ལྷ་གྲོམ་སེང་གེ)死；益桑泽瓦熏努贝(ཡིད་བཟང་ཅེ་བ་གཞོན་ནུ་དཔལ)及森巴钦波洛垂杰岑(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ལྷ་གྲོམ་ཀུལ་མཚན)二人生。(十三页上止；十三页下始)。

水鸡年(ཆུ་བྱ)：(1393年，明太祖洪武廿六年，癸酉)

宗喀巴在约卡修复增齐寺(ཇེ་ཙང་ཁ་པས་འོ་ཁ་ཁར་རྫིང་ཕྱི་ཞིག་གསར་མཛད།)大自在天神显现于贾索浦(ཀུ་སྐག་ཕུ)。

木狗年（**མིང་ཁྱི**）：（1394年，明太祖洪武廿七年，甲戌）

木猪年（**མིང་ཕག**）：（1395年，明太祖洪武廿八年，乙亥）

宗喀巴与洛扎楚钦（**ལྷ་བྱག་གུ་བ་ཆེན་**）二人相见；强森却杰喜饶桑波（**བྱང་ལེམས་ཆོས་རྩེ་ཤེས་རབ་བཟང་པོ**）生。

火鼠年（**མིང་སྤྱི**）：（1396年，明太祖洪武廿九年，丙子）

杰策塔玛仁钦（**རྒྱལ་ཆབ་དར་མ་རིན་ཆེན་**）依止宗喀巴（**རྒྱལ་ཆབ་དར་མ་རིན་ཆེན་གྱིས་རྩེ་ཚང་ཁ་པ་བཞུགས་**）；建聂地之隆热寺（**གཙུག་ལྷན་ལུང་ར་ལྷགས།**）。

火牛年（**མིང་གྲང**）：（1397年，明太祖洪武卅年，丁丑）

上虎年（**མིང་ཕྱག**）：（1398年，明太祖洪武卅一年，戊寅）

俄顿珠贝（**རྩེ་ག་དོན་གུ་བ་དཔལ་**）死；楚巴南喀贝桑（**འབྲུག་པ་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及达波班钦扎西囊杰（**དཔག་ས་པོ་པར་ཆེན་བཟླ་ཤེས་ནམ་རྒྱལ་གཉིས་འབྲུངས་**）二人生。

上兔年（**མིང་མཁའ་**）：（1399年，明惠帝建文元年，丁卯）

堪钦索南却楚（**མཁའ་ན་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མཆོག་གུ་བ་**）生。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400年，明惠帝建文二年，庚辰）

兑怎查巴贝甸（**འདུལ་འཛིན་བྱགས་པ་དཔལ་ལྷན་**）及班钦强巴灵巴（**པར་ཆེན་བྱམས་པ་གླིང་པ་**）二人生。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401年，明惠帝建文三年，辛巳）

洛查楚钦南喀杰岑（**ལྷ་བྱག་གུ་བ་ཆེན་ནམ་མཁའ་རྒྱལ་མཆན་**）死；（宗喀巴）建菩提心沙弥戒律（**བྱང་ལེམས་པའི་དགེ་བཞུགས་མཛད།**）

水马年（**ཆུ་རྩ་**）：（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壬午）

帕索却吉杰岑（**པ་ས་ཆོས་གྱི་རྒྱལ་མཆན་**）及杰洛垂甸巴（**རྩེ་གོ་གས་བརྟན་པ་**）、杜纳巴贝甸桑波（**འདུལ་ནག་པ་དཔལ་ལྷན་བཟང་པོ་**）三人生；冈波巴桑结却吉森格（**གླམ་པོ་པ་སངས་རྒྱལ་ཆོས་གྱི་སང་གེ་**）死。

水羊年（**ཆུ་ལྱག**）：（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癸未）

却杰强求佳措（**ཆོས་རྩེ་བྱང་རྒྱལ་རྒྱ་མཆོ་**）及掘伏藏者热甸灵巴（**རྟུ་གླིང་པ་**）二人生；大明永乐帝继位（**ཏའི་མིང་ཡུང་ལ་ཁྱིར་འཁྲད།**）。

木猴年（**མིང་སྤྱལ**）：（1404年，明成祖永乐二年，甲申）

拉查约巴（**ལྷ་བྱག་ས་ཁོད་པ་**）死后拉索南约塞（**ལྷ་བསོད་ནམས་ཁོད་བཟུང་**）托雅桑方丈；建萨康南杰灵寺（**ས་ཁྲང་ནམ་རྒྱལ་གླིང་**）。

根顿楚(དགེ་འདུན་བྱུང)从堪钦楚巴喜饶巴(མཁན་ཆེན་བྱུང་པ་ཤེས་རབ་པ)出家;克珠杰
 བས་བྱུང་ཆེ)受近屈戒;夏玛多甸喀举旺波(ལྷ་དམར་རྟོགས་ལུན་མཁའ་འཛུང་དབང་པོ)死;却
 南查巴(ཆོས་ཆེ་བམད་ནམས་བྱགས་པ)将帕竹方丈职位交予京俄贝甸桑波(ཐུན་པ་ལྷ་དབང་པོ་
 བཟང་པོ)。

夏瑪巴却貝益西(ཞ་མར་པ་ཚེ་ལ་པ་ཡེ་ཤེས་)生。

却杰克珠巴 (ཚུལ་ཤིང་མཁས་གྲུབ་པ) 与宗喀巴相会。京俄贝甸桑波 (ཡུན་ལོ་དཔལ་ལྷན་པ་བཟང་པོ་) 死; 大明 (皇帝) (དཔེ་མཛུགས་) 迎请嘎玛巴 (ཀམ་པ་)。(十三页下止; 十四页上始)

法王索南查巴(ཆོས་མཛོད་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及楚托谢琼瓦(བྱུང་པོ་མེད་ལྷུང་བོ)二人死;
京俄索南桑波(ཐུ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བཟང་པོ)委任帕竹方丈;法王扎西贝约(ཆོས་མཛོད་བཟོ་ཤིས་……
དཔལ་འོད)生;强钦却杰(བྱམས་ཆེན་ཆོན་མཛོད)被大明皇帝迎请(ཏའི་མིང་རྒྱལ་པོས་ཐུན་བྱངས་)。

宗喀巴举行拉萨大法会（ལྷ་ས་སྤྲོད་ལ་མ་ཆེན་མོ་），并建卓日卧甘丹寺（འབྲུག་རི་བོ་དགལ་ལྷན་བདེ་བ།）；衮邦钦波索南杰岑（ཀན་སྤངས་ཆེ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ཆན་）死。

班钦桑波扎西(པཎ་ཆེན་བསཏང་པ་བཏུ་གིས་)生; 根顿楚巴(དགེ་འདུན་ལུ་བ་པ་)从楚巴喜饶巴(ལུ་བ་པ་ཤེས་རབ་པ་)受近圆戒。

强钦热强巴桑结佩(ཀླུ་མགོན་ཆེན་པོ་རྒྱལ་བ་སངས་རྒྱལ་པོ་འཕགས་པ་ཡི་དབུ་མ་)生。

杰仁达巴(ཇེ་རིང་མདུལ་པ།)死。

楚巴益西仁钦(འབྲུག་པ་ཡེ་ཤེས་རིན་ཆེན)死；森巴洛垂杰岑(མེས་པ་དཔལ་སྒྲོ་བློ་བྱེད་མཆན་པ་)生；或有谓益桑泽巴(ཡེད་བཟང་ཅེ་པ་)生；京俄巴索南查巴(ཁུན་ལྷ་པ་པམ་ད་ནམས་གྲགས་པ་)任杰寺方丈已历廿二年；在此后至木狗年(ཤིང་ཁྱི)的四十二年之间(担任方丈者)尚有益西查桑巴(ཡེ་ཤེས་གྲགས་བཟང་པ་)任三年，衮嘎杰岑巴(ཀུན་དཔལ་བྱེད་མཆན་པ་)任三年，衮多巴(ཀུན་རྟེན་པ་)任十三年，洛垂杰岑巴(སྒྲོ་བློ་བྱེད་མཆན་པ་)任三年。(དེ་ནས་ཤིང་ཁྱིའི་བར་

ལོ་ཤིང་གཉིས་ལ། ཡེ་ཤེས་གྲགས་པ་བཟང་པ་ལོ་གསུམ། ། སྒྲོན་ཆུ་ལ་མཚན་པ་ས་ལོ་གསུམ་མཛད།)。

木马年(甲午)：(1414年,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 甲午)

拉仁波切查巴云甸(ལྷ་རིན་པོ་ཆེ་གྲགས་པ་ལོན་པ་) 死；门兰贝来贝洛垂(མོ་ན་ལམ་དཔལ་..... ལེགས་པ་ལི་སྒྲོན) 及仲巴桑结贝(སྤང་པ་སངས་རྒྱས་དཔལ་) 二人生。

木羊年(乙未)：(1415年,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 乙未)

嘎玛巴德欣谢巴(ཀམ་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死；绛森喜饶桑波(རྩང་སེམས་ཤེས་ར་པ་བཟང་པ་) 抵卫地(དབུས)；曲杰益西桑波(ཆོས་རྗེ་ཡེ་ཤེས་བཟང་པ་) 生；杰根敦楚巴(རྗེ་དགེ་འདུན་པ་) 抵卫地(དབུས)。

火猴年(丙申)：(1416年,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 丙申)

嘎玛巴桐瓦屯甸(ཀམ་པ་མགོང་པ་དོན་ལུན་)、冈波瓦索南仁钦(གམ་པ་བ་བསྟན་རམས་རིན་ཆེན་) 及多甸绛求桑波(ཉགས་ལུན་རྩང་ཆུང་བཟང་པ་) 三人生；京俄索南桑波(རྒྱན་ཐུ་བསྟན་རམས་བཟང་པ་) 死；建贝甸哲蚌寺(དཔལ་ལུན་འབྲས་བུ་)。

火鸡年(丁酉)：(1417年,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 丁酉)

冈木冈巴京俄屯珠贝巴(ཀམ་ཀམ་པ་རྒྱན་ཐུ་དོན་ལུང་དཔལ་པ་) 著《大宝光佛教史》(ཆོས་འབྲུང་བཟུན་པ་རིན་པོ་ཆེ་ལས་ལྟེན་བཅམས།)；如果按(卡切)班钦(པཎ་ཆེན་) 推算则佛 1400 已历一千二百一十一年，如果按班钦(པཎ་ཆེན་) 著佛历表则历一千二百零一年；或有谓一千九百六十年；曲杰聂尼巴(ཆོས་རྗེ་ཉིར་གཉིས་པ་) 任帕竹寺方丈(ཡག་གུའི་གདན་སར་ཞེས།)；藏地(གཙང་) 之琼波恰柴དགེ་འདུན་桑波(གཙང་གི་ལུང་པ་བྱ་བལ་དགེ་འདུན་བཟང་པ་) 生。

土狗年(戊戌)：(1418年,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 戊戌)

达垅巴阿旺查巴贝桑波(ཏཱ་ལུང་པ་དག་དབང་གྲགས་པ་དཔལ་བཟང་པ་) 生。(十四页上止；十四页下始)

土猪年(己亥)：(1419年,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 己亥)

宗喀巴死(རྗེ་རིན་པོ་ཆེ་གི་བར་གཤེགས་)；杰曹达玛仁钦继位(རྒྱལ་ཚབ་དར་མ་རིན་ཆེན་ཁྱིར་..... ཞེས།)；菊巴衮嘎屯珠(རྒྱལ་པ་ཀུན་དགའ་དོན་ལུང་) 生；建色拉寺(སེར་གྲེག་ཆེན་གླིང་)。

铁鼠年(庚子)：(1420年, 明成祖永乐十八年, 庚子)

日甸萨琼(རིགས་ལུན་ས་རྒྱུང་) 生。

铁牛年(辛丑)：(1421年,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 辛丑)

建桑阿卡寺(གསང་ཐུགས་མཁར་བཏབ།)。

永虎年(壬寅)：(1422年, 明成祖永乐廿年, 壬寅)

查巴仁钦色益巴(གྲགས་པ་རིན་ཆེན་གསེར་ཡིག་པ་) 建博多寺(པོ་དྭ་འི་དགོན་བཏབ་)。

水兔年（ཐུ་མོན་པ་）：（1423年，明成祖永乐廿一年，癸卯）

巴热瓦（འབྲེ་ར་པ་）弟子藏巴扎西贝孜（གཙང་པ་པ་ལྷ་མོ་པ་ལྷ་མོ་པ་ལྷ་མོ་པ་）洛垂桑波（ལྷ་མོ་པ་ལྷ་མོ་པ་）及冈波曲吉旺久（གཙང་པ་ལྷ་མོ་པ་ལྷ་མོ་པ་）等死；玛斯多甸（མ་སྐྱ་ལྷ་མོ་པ་）掌管苏芒寺（བྱུང་མང་དགོན་པ་）；凯珠诺桑佳措（ཀེ་ལྷ་མོ་པ་ལྷ་མོ་པ་）生。

木龙年（མེ་ལྷ་མོ་པ་）：（1424年，明成祖永乐廿二年，甲辰）

却吉绛求佳措（ཆེ་མེ་ལྷ་མོ་པ་ལྷ་མོ་པ་）任达垅寺方丈（ལྷ་མོ་པ་ལྷ་མོ་པ་）。

木蛇年（མེ་ལྷ་མོ་པ་）：（1425年，明仁宗洪熙元年，乙巳）

竹巴囊卡贝（ལྷ་མོ་པ་ལྷ་མོ་པ་）死；粗仆巴（ཆུ་པ་ལྷ་མོ་པ་）开始著《历算》（བྱུང་མང་དགོན་པ་）。

火马年（མེ་ལྷ་མོ་པ་）：（1426年，明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拉索南约色（ལྷ་མོ་པ་ལྷ་མོ་པ་）死；强森喜饶桑波（ལྷ་མོ་པ་ལྷ་མོ་པ་）抵昌都（ཆུ་མང་དགོན་པ་）。

火羊年（མེ་ལྷ་མོ་པ་）：（1427年，明宣宗宣德二年，丁未）

日甸达耶（ལྷ་མོ་པ་ལྷ་མོ་པ་）讲法后已历百年；夏尔巴仁钦杰岑（མེ་ལྷ་མོ་པ་ལྷ་མོ་པ་）死；京俄索南约孜（ལྷ་མོ་པ་ལྷ་མོ་པ་）任雅桑方丈（ལྷ་མོ་པ་ལྷ་མོ་པ་）；杰仲喜饶贝孜（ལྷ་མོ་པ་ལྷ་མོ་པ་）及聂顿班觉伦珠（ལྷ་མོ་པ་ལྷ་མོ་པ་）二人生；日甸萨琼（ལྷ་མོ་པ་ལྷ་མོ་པ་）继任香跋拉位（ལྷ་མོ་པ་ལྷ་མོ་པ་），此说出自《大译》（ལྷ་མོ་པ་ལྷ་མོ་པ་）。

土猴年（མེ་ལྷ་མོ་པ་）：（1428年，明宣宗宣德三年，戊申）

日甸萨琼（ལྷ་མོ་པ་ལྷ་མོ་པ་）于狮子座（ལྷ་མོ་པ་ལྷ་མོ་པ་）说法（ལྷ་མོ་པ་ལྷ་མོ་པ་）；多甸强贝佳措（ལྷ་མོ་པ་ལྷ་མོ་པ་）死；珠巴杰旺却杰班钦释迦丘甸（ལྷ་མོ་པ་ལྷ་མོ་པ་）及久达曲杰卓袞洛垂桑波（ལྷ་མོ་པ་ལྷ་མོ་པ་）三人生。

上鸡年（མེ་ལྷ་མོ་པ་）：（1429年，明宣宗宣德四年，己酉）

达顿洛桑查巴（ལྷ་མོ་པ་ལྷ་མོ་པ་）、加木样嘎瓦洛垂（ལྷ་མོ་པ་ལྷ་མོ་པ་）、果波热强巴索南僧格（ལྷ་མོ་པ་ལྷ་མོ་པ་）及泽巴谢桑（ལྷ་མོ་པ་ལྷ་མོ་པ་）等四人生；建俄袞巴寺（ལྷ་མོ་པ་ལྷ་མོ་པ་）；粗仆巴（ཆུ་པ་ལྷ་མོ་པ་）开始著《星算六种》（བྱུང་མང་དགོན་པ་）。（十四页下止；十五页上始）

铁狗年（ལྷ་མོ་པ་）：（1430年，明宣宗宣德五年，庚戌）

却杰绛求佳措卸任之后，扎西贝约任达垅寺方丈；（ཆེ་མེ་ལྷ་མོ་པ་ལྷ་མོ་པ་）根顿楚（དགོན་ལྷ་མོ་པ་）著《入中观释》（ལྷ་མོ་པ་ལྷ་མོ་པ་）。

桑结仁钦结岑贝桑波 (མངས་ཀྱིས་རིན་ཆེན་ཀྱལ་མཆན་དཔལ་བཟང་པོ) 死; 克珠杰 (མཁས་གྲུབ་
任方丈 (ཁིང་ཐུབས།)。

杰曹却杰达玛仁钦(ཁུལ་ཚབ་ཚས་ཇེ་དང་མ་རིན་ཆེན)死;根顿楚(དགེ་འདུན་ཡུང)著《注解小疏》(ནམ་འགྲེལ་སྒྲིག་ཆུང་བཅུ་མས);热甸灵巴(རལྭ་ལྷིང་པ)自琼仓查(ཁུང་ཆང་བྲག)首次掘出伏藏(གཏེར་དང་པོ་ནམས་བཏོན།)。

杰喜饶桑格 (ཇེ་ཤེས་རབ་སངས་ཤེ) 著《下续》(མཐོང་རྒྱུད་པུགས།)；班钦益西泽莫 (བཤྲོ་ཆེན་ཤེས་ཆེ་མ་) 及加木样衮嘎曲桑 (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ན་དཔལ་ཚལ་བཟང་) 二人生；卡厥巴 (མཁའ་སྤྲེད་པ་) 死；根顿楚 (དགེ་འདུན་བླ་མ་) 著《根本般若六疏》(ཆུ་ཤེའི་ཁྱི་མ་མཛད།)。

如按《大疏》(རྟེན་གཞི་ཆེན་མཁས་དབང་)载佛已逝世二千三百一十二年(བཅུ་དྲུག་པ་ལོ་ཉིས་ལྷོད་ཀྱི་སྐབས་། བུ་བུ་གཉིས་སྤང་ཞིང་)，而在二分时时，(གཉིས་ལྷན་གྱི་ལྷོད་ནས་)则超过了大约六百零五年(བུ་བུ་དང་ལྷན་ལྷན་འདས་)或少一百二十八年零六个月(བུ་དང་ལྷོད་ཅ་དགུ་ལྷན་ལྷན་ཞིང་།)；虽然萨琼说讲法已历百年，但这是一种粗略的说法(ས་སྒྲུང་གིས་ཚེས་བཅུ་དྲུག་ནས་མི་བུ་འབྲུག་གསུངས་ཀྱང་རགས་བཤད་ཙམ་སྟེ།)；聂尼巴却杰索南结岑(རྟེན་གཉིས་པ་ཚེས་ཇེ་བཅུ་དྲུག་སྐབས་ཀྱི་ཡུལ་མཆན་)死后帕竹寺方丈空缺廿年(ཡག་གུའི་གདན་ས་ལོ་ཉི་ཤུ་ལྷོད་སྟེ།)；堆怎查巴结岑(འདུལ་འཛིན་གྲགས་པ་ཀྱི་ཡུལ་མཆན་)死。〔文中之གཉིས་ལྷན་即གཉིས་ལྷན་དུས་意为现劫之第二时——按〕。

凱珠諾桑佳措（ཀའ་ཕུ་ནོ་སངས་ཀྱི་མཚོ་ལྷོ་མོ་）出家。

梅钦袞秋结岑 (མུཤ་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ཆུལ་མཆན) 建达木灵卡寺 (ཇུག་མ་གླིང་ཁ་བརྟམ་)。

根頓楚(དགེ་འདུན་ཡུང)著《因明学论》(མད་མ་འིག་མ་གྲན་མཐོད།)。

凯珠却杰格莱贝桑波 (མཁས་གྲུབ་ཚལ་རྗེ་དཀོ་ཡིག་པ་དབང་པོ་བཟང་པོ་) 死；杰根 顿楚巴 抵 卫地 (རྗེ་དཀོ་འདུན་གྲུབ་པ་དབང་པོ་ཡེ་ཤེས་)；加木样珣努 (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ཞོན་ནུ་) 生。

夏鲁巴(ཉ་ལུ་པ)任甘丹寺法座(དགའ་ལྷན་གྱི་ཁྱིམ་ཐེགས་)；杰瓦帕巴拉(རྒྱལ་པ་ལམགས་པ་
ལྷ)及杰本波洛桑尼玛(རྗེ་འོ་དཔོན་པ་སྤོ་བཟང་ཉི་མ)二人生。(十五页上止；十五页下始)

铁猴年（ལྷགས་ཐུང་།）：（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庚申）

根顿楚及喜饶僧格一起又赴藏地（དགེ་འདུན་གྱུ་བ་ཤིས་རབ་སེང་གེ་དང་ལྷན་དུ་སྐར་གཙང་ལ་……ཐེངས།），并著《律藏全集》（འདུལ་བའི་གླིང་འབྲམ་）及《别解脱释》（མ་ཐར་གྱི་སྒྲིག་……བརྒྱམས་）。

铁鸡年（ལྷགས་བྱེ།）：（1441年，明英宗正统六年，辛酉）

夏鲁译师却琼桑波（ཞུ་ལུ་ལོ་ཙཱ་བ་ཆོས་སྒྲུང་བཟང་པོ།）生。

水狗年（རྩ་ཁྱི།）：（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壬戌）（原文空）。

水猪年（རྩ་པག་།）：（1443年，明英宗正统八年，癸亥）

凯尊云丹佳措（མཁས་བཙུན་ཡོན་ཏན་གྱི་མཚན་མོ།）生；根顿楚著《寺院大章程》（བཙའ་ལྷག་ཆེན་མོ།）；益桑泽瓦（ཡིད་བཟང་རྩེ་བོ།）著《算论勘误》（ཆིས་ཀྱི་བཟུན་བཙུམ་འཁྲུལ་སེལ་མཛད་）。

木鼠年（ཤིང་ཁྱི།）：（1444年，明英宗正统九年，甲子）

建昌都强巴林寺（ཆབ་མདོ་བྱམས་སྒྲིང་བཙུང་།）；达钦洛垂结岑（བདག་ཆེན་ལྷོ་སྒྲིག་གྱུ་ལ་མཚན་མོ།）生；强森衮嘎桑波（བྱང་སེམས་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པོ།）死。

木牛年（ཤིང་སྤང་།）：（1445年，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

色拉屯月贝甸（མེ་ར་རྩ་ཡོད་དཔལ་ལྷན་པོ།）生；杰喜饶僧格（རྗེ་ཤིས་རབ་སེང་གེ།）死；古久多甸（གུ་རྩ་རྩ་ལ་ལྷན་པོ།）死。

火虎年（མེ་ཁྱུ་།）：（1446年，明英宗正统十一年，丙寅）

俄顿绛求贝（རྟོ་ལྷན་ཐུང་ཐུང་པོ།）及乃宁仁波切衮嘎德莱（གནས་རྟོ་རིན་པོ་ཆེ་གྱི་ན་དགའ་བཟང་པོ།）二人死；举巴本洛拉日巴（རྒྱུ་པ་བཟོ་ན་སྒྲིབ་ལྷ་རི་བོ།）及拉旺班觉（ལྷ་དཔང་དཔལ་ལྷ་པོ།）二人生；仁钦结岑贝桑波（རིན་ཆེན་གྱུ་ལ་མཚན་མོ་དཔལ་བཟང་པོ།）生。

第八饶迥（རང་བྱང་བརྒྱད་པ།）

火兔年（མེ་ཡམས་།）：（1447年，明英宗正统十二年，丁卯）

建扎什伦布寺（བླ་ཤིས་ལྷན་པོ་བཙུང་།）；查浦巴伦珠佳措（བླ་ཕྱག་པ་ལྷན་གྱུ་བ་གྱི་མཚན་མོ།）著《白莲花论》（པད་དཀར་ཞལ་ལུང་མཛད།）；霍尔顿南喀贝（ཏྲ་ལྷན་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ལྷན་པོ།）死；恰译师仁钦却杰（ཆལ་ལོ་རིན་ཆེན་ཆོས་གྱུ་ལ།）生。

土龙年（ས་ལྷག་།）：（1448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

却杰绛求佳措（ཆོས་རྗེ་ཐུང་ཐུང་མཚན་མོ།）死。

土蛇年（ས་སྦྱུ་།）：（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己巳）

加木样却杰 (རངས་དབྱངས་ཚས་ཇེ) 死; 袞钦容波 (ཀུན་མཁྱེན་རྩང་པོ) 死; 多仁瓦袞桑却吉尼玛 (དོ་རིང་པ་ཀུན་བཟང་ཚས་བྱི་ཏི་མ) 死; 建锡金结才寺 (རབས་ལུལ་བྱེད་ཚལ་བདུང)。

铁马年 (ལྷགས་རྩ) : (1450年, 明景泰帝 (代宗) 景泰元年, 庚午)

夏鲁瓦来巴结岑 (ཞུ་ལུ་པ་ལེ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及孔如结岑桑波 (གུང་རུ་རྒྱལ་མཚན་བཟང་པོ) 死; 洛垂却琼 (ལྷ་ཤྲེན་ཚས་རྒྱུང) 任甘丹寺法台 (དགའ་ལྡན་ཁྲིའི་ཁབས); 喜饶达来巴洛垂 (ཤེས་རབ་དར་ལེགས་པ་ལེ་ལྷ་ཤྲེན) 生; 虽然迎请杰根顿楚任甘丹寺法台然而未赴。

铁羊年 (ལྷགས་ལུག) : (1451年, 明景泰帝景泰二年, 辛未)

杰仲袞嘎贝巴 (ཇེ་བྱང་ཀུན་དགའ་དཔལ་པ) 及冈波查巴结岑又称冈嫩 (གམ་པོ་གཤམ་པ་རྒྱལ་མཚན་གམ་བྱེད་ཏུ་འབྲོང་པ) 二人生; 建丁青寺 (བྱང་ཆེན་དགོན་བདུང)。(十五页下止; 十六页上始)。

火猴年 (རྒྱ་སྤྲེལ) : (1452年, 明景泰帝景泰三年, 壬申)

夏玛巴却贝益西 (ཞུ་མ་པ་ཀུན་པོ་ཡེ་ཤེས) 及京俄索南约泽 (ཇུན་ཤེ་བསྟན་ནམས་འོད་མཛེས) 及堪钦索南秋楚 (མཁན་ཆེན་བསྟན་ནམས་མཆོག་གྲུབ) 死; 在汉地 (བྱ་ནག) 班祖 (བན་འཇུག) 做了主持 (བྱ་ནས་ཏུ་བན་འཇུག་གིས་གདན་ས་མཛད།)。(按: 班祖似一汉地高僧名字?)

水鸡年 (རྒྱ་བྱ) : (1453年, 明景泰帝景泰四年, 癸酉)

嘎玛桐瓦屯甸 (ཀམ་པ་མཛོང་བ་དྲན་ལུན) 及却杰日米博巴 (ཚས་ཇེ་རི་མི་འབབ་པ) 二人死; 夏玛却杰查巴 (ཞུ་མ་པ་ཚས་བྱི་གཤམ་པ) 及谢阿内达玛米扎 (ཞལ་ཤེ་ནས་དུ་རྒྱ་མི་5) 仁波切约色 (རིན་པོ་ཆེ་འོད་ཟེར) 等生。

木狗年 (ཤིང་ཁྱེ) : (1454年, 明景泰帝景泰五年, 甲戌)

嘎玛却查佳措 (ཀམ་ཚས་གཤམ་རྒྱ་མཚན) 及冈波瓦索南结岑 (གམ་པོ་བ་བསྟན་ནམས་རྒྱལ་མཚན) 二人生; 却杰仁波切贝阿吉旺波 (ཚས་ཇེ་རིན་པོ་ཆེ་དཔལ་ངག་གི་དབང་པོ) 任帕竹寺方丈 (ཤག་གུརི་གདན་ས); 京俄多吉结岑 (ཇུན་ཤེ་དོ་རྒྱལ་མཚན) 任雅桑方丈 (གཡའ་བཟང་གདན་ས)。

木猪年 (ཤིང་ཕག) : (1455年, 明景泰帝景泰六年, 乙亥)

京俄云甸结岑 (ཇུན་ཤེ་ཡུན་ཏན་རྒྱལ་མཚན) 任杰寺方丈 (རྒྱལ་བྱི་གདན་ས); 巴卧却旺伦珠 (དབང་པོ་ཚས་དབང་ལུན་ལུ་པ) 生。

火鼠年 (མེ་བྱི) : (1456年, 明景泰帝景泰七年, 丙子)

嘎玛陈烈巴 (ཀམ་འབྲིན་ལས་པ) 生; 妥瓦多吉强 (དར་བ་དོ་རྒྱལ་མཚན) 死。

火牛年 (མེ་ཁུང) : (1457年, 明英宗天顺元年, 丁丑)

强森却杰喜饶桑波 (བྱང་ལེགས་ཚས་ཇེ་ཤེས་རབ་བཟང་པོ) 死; 杰仲袞嘎贝甸 (ཇེ་བྱང་ཀུན་དགའ་དཔལ་ལུན) 及年巴楚托二人生 (མཉན་པ་བྱུང་ཐོབ་གཉིས་སྐུ་འཁུངས།)。

土虎年（ས་ཁྱུག）：（1458年，明英宗天顺二年，戊寅）

香雄巴却旺查巴（ཞང་ཞུང་པ་ཚེས་དབང་གྲགས་པ）任昌都寺之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ར་ཐེབས）；
举兑本洛却甸洛垂（རྒྱུད་ལྷོད་དཔོན་ལྷོ་པ་ཚེས་ལུན་ལྷོ་གྲོས）及纽拉班钦（གཏུག་ལ་པཎ་ཆེན）二人生；达
波班钦扎西南杰（དཔལ་པ་པཎ་ཆེན་བཀྲ་ཤིས་རྣམ་རྒྱལ）死。

土兔年（ས་ཤོས）：（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己卯）

凯珠诺桑佳措（མཁས་གྲུབ་རྣམ་བཟང་རྒྱ་མཚོ）赴约卡（ཁོལ་ཁ།）。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庚辰）

却杰扎西贝约（ཚེས་རྗེ་བཀྲ་ཤིས་དཔལ་འོད）死后由阿旺查巴贝桑波（ངག་དབང་གྲགས་པ་……
དཔལ་བཟང་པོ）继任达垅寺方丈；掘出查莫察（ཕྱ་མ་བྲག）之伏藏。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461年，明英宗天顺五年，辛巳）

却杰扎西贝（ཚེས་རྗེ་བཀྲ་ཤིས་དཔལ）生。

水马年（ཆུ་རྩ）：（1462年，明英宗天顺六年，壬午）

水羊年（ཆུ་ལུག）：（1463年，明英宗天顺七年，癸未）

帕索却吉结岑（པ་ས་ཚེས་ཀྱི་རྒྱལ་མཚན）任甘丹寺方丈（དགའ་ལྡན་གྱི་ཁྲི）；洛垂却琼（ལྷོ་གྲོས་ཚེས་རྒྱུང）死；促顿南喀贝巴（མཚུར་རྟེན་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པོ）任昌都寺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ར་……
ཐེབས）；在扎什伦布寺（བཀྲ་ཤིས་ལྷན་པོ）完成大慈氏（像）（བྱམས་ཆེན་གྲུབ།）。（十六页上止；
十六页下始）。

木猴年（གིང་སྦྱལ）：（1464年，明英宗天顺八年，甲申）

杰根顿楚巴（རྗེ་དགེ་འདུན་གྲུབ་པོ）建甘珠尔经（དགའ་འགྱུར་བཞེངས）。

木鸡年（གིང་བྱ）：（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乙酉）

建久达寺（རྒྱ་མདའ་བཏང་པོ）。

火狗年（མེ་ཁྱི）：（1466年，明宪宗成化二年，丙戌）

建尼丁寺（རྟི་ཁྱེང་བཏང་པོ）；建色热寺（སེར་ག་དཀོན་བཏང་པོ）；冈波索南仁钦（གླམ་པོ་བཟང་དེ་
ནམས་ཤིན་ཆེན）死。

火猪年（མེ་པག）：（1467年，明宪宗成化三年，丁亥）

土鼠年（ས་བྱི）：（1468年，明宪宗成化四年，戊子）

杰根顿楚巴（རྗེ་དགེ་འདུན་གྲུབ་པོ）建着绸缎之佛像（ལྷན་པོའི་གྲུ་སྦྱ་བཞེངས།）。

土牛年（ས་ཁྲུང）：（1469年，明宪宗成化五年，己丑）

却旺扎巴(ཆས་དབང་གྲགས་པ)死; 色拉瓦却吉结岑(མེ་ར་པ་ཆས་གྱི་ཁྱལ་མཆན)生; 杰根顿楚巴著《调伏广释宝蔓》(འདུལ་ཀྱི་སྒྲིལ་ན་ཆེན་གྱི་པ་པར་མས)。

铁虎年(ལྷག་སུལ་ལྷག་པོ་)：(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

森巴钦波洛垂杰岑(མེ་མས་དབང་ཆེན་པོ་སྒྲིལ་ཁྱལ་མཆན)死。

铁兔年(ལྷག་སུལ་མེ་མོ་)：(1471年，明宪宗成化七年，辛卯)

杰仲喜饶贝泽(རྗེ་བྱུང་ཤེས་ར་བ་དཔལ་བཅུག་ས)任昌都寺法台(ཆཔ་མདའི་ཁྱིམ་གྱི་པོ་)；森巴化身门兰洛垂(མེ་མས་དབང་ཁྱལ་སྒྲིལ་ཁྱེན་ལ་མ་སྒྲིལ་ཁྱེན་པོ་)生。

水龙年(རྒྱ་ལྷག་པོ་)：(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

水蛇年(རྒྱ་སྒྱལ་པོ་)：(1473年，明宪宗成化九年，癸巳)

杰洛垂甸巴(རྗེ་སྒྲིལ་ཁྱེན་པོ་)任甘丹寺方丈位(ཁྱིམ་གྱི་པོ་)；却琼佳措(ཆས་སྒྱུང་གྱི་མཆན)及却杰结岑贝桑波(ཆས་རྗེ་ཁྱལ་མཆན་དཔལ་བཟང་པོ་)二人生；阿旺查巴贝桑波(ངག་དབང་གྲགས་པ་དཔལ་བཟང་པོ་)委任却杰扎西贝瓦(ཆས་རྗེ་བྱུང་ཤེས་དཔལ་བཟང་པོ་)为达垅寺方丈后自己则卸任修行(ལྷག་ལུང་གདན་སར་བཞུགས་ནས་ལྷན་སྐྱོང་ས་མཛད།)；京俄多吉结岑(ཁྱུན་ལྷན་རྗེ་ཆེན་ཁྱལ་མཆན)及帕索却杰(པ་ས་ཆས་རྗེ་པོ་)二人生；建达纳土丹囊结寺(རྟ་ནག་གྱུ་པ་བཟུན་ནས་ཁྱལ་མཆན་བཟང་པོ་)。

土马年(ཤིང་རྩ་པོ་)：(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甲午)

衮嘎顿珠(ཀུན་དགའ་དྲན་གྱུ་བཟང་པོ་)建上续扎仓(རྒྱུད་སྒྲིལ་གྱི་ཆང་)杰根顿楚巴死(རྗེ་དགའ་འདུན་པོ་སྒྲིལ་ཁྱེན་པོ་)；兑莫扎西约色(དུལ་མ་བྱུང་ཤེས་འོད་ཟེར་པོ་)生；班禅桑波扎西(པཌ་ཆེན་བཟང་པོ་བྱུང་ཤེས་པོ་)被委任为扎什伦布寺方丈(བྱུང་ཤེས་ལྷན་སྐྱོང་གདན་སར་འཛད།)。

木羊年(ཤིང་ལྷག་པོ་)：(1475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乙未)

洛垂贝巴(སྒྲིལ་ཁྱེན་པོ་)死；建苏芒德钦泽寺(བྱུང་མང་བདེ་ཆེན་ཅེས་སྒྱུ་པོ་གྱི་པོ་)；冈波巴索南佳措(གླུ་མ་པོ་པ་བཟང་དྲན་པོ་ཁྱལ་མཆན)生。

火猴年(མེ་སྒྱལ་པོ་)：(1476年，明宪宗成化十二年，丙申)

遍知者根顿佳措(རྗེ་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དགའ་འདུན་ཁྱལ་མཆན)及东廓达瓦结岑(ལྷོ་ཁོ་ཏེ་པ་ཁྱལ་མཆན)二人生；杰旺却结(ཁྱལ་དབང་ཆས་རྗེ་པོ་)死；著《青史》(རྟོག་ཐུན་པོ་པར་མས)。(十六页下止；十七页上始)。

火鸡年(མེ་ཕུ་པོ་)：(1478年，明宪宗成化十三年，丁酉)

果容巴衮嘎莱巴洛垂(གླུ་མ་པོ་པ་ཀུན་དགའ་ལེགས་པ་ལེ་སྒྲིལ་པོ་)生。

土狗年(ས་ཁྱི་པོ་)：(1477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戊戌)

洛垂甸巴(སྒྲིལ་ཁྱེན་པོ་)及班钦桑波扎西(པཌ་ཆེན་བཟང་པོ་བྱུང་ཤེས་པོ་)二人死；班钦录日

佳措（པཌ་ཆེན་ལུད་རིགས་ཀྱི་མཚོ་）任扎什伦布寺方丈；建嘎玛图钦寺（ཀམ་ཐུ་བ་ཆེན་གདན་ས་……བཅུ་）。

土猪年（ས་པག）：（1479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己亥）

建止贡查瓦卡寺（འབྲི་ཁྱེད་ཁ་བ་ཁའི་དགོན་པ་བཅུ་）；苏芒恰当（བྱུང་མང་བྱ་བཅུ་）生。

铁鼠年（ལྷགས་བྱི）：（1480年，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庚子）

却杰门兰贝巴（ཆས་རྗེ་མེན་ལམ་དཔལ་པ་）继任甘丹寺法台（ཁྲིར་གྲོ་བམ་）。

铁牛年（ལྷགས་གྲང་）：（1481年，明宪宗成化十七年，辛丑）

益桑泽巴（ཡིད་བཟང་རྩ་པ་）死；聂顿班觉伦珠（གཉལ་ལྷོ་ལ་དཔལ་འབྱོར་ལུན་གྱུ་བ་）任色拉寺方丈（སེ་ར་འི་ཁྲིར་གྲོ་བམ་）。

水虎年（རྩ་ལྷག）：（1482年，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壬寅）

水兔年（རྩ་མོ་）：（1483年，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

杰仲衮嘎洛垂（རྗེ་བྱང་ཀུན་དགའ་ལྷ་གྲོ་བ་）生；佛逝世已历二千三百八十年（བཟུན་པ་ལ་ཉིས་ལྷོད་དང་གུམ་བུ་བཅུ་དུ་ཆུ་），如按《སྒྲིག་ཆེན་》（广释），按二分时（推算）已历七百零四年（གཉིས་ལྷན་ནས་བདུན་བཅུ་དང་བཞི་མང་）；凯珠诺桑佳措（མཁས་གྲུ་བ་ནོར་བཟང་རྒྱ་མཚོ་）按《二分时》（推算）（གཉིས་ལྷན་གྱི་ལྷོད་ནས་ལ་བདུན་བཅུ་དང་བཅུ་གཉིས་འདས་ཤིང་། བུ་དང་བུ་གཉིས་ལུས་པ་རིགས་ལྷན་ས་སྤྱོད་གིས་ཆས་བཟུན་ནས་ལ་བདུན་མང་ཞེས་གསུངས།）已历七百一十二年或者差一百一十二年，据说日伽萨琼（རིགས་ལྷན་ས་སྤྱོད་）讲经后已历五十七年（ལ་བདུན་བཅུ་དང་……བུ་གཉིས་འདས་ཤིང་། བུ་དང་བུ་གཉིས་ལུས་པ་རིགས་ལྷན་ས་སྤྱོད་གིས་ཆས་བཟུན་ནས་ལ་བདུན་མང་ཞེས་གསུངས།）。

木龙年（ཤིང་འབྲུག）：（1484年，明宪宗成化廿年，甲辰）

肖嘎贡差（ཞོ་ཁ་ཁྱེད་འཕྲུད་）、帕崇（པག་གུམ་）及蔡（ཆལ་）等建诸修道处（སྐྱབ་ལྗེ་ནམས་……བཅུ་）。

木蛇年（ཤིང་སྦྱལ་）：（1485年，明宪宗成化廿一年，己巳）

释迦秋巴据谓（སྐུ་ཀ་མཚན་གྱི་པ་）从著《释迦失佛历表》时起；佛已逝世二千七百零九年（སྐུ་ཀ་མཚན་གྱི་པ་ལྷན་གྱི་བཟུན་ཅིས་སྦྱལ་ཉིས་ལྷོད་དང་དགུ་མང་བཅུ་）；强钦热强巴（བྱམས་……ཆེན་རབ་འབྲུམས་པ་）死；

火马年（མེ་རྩ་）：（1486年，明宪宗成化廿二年，丙午）

阿热巴根顿扎西（ཨ་རེ་པ་རྒྱལ་པ་དགའ་འདུན་གྱི་པ་）生；举巴衮嘎顿珠（རྒྱུད་པ་ཀུན་དགའ་……འདོན་གྱུ་བ་）死；班钦益西孜莫（པཌ་ཆེན་ཡེ་ཤེས་རྩ་མོ་）任扎什伦布寺方丈；杰根顿佳措（རྗེ་དགའ་འདུན་རྒྱ་མཚོ་）出家。（十七页上止；十七页下始），

火羊年（མེ་ལུག）：（1487年，明宪宗成化廿三年，丁未）

杰瓦帕巴拉（ཁུལ་བ་འཕགས་པ་ལྷ）死；结曹扎西南结（ཁུལ་ཆབ་བག་ཤེས་ནམ་ཁུལ）生；按《广释》（རྒྱ་ལ་ཆེན་པོ）萨琼（ས་སྤྱང）讲法已满五十一年（ས་སྤྱང་གིས་ཆས་བཟུན་ནས་རེ་གཅིག་ལྷོ་མ་ཟུང་།）。

土猴年（ས་སྤྱལ）：（1488年，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

日甸萨琼（རིགས་ལྷན་ས་སྤྱང）讲法已满五十一年，并建嘎玛莫寺（དགའ་མ་མའི་གཙུག་ལག་ཁང་།）（རིགས་ལྷན་ས་སྤྱང་གིས་ཆས་བཟུན་ནས་རེ་གཅིག་ལྷོ་མ་ཟུང་གི་དགའ་མ་མའི་གཙུག་ལག་ཁང་བཞུངས།）；冈波巴索南结岑（གླ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ཁུལ་མཆན）死；冈波巴索南伦珠（གླམ་པོ་བ་བསྐད་ནམས་ལྷན་གྲུབ）生。

土鸡年（ས་གུ）：（1489年，明孝宗弘治二年，乙酉）

果波热强巴（གཏེ་པོ་རབ་འབྱམས་པ）死。

铁狗年（ལྷགས་ཁྱི）：（1490年，明孝宗弘治三年，庚戌）

杰本洛桑尼玛（ཇེ་དབུན་སྤྱོད་བཟང་ཉི་མ）继甘丹寺位（ཁྱིམ་གྲོ་བས་།）。

铁猪年（ལྷགས་པག）：（1491年，明孝宗弘治四年，辛亥）

门兰贝莱巴洛垂（སྐན་ལམ་དཔལ་ལེགས་པའི་སྤྱོ་བྱས）及森巴钦波洛垂杰岑（སེམས་དཔལ་ཆེན་པོ་སྤྱོ་བྱས་ཁུལ་མཆན）二人死；却杰木雅多吉桑波（ཆས་ཇེ་མི་ཉལ་དོ་ཇེ་བཟང་པོ）生。

水鼠年（ཆུ་ཁྱི）：（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

杰本洛桑尼玛（ཇེ་དབུན་སྤྱོད་བཟང་ཉི་མ）死。

水牛年（ཆུ་སྤྱང）：（1493年，明孝宗弘治六年，癸丑）

夏玛巴承担丹萨衤职责（ལྷ་དམར་པས་གདན་ས་མཐིལ་གྱི་ཁྲར་བཞུགས།）；色多诺桑巴（གཤེར་མདོ་ནོ་ས་བཟང་པོ）建曲林寺（ཆས་སྤྱིང་བདག་པོ།）；却杰甸玛益西桑波（ཆས་ཇེ་ལྷན་མ་ཡེ་ཤེས་བཟང་པོ）继甘丹寺位（ཁྱིམ་གྲོ་བས་།）；达朴巴曲扎桑波（ལྷག་ཕུ་བ་ཆས་གཤམ་བཟང་པོ）及却杰根顿甸巴达结（ཆས་ཇེ་དགེ་འདུན་བཟུན་པ་དར་ཁུལ）二人生。

木虎年（ཤིང་ཁྱག）：（1494年，明孝宗弘治七年，甲寅）

益西孜莫（ཡེ་ཤེས་རྩ་མོ）著《一世达赖遍知者根顿楚巴传》（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དགེ་འདུན་གྱི་བ་པའི་ནམ་ཐར་བཅུ་མས།）；米钦衤嘎结岑（ལས་ཆེན་ཀྱན་དགའ་ཁུལ་མཆན）著《嘎当教史》（བཀའ་གདམས་ཆས་འབྱུང་མཛད།）。

木兔年（ཤིང་ཡམས）：（1495年，明孝宗弘治八年，乙卯）

杰瓦根顿佳措（ཁུལ་བ་དགེ་འདུན་ཁུ་མཆོ）从乃宁衤嘎德来（གནས་རྫོང་ཀྱན་དགའ་བདེ་ལེགས）受近圆戒（བསྟན་པར་ཤེགས།）；达钦洛垂结岑（བདག་ཆེན་སྤྱོ་བྱས་མཆན）及琼波恰柴（ཁྱང་པོ་བྱ་མཁོ）二人死。

火龙年(མི་འབྲུག)：(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丙辰)

乃宁瓦衮嘎德米(གནས་རྫོང་བ་ཀུན་དགའ་བདེ་ལགས)死；开辟了咱日山萨玛扎西宗的许多重要的寺院新胜地(ཅ་རི་གསར་མ་བཟུ་གིས་རྫོང་གི་གནས་སྒྲིམ་པ་ལྟེ།)。

火蛇年(མི་སྦུ)：(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丁巳)

杰仲米佑宁波(རྩེ་རྩུང་མི་གཞི་སྦྱང་བ)及迟巴结岑桑波(ཁྱིམ་བྱུལ་མཚན་བཟང་བ)二人生。

土马年(མ་དུ)：(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

赤瓦益西桑波(ཁྱིམ་ཡེ་ཤེས་བཟང་བ)死。(十七页下止；十八页上始)

土羊年(མ་ལུག)：(1499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己未)

年巴楚托巴建乌坚日垂等寺(མཉམ་ན་པ་བྱ་བ་ཤོད་བསམ་མི་རྒྱ་ན་རི་ཁྲོད་སྐགས་བཏབ།)。

铁猴年(ཕྱགས་སྦྱུ)：(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庚申)

杰瓦根顿佳措(ཁྱུལ་བ་དགེ་འདུན་ཀུ་མཚ)著《了义与不了义分别释难》(དང་རིམ་ནམ་འབྱེད་གྱི་དགའ་འབྲེལ་བཅུ་མས)；达顿巴继位(འདར་ལྷན་པ་ཁྱིམ་ཐེབས)。

铁鸡年(ཕྱགས་བྱ)：(1501年，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

于洛卓波垅(ལུ་ལྷོ་པ་ལུང་)雕刻了胜乐佛像(དཔའ་པོ་བསྐྱེས)；赤巴阿旺曲扎(ཁྱིམ་ངག་དབང་ཚམ་གཤམ)生。

水狗年(ཆུ་ཁྱི)：(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壬戌)

杰仲加木样谢年(རྩེ་རྩུང་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ཤེས་གཉེན)及擦钦洛赛佳措((ཚར་ཆེན་སྒྲིགས་པ་ཀུ་མཚ)二人生；冈嫩查巴结岑(གཤམ་སྦྱོན་གཤམ་པ་ཁྱུལ་མཚན)死。

水猪年(ཆུ་ཕག)：(1503年，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

加木样嘎洛(འཇམ་དབྱངས་དགའ་སྒོ)、巴卧曲旺伦珠(དཔའ་པོ་ཚམ་དབང་ལྷན་གྲུབ)及加木样衮嘎曲桑(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ན་དགའ་ཚམ་བཟང)等人死；夏玛巴西巴(ལྷ་དམར་པ་བཞི་བ)建羊巴井寺(ཡངས་པ་ཅན་གྱི་དགོན)，在拉萨举行佛教法会(ལྷ་སར་བྱ་བ་བཟུན་ཚམ་འཁོར་བཏབ།)。

木鼠年(ཤིང་ཁྱི)：(1504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甲子)

巴卧祖拉成哇(དཔའ་པོ་གཙུག་ལག་ཐེང་བ)生。

木牛年(ཤིང་སྦང)：(1505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

杰瓦洛桑顿珠(ཁྱུལ་བ་སྒོ་བཟང་དྭན་གྲུབ)及堪钦洛垂秋来南结(མཁན་ཆེན་སྒྲིགས་བྱེད་པ་ལས་རྒྱ་མ་ཁྱུལ)二人生。

火虎年(མི་རྩྭ)：(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第九饶廻 (རབ་བྱུང་དགུ་པ་)

火兔年 (མེ་མོན་)：(1507年，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

杰仲喜饶贝孜 (རྟེན་རྒྱུ་ཤེས་རབ་དཔལ་བཞུགས་) 及释嘎丘巴 (གྲག་མཆག་པ་) 二人死；杰仲衮嘎贝 (རྟེན་རྒྱུ་ཀུན་དགའ་དཔལ་) 任昌都寺法台 (ཆབ་མདའི་ཁྱིམ་ལྷོ་བས་)；嘎玛巴米久多吉 (ཀམ་པ་མི་བསྐྱེད་རྟོ་རྩེ་) 及帕巴桑结 (པཌགས་པ་སངས་ཀུལ་) 二人生。

土龙年 (ས་འབྲུག་)：(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戊辰)

土蛇年 (ས་སྦྱལ་)：(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己巳)

建杰梅多塘寺 (རྒྱལ་མེ་རྟག་ཐང་བརྟུ་)；仁钦朋措 (རིན་ཆེན་ཕུན་ཚགས་) 生；加木样珣奴 (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ཞོན་ནུ་) 死。

铁马年 (ལྷགས་རྟ་)：(1510年，明武宗正德五年，庚午)

铁羊年 (ལྷགས་ལྷག་)：(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

却杰达顿巴 (ཆས་རྩེ་འདར་རྟོན་པ་)、举巴曲甸洛垂 (རྒྱུ་པ་ཆས་ལྷན་སྒྲོན་པ་) 及冈波巴索南佳措 (གླམ་པོ་བཟང་ནམས་ཀྱི་མཆོ་) 三人死；杰尊色拉切威 (རྟེན་བཙུན་སེར་ཕྱིས་ཆས་) 被委任为法台 (ཁྱིམ་འཁོད་)；喜饶达 (ཤེས་རབ་དྲར་) 任法台 (ཁྱིམ་ལྷོ་བས་)。

永猴年 (རྩ་སྦྱལ་)：(1512年，明武宗正德七年，壬申)

斯杜扎西班觉 (སིདྲུ་བཟ་ཤེས་དཔལ་འབྱར་) 死；杰瓦根顿佳措 (རྒྱལ་བ་དཀོན་འདུན་ཀྱི་མཆོ་) 任扎什伦布寺方丈 (བཟ་ཤེས་ལྷན་པོའི་བདན་ནམ་)。

永鸡年 (རྩ་བྱ་)：(1513年，明武宗正德八年，癸酉)

凯珠诺桑佳措 (ཀཤམ་གྱུ་བ་ནོར་བཟང་ཀྱི་མཆོ་) 死；斯杜曲吉果恰 (སིདྲུ་ཆས་ཀྱི་གྲོ་ཆ་) 及冈波扎西南结 (གླམ་པོ་བཟ་ཤེས་ནམས་ཀུལ་) 二人生。(十八页上止；十八页下始)。

木狗年 (ཤིང་ཁྱི་)：(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

杰仲衮嘎贝 (རྟེན་རྒྱུ་ཀུན་དགའ་དཔལ་) 及聂顿班觉伦珠 (གཉལ་ལྷན་དཔལ་འབྱར་ལྷན་གྱུ་བ་) 二人死。

木猪年 (ཤིང་ཕག་)：(1515年，明武宗正德十年，乙亥)

纽拉班钦 (གཉུག་ལ་བཞུ་ཆེན་) 死；嘎玛洛垂 (ཀམ་སྒྲོན་པ་) 生。

火鼠年 (མེ་བྱི་)：(1516年，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

举巴本洛拉日巴 (རྒྱུ་པ་དཔལ་རྒྱ་རི་པ་) 死；朱古查巴班觉 (བྱལ་སྐུ་གཤམ་པ་དཔལ་འབྱར་) 冈波巴索等旺结 (གླམ་པོ་བཟང་ནམས་དབང་ཀུལ་) 及却杰强巴佳措 (ཆས་རྩེ་བྱམས་པ་ཀྱི་མཆོ་) 三

人生：洛桑旬巴（**ལྷ་མཚན་མཉུན་པོ།**）任扎什伦布寺方丈；曲吉喜年（**ཆོས་ཀྱི་བསེལ་གཉེན།**）继位（**ཁྲིར་ལེགས།**），讲述《续》（**ཐུན་གསུངས་ནས།**）后已历二千三百八十五年（**ཉིས་ལྷོང་སུམ་པ་རྒྱ་ལོ་ཨ་འདས།**）；佛成佛后已历二千三百八十六年（**སངས་རྒྱས་ནས་ཉིས་ལྷོང་སུམ་པ་རྒྱ་ལོ་དྲུག་འདས་ཤིང་གི་བར་གསེགས་ནས་ཉིས་ལྷོང་སུམ་པ་རྒྱ་ལོ་བཅཱ་ཅིག་འདས།**），佛逝世后已历二千三百五十一年；在五十二岁时（**ང་གཉིས་པའི་ལྷོང་ནས།**）赤仁波切约色（**ཁྱི་རིན་པ་ཆེ་འདྲ་ཟེར།**）著佛历（**བཟུན་ཅིས་བྱས།**）班禅计算佛涅槃已二千零六十年（**པཌ་ཆེན་གྱིས་ལ་ཉིས་ལྷོང་དྲུག་ཅུ།**）；冈冈乃佳（**ཀམ་ཀམ་ནས་ཀློག་པ་བྱུང་།**）及屯月贝甸（**རྟ་ཡོད་དཔལ་ལྷན།**）任色拉寺方丈（**ཀམ་ཀམ་ནས་བྱུང་། རྟ་ཡོད་དཔལ་ལྷན་མེ་རུ་ཁྲིར་ལེགས།**）。

火牛年（**མེ་སྤང་།**）：（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丁丑）

杰瓦根顿佳措（**རྩེ་བ་དགེ་འདུན་ཀྱ་མཚོ།**）任哲蚌寺堪布（**འབྲས་སྤངས་ཀྱི་མཁན་པ་མཛད།**）。

土虎年（**ས་ཀླུ།**）：（1518年，明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

斯杜索南囊结（**སེཏུ་བསྟན་ནམས་ནམ་རྒྱལ།**）任嘎玛寺方丈（**ཀམ་ཁི་གདན་སར་ཁྲིར་ལེགས།**）；杰瓦根顿佳措（**ཀྱ་ལ་དགེ་འདུན་ཀྱ་མཚོ།**）做法会之会首（**ལྷན་ལས་གྱི་ཚགས་དབུ་མཛད།**）。

土兔年（**ས་ཨོམ།**）：（1519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己卯）

杰仲衮嘎任昌都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ར་ལེགས།**）；冈波巴土旺甸增（**གླམ་པ་པ་ཐུབ་དབང་བཟུན་འཛིན།**）生。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1520年，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

年巴朱古（**གཉན་པ་སྤུལ་སྤུ།**）及赤巴次丹佳措（**ཁྱི་པ་ཆེ་བཏན་ཀྱ་མཚོ།**）二人生。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521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

屯巴凯尊云甸佳措（**ཐོན་པ་མཁས་བཏུན་ཡན་ཏན་ཀྱ་མཚོ།**）死。

水马年（**རྒྱ་ཐུ།**）：（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

苏芒恰当瓦完成了《嘛呢丸》（**བྱུར་མང་ལྷ་བཏང་བས་མ་ཉི་ལྷ་བྱ་བསྐྱབས།**）；任钦约色（**རིན་ཆེན་འདྲ་ཟེར།**）任法台（**ཁྲིར་ལེགས།**）。

水羊年（**རྒྱ་ལུག།**）：（1523年，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

开始建造杰梅多塘之大慈氏佛像（**ཀྱལ་མེ་རྟག་ཐང་གི་བྱམས་ཆེན་བཞེངས་པའི་དབུ་བཏུགས།**）；唐却贝巴（**དམ་ཆས་དཔལ་འབར།**）及芒兑路朱佳措（**མང་ཐོས་ལུ་སྤུབ་ཀྱ་མཚོ།**）二人生。

木猴年（**ཤིང་སྤྲེལ།**）：（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甲申）

多仁哇（**རྟ་རིང་བ།**）及色拉屯贝甸（**མེ་ར་རྟ་དཔལ་ལྷན།**）二人死；加木样钦译旺久（**འཇམ་དབྱངས་མཁྱིན་བཅའི་དབང་ལྷག།**）生；杰仲衮饶旺波（**རྩེ་ཐུང་གེས་རབ་དབང་པོ།**）在寺院内做上师（**དགོན་པར་སླ་མ་མཛད།**）。（十八页下止；十九页上始）。

木鸡年（**མེ་རྩ་བྱ་**）：（1525年，明世宗嘉靖四年，乙酉）

凯珠桑结益西（**མཁའ་སྐྱེ་བ་སངས་རྒྱལ་ཡེ་ཤེས་**）生；杰瓦根 顿 佳措（**རྒྱལ་བ་དགེ་ལུན་གྱི་མཚོ་**）任色拉寺堪布（**མེ་རའི་མཁན་པོ་མངའ་**）。

火狗年（**མེ་ཁྱི་**）：（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

夏玛巴袞秋彦拉（**ཞལ་མ་པ་པ་དགེ་ན་མཚོག་ཡན་ལག་**）、博卡梅芝 顿 珠 结 岑（**པོ་ཁ་མེ་ཞི་རྟ་མཁའ་རྩ་མཚོ་**）、堪钦勒松结岑（**མཁན་ཆེན་པོ་སྤྲེལ་གསུམ་གྱི་མཚོ་**）及却杰班觉佳措（**ཆོས་རྒྱལ་དཔལ་ལྷོ་རྩ་མཚོ་**）四人生。

火猪年（**མེ་ཕག་**）：（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

夏鲁洛钦（**ཞལ་ལུ་ལོ་ཆེན་**）死；楚巴贝玛嘎波（**ལབྱུག་པ་པདྨ་དཀར་པོ་**）、袞巴索南却佩（**དགོན་གསར་པ་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ལེའུ་**）、及绛垅巴堪钦珣奴 洛垂（**ཇུང་ལུང་པ་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ནུ་སྒྲོ་བློ་**）三人生；日甸萨琼任法台后（**རིགས་ལུན་ས་སྤྱང་ཁྱིམ་ལྷོ་བས་ནས་**）的一百年时讲经说法（**མ་བརྒྱུ་ཆོས་བཟུ་ན།**）。

土鼠年（**ས་བྱི་**）：（1528年，明世宗嘉靖七年，戊子）

日甸贝琼任狮子法台后讲经说法（**རིགས་ལུན་དཔལ་སྤྱང་ཁྱིམ་ཁྱི་ལྷོ་བས་ནས་ཆོས་བཟུ་ན།**）。

土牛年（**ས་སྤང་**）：（1529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巳丑）

班钦索南查巴（**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གས་པ་**）任甘丹寺法台（**ཁྱིམ་ལྷོ་བས་**）后著《甘丹佛教史》（**དགའ་ལུན་ཆོས་ལུང་མངའ་**）。

铁虎年（**ལྷགས་ལྷག་**）：（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庚寅）

却杰喜饶达来巴洛垂（**ཆོས་རྒྱལ་ཤེས་རབ་དར་ལེགས་པའི་སྒྲོ་བློ་**）死。

铁兔年（**ལྷགས་ཡམས་**）：（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辛卯）

帕巴桑结（**པ་པ་སྐྱེ་བ་སངས་རྒྱལ་**）在娘布（**ཉང་པོ་**）建扎西彭德寺（**བླ་ཤིན་པ་དེ་བའི་དགོན་པ་བཅུ་བ།**）。

水龙年（**རྩ་ལབྱུག་**）：（1532年，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壬辰）

功德南喀杰岑（**སྐུ་མ་བདེ་ནམས་མཁའ་རྩ་མཚོ་**）及赤巴根 顿 杰岑（**ཁྱིམ་པ་དགེ་ལུན་གྱི་མཚོ་**）二人生。

水蛇年（**རྩ་སྐྱལ་**）：（1533年，明世宗嘉靖十二年，癸巳）

索南群佩（**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ལེའུ་**）及洛本格来佳措（**ལོ་པ་དཔོན་དགེ་ལེགས་གྱི་མཚོ་**）二人生。

木马年（**མེ་རྩ་**）：（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甲午）

邦嘎仁波切（**པང་དཀར་རིན་པོ་ཆེ་**）生。

却杰曲琼佳措 (ཆེན་ཇེ་ཆེན་ཤུང་རྒྱ་མཚོ་) 任法台 (ཁྲིར་ལྷ་པལ།)。楚钦纳卡瓦达巴结岑 (བུ་ཕྱིན་ཁ་པ་འཇུ་པ་འཇོ་མཚན་) 生。

杰仲喜饶旺波被任命为博底拉之上师（ཇའ་མཚན་འཕྲུལ་པ་འཇམ་དཔལ་འཁོར་པ་འཇམ་པོ་འཕྲུལ་པ་འཇམ་པོ་འཕྲུལ་པ་）。

杰仲拉旺曲吉结岑(རྒྱལ་ལྷ་དབང་ཚལ་གྱི་རྒྱལ་མཆན)生; 杰尊巴(རྒྱ་ལུ་ན་པ)任色拉寺法台(མེ་རུ་ཁྱིམ་ལྷོ་མ་)。

嘎玛巴(ཀམ་པ་)将所著之《不动金刚波罗密多注释》(ཀམ་པ་མི་པ་ཐུང་དོ་རྒྱུད་པར་བྱིན་གྱི་འགྲེལ་བཤད་)一书传到了色拉和哲蚌二寺(མེ་འབྲུག་གྲྭ་འབྲས་)。

嘎玛成烈巴（ཀམ་འབྱིན་ལས་པ་）及却吉曲琼佳措（ཆས་ལྗེ་ཆས་སྤྱད་བྱ་མཆོ）二人死；木雅多吉桑波（མི་ཉག་རྩེ་ལམ་པ་）任法台。（十九页上止；十九页下始）。

杰仲衮嘎贝甸(རྒྱལ་ཁྱེད་ཀྱི་ལོ་ལྔ་པ་ལ་ལྷན་པ་)、苏芒恰当瓦(བུ་མོ་ལྷན་པ་ལྷན་པ་)及赤巴达玛米扎(ཁྱིམ་པ་རྩ་མོ་ལྷན་པ་)、赤巴仁钦约色(ཁྱིམ་པ་རིན་ཆེན་ལོ་ལྔ་པ་)等四人死;赤巴桑结仁钦(ཁྱིམ་པ་སངས་རྒྱལ་ལོ་ལྔ་པ་)生。

朱古列巴谢巴(ཇུ་ལ་ལྷ་ལེགས་པ་པལ་དང་པ་)，堪布南喀佳措(མཁན་པ་ནམ་མཁའ་བྱ་མཚན་)，举巴囊结贝桑(བྱུང་པ་ནམ་བྱུང་དཔལ་ལོགས་)等三人生；建阿里扎仓(མངའ་ཡིན་གྱི་ཆང་པུ་གནས་)。

杰瓦根顿措佳园寂 (རྒྱལ་པ་དགེ་འདུན་གྱི་མཆོ་ཞི་པར་གསེགས།) ; 建雅兑嘎才寺 (ཡར་ཐུང་དགེ་འདུན་པ་) .

却杰结岑桑波（ཆས་རྩི་གྲུབ་མཚན་པལ་པ）任法台（ཁྱིམ་ཐོག་པ）；杰仲衮嘎洛垂（རྩི་ཏྲང་གྲུབ་དགའ་ཤོ་གསེས）任昌都寺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མ་ཐོག་པ）；杰瓦索南佳措（གྲུབ་པ་པཎ་ད་ནམས་གྲུ་……མཚན）、本仲桑结琼内（དཔལ་རྒྱུང་མངས་གྲུས་འབྱུང་གནས）二人生；帕巴桑结（འཕགས་པ་མངས་……གྲུས）往朋德寺（ཡན་པདའི་དགོན་ཏྲ་ཐོག་པ）。

140

果容衮嘎来巴(རྒྱ་རྩམ་གུན་དགའ་ལེགས་པ་)死; 南久朋措(ནུམ་ལུང་པུན་ཆོག་པ་)生; 在朋德寺建扎仓(པན་བདེར་གྲ་ཚང་བཙུགས་); 纳卡楚钦(ན་ཁ་བྱུང་ཆེན་)出家。

木蛇年(མིང་ལྷ་པ་): (1545年, 明世宗嘉靖廿四年, 乙巳)

杰仲衮嘎洛垂(རྗེ་བྱང་ཀུན་དགའ་སྒྲོན་པ་)自昌都前往上部地区(ཆབ་མདོ་ནས་ཡར་བྱོན་)。

火马年(མེ་རྩ་): (1546年, 明世宗嘉靖廿五年, 丙午)

阿壤巴根顿扎西(ལྷགས་རམ་པ་དགེ་འདུན་བཟུ་ཤིས་)任昌都寺方丈(ཆབ་མདོ་ཁི་གདན་པ་); 结岑桑波任法台(རྒྱལ་མཚན་པ་བཟང་པོ་ཁྱིམ་ལོངས་); 达拢查巴洛垂佳措(ལྷག་ལུང་བྲག་པ་སྒྲོན་པ་རྒྱ་མཚོ་); 却杰达曲贝桑(ཆས་རྗེ་དམ་ཆས་དཔལ་བཟང་)及却杰年查巴(ཆས་རྗེ་ལྷན་གྲགས་པ་)等人生; 迎请杰瓦索南佳措(རྒྱལ་བ་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至哲蚌寺(འབྲས་བུངས་སུ་གདན་དྲངས་); 蔡贡塘寺被焚(ཆལ་གྲང་གང་མས་བཞེས་); 色拉杰尊巴(མེར་རྗེ་བཙུན་པ་)死。

火羊年(མེ་ལུག་): (1547年, 明世宗嘉靖廿六年, 丁未)

却结朋措(ཆས་རྒྱལ་པུན་ཆོག་པ་)生。

土猴年(ས་རྒྱལ་): (1548年, 明世宗嘉靖廿七年, 戊子)

杰仲喜饶旺波(རྗེ་བྱང་ཤེས་རབ་དབང་པོ་)建达结寺(དར་རྒྱས་དགོན་པ་བཙུང་); 却杰结岑桑波(ཆས་རྗེ་རྒྱལ་མཚན་པ་བཟང་པོ་)死; 阿旺曲吉查巴(ངག་དབང་ཆས་ཀྱི་གྲགས་པ་)任甘丹寺法台。

上鸡年(ས་བྱ་): (1549年, 明世宗嘉靖廿八年, 乙酉)

建松热佳措灵寺(གསུང་རབ་རྒྱ་མཚོ་ཁི་ཁྱིང་བཙུང་); 杰瓦索南佳措(རྒྱལ་བ་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出家。

铁狗年(ལྷགས་ཁྱི་): (1550年, 明世宗嘉靖廿九年, 庚戌)

建谢楚林寺(བཀྱེད་བྲུང་ཁྱིང་བཙུང་); 达波珣奴多吉(དཔགས་པོ་གཞོན་ནུ་དོ་རྗེ་)及喜饶贝桑(ཤེས་རབ་དཔལ་བཟང་)生。(十九页下止; 二十页上始)

铁猪年(ལྷགས་ཕག་): (1551年, 明世宗嘉靖卅年, 辛亥)

赤巴阿旺曲扎(ཁྲི་པ་ངག་དབང་ཆས་གྲགས་)死。

水鼠年(རྩ་བྱི་): (1552年, 明世宗嘉靖卅一年, 壬子)

冈波索南伦珠(གླ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ལུན་ལྷ་པོ་)死; 达浦巴曲扎桑波(ཆས་གྲགས་པ་བཟང་པོ་)任甘丹寺法台(ཁྱིམ་ལོངས་)。

水牛年(རྩ་སུང་): (1553年, 明世宗嘉靖卅二年, 癸丑)

杰仲米佑瓦(རྗེ་བྱང་མི་གཞན་པ་)任昌都寺法台(ཆབ་མདོ་ཁི་ཁྱིམ་ལོངས་); 森巴朱古门兰洛垂(སེམས་དཔལ་རྒྱལ་སྒྲོན་ལམ་སྒྲོན་པ་)及冈波索南旺杰(གླ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དབང་རྒྱལ་)二人死; 班觉索南伦珠(དཔལ་འབྱོར་བསོད་ནམས་ལུན་ལྷ་པོ་)死; 阿热巴(ལྷགས་རམ་པ་)建大能仁佛像并举行

开光等 (བྱང་ཆེན་པོ་ཞིང་མ་པ་རབ་གནས་དང་བཅས་པ་གྲུབ།) 。

木虎年 (རྟེན་ལྷག) : (1554年, 明世宗嘉靖卅三年, 甲寅)

嘎玛巴米厥多吉 (ཀམ་པ་མི་བསྐྱེད་དེ་ཞི།) 及班钦索南查巴 (བཟ་ཆེན་པོས་ད་ནམས་གཤམ་པ།) 及木雅多吉桑波 (མི་ཕྱག་དེ་ཞི་བཟང་པོ།) 三人死; 森巴朱古查巴结岑 (རེ་མས་དཔལ་ལྷུ་སྐྱ་གཤམ་པ་གྲུབ་མཆན།) 生。

木兔年 (རྟེན་མཆོ།) : (1555年, 明世宗嘉靖卅四年, 乙卯)

帕巴桑结之父桑结扎西死 (འཕགས་པ་སངས་རྒྱལ་ཡེ་མངས་རྒྱལ་བཟ་ཤེས་གཤམ་པ།) 。

火龙年 (མེ་ལྷག) : (1556年, 明世宗嘉靖卅五年, 丙辰)

嘎玛巴旺秋多吉 (ཀམ་པ་དབང་ལྷག་དེ་ཞི།) 及朱古索南益西旺波 (ལྷུ་སྐྱ་པོས་ད་ནམས་ཡེ་ཤེས་དབང་པོ།) 二人生; 东科达瓦结岑 (ལྷོ་རཾ་ཁ་ཐ་བ་གྲུབ་མཆན།) 死。

火蛇年 (མེ་སྐྱལ།) : (1557年, 明世宗嘉靖卅六年, 丁巳)

杰仲衮嘎扎西 (ཇེ་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ཟ་ཤེས།) 死; 东科云甸佳措 (ལྷོ་རཾ་ཁ་ཡུ་ཡོན་ཅེ་བྱ་གྲུབ་མཆན།) 生。

土马年 (མ་རྟ།) : (1558年, 明世宗嘉靖卅七年, 戊午)

陈烈伦珠 (འབྲིན་ལས་ལྷན་གྲུབ།) 及旺久热甸 (དབང་ལྷག་རབ་པ་ལྷན།) 二人生; 却杰德瓦坚巴格来贝桑 (ཆས་ཇེ་བདེ་བ་ཅན་པ་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任法台 (ཁྲིར་ཡེ་མངས།) 。

上羊年 (མ་ལྷག) : (1559年, 明世宗嘉靖卅八年, 己未)

赤巴曲扎桑波 (ཁྲི་པ་ཆས་གཤམ་བཟང་པོ།) 死; 桑举钦衮久佳措 (སང་རྒྱལ་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གྲུབ་མཆན།) 生。

铁猴年 (ལྷག་ས་སྐྱལ།) : (1560年, 明世宗嘉靖卅九年, 庚申)

杰仲喜饶旺波 (ཇེ་བྱང་ཤིབ་དབང་པོ།) 任昌都寺法台 (ཆབ་མདའི་ཁྲིར་ཡེ་མངས།) 。

铁鸡年 (ལྷག་ས་ཕྱ།) : (1561年,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 辛酉)

昆顿班久伦珠 (འཕྲན་རྟེན་དཔལ་ལྷན་གྲུབ།) 及赤巴促陈群佩 (ཁྲི་པ་རྒྱལ་ཁྲིམས་ཆས་ལྷན་པོ།) 二人生。

水狗年 (ལྷ་ཁྲི།) : (1562年,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冈波土旺甸增 (ཀམ་པ་བྱང་དབང་བཟན་ལེན།) 死。

永猪年 (ལྷ་མག) : (1563年,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洛钦热纳帕扎 (ལ་ཆེན་རྟ་བྱ་ཕྱེ།) 死; 明德寺轨范师帕巴达杰 (མན་བདེ་སྐྱེད་དཔལ་ལེགས་པ་དར་རྒྱལ།) 生。

木鼠年（**མིང་བྱི**）：（1564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杰仲米佑宁波（**རྩེ་བྱང་མི་གཤམ་གྱི་པ་པོ**）死；朱古桑结曲怎（**ཐུལ་གྱི་མངའ་སྡེ་གཙུག་ཆས་འཛིན**）生。
（二十页上止；二十页下始）。

木牛年（**མིང་གྲང**）：（1565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杰瓦洛桑顿珠（**ཐུལ་པ་སྤོ་པཐང་དྲན་གྱུ་བ**）死；却杰根顿甸巴任达结寺法台（**ཆས་རྩེ་དགེ་འདུན་པ་ཐུན་པ་དར་གྱི་སྤྱི་ཐུང་ལེགས།**）。

火虎年（**མི་ཐུག**）：（1566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杰仲加木样谢年（**རྩེ་བྱང་འཇམ་དབྱངས་པ་ཤེས་གཉེན**）任昌都寺法台（**ཆབ་མདའི་ཐུང་ལེགས**）；杰仲洛 衮嘎垂（**རྩེ་བྱང་ཀླན་དགའ་སྤྱོད**）及帕巴桑结（**འཕགས་པ་མངའ་སྡེ་གཙུག་པོ**）二人死；斯督诺布桑佩（**སི་དུ་ནོར་བུ་པམ་མ་འཕེལ**）及佳热瓦喜饶朋措（**གྱུ་ར་པ་ཤེས་རབ་ཐུན་ཚལས**）二人生。

第十饶迥（**རབ་བྱང་བཅུ་པ**）

火兔年（**མི་ཕྱོག**）：（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丁卯）

赤巴格来贝桑（**ཁྲི་པ་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པཐང**）及擦钦洛塞佳措（**ཆར་ཆེན་སྤོ་གཤམ་ཐུ་མཚ**）二人死；帕巴彤瓦屯甸（**འཕགས་པ་མཐོང་པ་དྲན་ལྗན**）及日乌切贝玛杰波古杰（**རི་པ་ཆེ་པ་དྲུ་ཐུལ་པའི་སྐུ་ཐུ**）二人生；纳卡楚钦（**ན་ཁ་གྱུ་བ་ཆེན**）进入续部院（**གྲུ་དྲུ་ལེགས།**）。

土龙年（**ས་འགྲུག**）：（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戊辰）

却杰才丹佳措（**ཆས་རྩེ་ཆེ་པ་དྲན་མཚ**）任法台（**ཐུང་ལེགས**）；巴卧祖拉佳措（**དཔལ་པོ་གཙུག་ལག་ཐུ་མཚ**）生；赤巴根顿巴丹达杰（**ཁྲི་པ་དགེ་འདུན་པ་ཐུན་པ་དར་གྱི་སྤྱི་ཐུང་ལེགས།**）及加木样堪钦（**འཇམ་དབྱངས་མཁན་ཆེན**）三人死。

土蛇年（**ས་སྦྱལ**）：（1569年，明穆宗隆庆三年，己巳）

杰仲加木样谢年（**རྩེ་བྱང་འཇམ་དབྱངས་པ་ཤེས་གཉེན**）死。

铁马年（**ལྷགས་རྩྭ**）：（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庚午）

班钦洛桑却吉结岑（**པར་ཆེན་སྤོ་པཐང་ཆས་ཀྱི་ཐུལ་མཚན**）生；班觉 伦珠（**དཔལ་འབྱོར་ལྷན་གྱུ་བ**）会见索南佳措（**པམ་དྲན་པམ་ཐུ་མཚ་མཇལ།**）。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1571年，明穆宗隆庆五年，辛未）

达境阿旺南杰（**ཐུག་ལྷང་ངག་དབང་ནམ་ཐུལ**）生。

永猴年（**ཐུ་བྱུལ**）：（1572年，明穆宗隆庆六年，壬申）

冈波赤钦扎西衮查（**གླམ་པ་ཁྲི་ཆེན་པལ་ཤིས་ཀྱན་གཤམ**）及堪钦阿旺却扎（**མཁན་ཆེན་ངག་དབང་ཆས་གཤམ**）二人生；森巴朱古查巴结岑（**སེམས་དཔལ་སྤུལ་གྱི་གཤམ་པ་ཐུལ་མཚན**）死。

水鸡年(癸酉)：(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

林梅晓仲袞秋却佩(སྒྲིང་མེད་ཀྱི་ལྷན་པོ་དཔལ་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 及森巴朱古阿旺查巴佳措(སེམ་པ་ཅུ་ཀུ་འཕྲིན་པ་ཅུ་ཀུ་འཕྲིན་པ་ཅུ་ཀུ་) 二人生。

木狗年(甲戌)：(1574年，明神宗万历二年，甲戌)

斯督嘎玛却吉结岑(སྐད་ཀྱི་མེད་ཀྱི་ལྷན་པོ་) 生；朋德堪布(པཎ་པོ་དཔལ་ལྷན་པོ་) 由南喀佳措(ལྷན་པོ་ལྷན་པོ་) 及洛本格来佳措(ལྷན་པོ་དཔལ་ལྷན་པོ་) 担任。

木猪年(乙亥)：(1575年，明神宗万历三年，乙亥)

达波珞奴多吉(དཔལ་ལྷན་པོ་ལྷན་པོ་) 死；却吉强巴佳措(ལྷན་པོ་ལྷན་པོ་) 任法台(སྐད་ཀྱི་ལྷན་པོ་)；帕巴彤瓦屯甸(པ་པ་ཏོ་འཕྲིན་པོ་) 赴康地(ལྷན་པོ་ལྷན་པོ་)；杰尊达热纳塔(ཇེ་བླ་ལྷན་པོ་) 及塞康古杰(སེ་ཀ་ཀུ་ཇེ་) 二人生。(二十页下止：二十一页上始)。

火鼠年(丙子)：(1576年，明神宗万历四年，丙子)

委派洛本曲达佳措(ལྷན་པོ་དཔལ་ལྷན་པོ་) 在谢阿嘎哇扎仓举行讲听之事(ལྷན་པོ་ལྷན་པོ་)；赤巴次丹佳措(སྐད་ཀྱི་ལྷན་པོ་) 死。

火牛年(丁丑)：(1577年，明神宗万历五年，丁丑)

杰瓦索南佳措(ཇེ་བླ་ལྷན་པོ་) 往蒙古地区(ལྷན་པོ་ལྷན་པོ་)；班觉伦措(བླ་ལྷན་པོ་) 随杰瓦索南佳措出家；帕巴彤瓦屯甸(པ་པ་ཏོ་འཕྲིན་པོ་) 前往昌都(ལྷན་པོ་ལྷན་པོ་)。

土虎年(戊寅)：(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戊寅)

格尔唐巴丹增彭措(ཀེ་ལྷན་པོ་) 生；杰索南佳措(ཇེ་བླ་ལྷན་པོ་) 及俺答汗(འཕྲིན་པོ་) 供施二人在泰钦林寺(ལྷན་པོ་ལྷན་པོ་) 相会(ལྷན་པོ་ལྷན་པོ་)。

土兔年(己卯)：(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己卯)

杰索南佳措(ཇེ་བླ་ལྷན་པོ་) 及俺答汗(འཕྲིན་པོ་) 建强钦曲廓林(ལྷན་པོ་ལྷན་པོ་)。

铁龙年(庚辰)：(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庚辰)

杰仲拉旺却吉杰岑(ཇེ་བླ་ལྷན་པོ་) 任昌都寺法台(ལྷན་པོ་ལྷན་པོ་)；建理塘曲廓林寺(ལྷན་པོ་ལྷན་པོ་)；昆顿前往达波扎仓(ལྷན་པོ་ལྷན་པོ་)。强达阿格旺波(ལྷན་པོ་ལྷན་པོ་) 生。

铁蛇年(辛巳)：(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辛巳)

杰瓦索南佳措任昌都寺法台(ཇེ་བླ་ལྷན་པོ་) 任昌都寺法台(ལྷན་པོ་ལྷན་པོ་)。

水马年(ཐུ་རྩ་)：(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壬午)

班钦仁波切(པཎ་ཆེན་རིན་པོ་ཆེ)前往本衮寺(དབུ་ན་དཔོན་ཏུ་བློ་བཅས)出家；固始汗丹增曲吉杰波(བཟུ་ན་འཛིན་ཆས་ཀྱི་ཀུལ་པ)生；却杰班觉佳措(ཆས་རྗེ་དཔལ་འབྱོར་ཀུ་མཚ)任法台(ཁྲི་ར་བློ་བཅས)。

水羊年(ཐུ་ལུག)：(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癸未)

夏旺朱古(ལག་དབང་ལྷུ་ལྷ)生。

木猴年(ཤིང་སྤྱལ)：(1584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甲申)

阿玛阿旺却吉旺久(ཨ་ཤ་ཨ་པོ་ལྷ་དབང་ཆས་ཀྱི་དབང་ལུག)生；纳卡楚钦在杰拉托(ཀུལ་ལྷ་ཐོག)修行了十二年另十二个月十二日及十二个查玛(བྲ་མ)，共四个十二，(ན་པ་བྱུང་ཆེན་གྱིས་ཀུལ་ལྷ་ཐོག་དུ་ལོ་བརྒྱ་གཉིས་མ་བརྒྱ་གཉིས་ཞག་བརྒྱ་གཉིས་བྲ་མ་བརྒྱ་གཉིས་ཐུག་བཞེས་པ་རྒྱུ་བ་མང་དུ།)。

火鸡年(ཤིང་བྱ)：(1585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乙酉)

堪钦洛垂秋列南杰(མཁན་ཆེན་ལྷ་གྲུ་ས་ལྷ་ས་ན་མ་ཀུལ)死；楚钦(ལུ་བ་ཆེན)委托南喀佳措(ན་མ་མཁའ་ཀུ་མཚ)管理达波扎仓(དཔག་ས་པོ་གྲ་ཆང)事务。本仲(དཔོན་བྱང)前往康定(དར་རྩ་མདོ་ར་བློ་བཅས)。

火狗年(ཤིང་གྱི།)：(1586年，明神宗万历十四年，丙戌)

杰仲喜饶旺波(རྗེ་བྱང་ཤེས་རབ་དབང་པོ)死；凯珠释迦拉旺(མཁན་གྲུ་བ་ཤུག་ལྷ་དབང)生；帕巴瓦彤屯甸(འཕགས་པ་མཐོང་བ་དོན་ལུན)前往丽江地区(འཛེང་ས་དམ་གྱི་ལུ་ཏུ་བློ་བཅས།)；班禅仁波切(པཎ་ཆེན་རིན་པོ་ཆེ)前往扎什伦布寺之佛堂(ཆས་གྲར་བྱང)；楚钦(大成就者)(ལུ་བ་ཆེན)在山南杰地为历世遍知一切者达赖喇嘛建法座(ལུ་བ་ཆེན་གྱིས་རྗེ་ཐམས་ཅད་མཐུན་པའི་སྐུ་རིམ་ཀུལ་དུ་ཆས་ཀྱི་བཞུགས།)。(二十页上止；二十一页下始)。

木猪年(ཤིང་པག)：(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丁亥)

冈波巴扎西南杰(གླམ་པ་པ་བྱ་ཤེས་ན་མ་ཀུལ)、博卡巴梅芝屯珠结岑(པོ་ད་མཁའ་པ་མེ་བྱུ་དོན་གྲུ་བ་ཀུལ་མཚན)及东科云丹佳措(ཐོང་འཁོར་ཡས་ཏན་ཀུ་མཚ)三人死；贡德(གླམ་རྗེ)著佛历(བཟུ་ན་རིམ་མང་དུ།)；日甸贝琼(རིགས་ལུན་དཔལ་ལྷོང)被委任为法台后已满五十一年(ཁྲི་ར་འཁོར་ནས་རེ་གཅིག་ལོ་ན།)。

土鼠年(ས་བྱི)：(1588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戊子)

杰瓦索南佳措(ཀུལ་བ་བསྟན་ན་མས་ཀུ་མཚ)死；免廓加木样佳措(ཐོང་འཁོར་འཛམ་དབྱངས་ཀུ་མཚ)及杰瓦佳措(ཀུལ་བ་ཀུ་མཚ)二人生；

土牛年(ས་རྒྱང)：(1589年，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己丑)

杰瓦云甸佳措(ཀུལ་བ་ཡོན་ཏན་ཀུ་མཚ)生于卡温波(མཁའ་ཐུན་པོ)；或者冈波晓仲诺布结

China

火鸡年(མེ་ཏུ)：(1597年，明神宗万历廿五年，丁酉)

土狗年(ས་ཁྱི)：(1598年，明神宗万历廿六年，戊戌)

班钦曲坚冈坚(པཎ་ཆེན་ཆས་ཀྱི་ན་གངས་ཅན)任曲佩寺法台(ཆས་འཕེལ་གྱི་ཁྱིར་ཡེའས)。

土猪年(ས་ཕག)：(1599年，明神宗万历廿七年，己亥)

赤钦扎西衮扎(ཁྱི་ཆེན་པག་གིས་ཀྱི་ན་གཤམ་)，却杰班觉佳措(ཆས་ཇེ་དཔལ་འབྱར་གྱི་མཚོ)亦巴达曲贝巴(ཁྱི་པ་དམ་ཆས་དཔལ་འབར)及堪钦珣奴洛垂(མཁན་ཆེན་གཞོན་ནུ་སྟོན་གས)四人死。

铁鼠年(ལྕགས་ཁྱི)：(1600年，明神宗万历廿八年，庚子)

堪布南喀佳措(མཁན་པོ་ནམ་མཁའ་གྱི་མཚོ)死；阿旺扎西班牙竹(ངག་དབང་པག་གིས་དཔལ་གྱི་བ)生；班钦洛桑却坚任扎什伦布寺主持(པཎ་ཆེན་ལོ་སངས་ཆས་ཀྱི་ན་པག་གིས་ལྷ་ནམ་ཁི་ཁྱིར་ཡེའས)；衮秋群佩(དཀོ་མཚན་ཆས་འཕེལ)前往康地(ཁམས་སུ་བྱོན།)。

铁牛年(ལྕགས་ཁྱུང་)：(1601年，明神宗万历廿九年，辛丑)

班觉伦珠前往桑浦尼玛塘讲听(དཔལ་འབྱར་ལྷ་ནུ་བ་གསང་ལུ་ཉི་མ་གང་གི་འཆད་ཉ་ན་པར་………ཡེའས)；杰康孜朱古(རྒྱལ་ཁང་ཅེ་སྤུལ་སྟུ)生。

水虎年(རྒྱ་ཁྱུང་)：(1602年，明神宗万历卅年，壬寅)

衮秋曲佩(དཀོ་ན་མཚན་ཆས་འཕེལ)前往热瓦堆(ར་བ་ལྷོད)讲听(ར་བ་ལྷོད་གྱི་འཆད་ཉ་ན་པར་………ཡེའས)；夏鲁堪钦索南秋珠(ལྷ་ལུ་མཁན་ཆེན་པོས་ད་ནམས་མཚན་གྱི་བ)及赛举多杰强衮秋雅佩(སངས་རྒྱལ་དོ་ཇེ་འཆད་དཀོ་ན་མཚན་ཡར་འཕེལ)二人生；举钦南杰贝桑(རྒྱལ་ཆེན་ནམ་རྒྱལ་དཔལ་བཟང)死。

水兔年(རྒྱ་ཕམ་)：(1603年，明神宗万历卅一年，癸卯)

杰瓦云甸佳措(རྒྱལ་བལ་ན་ཏ་ན་གྱི་མཚོ)前往卫地(དཔས་སུ་ཡེའས)；随赤巴根顿杰岑出家(ཁྱི་པ་དགེ་འདུན་གྱི་རྒྱལ་མཚན་ན་ལས་རབ་རྩ་བྱང།)；嘎玛巴庄秋多吉(ཀམ་པ་དབང་ལུག་དོ་ཇེ)死；却杰根顿杰岑继位(ཆས་ཇེ་དགེ་འདུན་གྱི་རྒྱལ་མཚན་ན་ཁྱིར་ཡེའས)；衮波索南秋甸(མགོ་ན་པོ་པོས་ད་ནམས་མཚན་ལན)生。

木龙年(ཁྱིའ་ལྷ་གྱུ་)：(1604年，明神宗万历卅二年，甲辰)

帕巴彤瓦屯甸(འཕགས་པ་མཐོང་བ་དྭན་ལན)森巴朱古阿旺查巴佳措(སེམས་དཔལ་སྤུལ་སྟུ་ངག་དབང་གཤམ་པ་གྱི་མཚོ)、本萨朱古益西佳措(དབེན་ས་སྤུལ་སྟུ་ཡེ་ཁྱིས་གྱི་མཚོ)、杰仲拉旺却吉结岑(ཇེ་བྱང་ལྷ་དབང་ཆས་ཀྱི་རྒྱལ་མཚན)四人死；本仲桑结琼内(དཔོན་རྒྱུང་སངས་རྒྱལ་འབྱུང་ག་ནས)任昌都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ར་ཡེའས)；却英多吉(ཆས་དབྱིངས་དོ་ཇེ)及苏却英让垂(བྱར་ཆས་དབྱིངས་རང་གོལ)二人生；杰赛屯月却杰佳措(རྒྱལ་སྐས་དྭན་པོད་ཆས་ཀྱི་རྒྱལ་མཚོ)建郭隆寺(དཀོ་ན་ལུང་བརྟམ)；杰瓦云甸佳措(རྒྱལ་བལ་ན་ཏ་ན་གྱི་མཚོ)任传招法会之会首(སྤྱན་ལས་ཀྱི་ཆོགས་དབྱ་མཛད།)；凯珠释迦拉旺(མཁས་གྱུ་བ་ལྷ་ལྷ་དབང)任朋德寺方丈(མན་པོདེའི་གདན་ས་མཛད།)。

木蛇年(ཁིང་ལྷུང་།)。(1605年, 明神宗万历卅三年, 乙巳)

帕巴却吉杰波(འཕགས་པ་རྒྱལ་པོ།)、本萨朱古洛垂桑丹增佳措(དབུ་ན་པ་ལྷུ་ལ་སྐྱོ་བློ་……
བཟང་བཤམ་ན་འཛིན་ཀྱི་མཆོ།); 森巴朱古阿旺朋措南杰等大德生(ལེས་པ་དཔལ་ལྷུ་ལ་སྐྱོ་དག་དབང་ལྷ་རྩལ་གས
ན་མ་ཁུལ་དབང་པོ་ཞི་ཇེ་རྒྱལ་པོ་འཁྲུངས།); 班觉伦珠(དཔལ་འབྱོར་ལྷ་ལྷུ་བ)前往色拉杰讲听(ལེ་ར་ལྷེ་ས
ཀྱི་འཆད་ཉ་ན་པར་ལོངས།)。 (二十页上止; 二十二页下始)。

水馬年(癸巳)。(1606年,明神宗萬曆卅四年,丙午)

帕索杰仲阿旺却吉旺久(བ་སྔ་ཚལ་རྩེ་དག་དབང་ཚལ་གྱི་དབང་ཕྱུག)生;丹增却吉杰波(བཟོན་ན་མཁོ་འཇཉག་ཀྱི་བླ་མ་པོ་)因为喀尔喀及额鲁特从中调解而获固始汗的爵位(ཁལ་ཁ་དང་ཨོ་རོ་ད་གཞུང་། རྒྱལ་མཐུན་པུ་ཅོ་ཡོད་ཀྱི་ཆ་ལོ་ཐོབ།)。

火羊年(𑄎𑄢𑄣𑄰). (1607年, 明神宗万历卅五年, 丁未)

杰阿旺陈烈桑波(ཇེ་ངག་དབང་འབྲིན་པས་བཟང་མ།)生：赤巴根顿杰岑(ཁི་པ་དགེ་འདུན་རྒྱལ་.....
མཆན།)死：帕巴达杰(ཤམ་གསུམ་པ་དར་རྒྱས།)做朋德寺(ཡན་ཐད་དེ།)之轨范师(སློབ་དཔ་ན་པར་.....
འཁོད།)；建金遗骨塔的塔基(གསེར་གདུང་གི་ཆང་བཅིང།)；却杰曲年查巴继位(ཚས་ཇེ་ཚས་སྙུན་...
བྲགས་པ་ཁིར་ཐེབས།)；杰瓦云甸佳措(རྒྱལ་བ་ཨ་ན་ན་རྒྱ་མཚོ།)抵藏地(གཙང་དུ་ཐེབས།)。

土猴年(戊申)(1608年,明神宗万历卅六年,戊申)

邦嘎仁波切(ཐུངས་དགའ་ཡིན་པ་ཆེ)死: 在扎什伦布寺建调合佛塔(བཟུ་གིས་ལུ་ན་པ་དབུ་ན་ལ་མཆོད་རྟེན་བཞུགས་པ་) ; 班钦仁波切任格佩寺法台(དཀོ་འབེལ་གྱི་སྒྲིབ་པ་) ; 朱古班·觉佳措(ཐུལ་སྐ་དཔལ་འབྱོར་གྱི་མཆོད་པ་)生。

土鸡年(辛丑)。(1609年,明神宗万历卅七年,己酉)

菊钦袞秋雅佩(ཁུད་ཆེན་ཀྱ་དགོན་མཆོག་ཡང་འབྲེལ)从塞多杰强袞秋佳措(མད་རྩ་རྩེ་འཆང་དགོན་མཆོག་ཀྱ་མཆོ)出家。

铁狗年(ཁུག་ལྷ་ཁྱི)。(1610年,明神宗万历卅八年,庚戌)

索南群佩(བསྐྱེད་ནམས་མཆོག་ལཱེལ་)及洛本格来佳措(ལོ་བོ་དཔལ་ན་དགེ་ལེགས་ཀྱི་མཆོག་)二人死；冈波巴扎西查巴佳措(གླམ་པོ་པ་བཀྲ་ཤིས་གྲགས་པ་ཀྱི་མཆོག་)生；夏鲁堪钦(ཉལ་ཁུ་མཁའ་ནེ་ན་)随旺热出家(དབང་རབ་ལ་གཙུག་ཁུང་ལཱེལ་)；朱古屯月佳措(བྱུ་ལ་ཁུ་ན་ཡོད་ཀྱི་མཆོག་)前往卫地(དབུས་སུ་.....ཁུ་ན།)。

铁猪年(癸亥年)。(1641年,明神宗万历卅九年,辛亥)

班侯洛桑曲坚(པ་ཤུ་ལོ་སངས་ཀྱི་ལྷན་པོ་ལྷན་པོ་)为哲蚌寺讲金刚蔓等佛法(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
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

水鼠年(壬子)。(1612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壬子)

冈波巴仁钦(སྐམ་པ་འཇིན་ཆེན)生; 班钦仁波切(པཎ་ཆེན་འཇིན་པ་ཆེན)为大慈氏像建金顶(བྱམས་པ་འཇིན་པ་ཆེན་པོ་ལྷན་པ་ཆེན་པོ་); 却杰桑结仁钦(ཆེན་པོ་སངས་རྒྱལ་འཇིན་ཆེན)死; 衮却曲佩(དཀོན་པོ་)

མཚོག་ཚས་འཕེལ།) 继任上密院法台(ཐུད་ཤྲད་གྱི་ཁྱིམ་ལོངས།)；兑瓦却杰约色佳措(འདུལ་བ་ཚས་ཇེ་འོད་
ཟེར་གྱི་མཚོ།) 在塔尔寺建法相扎仓(སྤྱི་འབྲུམ་དུ་མཚན་ཉིད་གྲྭ་ཚང་བཙུགས།)。

水牛年(ཐུ་ཁྱེད།)：(1613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癸丑)

自此年始的六年间班钦却坚任大法会之会首(ལོ་དེ་ནས་བཟུང་ཉེ་ལོ་དྲུག་གི་རིང་བཤཾ་ཆེན་ཚས་་་་
ཐུ་ན་སྟོན་ལམ་ཆེན་མོ་འོ་ཚོགས་དབུ་མཛད།)。

木虎年(ཤིང་ཐུག།)：(1614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

杰瓦云甸佳措随班钦却坚受近园戒(བཤཾ་ཆེན་ཚས་ཐུ་ན་ལམ་ཐུ་ལ་བཞུགས་ན་ཏུ་ན་གྱི་མཚོ་བཞུགས་ན་པར་་་་་་
ཇེགས།)；却杰却年查巴(ཚས་ཇེ་ཚས་སྟོན་གྲྭ་གས་པ།)死；帕朋卡巴(པ་ཤང་ཁ་པ།)著佛历(བཟུན་ན་ཆེན་
མཛད།)。

木兔年(ཤིང་ཨོམ།)：(1615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乙卯)

达垅查巴垂佳措(ཐུག་ལུང་ཤྲག་པ་སྟོན་གྱི་མཚོ།) 继任法台(ཁྱིམ་ལོངས།)；朱古索南格来贝桑
波(ཐུལ་སྤྱི་བཞུད་ན་མས་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པོ།)死；衮秋曲佩(དཀོན་མཚོག་ཚས་འཕེལ།) 继任 仁钦林
法台(རིན་ཆེན་ཁྱིམ་གྱི་ཁྱིམ་ལོངས།)。

火龙年(མེ་འབྲུག།)：(1616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杰瓦云甸佳措(ཐུལ་བཞུགས་ན་ཏུ་ན་གྱི་མཚོ།)死。(二十二页下止；二十三页上始)。

火蛇年(མེ་སྦྱལ།)：(1617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丁巳)

遍知者洛桑佳措(ཇེ་བཤམས་ཅད་མཐུན་པ་སྟོན་བཟང་གྱི་མཚོ།)生；雅浦桑结曲怎(ཡཔ་སངས་ཐུས་ཚས་
འཇིན།)死；嘎玛巴(ཀམ་པ།)往桑珠孜(བསམ་གྲུབ་རྩེར་ལོངས།)；班钦仁波切任色拉寺及哲蚌寺
二寺法台(བཤཾ་ཆེན་རིན་པོ་ཆེ་མེད་འབྲས་གཉིས་གྱི་ཁྱིམ་ལོངས།)。

土马年(ས་རྟ།)：(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戊午)

蒙历七月时发生色拉、哲蚌二寺的动乱(རྟ་མཁའ་བདུན་པར་མེད་འབྲས་སྤྱིང་ལོག་བྱུང་།)；却杰
洛垂佳措(ཚས་ཇེ་སྟོན་གྱི་མཚོ།)及冈波索南热甸(གླམ་པོ་བཞུད་ན་མས་རབ་བཟུན།)二人死；却杰塘
却贝桑(ཚས་ཇེ་དམ་ཚས་དཔལ་བཟང་།)继法台位(ཁྱིམ་ལོངས།)；雅浦桑结益西(ཡཔ་སངས་ཐུས་ཨོ་་་་་
ཤེས།)生；衮秋却佩(དཀོན་མཚོག་ཚས་འཕེལ།)任觉木隆(རྟུ་མ་ལུང་།)法台(རྟུ་མ་ལུང་གི་ཁྱིམ་ལོངས་་་་་་
ལོངས།)；在拉萨和乌热发生战乱(ལྷ་ས་དང་དབུ་རི་འབྲུག།)；第巴晓仲(ཇེ་པ་ཞབས་དུང་།)前往多
麦(མདོ་མཛད་དུ་ལོངས།)；班钦仁波切前往阿里(བཤཾ་ཆེན་རིན་པོ་ཆེ་མངའ་རིས་ཐུ་ལོངས།)。

土羊年(ས་ལུག།)：(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衮秋却佩(དཀོན་མཚོག་ཚས་འཕེལ།)任桑浦寺之法台(གསང་བུ་ཁྱིམ་ལོངས།)；班觉伦珠(དཔལ་
འབྱེད་ལུ་ན་གྲུབ།)居帕朋卡(པ་ཤང་ཁ་པ་བཙུགས།)；朱古查巴结岑(ཐུལ་སྤྱི་གྲགས་པ་ཐུལ་མཚན།)生；却
杰根顿仁钦(ཚས་ཇེ་དགེ་འདུན་རིན་ཆེན།)建塘仁寺(ཐང་རིང་ཚས་ཇེ་བཟུང་།)；杰康孜朱古(ཐུལ་་་་
ཁང་རྩེ་ཐུལ་སྤྱི།)死；却杰喜饶秋甸(ཚས་ཇེ་ཤེས་རབ་མཚོག་ལུ་ན།)建卓仓寺(ཐོ་ཚང་དགོན་པ་བཟུང་།)。

铁猴年(ཁུ་མ་མེད་ལོ།)。(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本仲(དབང་ལྷ་མོ་)死后帕巴却吉结波(འཕགས་པ་ཆོས་ཀྱི་རྒྱལ་པོ་)任昌都法台(ཆབ་མདོའི་ཁྲིའི་པོ་)；
袞秋却佩(དཀོན་མཆོག་ཆོས་འཕེལ་)任泽齐寺法台(རྩེ་དཀྱིའི་ཁྲིའི་པོ་)；却杰塘却贝
(ཆོས་རྒྱལ་ཆོས་འཕེལ་)死；却杰促成却佩(ཆོས་རྒྱལ་ཁྲིའི་པོ་ཆོས་འཕེལ་)任法台(ཁྲིའི་པོ་)；
禅定时刻业已完成(ཉིང་འཛིན་གྱི་ལུ་ཆད་)。

铁鸡年(ཁྱུ་ཁྱི་ལྔ་ཉེན་ལྔ་)。(1621年, 明熹宗天启元年, 辛酉)

苏钦却杰依昆顿(བུ་རྩ་ཆེན་ཆོས་རྒྱལ་འཕེན་གཤེན་བ་པ་ལྟེ་ན།)；为献给拉萨班钦仁波切，而建造卡哇丁寺(ཁྱ་མ་པ་པ་རྩ་ཆེན་ཆོས་རྒྱལ་འཕེན་གཤེན་བ་པ་ལྟེ་ན།)；首先建戒律章程(ཆུ་ལ་ཁྱིམ་མ་ལུ་མཐོ་ཆུ་མ།)。

水狗年(癸巳)。(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

杰瓦阿旺洛桑佳措(ཁུལ་པ་ད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ཁུ་མཚོ་)被迎往哲蚌寺(འབྲས་ལྷན་ལྷ་གདན་……
524)；杰成烈伦珠(རྗེ་འཕྲིན་ལམ་ལྷ་གྲུབ་)生。

水猪年(ཐུ་ཕག་)。(1623年, 明熹宗天启三年, 癸亥)

却杰促成群佩(ཆོས་རྒྱལ་གྲིམས་ཆོས་འབེལ)死; 却杰查巴佳措(ཆོས་རྒྱལ་གྲགས་པ་བླ་མཚན)继任法台后(ཁྲིའུ་ཡོངས་ནས)不久即死; 却杰阿旺却吉杰岑(ཆོས་རྒྱལ་དག་དབང་ཆོས་ཀྱི་རྒྱལ་མཚན)继任丹寺法台, 在他任职至两年时遂将高位献予班钦仁波切(ཁྲིའུ་ཡོངས་ཏེ་ཤི་གཞི་ས་ཡོང་མཚན་མས་ཁྱི་ཐོག་... བཟའ་ཆེན་ཅིན་པའ་ཆེན་པའ་ཆེན་པའ་) : 衮秋群佩(དྭོན་པ་མཚན་ཆོས་འབེལ)往洛赛林讲听(སྤྱོད་གསལ་ལྗོངས་གི་འཆད་ཉིན་པར་ཡོངས།); 班钦仁波切建十一面观音像之金顶(བརྩམ་གཅིག་ཞལ་གྱི་གསེར་ཐོག་བཞེངས།); 却杰甸巴仁钦(ཆོས་རྒྱལ་དབུ་ན་པ་ཅིན་པ་ཆེན)在恰琼著哲学(བྱ་ཐུང་དུ་མཚན་ཉིད་བརྩམས)。 (廿三页上止; 廿三页下始)。

木鼠年(甲子)。(1624年，明熹宗天启四年，甲子)

班觉成烈热杰(དཔལ་འབྱོར་འཕྲིན་ལས་རབ་རྒྱལ་)著《汉印历算问》(ཨིས་དཀར་ནག་གི་ཏི་པ་……
མང་དུ།)；五世达赖(ལུ་པ་ཆེན་པ་)完成沙弥戒(དགེ་རྒྱལ་སྦྱང་བ།)；洛袞秋成烈南杰(ལྷ་དཀོན་གྱི་
མཚན་འཕྲིན་ལས་རབ་རྒྱལ་)生。

木牛年(甲午)。(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乙丑)

帕巴喜瓦桑波(འཕགས་པ་ཞི་བ་བཟང་པོ།)生: 建成杰云甸佳措的银质遗骨塔(རྩི་མཁའ་ལྷ་གྲུ་བཟའ་ཆེན་པོའི་གུ་ལ་གཏུང་བྱུང་།); 衮秋群佩(དཀོན་མཆོག་ཆས་འཕེལ།)前往夏泽(གར་ཅེར་ལྷོ་མཁའ་།)。

火虎年(庚寅)。(1626年, 明熹宗天启六年, 丙寅)

班钦仁波切(པཎ་ཆེན་པོ་ལྷ་མོ་ཆེན་པོ་)前往强泽(གྲང་ཆེན་ལྷ་མོ་)：朱古阿旺帕瓦佳措(ཇུ་ཀུ་འཕྲིན་པ་འཕྲིན་པ་)出家；袞秋却佩任法台(ཁྲུ་ཆུ་འཕྲིན་པ་ཆེན་པོ་)；日甸贝琼讲法已历百年；理塘堪布尼雅日曲扎生(ལི་ཐང་ཀན་བུ་འཕྲིན་པ་ཆེན་པོ་)；却杰袞列巴(ཁྲུ་ཆུ་འཕྲིན་པ་ཆེན་པོ་)到多斯督查仓(དུ་ཤུ་ཆུ་ཆེན་པོ་)。

第十一饶迥 (རབ་བྱང་བཅུ་གཅིག་པ་)

火兔年(མེ་མོལ)：(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

袞秋曲佩(དཀོན་ཆོས་ཆོས་འཕེལ)任五世达赖师付(ཀུལ་དབང་མཆོག་གི་དབུ་མ)及法会之会首(མེད་ལམ་གྱི་ཆོས་དབུ་མང་།)；日甸增格任香跋拉法台(རིགས་ལྡན་ཆོས་འཕེལ་གི་ཤེས་ལཱ་བྱིན་པེལ་།)。

土龙年(ས་ལྷག)：(1628年，明思宗崇祯元年，戊辰)

昆顿做预言(འཕྲོ་ལྷན་གྱི་ལུང་བཟུ་ན་མང་།)：“出现了日光衰减的象徵”(ཉི་འོད་ཉམས་པའི་དུས་རྟགས་བྱང་ཆེ)；菊钦袞秋佳措(ཁུན་ཆེན་དཀོན་ཆོས་ཀྱི་མཆོ)死。

土蛇年(ས་སྦུལ)：(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己巳)

班禅仁波切(པཎ་ཆེན་པོ་ནང་པ་ཆེ)建甘丹寺金顶(དགེ་ལུ་ན་གསེར་ཐོག་བཞེངས་།)。

铁马年(ལྷགས་རྩ།)：(1630年，明思宗崇祯三年，庚午)

帕巴班觉佳措受近园戒(འཕགས་པ་དབལ་འབྱོར་ཀྱི་མཆོ་བཟུ་ན་པར་ཐོགས་།)；轨范师大成就格旬佳措在绒布建扎仓(སྤྱབ་དཔ་ན་གྲུབ་ཆེན་ལུ་ལྷ་ཀྱི་མཆོས་རང་པོར་གྲུ་ཆང་བཅུགས་།)。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1631年，明思宗崇祯四年，辛未)

七世红帽系(ཉི་དམར་བདུན་པ་)及第穆阿旺格莱结岑(དེ་མོ་ངག་དབང་ལེགས་ཀུལ་མཆན་)二人生。

水猴年(ཆུ་སྦྱུལ)：(1632年，明思宗崇祯五年，壬申)

佳热瓦喜饶朋措(ཀྱི་ར་བ་ཤེས་རབ་ལུ་ན་ཆོགས་)死；却杰贡布甸增来谢(ཆོས་རྒྱུ་ཀོང་པོ་བཟུ་ན་མང་།)……
འཇིན་ལེགས་བཀའ་)继甘丹寺位。

水鸡年(ཆུ་མཉུ་)：(1633年，明思宗崇祯六年，癸酉)

晓仲诺布结岑巴(ཞང་མ་བྱུང་ནོར་བུ་ཀུལ་མཆན་པ་)及洛本喜饶贝桑(སྤྱབ་དཔ་ན་ཤེས་རབ་དབལ་མང་།)……
བཟང་)二人死；蔡垅巴(ཆེན་ལུང་པ་)生；五世达赖(ལྷ་བ་ཆེན་པོ་)随昆顿(འཕྲོ་ལྷན་ན་)听法。

木狗年(མེད་ཁྱི།)：(1634年，明思宗崇祯七年，甲戌)

木猪年(མེད་པག།)：(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

夏鲁堪钦(ཞུ་ལུ་མཁན་ཆེན་)受近园戒；阿坝拉(ཨ་བ་ལྷ།)前往卫地(དབུས་)。(廿三页下止；二十四页上始)。

火鼠年(མེ་ཁྱི)：(1636年，明思宗崇祯九年，丙子)

冈波扎西查巴结岑(གམ་པོ་བཟླ་ཤེས་གྲགས་པ་ཀུལ་མཆན་ན་)及多吉强旺久热甸(རྩ་རྒྱུ་འཆང་དབང་མང་།)……
ལུག་རབ་བཟན་ན་)二人死；桑波多吉(བཟང་པོ་རྩ་རྒྱུ་)生；藏地军队抵纳木措(གཙང་དབུང་ག་ནམ་མཆོར་
སྦྱིབས་)。

火牛年(མེ་ཁྲུང)。(1637年, 明思宗崇禎十年, 丁丑)

格米古杰(དགེ་ལེགས་སྒྲུ་རྩེ)在昌都(ཆབ་མདྲོ)受近园戒; 朋德洛本帕塔(ཡན་པད་ལོ་སྒྲོ་པ་དཔལ་ན་ལམ་གས་དར)及班觉伦珠(དཔལ་ལ་ཕྱར་ལུ་ན་གུ་བ)死; 固始汗丹增却吉杰波(བཟུ་ན་ལའི་ན་ཚས་ཀྱི་ཀྲུ་ལ་པ)打败却图汗后进抵卫地(ཚལ་ཐུ་བཙོམ་ནས་དབུས་སུ་ཕྱེ་བས།)。

土虎年(ས་ཐུག)。(1638年,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 戊寅)

朱古班觉佳措(ཐུལ་སྒྲུ་དཔལ་ལ་ཕྱར་ཀྱི་མཚ)任朋德寺之轨范师(ཡན་པད་ལོ་སྒྲོ་པ་དཔལ་ན་ལམ་གས་དར); 却杰根顿仁青杰岑(ཚས་ཇེ་དགེ་ལ་དུ་ན་རི་ན་ཚེ་ན་ཀྲུ་ལ་མཚན)任法台(ཁྲིར་ཕྱེ་བས།); 杰瓦洛桑佳措(ཐུལ་པ་སྒྲོ་པ་བཟང་ཀྱི་མཚ)于廿一时随洛桑却坚(སྒྲོ་པ་བཟང་ཚས་ཀྱི་ན)受近园戒。

土兔年(ས་ཨོམ)。(1639年,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 己卯)

农历五月丹增却吉杰波(བཟུ་ན་ལའི་ན་ཚས་ཀྱི་ཀྲུ་ལ་པ)前往玛康(乾宁)(སྤྱར་ཁམས་སུ་ཕྱེ་བས); 强达阿吉旺波(བྱང་པ་དག་པ་གཤི་དབང་པ)死; 吉雪晓仲阿旺丹增成烈、却旺查巴德生(ཁྱེད་ཀྱི་དཔལ་ལ་དབང་པ་དབང་བཟུ་ན་ལའི་ན་ལམ་ཚས་དབང་གཤིས་པ་འི་ཤེ)生。

铁龙年(ལྷགས་ལྷུག)。(1640年,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 庚辰)

丹增却吉杰波(བཟུ་ན་ལའི་ན་ཚས་ཀྱི་ཀྲུ་ལ་པ)于农历十一月将白利土司处以囚穴刑罚(ཐི་རི་ཀྲུ་ལ་པ་ཁྲིམས་དྲོད་དུ་བཅུད།); 释迦拉旺杰谢阿著《噶举派教史》(ཤུག་ལྷ་དབང་གི་ལལ་ཐུ་ནས་བཀའ་བརྒྱུད་ཚས་ལྷུང་བཅུ་མས།)。

铁蛇年(ལྷགས་སྒྲུལ)。(1641年, 明思宗崇禎十四年, 辛巳)

堪钦阿旺曲扎(མཁའ་ན་ཚེ་ན་པ་དབང་ཚས་གཤིས་པ)死; 任班觉佳措为朋德寺轨范师(ཡན་པད་ལོ་སྒྲོ་པ་དཔལ་ན་ལམ་གས་དར); 班觉伦珠(དཔལ་ལ་ཕྱར་ལུ་ན་གུ་བ)死; 任班觉佳措为朋德寺轨范师(ཡན་པད་ལོ་སྒྲོ་པ་དཔལ་ན་ལམ་གས་དར); 班觉伦珠(དཔལ་ལ་ཕྱར་ལུ་ན་གུ་བ)死; 任班觉佳措为朋德寺轨范师(ཡན་པད་ལོ་སྒྲོ་པ་དཔལ་ན་ལམ་གས་དར)。

水马年(ཆ་རྩ)。(1642年,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 壬午)

喜瓦桑波(ཞི་པ་བཟང་པ)被委任为昌都法台(ཆབ་མདྲོ་ལོ་སྒྲོ་པ་འཁོད།); 却吉仁钦结岑死(ཚས་ཇེ་རི་ན་ཚེ་ན་ཀྲུ་ལ་མཚན་ན་གཤིས་པ); 丹增却杰(བཟུ་ན་ལའི་ན་ཚས་ཀྱི་ཀྲུ་ལ་པ)统治桑主孜等全部卫藏地区(བསམ་གུ་བ་རྩ་མཁས་དབུས་གཙང་མཁས་དཔལ་ལ་ཕྱར་ལུ་ན་གུ་བ་དུ་བཅུད།); 章嘉多吉强阿旺曲丹(ལྷང་སྒྲུ་རྩ་ཇེ་འཆང་པ་དབང་ཚས་ལྷན་པ)生。

水羊年(ཆ་ལུག)。(1643年, 明思宗崇禎十六年, 癸未)

帕巴却吉杰波(འཕགས་པ་ཚས་ཀྱི་ཀྲུ་ལ་པ)死; 五世达赖著《西藏王臣史》(ཀྲུ་ལ་དབང་ལྷ་པ་ཇེ་ན་པ་པད་ལོ་སྒྲོ་པ་ཇེ་ལུ་པ་ཇེ་ལུ་པ); 达波帕索却杰(དཔལ་པ་པ་ཚས་ཀྱི་ཀྲུ་ལ་པ)继任法台(ཁྲིར་ཕྱེ་བས།)。

木猴年(མིང་སྒྲུལ)。(1644年, 清世祖顺治元年, 甲申)

帕巴杰瓦佳措(འཕགས་པ་ཀྲུ་ལ་པ་ཀྱི་མཚ)生; 李自成获得中国的国家政权(ཀྱི་ནག་ཀྲུ་ལ་པ་ཇེ་ལུ་པ་ཇེ་ལུ་པ); 著《林梅晓传》(ཁྲིང་མེ་ལོ་སྒྲོ་པ་ཇེ་ལུ་པ་ཇེ་ལུ་པ)。

木鸡年(མིང་རྩ)。(1645年, 清世祖顺治二年, 乙酉)

(五世达赖)著《帕朋卡瓦传》(པ་པོང་ཀ་བཤིན་མ་ཕར་བཅུ་མས།)：在布达拉上建造宫室
 (པ་ཏ་ལར་པ་བྱང་བཞེངས།)(按白宫)；顺治(རྒྱ་རིད)掌管汉地疆土(ཁྱུ་ནག་གི་ཁྱུ་ལ་པ་རྒྱ་རིད་……
 གིས་ཐོབ།。(廿四页上止：廿四页下始)

火鼠年(甲子)。(1646年,清世祖顺治三年,丙戌)

衮秋群佩(དགོན་མཚན་མོ་ལེལ་)死; 拉莫洛垂佳措(ལ་མོ་ལྷོ་ལྷོ་མཚན་)在芒古(མང་གུར་……
 5)建造寺院及举行讲听事业(མང་གུར་དུ་དགོན་དང་འཆད་ཉིན་བཟུགས།); 却杰德达林 瓦久 梅多
 吉(ཚམས་ལྷན་གཉིས་བདག་གིས་བའམུར་མེད་དོ་རྗེ།)、佳热朱古(བྱ་ར་རྒྱལ་མུ་)及衮秋丹增查巴(དགོན་
 མཚན་བཟུང་ན་འཇིག་རྒྱལ་པ་)三人生; 《俱舍论注释》载, 已至戒律廿七品时期(མཇེད་ཉི་ལྔ་དུ་……
 རྒྱལ་ཁྲིམས་ལེན་ཉིས་བདུན་ལ་སླེབ་གསུངས།)。

火猪年(མི་ཕྱག་)。(1647年,清世祖顺治四年,丁亥)

尼雅朱古生(ཉག་རི་ལུ་ལྷ་མོ་)：五世达赖著《诗鉴释难》(ལྷ་ནང་ག་མེ་མང་གི་དཀར་འགྲེལ་……མང་དལ།)：虽说释迦诞生后已历二千六百零六年，然而实际上是过了二千五百五十一年(དེར་……ལྷ་ནང་འཁྲུངས་ནས་ཉིས་ལྷོང་དྲུག་བརྒྱ་དང་གསུངས་ཀྱང་ཉིས་ལྷོང་ལྔ་བརྒྱ་དང་རིག་ཅིག་སང།)：却杰达波曲杰(ཆས་རྩེ་དྲུགས་པ་ཆས་ལྷུ་ལ་)死。

上鼠年(癸卯)。(1648年,清世祖顺治五年,戊子)

杰衮秋却桑(རྩེ་དཀོན་མཆོག་ཚལ་བཟང་), 继位(ཁྱིམ་ཐོབ་པ།).

上半年(辛·丑年)。(1649年,清世祖顺治六年,己丑)

冈波巴仁钦多吉(ཀ་མ་པ་རིན་ཅོང་རྒྱལ་ཤེས་པ་)死;色钦洪台吉做施主,赞波顿珠佳措建甘丹当曲寺(མེ་ཆེ་རྒྱུད་གཞི་ཁྲིམ་གྱི་བདག་པོ་འཇམ་དཔལ་ཏེ་རྒྱལ་པོ་ཉམ་ཐོས་པ་ལྟ་བུ་མཚོ་ས་དགའ་ལྷན་དམ་ཚུལ་གྱི་བ་བཏབ།)。

铁虎年(ཁྲ་ལོ་ལྷན་ལོ་།)。(1650年,清世祖顺治七年,庚寅)

铁兔年(ཕུགས་མོས་)。(1651年, 清世祖顺治八年, 辛卯)

[illegible]

水龙年(ཐུ་ལྷག་ལྷན་པོ།)。(1652年,清世祖顺治九年,壬辰)

三月十五日五世达赖抵达汉地皇宫 (ཐ་ལ་གཞུང་པའི་ཆོས་པའི་ཁྱེད་པ་ལྷན་དུ་བཀུ་ཐོག་པའི་ཆོས་པ་ལྷན་གྱི་.....
ནག་པོ་ལྷན་དུ་ཆོས་པ་པ་བསྐྱུར།)。

水蛇年(壬辰): (1653年, 清世祖顺治十年, 癸巳)

在十月廿五日之时，五世达赖自汉地返回卫地（ལ་མཚན་སྐབས་རྒྱལ་དཔང་ལ་ཡ་ཆེན་པོ་གྱི་ནག་ནས་དབུས་ཁུ་བྱོན།）。

丹增却吉杰波(བསྟན་འཕེལ་རྒྱལ་ཇེ་པོ་)死。

凱珠釋迦拉旺(མཁས་བླ་པ་ལྷ་མོ་དབང་)死: 却杰阿里巴丹结岑(ཆོས་རྒྱལ་མངའ་ཡིན་པ་མཆོག་པ་
'བླ་པ་མཆོག')任甘丹寺法台(ཁྲིའུ་ཐོབ་པས།)。

衮秋成烈桑波(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ལས་བཟང་པོ)生; 著《问答曰主》(རིས་ལ་ན་ཉི་ན་ཅིང་དབང་པོ་བཟང་པོ); 朱古查巴结岑(ཐུལ་སྐྱ་བྱ་གསལ་བ་རྒྱལ་མཆ་ན་)死。

第斯索南热甸(ཐུ་སྤྱེད་ལ་མཚན་རབ་པ་ལྟ་ན་)及苏却英让垂(བྱུང་ཚུལ་དབྱིངས་རབ་གྲུལ་)二人死。

内萨巴袞波索南秋甸(གནས་གསར་པ་མཛོད་པ་པམ་དྲུག་མཛོད་ལྟར་)死。

委任杰桑第巴为大法主(ཇཙ་མཆོག་གི་པ་ཐིགས་པ་དྲན་ཆེན་མཆོག་པ་ཐུག་།)。

(廿四页下止；廿五页上始)

班禅洛桑曲坚 (པཎ་ཆེན་མོ་པཎ་ལྷ་མོ་ལྷ་མོ་) 于九十三岁阴历三月十三日 (པཎ་ཆེན་མོ་པཎ་ལྷ་མོ་ལྷ་མོ་) 圆寂。

班禅洛桑益西生于托杰(པ་ཤེ་ཆེན་མོ་པ་ཤར་ལེ་ཤེས་མོ་ལྷ་མ་རྒྱལ་རྒྱ་མཚོ་ལྷ་མོ་)；掘出雅玛隆的伏藏(གཡའ་མ་ལུང་གི་གཏེར་པོ་ན།)。

帕巴杰瓦佳措受近园戒(འཇགས་པ་ཀུལ་པ་ཀུ་མཚོ་)。

贊波頓珠嘉措死(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འཕགས་པ་)。

火马年(མེ་རྩི་པ་): (1666年, 清圣祖康熙五年, 丙午)

火羊年(མེ་ལུག་): (1667年, 清圣祖康熙六年, 丁未)

法王阿旺成烈桑波(ཆེན་པོ་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འཕགས་པ་ལྷ་མཚན་པ་)死; 帕巴杰瓦佳措(འཕགས་པ་པ་ལྷ་མཚན་པ་)又往卫地(དབུས་སུ་ཕྱེད་པས།); 掘出谢查之伏藏(ཤེལ་བྱག་གི་གཏེར་བཏྲུ་ན།)。

土猴年(ས་སྟོན་): (1668年, 清圣祖康熙七年, 戊申)

却杰南达多吉(ཆེན་པོ་ལྷ་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任法台(ཁྲིར་ཕྱེད་པས།); 第穆朱古拉旺格来结岑(དེ་མཆོག་ལྷ་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杰桑第巴(ཇེ་ས་མཚན་པ་)及丹增达延结波(བཟུང་ན་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三人死。

上鸡年(ས་གཉི་): (1669年, 清圣祖康熙八年, 乙酉)

帕巴杰瓦佳措(འཕགས་པ་པ་ལྷ་མཚན་པ་)完成佳日山的大银遗骨塔(ལྷ་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比丘却本拉(དཔལ་ལྷན་པ་ལྷ་མཚན་པ་)被委任为市政官长(འཛམ་གཏིང་གི་དཔལ་ལྷན་པ་)。

铁狗年(ལྷ་མཚན་པ་): (1670年, 清圣祖康熙九年, 庚戌)

五世达赖(པ་ལ་ཆེན་པོ་)著《恒河传闻录》(གསལ་ན་ལྷ་མཚན་པ་)桑主雄寺 开光(བསམ་པ་བྱ་བ་གཞུང་དགོན་པ་ལ་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

铁猪年(ལྷ་མཚན་པ་): (1671年, 清圣祖康熙十年, 辛亥)

丹增达赖汗继位(བཟུང་ན་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緬隆巴赖秋多吉(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及达垅巴阿旺扎西贝珠(ལྷ་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二人死; 阿旺丹增伦珠(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生。

水鼠年(ཆུ་རྩི་པ་): (1672年, 清圣祖康熙十一年, 壬子)

五世达赖(ལྷ་མཚན་པ་)著《治疗山与平原交界处之百病药方》(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谢咱第巴(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及赤仁波切洛桑结岑(ཁྲི་ལྷ་མཚན་པ་)二人死。

水牛年(ཆུ་ཁྲི་པ་): (1673年,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 癸丑)

迎请黑红帽派二者来上方(ལྷ་མཚན་པ་ལྷ་མཚན་པ་)赤巴衮秋曲桑(ཁྲི་ལྷ་མཚན་པ་)死。

木虎年(ཤིང་རྩི་པ་): (1674年, 清圣祖康熙十三年, 甲寅)

嘎玛曲英多吉(ཀ་མ་ཆེན་པོ་)死。

木兔年(ཤིང་ཕུ་པ་): (1675年, 清圣祖康熙十四年, 乙卯)

却杰强巴扎西继位(ཆེན་པོ་ལྷ་མཚན་པ་)迎请阿旺丹增伦珠(འཛམ་གཏིང་དཔལ་ལྷན་པ་)。

‘བཟུན་ན་འཛིན་ལྟུན་གྱི་པ།)。

火龙年(མེ་འབྲུག): (1676年, 清圣祖康熙十五年, 丙辰)

掘出南佳查之伏藏(གནམ་ལྷགས་བྲག་གི་གཏེར་བཏྲ་ན།); 建山南乌坚敏珠林寺(ཨ་ཁུན་མིན་གྱི་ལྷོ་ལ་བཞུགས།)。(廿五页上止; 廿五页下始)。

火蛇年(མེ་སྦྱུལ): (1677年, 清圣祖康熙十六年, 丁巳)

上马年(མ་རྟ): (1678年, 清圣祖康熙十七年, 戊午)

多吉强成烈伦珠巴(དོ་རྩེ་མཆང་འབྲིན་ལས་ལྟུན་གྱི་བ་པ།)抵卫地(དབུས་སུ་ཕྱིན།)。

上羊年(མ་ལྷག): (1679年,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 己未)

第斯桑结嘉措继(第斯)位(ཤེ་ཤིན་སངས་ཀྱས་ཀྱ་མཆོ་ཁྱིམ་ཐེབས།); 帕巴杰瓦佳措(འཕགས་པ་པ་ཀྱལ་པ་ཀྱ་མཆོ་)抵卫地(དབུས་སུ་ཕྱིན།)。

铁猴年(ལྷགས་སྦྱུལ): (1680年, 清圣祖康熙十九年, 庚申)

铁鸡年(ལྷགས་བྱ): (1681年, 清圣祖康熙廿年, 辛酉)

杰洛垂佳措(རྩེ་ཤོ་གྲས་ཀྱ་མཆོ་)行金刚蔓灌顶(རྩེ་རྩེ་འབྲེང་བའི་དབང་བསྐྱར།)。

尔狗年(རྩེ་ཁྱི): (1682年, 清圣祖康熙廿一年, 壬戌)

五世达赖及积学晓仲阿旺丹增成烈(ཤིན་ཤོད་ཞུགས་བྱུང་ངག་དབང་བཟུན་འཛིན་འབྲིན་ལས་)二人死; 法王陆朋洛垂佳措(ཆས་རྩེ་ཁྱུ་བཟུམ་ཤོ་གྲས་ཀྱ་མཆོ་ཁྱིམ་ཐེབས།)继位。

尔猪年(རྩེ་ཕག): (1683年, 清圣祖康熙廿二年, 癸亥)

六世达赖洛桑仁钦仓央嘉措(ཀྱལ་བ་ཤོ་བཟང་རིན་ཆེན་ཆངས་དབྱངས་ཀྱ་མཆོ་)生; 在昌都刻写甘珠尔经(ཆབ་མདོར་བཀའ་འགྱུར་བཞུགས་པར་བཅུ་མས།)。

木鼠年(ཤིང་སྦྱི): (1684年, 清圣祖康熙廿三年, 甲子)

木牛年(ཤིང་སྤང): (1685年, 清圣祖康熙廿四年, 乙丑)

法王路朋洛垂佳措前往汉地(ཆས་རྩེ་ཁྱུ་འབུམ་ཤོ་གྲས་ཀྱ་མཆོ་ཀྱ་ནག་ཏུ་ཐེབས།); 法王促陈达结继位(ཆས་རྩེ་ཁྱལ་ཁྱིམས་དར་ཀྱས་ཁྱིམ་ཐེབས།)。

火虎年(མེ་སྦྱག): (1686年, 清圣祖康熙廿五年, 丙寅)

贝嘎怎巴阿旺益西佳措(བད་དཀར་འཛིན་པ་ངག་དབང་ཡེ་ཤེས་ཀྱ་མཆོ་)生; 赤巴洛垂佳措(ཁྱི་བ་ཤོ་གྲས་ཀྱ་མཆོ་)为喀尔喀及额鲁特(ཨ་རོ་ད)立约(ཏལ་ཏ་དང་ཨ་རོ་ད་ཁྱིམ་མཛད།); 杰陈烈伦珠(རྩེ་འབྲིན་ལས་ལྟུན་གྱི་བ་པ།)又抵卫地(དབུས་སུ་ཐེབས།)。

第十二饶廻 (རལ་བྱང་བཅུ་གཉིས་པ)

火兔年(མེ་མོས): (1687年, 清圣祖康熙廿六年, 丁卯)

赤巴洛垂佳措覲见皇帝(ཁི་པ་ལྷོ་གྲུས་ཀྱི་མཚོ་གོང་མ་དང་མཇལ་པར་ཕྱད་མཇེད); 日甸森格任香跋拉法台(གཤེད་ལམ་ཁི་ར་ཁྲེ་བས)已满五十一年。

土龙年(ས་འབྲུག): (1688年, 清圣祖康熙廿七年, 戊辰)

赤饮洛垂佳措(ཁི་ཆེན་ལྷོ་གྲུས་ཀྱི་མཚོ)死; 章嘉多吉强阿旺洛桑曲旬(ལྷང་སྐྱོན་རྩེ་འཆང་ད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ཚས་ལུན)任郭隆寺法台(དགོན་ལུང་གི་ཁི་ར་ཁྲེ་བས)。

土蛇年(ས་སྦྱལ): (1689年, 清圣祖康熙廿八年, 己巳)

铁马年(ལྷགས་རྩ): (1690年, 清圣祖康熙廿九年, 庚午)

铁羊年(ལྷགས་ལུག): (1691年, 清圣祖康熙卅年, 辛未)

木猴年(ཆུ་སྦྱལ):)1692年, 清圣祖康熙卅一年, 壬申)

班禅噶举巴金巴佳措(པཎ་ཆེན་བཀའ་འགྲུར་པ་སྦྱན་པ་ཀྱི་མཚོ་ཁི་ར་ཁྲེ་བས།)继位(ཁི་ར་ཁྲེ་བས)。

木鸡年(ཆུ་བྱ): (1693年, 清圣祖康熙卅二年, 癸酉)

木狗年(ཁྱི་དུའི): (1694年, 清圣祖康熙卅三年, 甲戌)

杰陈烈伦珠巴屯松格(རྩེ་འཕྲིན་ལས་ལུན་གྱུ་བ་པ་རྟོན་གཞུས་སྐབས)前往卫地(དབུས་སུ་ཕྱན)。

木猪年(ཁྱི་དཔག): (1695年, 清圣祖康熙卅四年, 乙亥)

火鼠年(མེ་བྱི): (1696年, 清圣祖康熙卅五年, 丙子)

火牛年(མེ་གུང): (1697年, 清圣祖康熙卅六年, 丁丑)

杰瓦仓央嘉措(ཀུལ་བ་ཚངས་དབྱངས་ཀྱི་མཚོ)出家。

土虎年(ས་ཁྲུག): (1698年, 清圣祖康熙卅八年, 戊寅)

上兔年(ས་མོས): (1699年, 清圣祖康熙卅八年, 己卯)

杰陈来伦珠巴(རྩེ་འཕྲིན་ལས་ལུན་གྱུ་བ་པ)死。

铁龙年(ལྷགས་འབྲུག): (1700年, 清圣祖康熙卅九年, 庚辰)

铁蛇年(ཕུགས་སྤྱུལ་): (1701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年, 辛巳)

屯月佳措继位(རྟ་མཚོ་ཐུ་མཚོ་ཁྱིམ་ཡེ་བཟ།)。(廿五页下止; 廿六页始)。

水马年(རྩ་ཏྲ་): (1702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第斯桑结嘉措(ཐེ་ཐིད་སངས་རྒྱལ་རྩ་མཚོ་)卸任(བུར་བཞུགས་པའོ།)。

木羊年(རྩ་ལུག་): (1703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

木猴年(ཤིང་སྤྱུལ་): (1704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三年, 甲申)

木鸡年(ཤིང་ཉ་): (1705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供施双方发生战争, 杀死藏军四百, 第斯桑结佳措被杀(མཚོ་དཔལ་ན་གཉིས་འཁྲུགས་ཐོད་དམག་བཞི་བརྒྱ་བསད་ཐེ་ཐིད་སངས་རྒྱལ་རྩ་མཚོ་བཟོངས།); 僧侣举行会议(མེར་ཚགས་བྱས།)。

火狗年(མེ་ཉུ་): (1706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

仁钦约色的计算是二百七十一年, 《广释》所记则是二千四百零三年(རིན་ཆེན་འོད་ཟེར་གྱི་ཉིས་ལ་ཉིས་བརྒྱ་དང་དོན་གཉིས་ཀྱི་ལ་ཆེན་པོས་དྲུག་ཅུ་ལྔ་པ་ཞི་དང་ཉ་ག་པ་གསུམ།); 自火鼠年算起则是一百八十年, 加十年为一百九十年(མེ་ཉི་ནས་དྲུག་ཅུ་གསུམ་དང་བཅུ་ཉེ་བརྒྱ་དགུ་བཅུ།); 佛涅槃已历二千五百四十一年; 此年是二千五百四十二年(ཉུ་ན་པ་ཞི་བར་གསེགས་ནས་ཉིས་ལྔ་ལ་བརྒྱ་ཞི་གཉིས་ལ་དམ། ཞི་གཉིས་འདིའོ།)。

火猪年(མེ་ཕག་): (1707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土鼠年(ས་ཉུ་): (1708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土牛年(ས་ཁྲུང་): (1709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铁虎年(ཕུགས་ལྷག་): (1710年, 清圣祖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

(据《松巴堪布年表》载, 此铁虎年时, 嘉木样谢贝多吉建拉卜楞寺。)

铁兔年(ཕུགས་ཨམ་): (1711年, 清圣祖康熙五十年, 辛卯)

水龙年(རྩ་འབྲུག་): (1712, 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

帕巴杰瓦佳措(འཕགས་པ་རྒྱལ་བ་རྩ་མཚོ་)死。

水蛇年(རྩ་སྤྱུལ་): (1713年, 清圣祖康熙五十二, 癸巳)

木马年(ཤིང་ཏྲ་): 1714年, 清圣祖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口旬僧格被委任为香跋拉法台已满八十九年(རིག་ལུག་གི་སངས་ལྷན་པའི་ཁྲིའི་ཁྲོད་ནས་ལྷན་པ་བྱ་བ་)。(表完)

又謂：三界之巨寶，就是做為當前利益和未來幸福之根源的最佳聖教。關於持此巨寶的諸法王及賢者所以出現的情況，在此《年鑑》(རི་མཁོ་མེ་ལོང་)中清晰明確。完善的佛曆表中之格言甚為廣博，但居首位者則是現在眾生產生的情況，此賢者所著之極為簡明的最佳年表，猶如森林中之如意寶樹，它以教誡的寶蔓裝飾得絕好無比，其間嘉話的音聲義理宛若瑰麗的花朵。往昔之事均以千萬種語言的彩畫加以裝點，此一目了然之幻化鏡鑒極其珍貴罕見。為此，當以精進善行宏揚佛教，所有眾生當獲善趣超脫，諸法王賢者之生命長存永駐，安樂的光輝燦爛的太陽懸掛天空。以上所述，其時間是在：佛誕生後之二千六百卅一年、釋迦成佛後的二千五百八十六年，講《根本續》(རྩ་བུ་རྒྱུ་)後的二千五百八十五年，佛涅槃後二千五百卅一年，，做《集續》(བཟུམ་རྒྱུ་)後之一千九百九十九年。蔑栗車(མེ་ལོང་)在世之一千零八十三年、杰蓋(རྩ་བུ་རྒྱུ་)著曆算後之九百一十年、諸饒回(རྩ་བུ་རྒྱུ་)之第六百八十九年、佛教之第五百一十戒律品(རྩ་བུ་རྒྱུ་)已過之五十一年、第十二饒迦(རྩ་བུ་རྒྱུ་)之火猴年正月十四日，多聞比丘嘉木祥謝貝多吉(མང་དུ་མོས་པའི་དགེ་སྤྱོད་ལྷན་པ་དབུ་མ་ལྷན་པའི་རྩ་བུ་རྒྱུ་)著。願一切皆吉祥。

注释

①“ལྷག་མཐོང་གི་བཞི་བརྒྱ་དང་བདུན་པའོ”句是一简略句子，据《松巴堪布年表》载，此句意指“圣者”（ལྷག་པ་）去世后所经过的时间，其全句：是“ལྷག་པ་མཐོང་ལ་འདས་དཔང་གིས་ལྷག་མཐོང་གི་བཞི་བརྒྱ་དང་བདུན་པ་འཆིག་པ། འཆིག་ལྷག་མ་ལྷག་ཟེར་ལྷག་མ་བཞི་བརྒྱ་བརྒྱད་པའོ།”。

②《松巴堪布年表》载，译《世轮续释》者系ལ་ལག་གཅིག་，又称གཅིག་ལ་ལག་。

③《松巴堪布年表》称蒲琼哇为“ལུ་རྩུང་པ་ལོ་ན་ལྷན་པ་”。

④《松巴堪布年表》称ལྷ་ཁྱེད་པ་ཆེན་པོ་为“ལྷ་ཁྱེད་པ་པོ་ན་ཆེན་ལྷ་ཁྱེད་པོ་”。

⑤松巴堪布年表》载，坚阿巴名促陈跋(ཐུང་ཁྱིམ་པ་འབར་)。该书行《青史》说，此人有说生于上虎年者(མ་ཤྲུལ་)。

⑥“རྟོག་གཤམ་འཇམ་མེད་”或译为“因明论”。

⑦据《红史》载，此即建萨迦寺者，系萨迦班智达之次子，生于萨迦。 (《红史》，60页，民族翻译局本)。

⑧：《松巴堪布年表》載，此人系瑪爾巴弟子，名ཤུག་ལོ་ཤེས་པ་པོ་།。

⑨：据《红史》载，坚阿巴全称是ལུན་མངའ་ཆུལ་ཁྱིམ་འབངས་，系迦当派三昆仲（ལུན་མངའ་གསུམ་）之一：ལུན་བུང་པ་གནོན་ནུ་ཁྱུ་མཆན་，པོ་ཏོ་པ་ཨིན་ཆེན་གྲགས་及坚阿巴本人。（见《红史》，74页，翻译局打印本）。

⑩：《松巴堪布年表》載，此年建霞魯寺（གཡུ་དུ་ན་པ་）。

⑪：《松巴堪布年表》載，བ་ཤི་ཁ་ཆེན་又作བ་ཤི་ཁ་ཅུ་ཤིན་ཡུལ་。

⑫：此句又可译作“或有谓”；据《阿底峡传》载，“于阳水马年抵雪域”。见仲敦巴杰瓦朗乃：《阿底峡传》，藏文版，117页下。

⑬:《松巴堪布年表》写作“ལྷོ་བླ་མ་འཛུགས་པ་”。“《红史》称ཆོས་ཀྱི་ལྷོ་བླ་མ་(民族翻译局本79页藏文打印本)。

⑭:“贾堆怎”意为持律者。

⑮:“འཇམ་མཁའ་ལྷ་མོ་”,即འཇམ་མཁའ་ལྷ་མོ་ལྷ་མོ་ལྷ་མོ་ལྷ་མོ་,迦当派开派祖师。其所著《阿底峡传》,记载阿底峡事甚详。

⑯:《阿底峡传》载,阿底峡抵藏后曾在阿里居九个月,在藏地居一年零三个月,在塘钦乃(ཐང་ཁྱི་ལྷ་མོ་)居八个月,在夜宿地又做四个月的利他之事。如是历三年之后抵聂塘,在此地居六个月。见《阿底峡传》,118页上。又据同书记载,阿底峡三次来聂塘。

⑰:《松巴堪布年表》解释,意为讲法。

⑱:《松巴堪布年表》写作“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དང་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据《青史》载,生于娘兄玛热甫(ལྷ་མོ་ལྷ་མོ་)”。在《青史》Ⅱ函,8页上。

⑲:《松巴堪布年表》载:此寺系穆查瓦(མུ་ཤ་འཛུགས་པ་)所建。地在彭措林至扎什伦布之间。

⑳:《松巴堪布年表》载,一些大德又认为在水马年。

㉑:《松巴堪布年表》载,此人系康巴堪瓦勒准尤莫(ཁམ་པ་ལྷ་མོ་ལྷ་མོ་ལྷ་མོ་)及后宏期旧密巴恭页强(ཐུ་མོ་ལྷ་མོ་)的弟子。

㉒:《阿底峡传》载,阿底峡死时七十二岁。此说与青史同。《青史》载,阿底峡:阳水马年进阿里,阳木马年死(即1042—1054)。(见《青史》,Ⅲ函,3页下,10页上。)

㉓:《松巴堪布年表》载,此人系博多瓦(པོ་ཤ་འཛུགས་པ་)弟子。据《红史》载,此人本名是པོ་ཤ་འཛུགས་པ་(见《红史》,74页,翻译局本)。

㉔:《青史》载,仁钦桑波阳土马年生,阳木羊年死,在世98岁。(见《青史》,Ⅱ函,3页下)。此人系西藏后宏期著名大译师。(又见《青史》,Ⅲ函,1页上)。

㉕:《红史》载,此寺系འཇམ་མཁའ་ལྷ་མོ་ལྷ་མོ་ལྷ་མོ་ལྷ་མོ་所建。(《红史》,74页,翻译局本)。关于年代《松巴堪布年表》认为是火鸡年(1057年)。

㉖:《松巴堪布年表》作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

㉗:样纳囊多吉旺久系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寺的建造者,据《青史》载,此寺原名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建于阳水鼠年,正系玛尔巴译师生年(1012年)。样纳囊多吉旺久死于阳铁鼠年,时年85岁。此处兰促强所任方丈即指杰拉康寺方丈。(上见《青史》Ⅱ函,11页下)。

㉘:《青史》,Ⅲ函,5页下,载,འཇམ་མཁའ་ལྷ་མོ་生于阴木蛇年生于ལྷ་མོ་ལྷ་མོ་ལྷ་མོ་。

㉙:系指热振寺方丈。《松巴堪布年表》,将乃久巴钦波写作ལྷ་མོ་ལྷ་མོ་ལྷ་མོ་。

㉚:《青史》载,ཐུ་འདུལ་འཛུགས་པ་生于火羊年,64岁时始任热振寺方丈,历十年。(《青史》,Ⅱ函,12页上)。

㉛:《松巴堪布年表》,指出此人系南琼瓦(ལྷ་མོ་ལྷ་མོ་)弟子。ལྷ་མོ་ལྷ་མོ་全名是ལྷ་མོ་ལྷ་མོ་ལྷ་མོ་ལྷ་མོ་(《红史》,74页,翻译局本)。此弟子名称,《松巴堪布年表》所记与此处不同,写作ལྷ་མོ་ལྷ་མོ་ལྷ་མོ་ལྷ་མོ་。

㉜:《松巴堪布年表》,记此人是ལྷ་མོ་ལྷ་མོ་ལྷ་མོ་ལྷ་མོ་(玛吉夏玛之兄长)。

㉝:此人系ལྷ་མོ་ལྷ་མོ་弟子),见《土观宗派源流》,西北民族学院汉译本,49页,52页。《青史》称其为迦当派三昆仲之第二人(《青史》Ⅱ函,5页下)。

㉞:《青史》载,འཇམ་མཁའ་ལྷ་མོ་ལྷ་མོ་ལྷ་མོ་ལྷ་མོ་建萨迦寺,འཇམ་མཁའ་ལྷ་མོ་ལྷ་མོ་ལྷ་མོ་ལྷ་མོ་建ནེ་བླ་མོ་ལྷ་མོ་……

‘གུག་ལག་ཁང་。二寺建造年代相同。(《青史》，37页上止， 函)。《红史》所载萨迦寺建造年代与此不同，该书记载是在此前一年，即西·(1072年)，(《红史》，61页，翻译局本)。《新红史》虽说认为萨迦寺建于(西·) 风水牛年，但又说是在乃托寺之后。《新红史》48页—49页)。

③⑤：《新红史》载， 系 之子，此次法会在阿里，称“ ”，此年又称“ ”。(《新红史》，39页)。

③⑥： 即 之，，据《《弥罗日巴尊者传》》载，又称 出于 族。生于 。(见该书汉译文，1、6、8页。(《红史》69页载，他本名)。 名 。(《红史》，89页)。

③⑦③⑧： 全名 本名 此二人均系阿底峡传承弟子。(《见青史》， 函，10页下)。“任方丈”事系指热振寺方丈。

③⑨： 系 再传弟子，是达波迦举派()之重要人物之一又是 的高徒。(《上观宗教源流》西北民族学院汉译本，69页)。《红史》98页又称，其名又为 。

④①：《青史》 函，15页上载，寺址原称 ，查巴温谢卒于年代是1012—1090年，系一著名掘伏藏者()。

④②：《红史》74页载， 全称是 他是仲敦巴的著名弟子。又《红史》，60页载，此年 生。

④③：“佛法之灾荒”()：意指寺院无方丈。

④④： 是米拉日巴的弟子。(《上观宗教源流》，西北民族学院汉译本79页)。

④⑤：“ 是仲敦巴弟子。(见《红史》74页)。

④⑥：《红史》77页载，此人全称是 是 的创建者。

元朝十一篇藏文帝师法旨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十三世纪初，元朝统一中国后，西藏地方作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在元朝廷的统一管辖下，西藏设置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从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始，元代每朝皇帝必尊奉一位帝师，遂成定制。西藏高僧受封为大元帝师者共十三位，受封为摄帝师的一位。历任帝师均由皇帝任命，作为中央朝廷一员命官，执行朝廷的命令，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我们所译十一篇元帝师法旨，均具有封建农奴制度对寺院领主的封地文书的性质，历任帝师奉皇帝圣旨，对卫藏寺院首领享有的一切权益，通过命令予以保护。藏文历史文献的记载，有力地驳斥了国外一些人所谓“西藏独立国”的谎言。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陈邦尧、洛桑多吉两位老师的指教，特致衷心谢意。

译者

奉皇帝圣旨

衮噶罗追坚赞贝桑波①（ཀུན་དགའ་མོ་ཤོས་བླ་མ་ཆན་དཔལ་མཐོང་པོ་）帝师法旨：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②（གཙང་དཔུས་མངའ་རིས་སྤང་གསུམ་）之宣慰司官人、军官、军人、金字使、收差官和来往经商的僧俗、驿站的人们、执印者、管家、牛马牧养者、地方官员及世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娘贵娃(ཕྱི་ཁོང་ལྷན་སྐྱེས་པ་)端与上位,祝延圣寿,燃点酥油灯,所得之税收,以约斯桑格(འདྲ་བོར་གླིང་གི་མཉམ་སྦྲེལ་པ་人名)为首,经宣慰司官人同意,依体例缴纳及住坐。你任何人亦不得仗势欺人;不得任意增派差税;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猎取食草野兽;不得捕鱼。为使其安稳地住坐,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如见法旨仍逆行,祈禀圣上,予以详细追查。这里的人们亦不得因有法旨而违法。龙年③四月初八日,由大都大殿书写。

注:

①哀噶罗追坚赞贝桑波，《元代白话碑集录》中译为公哥罗古监藏班藏卜，此系对修密法高僧之尊称。哀噶罗追坚赞贝桑波生于1299年，是萨斯迦款氏家族后裔，八思巴侄孙，达尼钦波之子。“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二月庚子，诏以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为帝师，赐玉印，仍诏天下”《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据《红史》记载：他曾任仁宗、英宗、泰定帝三朝帝师。丁卯年（公元1327年）泰定四年卒于大都。与董努贝著《青史》，藏文羊八井版，第四部，第五叶上记载的生卒年相符。《元史·释志传》中作1323年卒，误。他任帝师后，为了保护寺庙、喇嘛及僧人辖地上之一切权益，由大都（今北京）颁与的法旨，

②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元朝对吐蕃本土之称，乌思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围。

③龙年，为丙辰，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藏历为阳火龙。

孟庆芬、陆莲蒂译

奉皇帝圣旨

衮噶罗追坚赞贝桑波（ $\text{གུན་དགའ་རྩ་ཇམ་བཟང་པོ་མཆན་དབུ་འབྲུག་པོ་མཆན་པོ་$ ）帝师法旨：军官、军人、断事官、金字使①、万户长②、千户长③、地方官、地方守卫、来往收检者、驿站的人们④、官员及世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轨范师⑤（ $\text{ཁྱེད་པོ་དཔལ་ལྷན་$ ）犛真衮（ $\text{མཁན་ཆེན་མགོན་$ ）管辖的博东叶⑥（ $\text{བོ་དོ་ཡེ་$ ）所属之秋桑（ $\text{ཁུ་འབྲུག་པོ་$ 地名）、卡欧龙（ $\text{ཀ་ལུ་ལྷན་པོ་$ 地名）、洋玉（ $\text{ཡལ་ཡུ་ལྷན་པོ་$ 地名）若错（ $\text{རྟ་ཆོ་$ 地名）、热（ $\text{ར་$ 地名）地区的寺庙、庄园、寺庙庄园的扎巴⑦（ $\text{གྲ་པ་$ ）徒弟⑧（ $\text{གྲ་ཤོར་$ ）、土地、河水、草场三者，牧场、牲畜等无论是什么，遵照皇帝圣旨，不得增收前所未征的差、食物、乌拉，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迫使驮马支乌拉；不得在寺庙铺设帐篷、摆摊出售，不得依气力夺要。为使其安稳地住坐，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若见法旨仍逆行，岂不畏惧。这里的人们亦不得违法。羊儿⑨年十一月初八日，由大都大殿写来。

注：

①金字使，传皇帝敕谕的大臣。

②万户长（ $\text{ཁྱེད་པོ་དཔལ་ལྷན་$ ）金初设置，为世袭军职。元代相沿，全国均设“万户”官职，内地诸路万户为军职，分属各行省而总辖于枢密院。公元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八思巴受封还藏，在前后藏新建十三个“万户”区，藏族地区各万户兼管军事民政，分属各宣慰司而总辖于宣政院。

③千户长，隶属于万户，驻于各县者，分属于诸路万户府。千户统领百户，各设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详见万户）

④驿站的人们，藏文 $\text{ཁྱེད་པོ་དཔལ་ལྷན་$ 系外来语的藏文借词。据蒙古文《元朝秘史》中有 jamucin 一词，译为站户，驿站的人们。驿站系元朝疏通西藏地方关系而设置；又据《汉藏史集》记载：元朝由汉藏交界处至萨迦，共建大驿站二十七处。其中乌思藏建驿站十一处，规定由各个万户供应驿站所需，乌思（前藏）地方各万户之站户连续驻站。

⑤轨范师，师傅，师长。传授知识的人。佛书译作轨范师。

⑥博东叶，属于萨斯迦辖区，位于萨迦正北方向，拉孜东北，觉朗寺与萨迦之间。

⑦扎巴，住寺僧人。

⑧徒弟，寺庙外信仰喇嘛教的男弟子。

⑨羊年，为己未年，元仁宗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藏历为阴土羊。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奉皇帝圣旨

衮噶罗追坚赞贝桑波（ཀུན་དགའ་ཤི་བླ་མ་ཆན་དཔལ་བཟང་པོ།）帝师法旨：宣慰司官人、军官、军人、内务管家、断事官、金字使、地方守卫、收差官和来往经商的僧俗、万户长、驿站的人们、办事者们一体知晓：

先前，夏鲁寺管辖之门卓结却（མེ་ཆ་ཇེ་མཚན།）、甲巴如擦（གྲ་པ་རུ་འཆམས།）、两加措①（གྲ་ཆ་གཉིས།）、卓（ལྷལ།）、云（ཡན།）、门卡（མན་ཁ།）、错德（ཆས་ལྷེ།）、奥斯（ཨ་ཁེར།）、衮噶日瓦（ཀུན་དགའ་ར་བ།）、才擦在布（ཅེ་ཅ་བཅད་པ།）、谢粗（ཤེ་མཚུར།）、屯布达（རཏུན་བུ་མདར།）、粗布（མཚུར་བུ།）、多衮巴（ར་དོར་དགོན་པ།）等地方的僧俗百姓、如本②（རུ་དཔན།）、部落等，遵照皇帝诏书规定，不得收先前未征的差、食物、乌拉，不得以气力夺要；不得借口挑起纠纷；不得群攫牛羊；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催派炒磨青稞。遵照皇帝圣旨，不得追究旧差、旧案、旧诉讼。要保护本地之僧俗百姓，不得明争暗夺仆从，据为已有，过去占有的应退还；不得分散百户、千户；不得强权欺人，寻衅肇事。为使安稳地住坐，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若见法旨仍逆行，岂不畏惧。鸡年③四月十二日，于大都御花园书写。

注：

①加措，相当区的行政单位，每加措约一百户人家。

②如本，旧译“如琿”。原西藏兵制比载琿低一级的官名，管兵二百五十名。旧日牧区一个帐围的头人也作如本。

③鸡年，为辛酉，元英宗至治六年，公元1321年，藏历为阴铁鸡。

孟庆芳 陆莲蒂译

奉皇帝圣旨

衮噶罗追坚赞贝桑波帝师法旨：宣慰司官人、军官、军人、西夏鲁寺管辖的热擦玛阿（ར་ཅ་མ་ངག།）、门卡路塘卓（མན་ཁ་ལུ་ཏག་ཇེ་མཚན།）、错当玛（ཆས་ལྷུང་མ།）、加班（གུག་མ་པ་པན།）、卓（ལྷལ།）、热索（ར་ཤུག་མ།）、吉灵（རི་ཁིང།）、姜若（ཇུང་ར།）、卡布（ཁཔར་བུག།）、衮噶日瓦（ཀུན་དགའ་ར་བ།）、如擦（རུ་འཆམས།）、克德甲瓦（གལ་ལྷེ་གྲ་བ།）粗布（རཏུན་བུ།）、才擦在布（ཅེ་ཅ་བཅད་པ།）等地之千户长、百户长①、什长②及世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皇帝御赐多吉旺秋（དུ་རྩེ་དབང་ལྷུག་མ།）重要的金册和诏书。遵照规定，委派其任你们之首领，我业已委派，法定之一切大小事宜，应听从多吉旺秋之言，按时完成。此外，多吉旺秋亦不得因是吾委任而行违法之事，要保护僧俗百姓，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若逆行，岂不畏惧。

牛年③三月初十日，于大都大殿书写。

注：

①百户长，亦作百夫长，旧时管辖一百名人丁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

②什长，十人首领。

③牛年，为乙丑，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藏历为阴木牛。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奉皇帝圣旨

仁钦坚赞①（རིན་ཆེན་ཀླུ་ལ་མཆན）帝师法旨：乌思藏宣慰司（ཡུ་ཤུ་ལྷོ་ཁྱེད་པོ་ལྷན་པོ་）的官人、军官、军人、地方守卫、断事官、来往收检者、万户长、驿站的人们、牛马牧养者、传令官、僧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遵照先前诏书规定，对多吉旺秋（མོ་གེ་དབང་ལྷུག་པོ་人名）管辖的两加错（འཁྱུ་ཚུ་གཉིས་པོ་）地方所属的僧俗百姓、地方官吏、牒巴②（ལྷོ་པ་）、牧户、部落官长们，不得仗势欺骗，不得征收先前未征之差、食物、乌拉；不得任意强令饲养牛马；不得骗取僧俗百姓的庄稼据为己有，过去占有的要交还；不得挑拨和制造纠纷。遵照圣旨，不得追究旧差、旧案、旧诉讼。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如违背法旨，令其详细追查。这里的人们亦不要因有法旨行违法之事。

龙年③五月二十三日，于上都书写

注：

①仁钦坚赞，亦作孛真监藏。生于1256年，元世祖曾命他为萨迦寺细脱喇让（后分四大喇让）的座主。元成宗召至京，嗣为帝师，《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载：大德八年（1304）正月庚午，以孛真监藏为帝师。在他任帝师后，为了保护乌思藏的僧人、官员、百姓的权益，曾于大德八、九年先后两次由大都颁于乌思藏法旨。卒于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二十四日发布此法旨以后。

②牒巴（ལྷོ་པ་藏语译音）亦作第巴，西藏地方或地区首领均以是称。此处系指地区首领。随着历史的沿革，明末清初，顾实汗取得卫藏政权后，第巴将成为协助他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官员称谓，藏人又称第悉。嗣后被俗称藏王。

③龙年，为甲辰，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藏历为阳木龙。

孟庆芬 陆莲蒂译

皇帝圣旨

仁钦坚赞帝师法旨：乌斯藏地方的宣慰司①（ཡུ་ཤུ་ལྷོ་ཁྱེད་པོ་）官人、军官、军人、地方守卫、断事官，来往收检者、驿站的人们，牛马牧养者、霍尔扎②（ཁོ་རུ་འཛུགས་པོ་）、地方官员以及世俗的百姓们一体知晓：

轨范师昆顿（ཀུན་དབུ་མ་ལྷོ་མ་ལྷོ་མ་）和轨范师仁钦贝桑波（རིན་ཆེན་པོ་ལྷོ་མ་ལྷོ་མ་）管辖之艾巴（ཨ་པ་地名）所属的寺院庄园、寺院庄园的扎巴（གྲྲ་པ་）、施主③（ཡུ་ཤུ་ལྷོ་ཁྱེད་པོ་）、弟子们④（བྱ་སྤྱོད་པ་ལྷོ་མ་），讲听佛经者，端与上位，祝延圣寿，依体例住坐者，遵照皇帝圣旨，彼等领有的田园，土地、河水、草场三者无论什么，不得依气力夺要；不得在寺院铺设帐

幕；不得索取商业税；不得以诱惑和散布放债等事，随意借口挑衅、制造纠纷；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拿稼墙用具（མི་དམ་པལ་ཆེན་）和驮驴作抵押物；不得群攫牛羊；不得迫使驮马支乌拉；勿耍权势。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如见法旨仍逆行，予以详细追查。这里的人们亦勿行违法之事。

蛇儿年⑤二月二十四日，书于大都安乐宫御花园。

注:

①宣慰司，元朝在西藏设置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

②霍尔扎，藏语译音，元朝派遣入藏的使者。

③施主，施舍衣食财物的主人。

④弟子们，系指徒弟、门生，即男弟子。

⑤蛇年，为乙巳年，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藏历为阴木蛇年。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奉皇帝圣旨

衮噶坚赞贝桑波①（**གུན་དགའ་རྩུལ་མཆན་དཔན་བཟང་པོ་**）帝师法旨：乌斯藏宣慰司（**ུ་སྐ་ཁྱུ་མི་**）官人、内务管家、各拉让（**གླ་ཤང་**）的侍者②（**ཉེ་གནས་**），招讨使司（**ཆ་དཔོན་པོ་**）、达鲁花赤③（**ད་ར་ཁ་ཆེ་**）、断事官、金字使、收差官和来往经商的僧俗、万户长、塔巴岭巴④（**ཐར་པ་ཁྱིང་པ་**）之上师与弟子、千户长及办事者们一体知晓：

居于两加措（འགྲུ་ཆེ་གཉིས་）地方的寺庙属民们，过去因有历次的诏书和文告，为利于在夏鲁寺祝延圣寿，侍奉经堂，仍遵前规，照旧不变。你们任何人亦不得依气力夺要，不得借口争扯。为使安稳地祈祷，如此宣告，若逆行，岂不畏惧！

鼠年⑤四月十六日，由大都御花园大殿书写。

注:

①袁噶坚赞贝桑波，生于1310年，《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一，第十七页记载：癸酉（1333），元顺宗元统元年，礼请公哥儿监藏班藏卜为帝师。卒于1358年。此件文书是他任帝师后，对卫藏地方的宣慰使和萨迦派各寺弟子、招讨使，以及其他首领等发出的命令，要他们款待两加措地方的寺庙属民们。

②侍者，即跟前的仆人。也可作弟子、门徒。

③达鲁花赤，为蒙古语之音译。原意为掌管者、看守者，起初，蒙古之看仓者、看城者均称达鲁花赤。蒙古创建官制后，此字乃演变为地方官之专名。

④塔巴岭巴，寺庙名，位于夏鲁万户府南。

⑤鼠年，为子年，衮噶坚赞贝桑波任帝师期间，经历两个子年。一是丙子，元顺宗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藏历阳火鼠；二是戊子，元顺宗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藏历阳土鼠。现尚无可靠汉藏文资料证实为那一子年，待考。 陆莲蒂 孟庆芬译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奉皇帝圣旨

耶歇仁钦① (ཡེ་ཤེ་རིན་ཅེན་) 帝师法旨：袞布贝 (མགོན་པོ་དཔལ་ལྷན་པ་人名) 过去管辖的官人，世俗百姓之长老及世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皇帝御赐袞布贝金册和诏书。遵照规定，委派其任你们之首领，你们全体人众要听从袞布贝之言，不准逃跑和争夺仆从，各居其地，按时完成法定之事。袞布贝亦不得因是吾委任，而行非法之事。全体不分亲疏地予以恩养，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虎年②七月初一日，于上都大殿书写。

注：

①耶歇仁钦，《元史》释老传作亦摄思连真，《元史》本纪作亦摄思怜。生于1248年，为八思巴弟子，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是岁以亦摄思怜〔真〕为帝师。（《元史》十四，世祖本纪十一）。本篇文书是他任帝师时期的虎年即1290年由上都颁与夏鲁寺第二代袞布贝属下的诸长官、百姓的命令。

②虎年，为庚寅，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藏历为阳铁虎。

孟 陆

奉皇帝圣旨

桑杰贝① (སངས་རྒྱལ་པོ་དཔལ་ལྷན་པ་) 帝师法旨：军官、军人、断事官、金字使、地方官、地方守卫、译师、驿站的人们、来往收检者、世俗百姓们一体知晓：

西夏鲁寺管辖之寺庙属民们，敬天奉法，依体例住坐。遵照皇帝圣旨，对彼等不得征收兵差、食物、乌拉；其它寺庙亦不得向其征派差赋；不得索取商业税；不得在经堂和僧舍铺设帐幕；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强使驮马支乌拉；不得群扑牛羊；不得强行借贷；不得拿稼穡用具 (མེ་མུ་ལྷན་པ་) 和驮驴作抵押物；彼等先前领有之田地、庄园、土地、河水、草场三者，无论是什么，不得依气力夺要。不得借口制造纠纷和强权，为使安稳地住坐，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如见法旨仍逆行，祈秉圣上，予以详细追查。这里的人们亦不得因有法旨而行违法之事。羊儿年②七月十九日，于大都大殿书写。

注：

①桑杰贝，《元史》作相家班，释老传作相儿加思 (班) 都为སངས་རྒྱལ་པོ་དཔལ་ལྷན་པ་的译音。生于1267年，为第五任帝师扎巴斡色的侄子，曾任萨迦寺堪布，1305年（大德九年）至1314年（延佑元年）任帝师，卒于1314年（延佑元年）。该件文书是他任帝师后，于延佑元年七月十九日，由大都书写颁与诸官员等对西夏鲁寺所属僧民，免收兵差等优待令。由此可推断桑杰贝应是在颁发此令之后即延佑元年七月十九日之后卒。

②羊年，为丁未，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藏历为阴火羊。

陆 陆

以昆顿(འཕྲིན་པོ་ལྷ་མོ་人名)为首,居于博东野(བོ་དོང་ཡུལ་地名)的善知识(者)和僧众等人们,敬天奉法,依体例住坐。遵照皇帝圣旨,不得征收先前未征之兵差、食物、乌拉;不得随意索取商业税;不得在经堂和寺庙庄园铺设帐幕;不得迫使驮马支乌拉;不得强令饲养牛马;不得群搜和驱散牛羊;不得拿稼穡用具和驮驴作抵押物。从前彼等领有之经堂、寺庙庄园,人口、财物、土地、河水、草场三者等无论是什么,不得依气力夺要。不得借故制造纠纷和强权,为使其安稳地住坐,执把行的法旨给与了,如见法旨仍逆行,祈秉圣上,予以详细追查。这里的人们亦不得因有法旨而违法。马年八月初九日,于上都大殿书写。

注:

本篇原件开首残缺,无帝师署名,但内容亦是兆惠轨范师昆顿之法旨。根据内容与末署马年,即丙午,公元1306年;或戊午,公元1318年来看,该件法旨颁与者有两种可能。(一)马年如是丙午(公元1306年),恰是仁钦坚赞帝师卒后,正值都家班任帝师之时,颁与轨范师昆顿法旨是合乎情理的。(二)马年,如是戊午(公元1318年),正是衮噶罗追坚赞贝桑波任帝师之时,颁与昆顿法旨,保护其管辖博东叶(地名)所属地上之一切权益,也是合乎情理的,上述两种情况均有可能,只待今后大量发掘资料,予以证实。

孟 陆

奉皇帝圣旨

扎巴斡色①(ཇཔ་ཇོ་མཆོག་པོ་འཕྲུལ་པ་)帝师法旨:西夏鲁寺②(ཆེ་ལུ་ལུ་པ་)管辖之世俗百姓,热莎(ར་ཤ་)、玛阿(མ་འ་)、吉龙巴(ཇུ་ལུ་པ་)、门卓(མུ་ཇོ་)、罕才(མ་ཇོ་)、热索(ར་ཤ་)、切灵(ཇུ་ལུ་)、姜若(ཇུ་ལུ་)、岩(ཡ་)、卓(ཇོ་)这些地方所属的世俗百姓、千户、百户、十户们一体知晓:

皇帝御赐衮布贝(ཇུ་ལུ་པ་)金册和诏书。依委任之规定,我亦委他为你等之首领。应遵从衮布贝之言,你等要按时完成国法之事。衮布贝亦不得因我委任就不同以阿连(འཇུ་ལུ་人名)和亚维奥阔(འཇུ་ལུ་པ་人名)为首的宣慰司(ཇུ་ལུ་པ་)的官人们商量,行非体例之事。要不分亲疏地恩养世俗众百姓。

羊儿年③闰四月十八日,书于上都大殿。

注:

①扎巴斡色,《元史》作吃刺思八斡节儿,曾任八思巴的侍从,1311—1303年任帝师,卒于大德七年(1303年)。此件文书是他任帝后,于1295年颁发给西夏鲁寺所属俗人社会首领们须按照夏鲁寺第二代贡布贝之言行事的命令。

②夏鲁寺,在乌斯藏萨斯迦之东北,夏鲁万户府住地。

③羊年,为乙未,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藏历阴木羊。

孟 陆

清代有关西藏的藏文史料

孟庆芬 陆莲蒂 译

奉皇帝圣旨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令：

颁与释迦佛途广大地方，尤其生息在雪山环绕的西藏和所有藏区的僧俗百姓、王、王族、噶伦和代本等一般和特殊文武官员、居住在娘、龙、工三地区宗溪的人们、收差官、百户长、管理人员等僧俗上下全体人众一体知晓：

摄政第巴台吉的弟弟（ལཱ་ཁྱེ་པུ་ཨ་མ་）多吉扎堆与吾之姨母阿格切谢是同辈亲戚，因住所小，父亲阿其图大汗（古代蒙古一官职名）由于生计劣下，再三请求增加土地，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又是我和摄政两人的亲属，蒙施主和摄政商议后，为了生计，赐与阿沛①（འཕེ་ཨ་མ་即阿尔布巴）属下庄园所有权；土地、房屋、藏族牧民大小百户及山川河流的草、水、木三者的主权，牧场、畜圈、财货收入之来源；主寺和分寺的全部纳税、减税、固定产权三方面的所有权，均按火龙年以前颁与的执照不变。不再支差纳税，乃至权势与佛法共存，对支差纳税的人们，此后赐与吉祥等持的恩惠，特此通告。

所应领悟之文告，梵语称斯他哈热塔，藏语称顿珠（圆满之意）。土羊年②二月初八日，在布达拉宫殿书写。

注：

①阿沛即阿尔布巴，一七二七年西藏内部发生的争权夺势斗争中，颇罗鼐带后藏日则喀兵于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攻下拉萨，消灭了扎尔鼐（ཇམ་ར་མ་མ་）、隆布鼐（ལུང་པུ་མ་མ་）阿尔布巴（འཕེ་ཨ་མ་），自此以后阿尔布巴的庄园便无人管理。

②土羊年：为己未年，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藏历为阴土羊。

孟 陆

乾隆十五年（1750年）多罗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给勒丹年扎的封文

奉天承运曼殊室利皇帝圣旨

在广阔之大地范围内，授权制定两法、宏扬佛教及肩负全体生灵增长利乐之至尊殊胜的多罗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①之令：

颁与日、月普照之大地的全体尊卑众生，尤其是居住在西藏雪域地方的僧俗部众、噶伦、代本②、孜本③三者，拉萨雪勒空涅巴、强佐、市监民、④草木管理者、贡嘎宗（山南地区一县）宗本、扎囊（山南地区一县）和蔡德（拉萨堆龙德钦宗一溪卡名）溪本、收粮官等四项事务的官员、根布（西藏旧社会中传达差役道知或直接分派乌拉差役的头人）、居本（十人首领）、全体百姓等。

勒丹年扎其人往昔对我甚为恭敬，并忠心助我，应予奖赏，在他原有一岗名为根俄的主溪基础之上，兹再将扎囊贵族鲁秋密巴的一岗地、囊孜（堆龙地区）香仲巴一岗半的土地田庄、房屋、山川河流的草、水、木三者的主权、佣人、大小户、人役、收入等保持固定产权的一切所有权，都授与他。总计玛岗地出骑兵两人，根俄主溪的差户及鲁秋的两岗地即要支兵差和驿站支应，还要由香仲一岗半地增加支付传大昭的木柴差、驱雹费、水钱（所用所付之费用）、宗教活动费。香仲一岗半地不得短缺的支应磨糈粃差及美如瓦的运粮差等，除美如瓦的运粮差以外，今后香仲支应之差税与扎囊合并支付，除此而外，割草税、牲畜税、白土税（粉刷布达拉宫墙壁所用）、喂养汉官马之代金、出售酥油、运送粮食、炭、桤柳和牛粪差、炒磨青稞差、宗与宗之间运输的驮马、捻线等手工业差税、清道夫、所用乌拉、政府和扎囊桑珠颇章私人掌管的部分粮食、肉、酥油等，以簿册所载为主的内外劳役实物差类，无论在此文件目录中写明与否，以前的和将支付的所有差税全部免掉，因颁与了详细执照，即要在政府簿册上注明，也要立即以此为据，将有助益，不允许以文字不清为借口、耍赖、违犯、骚扰。在佛教存在的时期内，使其顺利持印，世代承袭。书于战胜诸方的布达拉宫殿，印（掌办卫藏噶隆事务多罗郡王之印）铁马⑤年五月十一日。

注：

①“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颇罗鼐次子，乾隆十五年（1750年）袭封郡王，接管西藏政务，又勾结蒙古准噶尔部，秘密谋划反清叛乱，被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诱杀。

②“代本”即戴环。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藏军军职。清乾隆末年，始确定每一代本辖兵五百名，后来渐有扩充。

③“孜本”原西藏地方政府孜康负责人。

④“市民监”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监视城市俗家居民的官吏。

⑤铁马年，为庚午，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

孟 陆

曼殊室利皇帝圣旨

瞻部洲广阔之西方，授权执掌法律、崇奉佛教、勇镇诛敌的多罗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①之令：

阳光普照宇宙之生灵，尤其安居在雪域周围的僧俗百姓、师徒、王、酋长部落、噶伦、代本、孜本三者，拉雪②的管事、市民监③、粮官④审查官、甲本⑤、如本⑥、仁崩宗本、收差官、割草、伐木、工匠、各驿站管理骡马的头人、来往官员、十三名在任专职文武官员为主的僧俗上下人众一体知晓：

宰桑卡厦卡其旧有部属人等，应予以照顾，兹将扎囊（山南地区）萨他溪卡的土地、田庄、仆人等做为固定产权，授封予他，由荣⑦（རྩང）地划拨土地以代替浪普、切哈等地。将勇⑧（ལྟངས）、塔吉岭⑨本溪和分溪的土地、田庄、房屋、牛羊、仆人、山川河流的草、水、木三者，牧场畜圈、水域权、荒地、增加收入来源等所有一切主权，由宰桑卡厦卡及其子哈江诺布世代继承，并给予固定的官契，不再支差。依历次文件意图，关于固定产权支免差税之事，过去虽属不支，但现在要与森本⑩普巴白扎一样，战争时，同出三顿的差和七岗地一年一次的磨糌粑、念经喇嘛报酬等差。此外，皇帝、达赖、班禅动驾所须支付的差，祈福消灾的宗教法事活动，历属总管收金、驿站马、驮子⑪、饲草和柴薪、驱雹费、水费、善事支出等交付后，另外，炒青稞、磨糌粑、宗溪劳役、割草、伐木、听用、乌拉⑫、喇嘛差、手工业税，优质酥油税，木料差徭，驿站汉饷⑬、建筑乌拉，修筑堤坝，强销换货⑭、路途干粮，攫取牛羊群，牲畜税⑮、木炭差、单身汉差、宗与宗间运输力役，马、骡、驴、牛畜力差⑯、借支劳力等。总之，对于非特殊者，设施的立与、卧和弓腰三者⑰，则均不再支付一切大小差税。你上述人等应予助益，若出现危害、颠倒、开其荒地、阻止其对水草粪柴的使用，或要求重新审查、增加顿⑱量、对投靠来之佣人抓住不放，进山采茶税、驮畜税、关卡税、过桥税、对西藏的马牛羊等以头数计数征派差税、摆开权势有无特殊，以仅此一次为借口摊派差税，制造不安、是绝不允许的。在此差册上面衔下加以注释：“宰桑卡厦卡世代承袭”，在佛教存在的时期之内，可安乐地掌管。取舍自违。于己巳年亦即土蛇年⑲十月二十五日，由战胜诸方之大宫殿写来。印文（办理西藏噶隆事务多罗郡王之印）

注：

①“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颇罗鼐次子，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袭封郡王，接管西藏政务，又勾结蒙古准噶尔部，秘密反清叛乱，被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诱杀。

②“拉雪”拉萨和布达拉山下居民区域的合称。

③“市民监”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监视城市俗家居民的官吏。

④“粮官”专门司炒青稞、磨糌粑的官员。

⑤“甲本”旧时管辖一百名人丁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

⑥“如本”原西藏兵制，管兵二十五名。

⑦“荣”门嘎荣村，在山南地区扎囊县的一个村。

⑧“勇”又称奴日，在日喀则地区仁布县。

⑨“塔吉岭”在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

⑩“森本”起居堪布，西藏旧社会中，为上层贵族管衣服起居内部事务的寝官。

⑪“驮子”用畜力运输的货物包裹。

⑫“听用乌拉”原西藏政府时代，集中驿站里听候役使的差民。

⑬“驿站汉饷”清代西藏人民对当时中央驻藏官员缴纳的粮饷。

⑭“强销换货”西藏旧社会中领主向人民高价派销商品，廉价勒换实物的剥削行为。

⑮“牲畜税”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每隔一年向家有牲畜的农牧民所征收的税款。

⑯“畜力差”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为官家修建房屋或为传召运输柴薪支应畜力徭役的一种外差。

⑮“立、卧、弓腰三者”指直立的人，平卧的土地和弓腰的牲畜三者，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征派乌拉差税的三种对象。

⑯“顿”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计算差地面积单位名，每顿面积的大小不定，依土地肥瘠规定每顿交纳田赋若干克。

⑰“上蛇年”为己巳，清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年，藏历为阴土蛇。

陆 孟

拉 藏 汗 发 的 命 令

通告治下所属全体僧俗上下，尤其是文武执事、经师、官员、来往使者一体知晓：

所建利于边地佛教之吉祥扎仓——甘丹达吉林，其供施、善事归属、要遵照五辈达赖所颁之令文，确属僧众之牲畜，将免其差税。

水羊①年 月 日由甘丹康莎②书写

注：

①水羊年为癸未，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年，藏历阴水羊。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时，固始汗之孙达赖汗死，达赖汗之子拉藏汗继汗位，此文为拉藏汗继汗位后所颁发的。

②“甘丹康莎”原为颇罗鼐居住之处，后来为历任摄政在此办公之处。

孟 陆

关于停止使用印币的指示

最近，从政度流入西藏市场的货币“章嘎”其大小均掺有假，所以要使用西藏的货币“章嘎”。印度的每一章嘎币值要减去两分半；每两个章嘎减去五分。根据规定：在六个月或一年内，按时完成兑换。由于西藏普遍使用印币，按以前规矩，市场可以继续使用。但新制造的印度章嘎，若大量投入市场，扩大使用，不共好。请认真通知，自四月一日起，一年内，汝各宗本所属全体百姓必须到拉萨、日喀则、江孜、帕里、乃东等地的银行分理处兑换。

关于印度的章嘎能收回多少，根据每月的情况，由各地银行管理。如须延长时间，则另发通知。请按上述规定时间，收回印度章嘎，若违反指示，过时兑换，政府予以没收，对使用的双方，均予严厉惩罚。为此，大家要遵守此指示，加强广泛的深入宣传，不允许借故滋事；从中剥削、骚扰、肇事争端。望取舍无勿。

火龙年润三月六日。

陆 孟

五世达赖的重申令

通告治下之僧俗宗本、管家、文武执事及上下人众一体知晓：

确属噶丹彭错林的寺庙、寺庙溪卡、凡非此特殊者外，各宗之头人，不得借口催派劳役、实物等各种差税。所谓先后两位强佐给予了固定执照，但政府、贵族、寺庙溪卡应得之执照上，有了详细征派差役的规定，不应不遵守以前的执照。阅此文件后，除此处原颁与噶丹彭错林的特许执照外，不合理的食物、脚钱不准摊派，使其安居。火羊年 月 日，由政教两法之地布达拉宫写来。依木鸡年强佐本人之执照精神。铃用红印五世达赖喇嘛之印。（印文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

依上述御赐宝令之条文，已效力追封。土鸡年 月 日，铃用摄政第三世罗桑图都黑章。

孟 陆

摄政达札通善呼图克图颁发的呈 文楣批及杜素色之呈文

西藏佛法众生之中坚，摄政①、太师②达札通善呼图克图③及噶厦政府之诸尊贵的噶伦大人、公之高座尊前：

属民杜素色敬请贵耳倾听，不致打扰，仅此禀呈。小的福薄命浅，前世业力所致，从家中分出来时，曾这样判定：妻室儿女之生活依靠及本人为政府服役、应得之薪俸地④，分家时应从祖业中抽出一份。因负担过重遇有困难，但蒙保留色囊巴⑤的职位，本任在职免差，允许将其担负差税之权转让他人，或与他人“并家”共同生活，小的为政府服役数年，无薪奉地，由于贵族东那娃的入赘婿与属下百姓不合，经法院判处，女婿被革除公职，指定然巴之管家尼扎木之子作为顶替，后来此人也被革职。要重新安排有学问的高贵之人顶替公职，命东那娃本人与属民详细商议，亦不止一次地提出要与小人立下字据，再三请求小的前去顶替官职，小恐答应若呈请得到允许即可。于永马年，我们共同请求“并家”，虽多次催促批示。但由于噶厦拉本⑥未将此事放在心上，至今未做出明示，当前特别是小的请求“并家”，若合理的话，过去呈递的报告，请立即给予答复，感恩不尽。若这样亦有困难，但原来由家庭分给的钱粮消费的已无生计，为政府服役至今已七载有余，虽不该在此叫苦，应念本人是旧属公职官员之后代，眼下子女又多，望考虑我的生活，予以仁慈关怀，请由卫藏任何一地，赏赐一份薪奉地，万望能予关照，是盼。

楣批：

经噶厦所递之呈文，内情知悉如下：呈文内称：“汝分家时，生活依靠为政府服役的薪俸地，本应从祖业中拨给，因欠债重而有困难，经判决，在职免差，将担负之差税权转让他人，或与他人“并家”共同生活。贵族东那娃的赘婿与百姓不合，被政府取消官职。欲重新安排有学识的贵族办事，而且东那娃一再要我与他家立下字据，再三请求小的去顶替官职。于永马年，我等共同呈文请求准予“并家”共同生活，但噶厦拉本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没有明确答复。因此，现在特别要说的主要内容，即是我等请求“并家”如果合理的话，请立即

给予答复，感恩不尽。不然就由卫藏下属任何地方，赏一份薪俸地”，对此请求，考虑到汝与贵族东那娃两人，要同甘共苦，本人与全体属民和睦，并立有甘结，不必另拨薪俸地，汝现在正为政府工作‘同意汝与贵族东那娃并家共同生活。此事切记。木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

①“摄政”特指达赖喇嘛未亲政前西藏的摄政王。

②“太师”上层喇嘛、活佛的经师。

③“达札通善呼图克图”即济咙呼图克图，为第二十三任摄政阿旺班丹曲结坚赞，第十三世达赖未亲政时的摄政王。十三世达赖坐床以后，开始学习经典，经光绪帝批准，济咙通善呼图克图为正佛师。

④“薪俸地”在政府任职的俗官，由政府给予土地作为生活依靠，不支差。

⑤“色囊巴”四品官名，贵族的儿子一出生就有此称号。

⑥“拉本”西藏旧社会对高级官吏的敬称。

陆 孟

八世达赖噶桑嘉措给其父索南达吉之封文

奉皇帝圣旨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令：

颁予阳光普照之王、王族、僧俗部众、在职宗籍管家、全体文武官员等上、中、下全体众生知晓：

为使桑耶寺之供养和维修事宜能像虎年时永不衰落，因系应时宿愿，故须父亲索南达吉掌管寺庙，由桑耶寺护法神之预言，吾亦请求班禅大师卜卦，如何办好？卜卦结果：“若令他经营桑耶寺为好”。又据诸噶伦、执事等一再请求，吾亦指示要遵照桑耶寺护法神及班禅所降赐之预言行事，但念佛众生之安乐，在主管以桑耶、松卡（在扎囊）、温、桑日、洛若、吉地方寺院所属之主要山谷的主权；牧场、牲畜圈等，截至今日，依照凡管辖桑耶、松卡、温地方者，则要支付兵差以及沿途驮差、马差。桑日与劳热、吉雄两地，自从达赖母亲连续占有之时起，以后未承担军政两方面差役，根据没有承担这些差役的先规，往后应按照支付的差役、减免的差役，以及保留的田产、房屋之规定行事。除此而外，劳役实物差税、勒买勒卖、差税之多犹如渠小水溢，近时属于一切借口，临时征派的、未曾支付过的差，这种陋规，对众生即便是短时间的骚扰而使其不安，也是不允许的。为让眷属、百姓安居乐业，特此通告。

土猴年吉祥 月 日。书于胜伏十方之布达拉宫。愿祝吉祥！

至上尊者所颁发之执照内容，继续予以追封。

孟 陆

诺门汗发给仲堆夏巴的封文

阳光普照之南瞻部州全体众生，尤其在依怙尊者，观音菩萨化土——西藏大地安乐居住的御前大臣们及代本①、孜本②、拉雪③的管家、市民监④、马官、树木管理者等，执行大圣旨之大小机构、大小兵站、发送通知者、巴那木下属各寺堪布喇嘛、寺庙执事、历任宗本、收差官、米和纸的经营者、草木管理者、谿本、甲本⑤、如本⑥居本⑦及各牧场管理驼、马、骡等之头人、驿站、村长、头人、土地调查者等文武事业之所有首领，政府、贵族、寺庙三者的头人、根布、居本、百姓全体僧俗上下人众知晓：

仲堆夏巴家的侍从诺其额尔德尼堪布，自他起世代为各世达赖当侍从。现在是总堪布阿旺丹达，此人从第十世达赖时，便在政府工作，职务由低至高，工作很好，特别是做十一世达赖近侍时，表里一致，忠心效力于十一世达赖，对公事胆识兼备，对君民二者均很尽力，当受恩赏，仲堆夏巴原有的谿卡埃岗德钦的土地、田园等给了藏丈寺⑧做生活所依，由于沙石覆盖，失去利用率，故须补充土地，从巴朗地区玉哈循仓巴差册上拨出一岗又二十四分之二点五土地，百姓一岗地的六分之二点五和十五分之一，居本支马差半岗的驿站差，其余兵营乌拉、驮运、宗与宗间的运输、汉饷、木柴、炒磨粮食三者、割草、牲畜税、磨香、份地差、送经纸、炒磨青稞、打场、地区念经、冬夏念甘珠经、夏秋交粮、宗的建筑、小工、刷房用土、修桥乌拉、宗内差银及差税，轮流支的差、看守差、油差、鸡蛋税、经商税、邦差、有富裕就要支差、马骡驴三者的借差、借支劳力、口袋、绳子、收割青稞、供物、豉租、肉油、草、木、木料、饲料钱、香差、黄牛油、剪山羊毛、揉皮、植树乌拉、运水、揉皮、骆驼和驴的屠宰税、驿站小麦、砍运木材、赛马差、牛毛毡毯、汉官房的管理、谿卡乌拉、洗青稞、打扫场地、草坪差、积肥、各地区差、事务代金、延僧诵经及那乌扎拉的厨役、十个马一组的运石头、埋神瓶费等军政实物和劳役差税类，现在以及将来均不支。

你上述全体人们，尽量助益于他，无论何时何地，占其所有权，并争辩自己是主人，以欺骗手段得到印信，开其荒地，借口说就这一次，有如水大渠小容纳不下，标志差多，甚至按本谿那样对待，依照给的文书，随意征派，使其不安，出现一点也是不允许的。总之，支差、免税和固定产权三者的所有一切，历次的文书业已体现，发给了以此为据的庄严执照。凡佛教存在之时，你上述全体人等均不得做违犯之事。兹令基巧海日图堪布阿旺丹达的孙子杰仲阿旺伦珠和达真旺杰世代承袭文告，对于尊命而行者，应为之祈祷、保护，此所应领悟之文告，于阴火蛇年的六月上旬初五吉日写于布达拉宫。

注：

①“代本”（འདུན་པོ་པོ་），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藏军军职。清乾隆末年，始确定每一代本辖兵五百名，后来渐有扩充。

②“孜本”（མཁན་པོ་པོ་），原西藏地方政府孜康负责人。

③拉雪（ལྷ་མོ་），拉萨和布达拉山下居民区域的合称。

- ④“市民监”(མི་དཔལ་པོ་ལོ་མོ་)，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监视城市俗家居民的官吏。
- ⑤“甲本”(འགྲུ་དཔལ་པོ་ལོ་མོ་ 百夫长、百户长)，旧时管辖一百名人丁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
- ⑥“如本”(རུ་དཔལ་པོ་ལོ་མོ་)旧译如珠。原西藏兵制比戴珠低一级的官名。管兵二百五十名。
- ⑦“居本”(རུ་དཔལ་པོ་ལོ་མོ་ 什长)，十人首领。

(孟庆芬译)

办理西藏番务章京①兴大人给贡巴族的命令

奉天承运

曼殊室利②大皇帝钦差大臣兴大人③颁发之命令内容，目下你贡巴百长及长老、头人、百姓们须知：

名为贡布丹降这个人，对内外一切很不得力，并与百长及长老卡切同谋，利用百户名义，对汉藏间文武事务的执行者之面谕不尊，已做了适当的处理。此次，仍不顾皇帝大主钦命理藩院的历次文书，破坏汉藏间大事，此等十分严重。为此，现特颁发各方都应遵守之文告。你百长和长老、头人等等，如同往昔，应严格执行给与百户的命令，对此，决不允许内存违犯之心，或与坏人同谋进行轻视、破坏。大家要依规而行。勿违。

道光十二年办理西藏番务章京关防。

注：

①“章京”，清代军职多称章京。如参领称甲喇章京，佐领称牛录章京。又蒙古各旗扎萨克的属员有管旗章京。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的官员。亦称章京。

②“曼殊室利”对皇帝的尊称，又称妙吉祥、文殊菩萨。

③“兴大人”为驻藏大臣兴科，姓萨克达氏，满州镶黄旗人，道光十年召来京，赏给头等侍郎，作为驻藏邦办大臣，后晋封为都统衔，授驻藏大臣，于道光十二年发此文告。

④此文未署年代汉文与藏文不同，汉文为道光二年，藏文为道光十二年。而藏文署为兴大人即兴科，根据丁宝铨所著《驻藏大臣考》所载，兴科于道光十年召来京，作为驻藏邦办大臣，后来才授驻藏大臣。由此看来，颁发公文的时间应为道光十二年，汉文年代有误。

(孟庆芬译)

阐化王①发给德吉康萨娃的免差执照

颁与我等之僧俗执事、大小溪卡管家、庶民们，已故强佐对达赖寺的宗教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对彼之侄德吉康萨娃聂拉布家，盖有两尊长印信的证仍件然有效。碾场、水渠用水等按强佐在世时颁给的执照一样，这里也颁与了照前规办理之有效执照，上述差类不得无事借口征派，而德吉康萨娃灌溉用水时，每年按季度给一次酒或银价。强佐关于上述支免差问

题，在水牛年的官契夹注中已明示。火蛇年六月四日，印文为国师阐化王之印。

注：

①阐化王，为明朝初年在藏族地区封的五王：赞善王（在甘省藏区）、护教王（在原西康地区）、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在今前后藏）之一。根据未署火蛇年可推断为明洪武十年（1377）乙巳，此时的阐化王为扎巴坚赞（grags-pa rgyal—mtshan 1374—1432），曾任泽当寺座主（1381—1385年），并任第悉（1385—1432年）。

（孟庆芬译）

噶 厦 颁 发 的 命 令

发给世间全体僧俗百姓，尤其是日喀则宗收差官等头人：

尊皇帝钦差大臣诸安办和达赖喇嘛、摄政阿其呼图克图等之命令，建立三千名藏军，此乃为守卫西藏。因需要每日操练，依命令，新建立之藏军免除差税。

此地区的贵族龙谢溪卡所管之中堆西他，在当兵期间，此人除按土地登记册上规定的差和牲畜的驮差要支以外，免除政府的一岗地的内外差、实物和劳役租，驮差和乌拉、钱等大小差税，你们宗溪管家如为私欲而强征，使其无法忍受，是决不允许的。照章执行，金猴年。

（孟庆芬译）

噶 厦 的 调 解 令

托林执事和札达宗本聂龙巴等关于东噶旦真扎赞巴的隔年一次的念经费等的纠纷，正在审查，将按实际情况予以判决，但是，近来札达宗聂龙巴请求判决的报告云：“宗和债主夏秋尖对官府差民百姓放债一般是借五还六①（ལྷ་ཕྱི་ལྷ་མོ་），没有违背法令；但是，以托林巴为主的各寺庙溪卡，不遵守法令，借钱和粮，均为借三还四和利滚利，日益加剧，难以偿还，请下达今后放债不得违法之命令。”

委派管家经过调查，所呈报属实的话，关于在西藏广大地区借放债须遵守的通告命令，在历次的移交书内有之，而你们三部②总管“鼻孔不知头颅烂”③是不应该的，当受到处罚，暂且免了，目前要把债务各方人事召至拉萨，会造成很大麻烦，因此你等不仅应立即查明则仁宗政府百姓借各寺庙溪卡的本利情况，并对双方要公平合理。住杜如扎亚的百姓康巴旦真和住禅则的格德林百姓益西强巴两人，顶替则仁宗家破人亡的百姓，而托林寺拉丈以主人身份收留彼等，使则仁宗政府百姓增加了差税负担，请求予以免掉，对于报告的真伪，进行查对，再将情况上报。不许借端生事，敲诈勒索及失职现象出现，严格执行。金猴年八月九日。

注：

①“借五还六”，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通行高利率之一，春季借粮五克，秋季还六克。

②“三部”系指阿里三部。

③“鼻孔不知头颅烂”，意为对违反法令之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孟庆芬译)

摄政阿其呼图克图给扎什伦布寺的命令

日喀则、仁崩、仁孜、定结、协嘎、定日、娘囊、吉隆、宗嘎、萨噶、那仓、江孜、巴朗、南木林、拉布、领噶、甲错等宗谿和派任的特殊办事者等文武首领、辖区政府、贵族、寺庙等的头人百姓全体上下须知：

关于班禅住地扎什伦布寺的谿卡承担和减免之差税问题，虽然七世达赖对卫地（前藏）历代政教共主给了权威执照，但水鼠年为驱逐廓尔喀侵略者，而所做迎接大皇帝天兵到达之准备，对此谁也不得再强调过去。今以战争为界限，对扎什伦布各寺庙谿卡的支差免税问题，经研究，水牛年特发书面规定之精神是：承担的、减免的、保留的三种（差税），仍按木虎年以前那个精神不变，前年在边界有战争，西藏、王布、藏、不丹的官兵要到那里去，此与政教声誉之总义相和，官兵的马、驮子、人三者及俸给代金等，从南北路线开始，不管旧例有否，都要派，现在战争已结束，关于上述各寺庙谿卡的土地、山寨、马、驮子、人三者以及集中他们的准备等，按执照和水牛年的判决精神，木虎年以前所承担差税的一切传统，因战争时道路破坏的原因，汉藏间重要文件无法传送，因此征派新差及不遵守运输之坏风气蔓延，双方要不偏不倚，取舍无误。火龙年八月廿二日。

上面摄政阿其呼图克图的命令，审计处审计员甲错娃核对，为抄件。

(孟庆芬译)

奉皇帝旨圣

大霍尔王土上呼号为金刚持达赖喇嘛之令：

颁与北方大地居住的全体众生，特别是青海湖、霍尔安多、科扎、堆达、麦达等地的喇嘛、王公、大小官员、宰桑、豪绅、部落百姓等知晓：

名叫阿热错琼年的喇嘛绒布法主，自愿亲赴（青海），施行顺法利益众生之业，上述人等应供养和恭敬，为了利益，所有一切众生均需相应地身体力行，竭力而为，按木虎年的惯例，不准派新差，做危害众生之事，让其安乐居住，照规行事者，将予以恩赐。

所应知晓之文告，于火龙年阴历八月吉日写于布达拉宫。

(孟庆芬译)

噶厦发给日喀则两宗本的命令

日喀则两宗本，东那娃给当地政府的报告中说：彼地区在喜马拉雅山新建哈康（神殿）时，所用的石头、木料、民工等、仁孜宗、拉布、甲错、南木林、萨迦、扎什伦布寺等地，根据铁兔年调查条例，藏政府的僧俗官员免除支差，汉训兵免除支差，家破人亡户免除支差，铁兔年视察后又免除了一些差。其余一律平均摊派，根据从前总管的精神，管理支差的

机构做了不同的安排，在下令分派时，将专供敬者跳爬绳舞用的三岗地也免除了，但这个在执照上并没有规定免除差，而在此以前先后征收的军饷和新建佛殿时的征派，在总管掌握的字据上也没有除跳爬绳舞的差，虽然请求和军差一样免除，并无结果。

而现在，东那娃所属的土地被水冲淹，被沙石覆盖，跳爬绳舞的差难以完成的话，应在调查报告上写明土地被水冲淹的情况以及以往的情况，呈报上方。如现在免除了跳爬绳舞的三岗地的差，而不应支跳爬绳舞差者也请求不支。如果这样，历次的军费，特别是土鼠年官员和百姓都同意免除的差，现在也应免掉，将应承担的差和免掉的差调查清楚。

土猪年三月十二日

(孟庆芬译)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廓尔喀商人驮运 羊毛的规定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

关于廓尔喀商人从帕里驮运牛羊毛到印度有很多争议，经与廓尔喀国协商，自现在起，廓尔喀商人和喀擦热①帮助西藏商人驮运牛羊毛时，为使百姓不受廓尔喀商人等的欺骗，经详细研究，特做如下规定，望照此执行。

第一条：廓尔喀商人有多少牛羊毛、廓尔喀官员在十天内速向你俩宗本（指帕里）详细报告。

第二条：近来经查证，确有带其它商人的牛羊毛者，须将廓尔喀商人和西藏商人的牛羊毛分开，交给各自的政府，规定以后不准他们做生意。

第三条：廓尔喀商人的牛羊毛如没有混进西藏商人的牛羊毛，可在廓尔喀办事机构发的路条上，再由西藏办事机关注明“在此经详细检查，羊毛数清楚，放行无阻”，并加盖公章。

第四条：自通知发出后十天，如还未向你二人报告，要通知廓尔喀官员把没报告的原因上报噶厦，并注明情况。

第五条：廓尔喀商人的运费，依地方规定，经双方同意交付后，地方官员不许借口找驮运者的麻烦等。

因此，彼地区的廓尔喀商人运往印度去的牛羊毛，根据廓尔喀官员的报告，并与过去规定的时间相符，没有迟延，再详细检查，有无混进或借口帮助驮运的，按照西藏和廓尔喀商议规定的条文，不能更改。与此相关的，从拉萨、日喀则、江孜来的羊毛商的执照、路条是否有批示以及有无多带的羊毛，或以欺骗、伪装进行驮运的，详细检查，照章办事，若出现失误，将按当时情况处罚。照此精神，妥善办理。

木虎年

(孟庆芬译)

摄政给阿里基巧①的命令

为保西藏地区风调雨顺，得以丰收及保护土质等，在彼地区的神、龙住地——山、海和红庙②等地方，需埋神瓶、龙瓶及药丸③等，已送给你们，埋的方法，按铁羊年前达赖颁发的文告进行，先做好埋瓶准备，神瓶及药丸一旦送到，应即速埋。

为执行文告精神及地方幸福，长老、头人等应确实负起职责。

铁猴年

注：

- ①“基巧”(གཞི་ཁོ་)，总管。
②红庙：神鬼住地称之红庙。
③药丸：为求雨而做的药丸，用布包起。

(孟庆芬译)

钦差总理西藏事务邦办大臣和宁 尹善发的文告(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年)

近来扎买长老(གཙུག་པོ་)札萨姆和甲玛阿扎的百长(རྒྱལ་ཁབ་)袞却囊结，他的兄弟索南丹结等为首恶，与自己所辖的百姓及其它藏人等相勾结，掠夺各地区的牛、马、财物等，各失主无法忍受，进行了控告，长老札萨姆和百长袞却囊结，索南丹结等三人为匪首，是极坏的，要马上在集会处游街示众，然后杀头，他们的追随者康诺第坚(地区)的十七人分送至各宗严加管制，不仅如此，还将其所掠之财物归还失主，还有将逃跑的一些土匪也要抓回，依罪行判处等情况已奏明大皇帝，三十九族的百户、百长和总百户均为皇帝委任，并赐与了执照，世代均应感激大皇帝之恩德，各自指挥所属头人、百姓保卫自己。但现在长老札萨姆和百长袞却囊结及他的弟弟索南丹结等，错估形势，做了种种坏事，对此，自己的诸百户不但不加追究，情况也不上奏，同样，总百户也不重视，任彼等到处骚扰，本当受惩处，但以往过失，暂不追究，现发此文告，望各部落的百户、百长对所属的头人百姓要严加管理，对于暗中出谋掠夺百姓者，本百户、百长应立即禀报，并捕获送至拉萨，以法裁决，若再出现支持坏人，像过去一样进行掠夺而不禀报者，定将严惩。望严格执行。

嘉庆五年

(孟庆芬译)

西藏扩大会议的命令

宗教之敌——英国，对我西藏佛教圣地图谋颠覆之企图，有增无减，对此，现应有准备，在本土隆吐(ལོང་ཏུ་)地区，要建立新的防卫哨所，自守其地，现已差遣边界办事员孜本江坚赛到彼地，对于敌人猖狂进攻，造成的混乱，实难忍受，不得不派天兵队伍去驱逐他们。已派遣的卫藏汉式官兵①(གཞི་ཁོ་དང་ཨ་ཁོ་)和工布兵，差徭兵②(འདྲ་ཁོ་)等及文武总管、大臣③及工作人员等已先行，今后将继续增派，正因如此，催促肖达毫(ཤོ་ཏ་མ་)三地区派地方兵、寺庙兵五百名，任命夏扎赛和祭品管理人员孜仲洛桑扎西两人为总领，二月二十四日从此地出发，差徭兵、僧俗主仆及内外头人代表和全体兵士等到达彼地，沿途乘骑的马差徭五十个，(运)六百驮物资的驮畜及打尖投宿的准番等等，按到达彼地的时间，先向自己属下认真布置。

与此相关者是，为使官兵们到达亚东，锡金军营处的时间不挂碍延误，可以征派马、驮畜，应随时做好准备，凡不明宗教大义之人，若像以前，进行阻止或轻慢，那怕时间很短，根据盖有四方之印的文告及此地僧俗二者之理由，按军法处治。你们头人也不例外，照此执

行。

西藏扩大会议④土狗年三月九日

注：

- ①“汉式官兵”，在清代由汉放担任教练的藏族官兵。
②“差徭兵”，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按差地征集的兵员。
③“大臣”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敬称。
④“西藏扩大会议”指西藏政府和三大寺。

（孟庆芬译）

清乾隆十年颇罗鼐颁发的命令

囊谦①官民须知：

囊谦的百姓们，在先王达赖汗时，乞讨漂泊到异乡的有五个单身汉，投靠了绒布寺法主，得到全体师徒的护持，他们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十八户，达赖汗在世时，有九户反对霍尔公爵，其后到了绒布寺居住，囊谦官员阿夏（人名）来到绒布寺，要囊谦的百姓回去，而且绒布寺的长老修莫与他双方内部协商，同意继续留下，请托献礼物：以盔甲为主的九种装备，枪一类的五种武器，母犏牛为主的三头牲畜等等。为了不发生争执，而立有甘结，而这九户霍尔公爵是无法招回的，仍然留在那里。由于该王反对大皇帝而被降服，西藏的百姓都已返回，而绒布寺的九户也移交给绒布寺，至今已过多年，而且都为大皇帝效力，担负十三马岗差等，上述全体人们保持原状，文武全体官员不得对百姓借故生端，不准做有损众生之事，牢记。

木牛年二月十八日

注：

- ①囊谦，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

（孟庆芬译）

达赖和热振颁发的官契

颁于瞻部洲的全体人众，尤其居住在洁白雪山环绕的地方之喇嘛、经师、王公、王族、僧俗百姓、噶伦、代本为代表的全体事业的驾驭者、拉雪①的管家、市民监②、押运者和寺庙溪卡在内的宗溪居住者、收差官、财物管理者、甲本③、大小办事者、汉藏之骡、马、驼的喂养管理者等，现任大小官员为首的全体僧俗头人、定本④、长老、百姓等僧俗上下一体知晓：

先师（指七世达赖）之非常有效之官契文告里载：桑珠颇章原有的哲祥那溪卡的主权范围，由于离才却林较近，便给了才却林僧众，用以做为谋生和集中做法会的来源地，桑颇乃是先师之父系子孙，不仅要保护，但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溪卡，经汉藏商议，以成高溪，

森格岗的本谿和分谿。自种土地⑤(འག་རྩིང་ཁུག་)、百姓、租子、收入的一半及零星收入等，山川河流的草、水、木三者主权及阻止乱放牧权力。来代替那个谿卡。此外，关于岗雍(གཡོ་ལུང་)的主权等事，其地界系以屯(འཛུ)划分，现已明确，但是，必须指明，所有屯及军政大小差税的支免，要按哲布地区(ཤེང་)原来的计算量保持不变，完成五屯的路差，与此相关的兵差和修渠差完成以后，再有做佛事私人奉献及传昭磨糌粑差为主，炒青稞、榨油；以石坝、沙河坝为主的筑坝差、土石工、听差、高质酥油、凑集的粮食运输差、汉藏官员的养马差、鸡蛋、猪、泥土、石板、草、木、塘苇、秫秸、刺柴等大小砍运差、炭差、传大、小昭用的奶和麝香、骰子(占卜用)、硬木槌、七寸子粉(一种洗涤剂)、紫草(作红染料)，五灵脂等以前所支过的差，以及制做染料、传昭时的古装兵人选和皮船差等该怎样就怎样，对于卖茶和到西宁经商的差、马、驴临时支差、山川河流地区的牲畜(牛)、羊要交纳牲畜税和乳制品、包括扫帚在内的实物和劳役的差类，任何一种，根本不要承担，因已给了固定执照。至于新开垦的土地、投靠来的奴隶、冬夏灌溉用水等事，须按以前判决及水约条文来办，总之，凡上述在规定中不明确的支差、免减，是不能违犯历次总纲领的精神，同样，不合理的征派、借故生端、依仗权势及后台等做违犯之事等等，对此，你上述全体无论何时，亦不准做，乃至佛宝在世之日，便令台吉恰多旺秋安乐的掌握上述文件，所应了解之文件称之为“衮噶(གུན་དགའ་)”叫做甲寅年，即木虎年的二月廿四日，书于第二普陀山的无量宫布达拉。

注：

- ①“拉雪”，拉萨和布达拉山下居民区域的合称。
- ②“市民监”，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监视城市俗家居民的官吏。
- ③“甲本”，即百户长、百夫长，旧时管辖一百名人丁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
- ④“定本”即村长、头人，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县以下的地方头目。
- ⑤“自种土地”，西藏旧时由领主直接指挥耕种经营的土地。

(孟庆芬译)

皇帝敕封却图为头等台吉的圣旨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藏历阴铁牛年)

奉天承运

统御天下、利乐众生的皇帝圣旨

朕对内外全体众生，视为一体，倍加保护，以仁慈引至善路，真诚尊朕所教，将官员的行止合于成规者，尔等虽居边区，并无内外之分，一体同仁相待，保护世间百姓，顺乎天地之情，凡诚心所致者，予以赏赐，乃是国家定制。现朕所行，顺乎天理，凡尊朕旨行，国法予以保护，并给予赏赐，对敌奋战有功者，特赐予名号及丰厚赏品，却图(ཇུ་ཁྱུ)你为先辈达赖之百姓，又是夏若瓦①的台吉。再者，准噶尔(ཤར་ཁོང་)之策旺阿拉布坦无故发难，派贼军至拉萨，毁坏佛法、践踏西藏百姓的错误行止，尔不畏其威吓，才仁顿珠便派去五个人对尔之马、牛、羊等收取差税，尔将其全部杀掉，并派尔之子阿开吉仓援助将军阿仁泰

等，贼军将其杀害，并对尔及所属之全体百姓进行劫掠，尔乃不顾安危与敌奋战。由于尔自昔日至今诚心所致，殊战贼军，勤奋尽力，依大将军之请求，特格外施恩，封尔为无尚之头等台吉，自此以后，任何方面均不得危害于尔。

尔给达赖喇嘛的差税，以及一切事宜均按旧规办理，不得做违规之事，尔等世代将不断得享厚恩。兹已授此执照，尔不违朕旨，平日感朕厚恩，遵守国法，勤奋效力，此恩赐将造福与尔之子孙后代，如与国法相违，与先例不符，那方面都将与尔无益，并将收回台吉官衔，以通行之国法予以处置。

注：

“夏若瓦”为藏历第一丁卯，十七世纪中叶噶当派一格西名。

(孟庆芬译)

拉布地区应征的兵额

七月一日政府颁发盖有官印之书面命令全文如下：

为驱逐外国侵略者——英国军队，须增加兵力，彼地须再按电派兵，兵额在以前政府下达的命令中已有规定，因此，兵额一定按政府命令中规定的数目征派；而且为了打击民族的敌人，应选派身强力壮之男子，不必带武器，但须要五个人带一把铁锹和一把锄头，每十个人带一把斧子，每人带一根绳子和一个口袋，除此而外，须自带两个月的口粮，你宗(ཡུལ་)要派一个代表一并前来。

属下将拉布区派出的十六名兵员及谿卡代表开列名单如下：

兵：日增诺布，	22岁，	索囊顿珠，	22岁，
达 顿，	22岁，	才旺昂珠，	30岁，
旺 堆，	22岁，	洛 桑，	23岁，
朗 杰，	30岁，	旺 堆，	23岁，
古瓦才仁，	44岁，	旦 真，	21岁，
巴 桑，	48岁，	巴桑才仁，	30岁，
扎西才仁，	22岁，	桑珠才仁，	39岁，
顿珠才仁，	19岁，	居本扎瓦才仁，	24岁，

谿卡代理人才仁扎西，36岁。均为身强力壮之年青男子，并带有三把锄头，三把铁锹，二把斧子及每人一根绳和一个口袋，还有两个月的口粮，两个帐篷和炊具等。集合后去军营。

(孟庆芬译)

发给喀日宗本和雄拉撒(ལྷོ་རྩ་མོ་)三者的 溪本、长老、头人、百姓的命令

今年，在我属之帕里，亚东边界，反动分子向我猖狂进攻，已派神兵部队前往，消灭敌人，所派之官兵的军饷，应在6月17日发放，因此，必须按时将所有粮饷送到。日喀则已相

6月9日运出，但至今不仅一点粮饷未收到，而且连消息也没有。对于延误的地区之宗溪头目、长老、居本、监驮者等将按军法严惩。

现应日以继夜，于本月十七日送到，再延误，两次合起来加倍惩罚，现正值雨季涨水，驮驴不能过大河，各个地区应迅速准备新皮船及水手，一定要派人力差徭，对忽视延误者，同样惩罚，为此各自应视其利害，决定取舍！

土鼠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

此件为1898年，即土鼠年，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侵略西藏时，西藏人民奋勇抗击侵略者，为了支援前线，保证官兵之军饷屡发的命令。

（孟庆芬译）

摄政给计巴夏干巴的命令

江孜宗五品俗官门错娃，调任定结宗任五品官，将帕里宗俗官桑珠灵巴调到江孜宗任新五品官，在调动过程中，由你做中间人，负责内外一切大小事情的移交，特别是点交百姓的牲畜、房屋时，要与登记簿仔细查对，簿子上没有的，另外有一卷上写的很清楚，木兔年以来的新荒^①在任的头人和根布属下各村庄，要把自己的农奴找回来，妥善安置好地方，如找不回来的，也不能借故罚款，出现这种情况，要马上报告，不顾政府旧规，只相信他们的甘结，或新旧宗本进行内部移交，把破产逃亡在外的农奴不进行安置，或者有些人，因新旧宗本有势力便对其行贿，把有财产者也作为破产户，不顾法律，旧宗本势力很小，无法管，中间人不能只凭他们说，就听信，要把破产的原因，有没有人，家俱和土地是否被其它人所抢占等，都要仔细了解，不是破产户而谎报的现象，不允许出现，若相违，新旧宗本与中间人都要受罚，切记。

与此同时，不许欠政府的收入，要按水猴年的甘结，派短途马差及供应桑耶寺点灯用的酥油。军饷和基金的交接，利息的计算等无论什么，都要得到双方同意，无差错的全面进行安排。

水马年十一月十三日

注：西藏旧社会中，逃亡不久的差民遗留下的空宅空地。

（孟庆芬译）

江孜宗一年的收入

水猪年，江孜宗本朗唐巴和玉哈娃，聚敛孜仲洛桑班丹、山南寺庙总管、贡宗泽库巴等互相商议，将收之增加部分包括传昭磨糌粑、钱粮在内，已送到拉萨，其余，交给噶甲娃，所

用的称量之略如①(མཁུ་རུ)和长度托②(རུ་མཁུ)要按送给大臣看过的标准呈送:

青稞五千一百三十三斗十六升三批,

黑燕麦二百三十一斗六升,

糌粑七十二斗,

青油一克七升五批,

甜奶酪干四克十五升五批,

盐十五斗八升,

生意粮十五斗,

染料七升三批,

干元根一斗,

茶十三斤一两,

酥油陀五称(未包的园块酥油),

酥油团(包裹好的)一百零七斤,

牛羊油十一斤十三两,

软牛毛, 五两,

白牛尾巴切开用托量, 一个三两,

黑牛尾巴, 三两,

羊肚子毛一百七十克,

羊背上的毛和其它毛一千九百一十一克,

山羊毛一百九十八克,

红染料三十八克十五两,

铁铃一百五十个, 重量是五十六克十五两,

碎铁一百四十克正,

次草布(氍毹)宽为一肘另四指, 长为三十二托,

恰瑜的中等氍毹宽为一肘, 长一二五托,

恰多地方的白氍毹宽为一肘, 长为六托,

后藏的白氍毹, 宽一拃一拳, 长十七托,

质量差的中等生意氍毹, 宽一肘, 长二百三十三托,

质量次的中等氍毹, 宽一肘, 长十二托一肘,

宽度很小的黄氍毹, 宽一拳, 长二十四托,

又粗又稀的白氍毹, 宽度一拳, 长八托,

山羊毛氍毹, 宽一肘, 长二十七托一肘,

料子宽九指, 长六托,

山羊毛代替粗牛毛做的麻袋料和小口袋宽一肘, 长七十托,

山羊毛绳(六股的)八托,

草绳(六股的)五百七十五托,

喇嘛衣, 八件,

一只羊的毛,

哈达两个,

旧缎子四方，
最近产的中等缎子十三方，
内地出的缎子两方，
布，宽为一肘的三十二卷，五十七托，
布，三个，
中等一卷的纱布二个半，
不丹的中等布一卷三个半，
用不丹的布代替做的铁纱布三十五个，
铃两个，
掉下来的羊毛三十一把为一捆的四十捆，和十七把为一捆的三十捆，
铅制子弹一百对正，
一拳另一指长的小刀三个，
长针三根，
帕里出的纸两卷，
毡子宽为一托，四方形的一个，
小麻袋八个，
花色竹筒五个，
无花竹筒九个，
酒：两罐，
酒缸三十八个，
泥水壶一对，
泥锅三十个正，
收来的盐巴十九斗九升半批，
次糌粑八十斗正，
青油一升，
吉祥如意哈达一个，
收来的烟叶一千九百六十五斤，
牛羊油两娘嘎二两，
除特殊外，收差秤是一致的，
干草六十八斤三娘嘎，
干麦草六十八克三娘嘎，
青草二十三称，三千八百三十八克四娘嘎，
干杂草四千六百一十五娘嘎，
湿杂草一千九百娘嘎正，
青草二十五娘嘎，
白草收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三娘嘎另二个半，
各种畜粪、木柴湿着称七十五克，干柴六千七百七十五娘嘎和干柴三百八十六娘嘎，
麝香树两娘嘎，

刺树三十克正，
酥油灯心树 九十八娘嘎，
骆驼粪一千一百六十娘嘎，
马粪一千一百一十娘嘎正，
畜粪柴四十八措七十五秤，
装柴的口袋三十措四十五秤，
草三措又八称，
草筐七个半，
甘结纸六千零三十正，
木头三十五措五十秤和吉祥如意哈达一个等等已经交给了噶甲娃。

(孟庆芬译)

十三世达赖每年向各寺庙和宗溪发布的训令

奉圣旨佛旨，佛王观世音化身，统领天下释教之主，遍知不变持金刚海上师①法旨

告知于西藏十三万户的僧俗上下人众：

佛法为世一切安乐之本，宏扬佛法依赖按戒律行佛事之僧众，以三大寺为首的各不同教派之僧众，共同遵守修法之根本戒律，以闻、思、修和讲说修法渡时光，喇嘛、执事务必尽量加强贯彻管理章程。宗谿的宗本、谿堆为首的诸头人，对百姓要不偏不倚的依法征派差税，不准徇私，或随心所欲，巧立名目增派新差税，危害于民，除因公事确属需要征派一两匹马、驮畜，也要由本府发给牌票，要尽力严加管理。

无论是来往商旅或公职人员等，不准用未盖印鉴的牌票，擅自摊派乌拉、驮畜和乘骑。民夫、草料、马夫、伙夫、途中口粮等，也不准随意征派，如以借支劳力为借口派乘骑、驮畜，民夫等差役，只能是由本人支负，不付给脚费。

宗、谿长老、头人应加强牌票的审查，不准有模棱两可的牌票和中饱现象，每六个月呈交一次无差错的支付差的报表，并会同头人百姓加盖印章，按时交付差役清单，而且要对无力支付新增的，明显的或变相的苛税，而遭毒打致残之事，要及时据实上报，如有个别贵族世家，曲解官文，佯称有独立执法权，臆断使所属百姓致死和断其器官手足等枉法徇私的不法行为出现，宗本、谿堆必须将情况具实上报，各地方官员在未与拉萨政府联系，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行施上述处罚。

如果出现抢劫来往商旅和香客，或子女将恩重的父母遗弃等违法行为，宗谿头目应将实情立即上报，不许援引以往陋规搁置不问，马虎了事。为了不出现拆毁佛像、佛塔和焚烧金字经卷，或掏挖佛塔上之佛像及装在佛肚子里的经咒等，各地段头人，要自己重视自己的职守。

放债者不准非法牟取暴利，和利上加利，以债务迫使百姓失去差地，危害其生活，或者私设违反制度的斗和秤，官员和世俗权贵收容前来投靠的极端贫困之属民，弱肉强食、滥用非刑，以强迫手段进行不等价交换等，这种不应有的暴力行为，宗谿头人可以依法稍加惩处，也不能以小事情为借口进行惩罚，或者从满足自己食欲出发，借故于一些小事，派去奴仆专门催租逼债。百姓犯了罪，要宗谿头人亲自处理，不允许让奴仆对差民的户主捆绑欧

iii.

常年性的传昭法会的时间，从藏历正月初至七月底期间内，寺庙规定不许伤害山村里除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以外的生物，违者皆有不同惩罚。总之，凡是在水陆栖居的大小一切动物，禁止捕杀的文告已公布，文武上下人等任何人也不准违反。由于过去宗谿头人们把料理私事放在重要位置，放松管理，大多数头人百姓也未按规定办事。特别是现在，为了我（译者：即达赖）的长寿和全体佛教众生的安乐，在上述期间内，对所有大小动物的生命，不能有丝毫伤害。为此，必须加强宣传，并严加管理和约束。

为了地方的安宁，农牧两旺、消除疫病饥荒，战争和纠纷，佛门僧众要大力念甘珠经，修复房屋、庙宇、佛像等，进行开光、供养、修桥补路等积福行善之事，大小地方针对经济情况，在不断地努力的同时，要自觉地进行禁食斋和守斋戒，此乃为了所有地方的幸福。宗谿长老、头人不得借口从中贪污、欺压百姓，应加强管理和巡查，百姓们也不要为应付官差而敷衍了事，为各自的幸福，努力完成或达到预想的实际效益，为使西藏得到安乐及政教两方面集体利益幸福和繁荣，先辈各世达赖和历任摄政依次颁布过取舍布告，而且每年的“日垄法章”〔注〕已成定制。但坏人是安乐的破坏者，对政教两方面之法会和全体臣民的安宁进行破坏，违犯布告，倒行逆施的行为出现很多，今后，无论军政那方面出现彼类情况，此处（指达赖）详细调查，听到的或地方头人及当事人控告等，立即调查，按当时罪行，给予鞭打和驱逐出境，或没收田产财物等处罚，决不宽恕。

按此布告后，及时向辖区全体人众逐条逐句宣讲，并索取执行之保证，将执行此布告的情况，及时具报。

为此，你上述全体要准确无误地应照章办事。

所应知之文告发于阳水猴年鬼宿月（即十二月）上旬吉日。写于同布达拉宫的无量宫相毗连的罗布林卡内之格桑颇章。

注:

即寺庙规定的不许伤害山村里除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以外的生物，违者皆有不同惩罚。

(盧慶芬譯)

寺 庙 清 规

祝吉祥如意，賢劫佛在百萬繁星之中，發心菩提之光的最聖者，淨飯王子曰之月亮，給眾生之甘露細雨。

俱如来十力慧剑，讲、辩、著显示“般若经”之光，雪域无以伦比之法王宗喀巴令名高达之顶。

根据佛法内库四部经典，在颁发取舍入门之寺规，享用十地罪之血的护法神（འགྲུ་སྒྱུ་རྩ་བཅུ་དང་ལྔ་པ་མཆོག་།）侍卫在吉祥时间不懈怠。

此亦班禅罗桑益西(五世)嫡传弟子,比丘德瓦协巴建立,现由比丘阿旺格桑主持亚东洞噶寺(即白螺寺)的取舍法规,层次分明,规定如下:

首先、入寺出家之人品：人品好，勤奋努力，按律藏抛弃在求修修道途中所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障碍，一定要具备顺缘（有利条件）。加入该寺时，要献佛像、供灯及哈达，向经师送礼，根据个人能力，给全体僧众施放三次斋僧茶，向寺庙僧众每人施舍藏银五分，呈递入寺申请。法行不成熟者，要专心致志地学习，然后到师傅和领诵师处去考试，合格者向经师和铁棒喇嘛献哈达，向主佛像献哈达，给全体僧众放两次斋僧茶，按地方规矩放一次稀粥。给每个僧人布施藏银一钱，方能被接受入寺为僧。

条哈达，向众僧交基金银二十五两，给僧众放两次斋茶和一次稀粥，根据错误大小进行处罚。依彼自己奉献之礼品，是为今生来世的善果，应尽快上交。

在边缘地区，为纯正佛法，望大家按法律行事，不得有误，殊胜佛教之兴衰在于僧众，关键在于遵行政教之法规，依规使佛法和众生扬善去恶，得以兴盛。

谓之为规章的《ཐུང་ལྷན་གྱི་འཇམ་མཁའ་》是十三世达赖于第十六个རལ་བུ་ལྷན་གྱི་འཇམ་མཁའ་的阴土蛇年，八月上旬书于罗布林卡众喜安乐贤劫宫⑬

注：

①“拉基”，三大寺里面的寺庙最高会议，寺庙的最高管理机构。

②“四根本罪”，指淫、盗、杀和妄，佛家说此四者为根本重罪。

③“归依”，佛教徒信奉、依靠和指望的三宝。

④“坐具”比丘所用，铺于座上的一种坐具。

⑤“祈祷文”，向宗喀巴祈祷的经文称之。

⑥“授受”寺庙僧众在作集体法事时，进食的一种仪式。

⑦“所缘相”宗教徒修行的方式。

⑧“司库”保管寺庙得来的捐款和财物的人。

⑨“司茶”在行宗教法令时，为僧众倒茶者。

⑩“三事”宗教活动，长净、坐夏、开禁三种常年定期的法事，每月十五、三十两日有一次“长净”仪式，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三十日为“坐夏”时间，在此期间，僧众都必须在寺内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不许外出，“坐夏”期满，举行“开禁”仪式，僧人方能外出。

⑪“肉汁滴到肉里边”是谚语，相当于汉语中的“涸滴归公”。

⑫“百供”用一百盏灯，一百个施舍食，一百盘五谷来作供养。

⑬“贤劫宫”七世达赖在罗布林卡修建的一所建筑物名字。

（孟庆芬译）

噶厦关于禁止打猎的命令

嘛嘛求神预示：为了西藏怙主及僧众最佳之护持者达赖喇嘛长寿，广大地区的所有山川河流，要严格禁止打猎，命令已不断下达，对于此事，每年的“日奎法章”①规定很严格，不仅连续补发了补充令，特别是去年，此处也动员要进行全面管理，但各宗头目们，不严格执行命令，接受贿赂，与行贿人同流合污，不加管理，重要大事，没能尽职。

为了使鸟兽、鱼、水獭等水中与陆地棲息的大小生物的生命得到保护，日喀则、仁孜、南木林、拉布、甲错、领嘎等地方，“年厄”②依法禁止打猎，要继续加强管理，此重任交于你等，为此，各宗谿和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者，要认真宣读法令，使全体往来的农牧民知晓，索取共同管理之甘结，违犯者无论轻重，不偏不倚，立即抓起，进行惩罚，并将情况上报。

凡错故向百姓进行勒索，或失职者，进行内外查明，严加惩处，否则悔之晚已，因此，为了恩赐者达赖的长寿，勿忘所负之职责，应宣告于他人。

火猪年

注：

①“日垫法章”寺庙规定的不许伤害山林里除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以外的生物，违者皆有不同的惩罚。

②“年厄”，达赖喇嘛转世确定。举行生床大典后，由生辰年开始，每十二生肖为一“年厄”，每逢年厄连同前后各一年计三年(ཁོ་ལོ་གསུམ་ལོ་)，依法禁止兴建土木和打猎。

(孟庆芬译)

阿旺益喜嘉措之令

遍知净饭王子之佛，众所周知。持白莲化身阿旺益喜嘉措之令。(译者注此为拉藏汗所立之六世达赖喇嘛)

通告世间宽阔之大地，尤以生息在卫藏四部(དབང་ལྔ་པ་རྩ་པ་ལྷོ་)地方之寺庙百姓、世俗百姓、蒙古、西藏、藏北(今当雄牧民)、宗本、管事员、催派差税官员，以及信使，文武任职官员及上中下人等一体知晓：

全体一切众生的利乐之源，在于皈依本尊大宝佛教释迦牟尼佛。为使其佛法永存，须依持教人(僧侣)及寺庙。

正如释迦牟尼之预言，开派祖师龙树、无著等先后众大慧者，在印度圣域宏扬佛法。此后，阿底峡将释迦牟尼之教旨，完满地在西藏传播。兹闻人们成佛之道的条件，因领悟教诫，遂称为“噶当”①，众所周知。尚且《经藏教诫传授》一书，内中分清“清浊”之函里，“为弘扬吾之教诫，在未来浊世时，于“(ཐུ)尺”(地名)和“(ལྷན)丹”(地名)之地界上，建立之寺庙称为“噶”；出现幼子名曰洛桑，在该寺周围聚集众人为僧，并立法规。”拉萨大昭寺内所供吾之塑像有二，因有头饰与其他有别。在此不仅供奉吾之佛经，并得传播；寺内诵经祈祷妙音回旋，专心一致地祈求吾释迦牟尼佛教千古流长。此后，离开此地去往东边至极乐世界，宗喀巴化身为狮子吼佛，信仰伊者，随之前往，彼地之良田称为殊胜之地。遵照佛经之预言，龙树无著大师(开派祖师)教派观点传承，显密经典，正宗深广，合二而一，释迦牟尼大宝佛明如白昼。称曰洛桑扎巴宗喀巴大师，为前藏后藏和康区三地(དབང་ལྔ་པ་རྩ་པ་ལྷོ་ལྷན་ལྷན་ལྷན་)之无量佛。

先师之徒由噶当派经卷中预言：殊胜之十善法，在世界南瞻部洲之中，特别娘地中心，尤其殊胜。高耸之扎伦布山旁，犹如七粒宝石，由于宝石之光四射至卫藏等地的无垢佛土之上，因之出现了寺庙(系指扎什伦布寺)。大寺如同藏升(ཐུ)，小寺与藏合(ལྷན)相似②。所出现之大寺，可比之于大海，持教传承。遵照寺庙和寺庙住持之预言，阴火兔年③大活佛莲花手喇嘛转世，遍知一切根敦朱巴。伊不仅建立扎什伦布大寺，而且树立讲修，宏扬佛教，声誉致高，先师坐在足踏无畏狮子抬着的高宝座上，转动法轮。

又，智者的转世——遍知一切班禅罗桑益喜贝桑波，于无动金刚宝座上，转动三轮，佛教之日月光辉照亮大地。纯正之大圣宝佛降临，随即出现寺庙及大德；殊胜的佛像、佛经及佛塔等等，即为佛法众生利乐之源。

主寺和分寺④的寺庙庄园，以及西藏境内所辖之寺庙；活佛本人之寺庙庄园等，凡以

前所掌握者，今仍继续管理。雅珠山背后地方，以及帕忠上下两地的草地；勒普娃牧场，达那仁钦则（地名）、牛麦（地名）等所属地区；连同主、分谿卡⑤的收入；仆役、草水木三者的所有主权。今一并重新颁予扎什伦布寺。上述新旧寺庙庄园所属地区之管理权，亦当自此精进操持。遵照丹增却吉王颁发执照之意图，除沿途支应差役（ལམ་ཁྱུ་ལྔ）及驿站差，仍照前所规定。嗣后，人役税、古兵差⑥、兵差、给官员支付乌拉、送糌粑、为拉萨传大昭送炒磨青稞、为大昭寺、布达拉库管磨糌粑、支马乌拉、小工等。总之，不再支付一切大小劳役实物差税，全部豁免。既使出现藉有权者之言谋取特殊利益，而扎什伦布寺任何时候亦不得再增加额外的支派差税。因授权于扎什伦布拉让⑦，故不得谎报虚情，欲从新颁发印信更正。不得借口争夺所有权，吞食土地（译者注：藏文比喻，犹如地鼠打洞），故意拖拉歪曲，扰乱真象，使其无法忍受。为使永远弘扬佛法，安居乐业，特颁此令。梵文音译莎巴仔达⑧，藏历阴火猪年⑨，七月上旬吉日。政教两法至上，由布达拉大殿书写。上述重要之执照封文抄件无误。

注：

①喇嘛教教派之一。

②藏升为旧时西藏的一种容量单位，每藏升为六藏合，二十藏升为一克。在此藉以量器用藏升和藏合的关系比喻扎什伦布大寺与其他小寺的关系。

③即公元1447年。

④将作为据点而建的寺庙称主寺或母寺；在其他地方扩建的寺庙称作分寺或子寺。

⑤一个地方开始所建谿卡称主谿或母谿，在主谿或母谿周围的小谿卡称分谿或子谿。

⑥古兵差，藏文ལྔ་པ་ལྔ་པ་ལྔ་པ་，迄于乾隆56—59年，清廷为击败廓尔喀二次入侵西藏，特调派遣福康安大将军等人进藏，并培训藏兵，经此训练的藏兵称甲穷马（ལྔ་པ་ལྔ་པ་ལྔ་པ་），非同于一般的兵差（ལྔ་པ་ལྔ་པ་ལྔ་པ་）。

⑦藏译音ལྔ་པ་，原意仅指喇嘛居室，后来演变为充当寺主的上层喇嘛的家庙。

⑧汉意即公元1707年。

⑨即康熙四十六年。

（陆莲蒂译）

颇罗乃给青海“噶丹达吉林”之文告

天命文殊室利大皇帝授权辅佐达赖喇嘛执掌政教两法的人王多罗贝勒之文告：

通告居于阳光普照大地上之一切众生，尤其以生息在阿里三围、卫藏四部、朵康六岗地方之诸王公、王族、大小官员、台吉、扎萨克、米桑、达鲁花赤、使臣、商旅头人、宗本、谿卡管家、各寺的执事、寺庙属民，以及政府、贵族属民、僧俗上下人等，催派乌拉差役的文武执事人员，所有一切能言会意，具有人之本性的众有情者一体知晓：

为使无垢佛法（格鲁派之教法）——黄教宏扬诸方，则佛法之根基在于寺庙。噶丹达吉林寺乃系五世达赖喇嘛颁给绒布法王（ལྔ་པ་ལྔ་པ་ལྔ་པ་）罗桑赤勒之令，并相随持教达赖汗亦赐予文书，令其在北方下曲（ལྔ་པ་ལྔ་པ་ལྔ་པ་）地方新建寺院，赐名曰“噶丹达吉林”寺。因没有举行法

此以前，若照此数目毫无欠缺的支付差役，而往后亦绝不允许有人借故抢夺侵占喇嘛、及一般僧人化缘得来的财物、牲畜；或者扎巴一类人死后，为占其衣著、饮食、用物而发生争吵等事件。不得索取买马三部落和果芒布草场以内，拉布让寺庙百姓的牲畜放牧草费，遵照过去所颁发之执照行事。

绒布活佛及其随从等人，前往买马三部落诵经、化缘，沿途投宿要依照前规，不许借故肇事争端。

囊谦地方有几户人家，本是由买马三部落及黑河、谢等地逃亡出来的人，经官府批准，已立文结具，交付身价，决不允许再次制造争端，讨取双份身价。

同时，从拉日郭②前往霍尔买马部落催派乌拉乘骑，驮畜的官员，所需之乘马、民夫、打尖住宿的饮食、用具等，若发生违反政府所订规章，巧立名目，藉故各种敲诈事件，除本政府平均摊派百姓之负担，调整差役等之特殊情况外，凡造成寺庙僧众失散；未遵照先后颁发的执照行事；新增各项差役或争夺化缘和作法事的地区；强权肇事等，无论上下人众谁亦不得如此行事，本人③为此特颁发追封印信。且，自绒布法王(རྩེ་བོ་པཎ་སངས་ལྷན་དགའ་བཤམས་པ་)罗桑赤勒始，为住持边地寺庙，广济佛法众生，严明正教，博学经典，前来至吉祥哲蚌寺扎西果芒扎仓之讲经院。嗣后，此人为了住持和发展讲、修、闻思之寺院而返回青海，因其忠心具善，宏扬佛法，为此，本人④考虑应予以褒赏，特赐名“额德图墨尔根法王”，另赏给马旗⑤一对(རྒྱ་མཚོ་ཐུག་ཀླུ་)，保驾⑥(ཕྱི་ཁྲིའུ་ལྟོ་ལྟོ་)一双。

若你能遵照我之旨意，维护、弘扬佛法，并勤于政教两法之事业。上述上下人众，只得以虔诚之善心相助，不得有丝毫相违。为此希遵旨奉行，不得有误。

阴水牛年⑦十月下弦月吉日，书于布达拉宫

注:

①马岗，藏语དམག་ཁོང་之音译，汉义为支兵差的单位。种一马岗地的农奴，要出一名兵丁，并负担该兵丁的全部供给。

②地名，今那曲地区嘉黎〔拉里〕县，嘉黎区拉日郭公社。

③与④均系指颁发此文告之阿及图呼图克图。

⑤ 开路旗。

⑥为一种包有虎皮或豹皮的棍子，悬挂于寺庙大门两旁表示威严。

⑦为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正置阿及图诺门汗摄政期间。

(陆莲蒂译)

摄政代理班丹诺门汗赐予噶丹达吉林的追封文告

奉文殊室利大皇帝圣旨管理西藏事物、主持黄教班丹诺门汗莎玛第巴克什之旨令：

通告阳光普照大地之全体众生，尤其以居住在青海湖边诸王为首之贵族、霍尔①、安多上下、霍尔拔擦②、买马各部落等之上下各级僧俗、黑河头人、汉藏蒙三者之来往诸商旅及文武官员一切人等知晓：

为在北方下曲河⑤流域，使无比的文殊怙主宗喀巴大师的教义、纯净之讲修事业宏扬光

库龙布（地名）所辖之原岗地的土地、田庄、公房、世系佣人、僧俗人役税；逃亡户的田地由谁耕种，出租地、对半租、柳垣、草坪、林卡、山谷的草、水、木三者的一切所有主权。又，关于地界问题，由山坡以西的迪促池、以东的卑塞吞布，正面的甲萨拉、雅龙、果龙、邦钦至高点，迪促池之所辖草食畜圈等，以上均依照旧的官契内容，仲堆夏巴所有的一切，保持原状，主仆要负担完成支差的纳税。

摊派班都甲错之驮畜差、新年柴草、肉税等所有支差照旧。

由伦热布（地名）二屯中、须出念长寿经的供养，旧传统做衣用的羊毛税十六章嘎，僧粮（注）、运青稞等，按过去规定支纳差税不得减少。其他人、地、畜三者，经常与额外的一切大小差类，在此文件中无论是否详载，彻底豁免，不再支差。

山谷的食草、饮水、取草胚、木皮船来往运输等的各项规定，依照古今之例，不得破坏。用水亦须依照旧水规章，载明轮流用水，不得开创新例。即使扎什伦布特殊须用，亦得依照规定。

土地、田庄以及佣人等，新旧投靠收养者，你上述人众无论何人，只能助益、永远不得作丝毫违背之事，只求佛法长存，利于世代。特颁此文告，土虎年吉祥日，由战胜诸方之扎什伦布大寺之寝宫高宝幢书写。

支、免、保留固定三者，依照铁鸡年颁发执照行事。

上述之事，属于扎什伦布拉让，遵照班禅活佛之指令，不得借口破例骚扰，一切维持原状。火猴年十二月廿日。

注：

由扎什伦布寺每年发放一次粮食给僧人。

（陆莲蒂译）

多罗郡王颁发之文告

皇帝圣旨授权为大地政教两法之主、利济于佛法众生，郡王之文告：

通告居于世面（清朝）王土上之汉、藏、霍尔、蒙古之全体众生，尤其以生息在阿里三围（མཱ་ཁ་ཁུམ་）、四部（བུ་པོ་ལྔ）、六岗（མཱ་ཁ་ཁུམ་）地方之王、王公、大官（དཔལ་ལྷན་པ་）、僧俗官员（དཔལ་ལྷན་པ་）、僧俗部众、大臣（མཱ་ཁ་ཁུམ་པ་）、军官、代本、各地方宗本、谿卡管家、各寺的执事、士兵、小工、支差的来往运输者、大小使臣代表人士、收差与催派差的管家、所有一切文武官员、根布、居本、百姓等人。总之，生活于阳光下的人们一体知晓：

持无比佛主宗喀巴大师的教义，甘丹彭措林由于不断宏扬显密宗的体验，大宝佛事在此以前的记事簿及寺庙规章条例上，常设定期法会，临时增加的佛事、定时祭祀等等之所需物资，以及为使每年的僧饷不减少、不误期，宗谿收差者不仅要按照收取的惯例，而且以后，善事、僧源不允许短缺。依照旧例不得借故使每年收取的质量差，要认真负责。

并且五匹马的草料及僧源基金中的公积基金，前后得到的实有牲畜，以及免去管理人员的差税。而草水、牧场等保持旧规。免去涅囊①（ཀུ་འཕེ་ཁ་པ་）地区各个集市的差税。而由于没有专门的寺庙庄园，所以朝拜达赖、班禅师主、祝寿献礼、寺院放僧茶②，运输肉、酥油

出租地、支派和减免差税，应与公众一视同仁。

夏冬两季水草、牛粪、木柴等所有权及其使用，均按过去所指范围。承担和减免差税，应与一般贵族支付、减免劳役实物差税办法等同，一切如前。此外，过去没有而独创新规，凡来自内外各地者，妄图侵吞所有土地、人畜、财物，或争夺祖业权，祈请圣上赏赐执照，对砍伐自生和种植的树木、割运水草，予以惩处。对借支马、骡、驴、牛畜力乌拉、新增额外差役、借口换工等大小劳役实物差税、以及未来的支付差役，无论在此封文中是否已清楚规定，只要过去没有就不得额外增加负担。你上述人等，无论何人均不得有丝毫违背，为利于旺堆杰布本人及其后代永远承袭祖业权，特颁给此执照。

火狗年月日，书于克敌制胜之嘎脱(དཀྱིལ་ཤོག་ཀློང་།)。

铃用掌办卫藏噶隆事务多罗郡王之印

(陆莲蒂译)

给定结两位宗本及亚东、帕里代表的信

特召请各宗谿代表集思广义，为了百姓生活安乐，宏扬佛教。

宗教活动费：汉地官兵内乱，要返回内地须支付交通费十余万元；尤其教敌向拉萨大昭寺屋顶射击枪炮，破坏较大，要修建须金和铜等款项。大昭寺的东西南北四方，以及周围三座佛殿、政府的房子等被烧毁，维修所需钱款，应由西康地区的宗教事业收入费中迅速援助。由于喇嘛分散，维修要由各宗谿筹备钱款，遵照盖有官府印章的执照规定，完成地区的收款数目。

你两位宗本和上下亚东两地的各位代表，以及帕里代表多吉旺堆等人，各地区要找公正的头人为向导协助，此次一并领来。

百姓仅备住处。喂马、烧柴、送信、佣人及其他，均由各地方自理。应保证不隐瞒人数，于本年六月卅日以前，收齐款金，抵拉萨后能算清绪帐，不得拖延，并不责担宗教事业费。且，你宗代表对此亦不得借故滋事，增加苛待。

此后，要经常巡视，如上边指责，你必须做点名的严厉惩罚。事情圆满，不得失误。

水牛年月五月廿九日

(陆莲蒂译)

火猪年谢通门①伍拉巴招入赘婿赠礼登记簿

火猪年二月十二日，谢通门伍拉巴为女儿招入赘婿，孟谢乡囊地区送礼登记册礼品：

佛像、哈达(上等哈达)送给男亲；

上等稍次哈达送给女亲；

一般哈达送给管家、斟酒妇女及佣人。

大米一托(用牛皮袋盛装，一托相当60斤，)；

麦三托(180斤)；

盐二托(120斤)；

醪(酒)五托(300斤);
整羊一支;
牛前腿一支,牛后腿一支;
酥油团五托(300斤);
茶二包;四方砖茶三块;
衣料(白氍毹毡子)一件;
马鞍垫子一块;
氍毹(妇女鞋料)一块;
皮子(鞋料)二块;
围裙四条;
银子五十两(分装五个布包);

并赠:

喇嘛银3两;
洋师银3两;
迎送亲费银7两;
主婚事人拉巴银5两;
佣人费15两;
管家银10两;
厨师费10两;
每个佣人银1两;
斟酒佣人银10两;
茶、酥油银5两;
酿酒女工银5两;
总管碗皿银3两;
茶饭侍佣银1两5钱;
侍酒银1两;
女佣银5两;
总计优劣绸缎90匹。

注:

①地名,系藏文音译ཁ་ལོ་ཤར་གྱི་ཁྱེད་པོ།

(陆莲蒂译)

给里帕察本的指令

从前,宣统时政府印制的五钱元章嘎(藏币),比现在的五钱元章嘎缺点少。期间,三钱的章嘎背面相当平,与现在五钱的章嘎大小一样。而宣统时的二分半的铜章嘎亦与现在的五分的铜章嘎大小一样。由于发行新规格的货币,分度足准不定,外表亦不美观,对不熟悉

货币的人就会吃亏，不适宜使用。

此后，在拉萨布达拉下张贴了公告：“宣统时五钱的元章嘎和三钱的元章嘎，以及七分半的铜章嘎和宣统时的二分半的铜章嘎等，自五月一日始，一年内要到银行办事处去兑换，货币交流不能超过上述时间，否则政府予以没收，对使用货币的双方，给予严厉惩罚”。据此，对辖区全体僧俗上下进行广泛深入宣传。绝不允许巧立名目，进行剥削、苛待，不得为此滋事争端，此事切记。

火龙年①四月廿八日

注：

①即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

（陆莲蒂译）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土狗年十二月九日（1899年初）颁布的文告

大皇帝所封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之言。兹布告雪山围绕之清凉域的全体中下众生，尤其活佛、堪布、领诵师等执事僧，甘丹颇章主管官员噶伦、公、扎萨、台吉、粮台、代本、孜本、大小文武办事人员，宗溪头人、根保、十户长等一切掌权首领知晓：

本雪域自观世音幻化身松赞干布祖孙三代起，即由历代王臣发誓提心，创立神法十善法与人法十六净法。及至智能殊异之一切知五世达赖喇嘛之时，更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于政教白伞盖之荫庇下，设立十三种职衔之文武官员，且以政教与汉藏之传统相互紧密结合，制定各种去恶从善之规。倘皆遵行不渝，自可不必特加说明。但人之秉性与思想各异。故有遵行者，亦有种种违犯之情形发生。吾今尚并年轻，但托先世名望，已备受文殊室利大皇帝之爱慕与怜悯，授以统领天下释教之崇高权力，且已蒙皇上赐予圣旨、绸缎、各种宝物以及无比珍贵之敕书、印玺，发布专门文告。更因西藏全体僧俗坚决一致请求，吾今已应允承担政教两法（按即负责掌管政教合一政权）之责。夫众生之幸福，法律之根本，尽皆在于顺应善恶命运之安立，竭诚奉执十善法，凡此之缘起，则须各自善加取舍。惟佛典之美好要义，亦须寄以确定不够之教言，故向（尔等）发布如下诚言：

第一、众生之安乐，在于恭奉佛法大宝。故对拉萨之两尊释迦牟尼像、四躯观音菩萨像、小昭寺、昌珠寺、桑耶寺等各圣地以及所有镇肢、镇节寺院、各机关、各宗，务需依照原有之明文规定，从其收入中如数供施，无论（各寺院）信财与供养基金利息之收入多寡，务必悉数用之于供施，住持、庙祝等执事人员，概不得从中贪污、扣减。为（尔等）今生与来世之幸福计，各大雄宝殿必须保持清洁，屋顶之流水槽，必须不堵不漏，排水通畅。于寺内住家、养牲畜、存放杂物，亵渎、玷污庙堂，使之肮脏不堪，皆属绝对禁止之列。

第二、各寺院之堪布、领诵师及僧众人等，均须切实奉行本派新旧显密教义，遵守律条与相关仪轨，进行闻、思、修，严格遵守寺规誓约，以及大大提高佛教之声望。除专管寺庙开支执事人员外，余均不得经商、放债、从事农业、屠宰业，强制和招纳前来投靠之属民为已

有，直接、间接做出败坏教规、貽笑于人之悖逆行为。总之，各显密寺院所立清规及特别颁布之清规戒律，均不得违犯。每逢节庆，并须尽力赎命放生。俗人亦需于四月十五日及每月初八、十五、三十等祭祀日，持斋受戒，叩头上供，大念六字真言。原有初十、廿五日作祭祀之良好传统，应持之以恒，继续提倡发扬，以戒恶行善。

于女恩将仇报，遗弃有恩父母，或虽予衣食，然动辄打骂，乃在所不许。地方头人对此应牢记法律条文，严加管教。以后如仍发现上述情形，定将当地头人与犯者一并严惩，以敬效尤。

除上述外，亦不准个别无耻之徒，遗弃家中聋、瞎、年迈、生病之其他人。对因年迈、病残而丧失劳动力固定仆人，不许断绝其生活，撵其外出。

更有甚者，而今无论上、中、下等人中，役使牲畜支差或赶牛群外出运输之时，皆普遍使牲畜驮载过重。此即常言所谓“大臣为一己之安逸而不顾他人之痛苦”也。不识因果报应，置根本烦恼于不破，竟对不断受苦之恶趣众生，以假惻隐，亦不思（牲畜）死亡必使自身受损，以至（牲畜）聋、瞎、肢残之后，仍不予休憩，而强迫驮运，打骂苦逼不已，使之不堪忍受者甚众。故自今日始，凡派差、伊马者，均只许使牲畜驮载适量，而不准超重装载，放肆追赶、打骂。畜主务必派有心人跟随，务使所有牲畜不致掉膘、打背、损伤四肢。倘仍如以往之不加调教与爱护，必查明其象，将跟随人与畜主一并究办，绝不宽贷。

第三、如业已向僧俗近侍大臣、各近侍机关颁发之告示所云，宗溪、兵营首领、催收官、地方士绅、根保、楚本、丁本等，于政府及公众事务，均须秉公办理。征收与支付各类租税，均须严格派依照额定数办理。凡属政府之收入及各单位之公共财产均不许贪污浪费。各机关派出催收官员，除沿旧例及特别须要派出者外，应严加控制。如催收人员与百姓争吵或任意抄没（百姓）家产，当地士绅必须以不偏不倚，秉公禀报，而不许与催收人员沆瀣一气，擅自向其他贫苦户加派租税，扰累苦逼。凡逃亡政府民之差地，贵族、寺庙、楚本、根保等，均不得强占或骗为已有，而将逃亡户之负担转嫁他人。并且不准从根本上买卖土地、房屋，利滚利放债，霸占差民赖以支差之差地与家畜，进行追逼迫害。催收者与缴纳者均应好自为之。与此相关者即是未向本处禀报，不得将属于政府（民）及贵族、寺庙之（财产）兼并、折价或没收。

所谓宗本溪堆者，乃是受本处委派，以收差执法为主要职责并将公事晓谕于各方者，本应心地正真，以利益政府与百姓双方为己任，如此则私人之声名事业自可任运而成。然而当今之风气日衰，多已丧失为政府之所需与百姓之利益而发挥才能智慧之情感。即使有人偶尔思及政府与百姓之利益，亦畏葸不前，不能抛弃（个人）得失，以至徇情自保，互相偏袒（对坏事）隐匿不报，安于搁置不问。更有甚者，乃原有之良好制度被毁坏，各种恶习已养成，极难整肃。诡诈多端，于任上极尽恶行者有之；庸碌之旧宗本，只图寻找稍有新进项之恶道，迂延任期，反而妄称忠诚者有之。有鉴于此，诸护法之斥责多已不能使之畏服，尊者之关怀与百姓之尊敬亦属妄然。于是公事自不待言，个人之功名亦无任何成就。今后各宗溪境内所有属于政府持有之多余无用土地，均得准百姓开垦种植庄稼或栽植杨柳。逃亡百姓之土地及因水渠毁坏而不能灌溉土地，均需兴修水渠，加以耕种，规定负担，以利公家。各边境财货丰富，商业集会之规模甚大，凡所在之宗本与百姓缺乏资本者，可请求将政权之商业资金分给可靠之宗本与楚本、根保、百姓人等，然不许将资金散失。边境少量地皮税可作为政府之固定收入，由各地按辖区面积征收。如有隐瞒谎报，各家头人得召集公众会议核查补

处。此乃利益公家之新规定。

凡于沿交通要道各地征派乘畜、驮畜与食宿用具者，均须尽可能减少征派数并予适当脚价，不得信口开河、随意增派。凡无须派差者，均不许大肆浪费，而需尽量节省，以减轻贫苦百姓之负担。

此外，各地尚有何种应予恢复或兴办事项，尔等各宗本与各溪堆均甚熟知，无须吾人赘言。于任职期内，当发挥（各自之）才能，做出一二件有益于政府与百姓之业绩，并将详情禀报，本处一定分别等次、名位酌加封赏。

至于全体众生不得穿着外国人服装与其他奇装异服等等，已于每年发布《山谷文纲》（详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西藏农奴制组编印《西藏农奴制藏文资料译稿之一》12—14页）之时另有详细之法律规定在案，望遵守毋违。

应着重指出者，乃阿里等边远宗溪内，进行强买强卖者甚多，致使百姓大批逃亡，怨声载道。自今日始，无论远近，各宗溪之头人均须详细审查官商之执照，严禁彼等经商时任意加码。其余（无执照之）汉藏政府、贵族、寺庙等商号，均绝不允许假立收放之名强买强卖。除此之外，似乎尚有若干豪富曲解封文，串通有关机关开具执照，加盖私人印章，尔后与当地卑劣之首领沆瀣一气，违反法规，（与官商）同样支派商业运输差者。今后即持有准派商业运输差之封文，亦必须核查确实，绝不允许以加盖私章之执照为准。

第四、关于运输负担，业已发布临时与特别文告，尤其业已颁布《铁虎年清册》在案。必须据此清册支应，不得违犯。不但此处将对开具乌拉牌票严加管理，各地方亦必须严格执行每六个月将已支应乌拉数如实上报一次之规定，以杜绝无牌票之运输者任意征派牛、马运力与食宿用具。然而，至今仍有并无过硬牌票而征派乘畜、驮畜与人役之现象。当地首领亦借各种名义为私事、为亲友开具派差字条。近日且有以所谓“噶雅”（tkar gyar）一即“借户”名义随意增派乘畜、驮畜与食宿用具者。凡此种种，疑在每六个月上报一次之清单中，尽皆隐瞒未报。今后绝不允许再凭无本处印章之牌票及以所谓“噶雅”名义征派乘畜、驮畜、食宿用具等。各宗本、溪堆、楚本、根保及百姓人等，不仅需认真查验乌拉牌票，而且于牵制每六月上报一次之乌拉数清单时，必须召开“公众会议”（rdzngadu），将数字核实后呈报，而绝不允许肆意隐瞒或径由宗本、士绅、根保等少数人擅自上报。

第五、西藏亦如其他土邦，只因不够勤奋，尚有许多荒地未加开垦。即令个别人意欲垦殖，亦因当地首领等之侵并妒忌而受阻，政府（民）、贵族、寺庙等于各自占有范围内垦荒、植树，也常为相邻之其他人所诬告阻拦。此类行为，于已于人尽皆无益。故今后凡有劳力之贫困户，均可于山岗谷地中之公共土地，尽力垦荒、植树、种刺柴，不得加以阻拦。如能根据开荒面积向政府缴纳适量地租，则准所有者固定不变。此乃政府与属民均有收益之事，绝不允许侵吞、不满，妄加干涉。

以上所述，如皆自觉实行，即可报效政府之恩典，而使所有地方自然获得幸福。故望取舍无误。

总之，本文告与历辈达赖喇嘛所颁发之文告、布告，西藏历代法王、大臣所颁布之文告、指令等，均极详明。凡未实行者，务必认真追查。今后或者亦有恶习不改之愚夫，仍然我行我素。此处必将通过内查外访，采用公开或秘密方式加以监督。倘（有人）仍然违背上述条文而被发觉，或者被当地头人举发与其他人告发，不论尊卑，均将绳以国法，严惩不贷。希明瞭利害，自觉遵守神法十善法与人法十六净法，切勿违反。

本文告之内容，定需向（尔等）辖区内之所有属民宣布，并需载入当地收文目录，妥善保存，以便永远遵行。

阳土狗年十二月九日写于布达拉无量宫

（郭冠中译）

关于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藏文史料

陆莲蒂 孟庆芬译

前 言

我们选译的关于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藏文资料，系指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英国侵略者利用印度同中国西藏接壤的便利条件，于公元1888年及1904年两次发动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的历史档案资料。文中记录了西藏僧俗人民意志坚定，守卫神圣领土。驻守在隆吐山上的藏军，凭着火绳枪、弓箭、大刀、抛石器等落后的武器，坚守阵地，奋力抗击来犯的敌军；各边防地区的头人百姓立誓结兵，保证修碉堡、筑工事，坚决抗击外国列强侵略者。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僧俗贵族，以及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派汉族军官教练藏兵，严守边疆，反击敌人。西藏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已载入祖国反帝斗争的史册。

此外，本译文，还记录了我国西藏地区与尼泊尔边界地方，为了不让英国入侵，双方共同承担修碉堡、筑战壕，加强边防守卫。表明历史上中尼人民并肩抗英，友好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这部分藏文资料对研究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是很宝贵的，它填补了汉文史料之不足。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陈邦尧、洛桑多吉两位老师的指教，特致衷心谢意。

译 者 1984.12月

(一)

火狗年①西藏尼泊尔双方官员指令

“关于为了不让英国侵略西藏，双方一些地区共同修筑战壕，藏尼关系保持传统良规。

火狗年×月×日，幸福之源，政教两法至上，法主大人尊前：下属姓氏西藏、绒巴（尼泊尔辖区）各宗谿管事及长老，谨此立下信誓不变之甘结，一式两份，事由：

为不让外国邪见者英吉利族侵犯西藏佛教圣地，遵照历次指令精神，须在卡达（མཁའ་རྩ་རྩེ）十二村及邦多（པོང་ལྷོ་མཁའ་རྩེ）、达塘（ར་དྭགས་མཁའ་རྩེ）、扎（ཇམ་མཁའ་རྩེ）三个地区以及巴梯坡浪地方修筑碉堡战壕。从木兔年②藏尼战乱③时起，南、北双方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问题，均已诅咒发誓，表示将同甘共苦，共同承担，因此，今年西藏修筑战壕工程之前，遵照双方官员之指令，关于如何修战壕问题，双方进行了认真的协商。绒巴（རེ་པ་རྩེ）方面，塔那乌扎赖也发表明确指示：“据悉，西藏已修完战壕，是否因与外族侵入西藏有关？还是其他原因，火速上报。”总指挥大人所发指令和特派代表亦明确指示：“藏尼边界不能生乱”。遵照藏尼官员之令，为佛法大业着想，即将采取如下措施。为防洋人，在藏尼所有地区修筑战壕。如有遗漏地区，双方不准推御责任。经商议决定：“关于边界问题及藏尼关系保持传统习惯。藏尼双方若有某些坏人作坏事，交有关部门各自处理，双方不设中间法庭。双方一致对付洋人。”我方要经常注视关卡，严守要地，若有情况即向谿卡百姓及时详细告之。对此决定双方都不得违背，违背者愿受法主大人罚金十两至十五两。

署名如下，谿卡代表达娃才仁及延曲根布（头人）拉巴，玉娃根布（头人）普布，玉窝根布巴桑丹增，恰旋根布（头人）白塔，孟娃根布（头人）次格，仓达根布（头人）多吉，桑宗格古米玛，哈曲管家昂登，边防军丁本，公众手传之印。宗属巴顿、达塘、席蓬、扎三地区，亚多等之公众代表，达塘根布（头人），沙拉木卡和根布（头人）诺布次仁等公众手传之印，呈上。

注：

①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

②即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5年。

③系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

（陆莲蒂译）

(二)

木龙年①记录藏英战争

木龙年，由于藏英两军之战，哲康（ འགྲམ་ཁང་། ）地区须出五名兵丁服役。以前，每岗户交银一元。此后，二月二十一日服兵役入伍的人浑则次顿、荣则白桑旺堆、次旺彭错、勒觉明玛、涅强次诺等，付给每人零用钱银七元。哲康（ འགྲམ་ཁང་། ）地区出枪三支，得康（ འཕྲུ་ཁང་། ）地区出枪一支，火药袋一套，子弹二十发，火绳三托。

于三月一日派去“甲穷马”（རྒྱ་ཐུང་མ་དཔག）②若干，由索达、白珍尼玛、脱吉诺等人负责。

二月十五日，佛教之敌洋人伪装作讲和，来到曲门新（ཅུ་མིག་ཤིང་ 地名）包围了我方队伍。代本勒丁巴（ལྷ་ལྷིང་པ་）和南日塞林、孜仲的代表索努大索本（གཞུང་རྒྱལ་གསལ་དཔལ་མཁོ་ཆེན་པོ་）③、如本（རུ་དཔལ་ན་）④、甲本（འག་དཔལ་ན་）⑤及士兵五百人，不幸残遭杀害。

又于二十五日那天，在藏昌（འཇམ་རྒྱལ་）地区发生小规模战役。我士兵二百名被包围。当时江孜宗插了旗帜。^⑥

注:

- ①即光绪卅年，公元1904年。
- ②藏语音译，意为经汉族军官培训的藏兵。
- ③藏语音译，意为膳食堪布，掌理贵族喇嘛饮食之人。
- ④藏语音译，原西藏兵制中的官名，管兵二百五十名，比代本低一级。
- ⑤藏语音译，意为百夫长，百户长，管辖一百名人丁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
- ⑥表示被敌人占据的标帜。

(陆莲蒂译)

(三)

火猪年（注）卡达溪本及所辖百姓，为了不让英国侵入西藏，
维护新修工事之保证书。（草稿）

火猪年，政教两法至上，法主大人尊前：禀者下署卡达（མཁའ་རྒྱལ་）谿堆（头人）及所辖百姓，谨此立下信誓不变之甘结。

事由：为了不让外民族（英吉利）侵占西藏佛教圣地，去年会议决定特令卡定总指挥都素色，在秋拉山（མཚག་ལ）下乌拉山（ཤུ་ལ།）两地建筑工事。对此，经内部协商，在擦拉山（ཆག་ལ།）地区由谢噶尔负责；夏球拉山（ཤ་ཐུག་ལ།）地区由卡达（མཁར་ད།）负责。为了所建工事免受损坏，不但各自要坚持负责维护，而且两山口未完之工程，亦须由卡、谢两地建成坚固持久的工事，并各自负责维护。按照指令，依地界远近交付。总之，决心以公为

重，圆满完成，决不违背。若稍有违反之处，愿受肉体、财产之惩罚。立下此言，卡达谿堆（头人）代表日姆决、尼扎姆。

注：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

（陆莲蒂译）

（四）

西藏扩大会议①给卡达（མཁའ་རྩུལ་）^①、定结（གྲོ་ཁྱེད་ཀྱིས་）^②、日喀则防边总指挥都素色（ལྷོ་ཁྱེད་ཀྱིས་མཁའ་རྩུལ་）^③之指令，于五月初九日早饭时收到。

要事：教敌英吉利军，从卓木（ལྷོ་ཁྱེད་）^④、哲孟雄（འབྲུག་ཡུལ་）^⑤边界向我骚扰进犯，被我方以武力驱逐。为战事顺利，向喇嘛、护法神卜卦后答言：“我边防线上、下各段，对敌人行动要认真严加侦察，勿得失误，甚为重要。”对此，你呈文所言：过去边防一事，侦察较好，未出多大问题。你也禀报政府各位噶伦，并将侦察情况多次报告本会议。但因敌人惯耍阴谋诡计，故防边线上下如处出事很难断定。喇嘛及护法神均提到有灾难降临之可能，对于战事各方均甚担心。因此，你们承担之各山口哨所，应仔细深入广泛侦察，不得有丝毫失误。若敌方有进犯可疑迹象，切勿忽视懈怠，我方要严阵以待。如有情况，应迅速呈报，亦应向本处反映。若对佛法大业疏忽，不负责任，一律按公约精神呈递上报，予以处罚，以儆效尤。此非口说而已。综上所述，应认真执行。西藏扩大会议，土鼠年④五月初一日。

（下方铃用三大寺印章、噶厦政府印章）

注：

①西藏扩大会议，是西藏政府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联合召开的会议，商讨有关重大事情，发布命令。

②藏语音译，地名，今之亚东。

③藏语音译，地名，今之锡金。

④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陆莲蒂译）

（五）

火狗年①，为阻止英国侵犯西藏，于政府，贵族、寺庙属民中挑选兵丁。

火狗年，遵照西藏扩大会议公告和最近大人所发公告之精神，为阻止外国邪见者英吉利侵犯西藏佛教圣地，拟在政府、贵族、寺庙属民中挑选兵丁。按照铁猪年②文告中决定。六户政府所属的马岗地，每一马岗出兵一人。并根据公告指示：武器刀、枪、矛三种备齐，筹

备三个月的膳食及帐篷、灶具等。不得违背此令。

马达谿卡(མ་དག་ཀྱི)出兵服役者为旦增、米玛、边巴、边巴彭图、次仁顿珠、乌坚、才仁顿珠、顿珠、达娃、丹顿、扎西、多吉、索南多吉、格桑次旦、伦珠仓巴、贡桑等人。除领头人才旺格桑外,剩余四分之一和二十四分之一岗及零头的马岗差,应由扎什伦布寺拉让所属的卡、穷(མཁའ་ལྷོ་རྒྱུ་ལྷོ་རྒྱུ་)两地的顿珠、白桑、巴丹等人出兵差,以及常驻兵“甲穷马”(ཁྱ་ལྷོ་རྒྱུ་ལྷོ་རྒྱུ་)六人参加。由于铁猪年文告内未作详细规定,对此次百姓自愿出兵,今后,请求大人关照,为了贫苦百姓一马不备两鞍,应当予以减免差役。上述出兵名册无异。马达(མ་དག་ཀྱི)谿堆(头人)然古尼扎曲的代表达娃才仁签名,地区根布窝巴格桑及根布普布手传签名,扎什伦布寺拉让所属卡穷(མཁའ་ལྷོ་རྒྱུ་ལྷོ་རྒྱུ་)两地之公众代表白玛尺觉及彭吉二人签名,此呈文系抄件无误。

注:

①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

②该处记载的铁猪年所颁文告,经考证在本呈文(抄件)之前。依此推算,咸丰元年为铁猪年,(公元1851年)。又见火猪年另一甘结,内有“根据清咸丰皇帝时所颁之公告”。由此说明,此文内所载铁猪年文告,无疑是清咸丰元年(铁猪年)所颁之文告。

(陆莲蓉译)

(六)

土鼠年①, 卡达(མཁའ་རྒྱུ་ལྷོ་རྒྱུ་)地区之僧俗百姓 为自卫本地区而立之甘结。

土鼠年六月初七日, 政教两法至上, 法主大人尊前:

下署姓氏图记人, 谨此立下信誓不渝之甘结。奉上级僧官大人及西藏扩大会议之命, 由于教敌英军进犯西藏佛教圣地而制造骚乱, 神兵(ལྷ་དཔལ་ལྷོ་རྒྱུ་)②正在驱逐前来侵犯之小贼(按:指英国侵略军)。虽然卡达(མཁའ་རྒྱུ་ལྷོ་རྒྱུ་)山口哨所邻近西藏与廓尔喀边界, 但豺狼阴险狡猾, 惯耍诡计, 难知究竟。敌人无论从哪个山口进犯, 地方、寺庙、僧俗百姓要同心同德, 不惜生命, 守卫乡土。尤其在山口贸易要道之处, 严加防范。火狗年③, 已备妥之武器, 现应再次清点数目; 并有百名藏兵之战术已达到“甲穷马”(ཁྱ་ལྷོ་རྒྱུ་ལྷོ་རྒྱུ་)④水平。拟将清点后的所有火药、锡块、火绳等武器放入公库, 并在其上加盖谿卡头人、公众代表之印章, 另加保存。剩余之锡块、火药绳以及须将未磨完的火药加工, 待大人前来训练新兵时过目检查, 决不失误, 圆满从事。士兵名册之外的其余名额, 由地方、寺庙、僧俗壮丁中征调。除独眼、瞎子、拐子三种人外, 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丁, 要在政府、护法神前立誓, 对所有人克服行贿、视近、偏向。所有十八岁至六十岁男丁之名册, 完整无缺。这些人要自备刀、枪、矛, 没有者向他人借, 所需弹药、火药绳等也要准备妥当。若武器筹备不足, 准备投石器, 弹袋(装抛石头之口袋), 铁皮包的青杠棍等。今后四个月内, 边界侦察不能完成任务的话, 应赴廓尔喀交界之地, 打入敌人内部探知底细为上策。勿按原计划行

定结宗雪仲绒莎本人之章，宗孜擦丁本人之章，贡根布崩略百姓出具盖章，噶则村总管出具，强巴顿珠之章，严久众百姓出具，噶梅根布之章，昂林谿卡百姓出具，谿卡头人罗金坚之章、昂囊欧乌及孜空扎康等，尤扎寺僧众代表出具，总管家普穷之章，素申尼姑寺出具，掌事人能孜之章，普堆众方丈出具，掌事人顿珠之章，涌寺众喇嘛、扎巴出具，掌事人仁增旺布之章，江普众喇嘛、扎巴出具，掌事人赤勒旺布之章，朗普寺众扎巴出具，掌事人杰仲本人之章，莎官府属民古松众户出具，根布斯塔之章，莎姆卓公众出具，根布老贡格之章，次库莎众户出具，掌事人贡噶吉赞盖章，白热众户出具，谿堆（头人）斯彭之章，日百众户出具，谿堆（头人）云珠之章，伦钦寺喇嘛、扎巴出具，强佐乌伦及领经师丹沛二人之章，领经师众扎巴出具，掌事人格彭之章，普皮众户出具，谿堆（头人）来丹盖章，皮纠众户出具，谿堆（头人）次顿之章，皮钦俄顿出具，南吉多吉本人之章，卓隆寺众尼姑出具，掌事人次仁旺姆之章，丹那众根布出具，根布达穷之章，拨丁寺及仁康寺等之众尼姑出具，掌事人白丹参宗姆盖章，杰卡欧堆出具，南钦本人盖章，达卓寺众尼姑出具，领经师班才之章，秋夏众百姓出具，谿堆（头人）达娃吉参之章，让囊诺杰之章，古丹众户出具，达珍之章，扎村莎众户出具，掌事人财务管家罗桑之章。

注:

(陆莲蒂译)

(八)

火猪年①，关于卡达(ཁཎ་ར་རྟུ་)地区寺庙及政府属民 不让外民族越境入侵，立下信誓不渝之甘结

火猪年，政教两法至上，法主大人尊前：卡达(ཁཎ་ར་རྟུ་)地区所属不分教派之各类寺庙，及公、私(政府、贵族、寺庙)所辖寺庙及政府百姓，谨此立下信誓不渝之甘结，一式两份，要旨以闻。

事由：邪愿者洋人宣称，“若使贸易畅通则罢，否则遣兵入侵西藏佛教圣地。”对此决不放进一人。根据清咸丰皇帝时所颁之公告②，以及发誓公约，还有扩大会议发给卡定(ཁཎ་ར་ལ་རྟུ་)哨所指挥之文告精神，应家喻户晓。要在各地所辖地段之重要关卡山口，新建碉堡工事；尤其都素谿卡(ཁཎ་ར་ལ་རྟུ་ལ་རྟུ་)的常规兵(ཁཎ་ར་ལ་རྟུ་ལ་རྟུ་)、官兵(ཁཎ་ར་ལ་རྟུ་)，要经特殊训练后参加防守。各地区政府、贵族、寺庙的百姓亦要参加侦察放哨，不得贻误。侦察放哨，绝不松懈。敌人无论出现在那一山口，首先机智劝降，听从劝归者则罢，否则对有仗势进犯之意者，应为宗教着想，认清责任及其利害，坚决以牙还牙，言行一致。边防部队应尽量增加援兵，每个寺庙亦要“宗教临敌，僧俗武装。”尽量出僧兵，不隐蔽要滑，拿起武器，专心一意地绝不让敌人越过各自负责的边界，做到自守其乡。

由于季节关系，因雪山融化而出现狭路，新建战壕被复盖，因此每年一定要认真巡视。待雪化路显时获有新情报，按照原规定及时通过地方宗本或总指挥及驻日喀则诸代本向政府火速上报。并无遗漏地将目前动员征用之弹药、火绳及所有弹药全部集中，妥善保存，随时供给。无论上述规定是否详尽，日常及特殊之事，均须听从官员命令。对此决无违言，已具文呈报。根据公告精神，如有违者甘受肉体及财产上的惩罚。

桑宗寺与其分寺之掌事者格桑朗结之印，保证上述甘结精神，噶曲寺与其分寺之管家昂旺旦增之印，保证上述精神，严缺根布噶西诺布及公众代表冬百彭错之印，玉娃根布强巴普布及公众代表藏普布之印，王窝根布囊贡白桑旦增及公众代表牙旋媚之印，仁林根布俄巴格桑及公众代表彭错之印，琼达根布喀昂扎堆及公众代表尤堆普布之印，扎章根布囊巴彭错及公众代表扎结布之印，恰旋根布康诺布及公众代表巴桑塔吉之印，孟娃长老宗囊次格及公众代表勒旋扎西之印，擦达根布格玛彭错旺堆及公众代表丁夏旺之印，为保证上述甘结精神，扎什伦布寺喀普拉让玛巴格桑多钦盖章，向秋普根布大尼玛盖章。为保证上述甘结精神，防边军歇丁结布及居本多来、次仁旦增、索南顿珠等盖章。务必要经常放哨、探查；并阻止洋人入境。卡达谿卡头人热卓尼擦姆之代表达娃次仁之印。

注：

①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

②此处咸丰皇帝时期，系指咸丰元年。根据汉藏历算，咸丰元年为藏历铁猪年，公元1851年。此后即称铁猪年文告。

(陆莲蒂译)

(九)

西藏扩大会议给定结宗的指令

定结(ཁ་རྩ་རྒྱུ་མེད་)、谢噶尔(ཞེལ་དཀར་)、卡达(ཁུའུ་ར་རྩ་)仁孜(རིན་ཅེ་)、昔孜(ཤེ་རི་མེ་ཅེ་即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所属拉、昂、彭(ལྷ་ཁྱེད་ལྷ་མོ་ལྷ་མོ་)①等宗谿及官府、贵族、寺院所属地区的寺庙执事及百姓们须知：

兹有外方心怀叵测之英吉利，欲来我西藏佛地贸易，扬言为此须开放商路，不得阻拦，否则将以兵戎相见等等。对此，应予以阻止，不可开例。按以往历次会议之甘结，即使西藏男丁死尽，妇女亦愿坚决抵御到底，矢志不移。驻帕里地区的噶伦然巴携带随员(ལ་མ་ཉུ་)和我三大寺特派代表及粮台官员吉美却觉、孜本擦绒等亦带随员前往，婉言劝阻，若(彼方)听从劝阻而返回即可，如若仗势进攻，决不能听之任之，必以武力解决。

为此，正在积极调动前后藏的汉练兵(བླ་མ་ལྷ་མོ་ལྷ་མོ་)，藏兵和工布兵等，南北上下普遍调兵，并继续动员北方四部(བླ་མ་ལྷ་མོ་)之骑兵，不得懈怠。对方习性狡诈，不知何时会出现在我边界关卡之地，可能会从岗、定(ཁ་མ་ལྷ་མོ་དང་ཁ་མ་ལྷ་མོ་)方向出现。因此，对岗巴所属地区各山口、通道之哨所，概由扎什伦布寺派得力指挥官员负责。如果敌人突然进攻，岗巴地区需要的地方兵和援兵，即由扎什伦布寺的兵员中抽调，不得贻误。此情况已向扎什伦布寺扎萨喇嘛报告。

定结、卡达哨所的总指挥已任命由日喀则宗本杜素色(ཁ་རྩ་རྒྱུ་མེད་ལྷ་མོ་)担任。因此，卡定地区的哨所特指定由汉练兵的官兵负责，再加官府、贵族、寺庙所属兵丁共同进行侦察、放哨，任何时候不得懈怠。如我边区各山口、通道失守而被对方占领，势必造成严重后果。一定严加防守关卡要道，并火速修建坚固、永久之碉堡工事。为此，允许从卡定地区和谢噶尔、萨迦(ས་ཁྱེད་)、扎什伦布拉让所属资龙巴等兵士中动员出兵修建，所需工匠、物资另作安排。

如需要机动援兵，则从谢噶尔、仁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所属的拉、昂、彭(ལྷ་ཁྱེད་ལྷ་མོ་ལྷ་མོ་)三个地方酌情征调。并允许在官府、贵族、寺庙所属区域内，适当选择所需要的得力管事。

上述宗本、臣民及寺庙百姓均应顾念佛教大体，听从总管头目之安排，众心一致。如有玩忽职守者，无论何人均要按历次公告、甘结和军法严加追究，予以惩处，决不宽纵，亦决不允许借故在百姓中敲诈勒索。为此，各宗谿官员、管事、百姓应为公事尽责，不得贻误。关于对方之行动情况，应进行侦察，及时向驻帕里噶伦呈请，并向政府报告，有何情况火速上报。特此颁发此文告，要牢记。

西藏扩大会议②火狗年③

哲蚌、色拉、甘丹、噶厦盖章

注：

①为藏语音译。ལྷ་ཁྱེད་系今日喀则地区拉孜县，ལྷ་མོ་ལྷ་མོ་系今日喀则地区昂仁县，ལྷ་མོ་ལྷ་མོ་系今日喀则地区拉孜

(ལ་ལྷོ་ཁྱེད་ཀྱི་) 回来的, 九月二十日到达扎西绕卡 (བཀྲ་ཤིས་རྩ་ལྷོ་ཁྱེད་ཀྱི་)。

详细情况报告如下:

四月二十日, 我方堆穷谿卡下属两个士兵和巴龙宗的两个士兵及顿珠扎西共五人被抓走。堆穷的一个士兵说话强硬, 马上被敌人杀害。剩下他们四人, 在纳塘 (ནག་པོ་ཁྱེད་ཀྱི་) 兵营呆了一个月零十天, 后又押送到大吉岭关进监狱。此人有一天逃脱, 情况如上所说。纳塘兵营敌官员是巴尔莎亚, 他的响导、翻译皆为锡金的普通喇嘛康热巴和仁那亚巴等人。敌方兵士最多的为纳塘兵营, 约有两千个人。在波东 (པོ་དོན་ཁྱེད་ཀྱི་) 和噶伦堡 (ཀུན་ལུང་པོ་དོན་ཁྱེད་ཀྱི་) 等四个山沟有些零散兵营, 这些兵营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食堂、酒店及军需运输等规模较小。最近在七月份, 廓尔喀藏噶旺都之子, 郭仁杂乃带六百来人从大吉岭到了纳塘兵营。隆吐 (ལུང་ཐུ་ཁྱེད་ཀྱི་) 的碉堡和附近的战壕全被毁灭。据说对方也有和解之意。我们丢失之武器和以前在隆吐碉堡内的东西均未遗失, 今后如调解成功, 可退还。又听说敌方在印度东部有战争。为了便于了解当事人属于我方哪一部队及敌方的详情, 已派汉兵班长何仓 (音译) 携带报告于二十三日前往帕里。同时, 哨所丁本亲自带领四个士兵前往康钦 (ཁང་ཁྱེད་ཀྱི་) 地区侦察, 已返回两名士兵。据了解目前还未发现对我方的危害。丁本和另两随员从康钦去亚龙 (ཡུ་ལོང་ཁྱེད་ཀྱི་) 地区, 返回后有何情况再及时汇报。这个哨所官兵的军饷, 按规定十月五日已到发放的期限, 如须继续呆下去, 请允许向扎什伦布拉仲报告, 从该所辖地区及时安排军饷。

(孟庆芬译)

(十二)

西藏扩大会议给喀定总指挥杜素色的作战命令

事由: 佛教之敌英吉利, 对西藏侵略之企图有增无减, 从未停止。为了防御敌人, 犹如“防水先筑坝”, 做好战备工作。去年特派粮台僧俗二位总管, 令各地军政做好新的安排, 与此相关, 要随时随地进行保卫和夜间巡查。边界宗谿要分段负责, 由你作喀定 (ཁུ་ཁྱེད་ཀྱི་) 地区边境指挥官, 颁补印章。

对于敌人的来犯, 要各自守卫乡土, 按照西藏扩大会议发出的指令 (铃有三大寺和噶厦政府印章) 不得失误, 并应保持警惕。近来, 据帕里边界办事员孜本江坚塞 (ཇི་བོ་རྩ་བོ་རྩ་བོ་རྩ་བོ་) 先后报来的情况, 内称: 在隆吐 (ལུང་ཐུ་ཁྱེད་ཀྱི་) 下部, 扎鲁 (ཇ་ལུ་ཁྱེད་ཀྱི་) 地方, 二月七日我方守卫官兵对外国侵略者的进攻, 予以针锋相对的还击, 正在紧张战斗。为此, 须要你在所有防守的关卡要道, 迅速设置精壮守卫者, 占领险要地方, 严阵以待, 即使骤然来犯, 亦不会袭击哨所。另一方面, 后备兵、弹药、武器、口粮等自备, 如若强敌临近, 土地和人畜亦不致残遭损伤。审时度势, 防守反击, 敢于拼搏, 守卫自乡, 不得犹豫和松弛。如有失职, 丢失领土, 按照公告和军规严加惩处, 以儆效尤。为宗教之荣牺牲个人, 做出与众不同的特殊功绩者, 酌情予以奖赏, 以为昭示。为利济宗教, 不得有误。

土鼠年①二月十七日

注: 即光绪十四年, 公元1888年。

(孟庆芬译)

西藏扩大会议给卡定总指挥之信

俾职定于二月二十七日前往彼处，望铭记。壬狗年②二月二十二日

(孟庆芬译)

(十四)

隆 吐 战 役

土鼠年①二月十三日

近时，二月十日，下亚东孜本江坚塞（ལྷང་ཅན་ཇམ་སེམས་）的呈报，已于二月十三日收悉。侵略者向隆吐（ལུང་བྱུང་།）碉堡进攻，隆吐地方遭受数千名敌兵入侵。而江孜兵力和亚东地区的援兵不足200名，双方交战，寡不抵众。为此，我方急需由各地速派兵援。屯兵和民兵500名，以前抽调的和余下的兵力，必须火速连夜赶到，如若贻误，定要受到军纪惩处。且，我方定结（གཤིང་རྒྱུ་ལ།）山岗，亦会遭受敌人进犯。因此，我西藏与尼泊尔、锡金交界之各地，要认真仔细巡防，代替边界守卫军。我方如不能首先占领咽喉要塞，敌军压境，无法突围，失陷的危险甚大。照此情况，宗本不仅要常驻莎当和扎西绕卡（མཁུ་ས་རམ་ཁ།），亦要不断细致侦察，如有战事暴发的征兆，守卫军和屯军及其他临时地方军，应立即派往各山岗。万一抵挡不住，扎西绕卡地广而又未修完战壕，兵士少的无法阻击敌人，“犹如镰刀割山”②，必然失败。因此我方要善于英勇智谋，敌人兵力强，我方如鼠目寸光，就会失守，全体官兵将会受到沉重惩罚，不能忽略。因此首先要增派兵力巡视，将所获军情向拉萨呈报，方可减轻惩罚。对于边界重大问题，不得贻误，要精进忠于职守。前后由我③的佣人交来两封信，今后凡公众反映情况的报告，请速呈报，于二月十三日。

注：

①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②西藏谚语。

③系指下亚东孜本江坚塞。

（陆莲蒂译）

(十五)

萨迦（ས་གླི།）强佐给领主老爷都素色（མཛད་བླ་ས་གླི་ལ།）的信

土鼠年（注）二月七日晚收悉。

宽仁的领主老爷都素色尊前：本月四日清晨接到指令。最近根据公告的总意图，帕里办事员孜本江坚塞（ལྷང་ཅན་ཇམ་སེམས་）呈报的详情，关于隆吐（ལུང་བྱུང་།）及其附近地方，来了许多外国兵携有大炮。我方军队拟于二月二日以前，撤出隆吐碉堡，否则敌人将要追逐。由于探知细情，准备以牙还牙。故决定将日喀则、江孜地区的军队调往萨迦，并继续扩充兵力，经帕里捷径抵达卡定（མཁུ་ས་མཁུ་རྒྱུ་ལ།）。遵照过去颁发的文件规定，该地区可以调动屯军守卫定结（གཤིང་རྒྱུ་ལ།），屯军必须清点、操练。前后发来的公告，大体一致，不得违背。过去准备的精干兵力、武器、火药、子弹、干粮、帐篷、灶具等正在核实。要指派俗官负责，以高

职官员为宜。接到出发令后，勿误时机，立即出发。

萨迦（ས་གླི།）、秋（མཚོ།）两地区亦应立即下令，由俗官负责，注明情况，请立即复信。

关于此事，近来地方所属屯军欲派往日喀则地区，并下令给夏普谿本，未接到指令前，地区屯军应一如既往。各谿卡立即再次内部清点、练兵。最近如获指令，我方发给各地区屯军携带的武器、火药、子弹、干粮、帐篷、灶具等应迅速清点，练兵。而萨迦（ས་གླི།）、秋（མཚོ།）两地区亦要派兵。为此，地区屯军应立即遵命守卫定结（གཏིང་རྒྱུ།），由一名高职俗官负责，这些情况不仅要呈报，亦应迅速行动，何时须要调派临时援兵抵达边界，允许呈请。令文不变，予以支持。深思，速呈。

注：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陆蓬蒂译）

《年羹尧奏折》摘译①

汪玉明译

一奏闻楚克禅率子逃来事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②谨
奏，为奏

闻事，询问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楚克赖·纳木扎尔③领其子策凌敦多卜乞求前来事，楚克赖纳木扎尔告曰：我母子欲与罗布藏查干、吉克吉扎布等乞求前来，吹拉克诺木齐④闻之，于正月二十八日，率兵五百余，突然来至，杀我弟车臣台吉和属下宰桑八人；捉去我母子。二月初二日，将我母子分为两地看守，本月十四日，看守我之博尔和图等四人告称：“吹拉克诺木齐之言：‘内大军将近矣，今我逃去，汝等杀楚克赖纳木扎尔即来，等语交付’，我等不忍杀汝，我等一同乞求前去内地，故看守我之十户人，弃其马匹牲畜，与我同沿山谷而行，来至比辽特衣，迂我子车凌敦多布，告我曰：二月二十四日，吹拉克诺木齐，派人三十，携我于大将军骗功，伊亲自为使，差来归降。初九日，抵达克勒库图尔，因见内大将军兵势，故三十人领我返去告吹拉克诺木齐，伊往彼处逃去之际，我带领七人往此而来。吹拉克诺木齐复派人二百余，追击于我，我弃行囊败走，来到比辽特衣地方。我母子闻得提督将军来到西尔噶罗萨，故差我之宰桑巴苏，提出缘由，侍卫达鼐转告，提督将军之言于我等曰：“汝等母子既获命逃出，今即前往大将军处请功。”因此，我等即前来大将军处。楚克赖那木扎尔下属之人，原有三千余户，罗布藏丹津⑤逞强带走五百户人，后因其母子欲来降我等之故，吹拉克诺木齐闻之，于掠夺伊之时，又千余户人叛出，今只剩千余户人矣。伊之畜群，牛羊等物，早已被掠。再有，自罗布藏丹津叛起，其母子曾多次遣人即欲归降，但被吹拉克诺木齐等所困，未得亲来，观其获命乞求来内地，殊为可怜，因此，臣我，酌情赏予茶叶、炒面等物，尚且前往其原居之衣克、乌兰、和硕等地，除将其下属之人关照按置差遣外，待青海事毕后，再理伊之事宜，另行奏

闻，为此谨 未叛我等，反天大慈，将人如此成全者，此恩实为奇重，朕甚感念。
奏。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奏明知事送敕书到西宁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

奏明事，雍正二年二月三十日，兵部堂主事平安，将奋威将军之印信、

敕书已递来西宁，臣我为先递印信，曾备一千兵丁，于运送军粮之际，已将此千名兵丁随之遣矣。是以，臣我复派兵丁三百，着随敕书、印信，于三月初一起程，赶送与奋威将军、提督岳钟琪。为此谨附

奏明

甚替，知道了。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一奏自巴库尔赶骆驼至到甘州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 为奏

闻事，自巴尔库尔骆驼送来甘州时，鄂尔多斯都统土伯特、佐领鄂尔德尼，派鄂尔多斯兵丁一百五十，骆驼已抵达甘州。此官兵之马匹，自巴尔库尔方至，均已倒毙，若即刻将其返遣，则前去巴尔库尔有难；如留甘州饲养马匹，则白费钱粮也。再者，巴尔库尔地之兵丁尚多。因此，臣我即将此兵由巴尔库尔将其领来，著交都统土伯特、佐领鄂尔德尼，从甘州遣往鄂尔多斯地方矣。为此恭谨奏

闻，

著交该部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一奏代提督岳钟琪稟奏事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二月三十日，奋威将军提督岳钟琪呈塘报内开：我岳钟琪，率出兵丁，先将捉拿罗布藏丹津之党贼，巴勒珠尔拉布坦、阿拉布坦鄂木布、衣克拉布坦之处，均已明白塘报。十八日，抵达伯尔哈屯，罗布藏丹津属下宰桑绰衣，携眷来降，询问贼罗布藏丹津现于何地？答曰：罗布藏丹津曾与台吉藏巴扎布，同居于额母纳布隆吉尔。闻听大军前来，往彼移去。为向内地军攻战，均已备兵”。故我不可误军机，则急速行走。十四日晚，来至额母纳布隆衣尔，命侍卫达乃，总兵官黄喜林，副将王颂、宋可进，率兵一千，从北路先抵柴达木，遭阻截逃往噶斯之要道。我亲率官兵，由南路夺夜急行，二十日卯时，抵达比辽特衣，擒二喇嘛询问，答曰：罗布藏丹津移去鄂兰母胡尔地方。故我又急速领兵到彼处，之后贼又逃往柴达木。对此，著参将马吉宣、游击周凯杰、范士禄等，共领兵一千，分路照迹追赶，我亲领兵丁，于后追赶之际，沿途相遇贼众，欲降我者，均已收容。向我动手者，多数被杀。捉获罗布丹津之母阿尔太喀屯和伊之二个妹夫格勒克济农、藏巴加，以及俘获男女、儿童无数，牛羊数千。于此，拨总兵官乌哲阿兵丁一千，留守地方。我仍无日夜领兵急行，于二十二日抵达柴达木，参将马吉宣、游击周凯杰等报称：我等奋力追贼，捉拿台吉藏巴扎布询问，答曰：‘罗布藏丹津只领二百余人，曾逃来柴达木。见有守兵，又逃往它处，不知去向何方’。我岳钟琪立即著总兵官黄西林等跟迹捉贼，擒贼之后，除另行稟报外，本日守备刘廷砚李英隆等来报曰：我等率兵，与盆苏克和汪扎尔一同追赶吹拉克诺木齐。十九日午时，抵达乌兰博克

之地，将吹拉克诺木齐、扎西敦多布一并捕获，杀贼百余，缴获马匹二千余、骆驼百余。将其属下男女，儿童均运往天承查干哈达之地。今辅佐罗布藏丹津叛逆之八名台吉俱被我等擒拿，杀死贼寇甚多，所收容之男女人口，约计万余。缴获马、牛、羊、兵器等物不计其数，罗布藏丹津虽然逃脱，但贼党皆被缉拿，现其身亦很孤独，已力穷尽极矣，今将所捉获之罗布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喀屯、贼党阿拉布坦温布等八人和已降之盆苏克、王扎尔等四人，于兵返回之时，着送大将军之前。臣我查之，自二月初八日出兵，到二十二日，十五天之间，除降米有盆苏克、汪扎尔、噶尔丹岱青、多尔济纳木扎尔、达西车凌等外，捉拿同罗布藏丹津为首作乱之贼有阿拉布坦温布、巴勒珠尔拉布坦、衣克拉布坦、吹拉克诺木齐、藏巴扎布、敦多布达什、扎西敦多布、格勒克济农等八人，观平息青海之地，俱系官兵感戴

圣主之高厚恩泽、仰仗

天威，各自尽力奋勉而所告成者。罗布藏丹津之党羽均已擒捉，属下部落我等全已收取，现唯有梭罗木之地，尚有其属下一部落之人居住矣，臣我已知照奋威将军岳钟琪著将此一部落之人快速降顺，因罗布藏丹津竟不得弹丸藏身之地，已领二百余人逃之，虽然遁去，谅亦大能脱出。为此谨具奏

闻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

一奏擒获罗卜藏丹津属下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前以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珠尔、衣尔根王昌汉等为首，率领属于年博东南、巴暖营之西众番，拦路行劫。正值罗卜藏丹津叛乱之际，领其番子，向我军对敌交战，因杀我千总任斌、和兵丁十八人，故于去年十一月，著交西宁总兵官黄喜林等率兵三千，遣往讨伐。尽杀此伙贼番子等，捉首贼王昌汉，当即正法矣。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珠尔，带领五人，寻找罗卜藏丹津。所逃之处，业已奏闻在案。三月初二日，盆苏克、汪扎尔属下之人，色特尔，衣什多尔扎布属下之人达本巴等，捉阿尔加囊苏、罗布藏班珠尔，送来告曰：我等去盆苏克、王扎尔之游牧返回之时，前往哈陶地方，迂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珠尔，询问汝系何等之人？言我名事臣拉木扎木巴，正于查问之间，遇米寻大将军之堪布部下人，问汝等认识此乎？伊等之言：“此即阿尔加囊苏、罗布藏班珠尔”云。我等即言将此辈捉拿之，当伊出刀刺我等时，色特尔将阿尔加囊苏、罗布藏班珠尔从马上打下捉获。阿尔加囊苏、罗布藏班珠尔者，到处为首作乱，系杀我千总及兵丁之人，断不可留，但此口供曰，我系达什敦多布部下，去年罗卜藏丹津，达什敦多布，吹拉克鄂木齐等，派宰桑都拉尔，与我咨文曰：“我等已向内地造反，汝领本部，若遇内地之人，即杀掠之，我已遵行，伊等与我之咨文，今在我家。”因此，臣我已派人去取此书，拿来之后，审问明白，除再行正法外，已与捉送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珠尔之色特尔等，酌情遣去赏赉绸缎、银牌、茶叶等，为此，将捉获阿尔加囊苏、罗卜藏班珠尔之处，谨具

奏
闻

所有悖逆我等之人，皆如此引导被捕者，甚为奇特，此番天之仁慈恩惠，我君臣此一世不可时刻不感戴，诚然畅快，大喜。

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

一奏明唐古特番子缴税事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 为

奏明事，于巴尔克木地方云唐古特番子内，有罗卜藏丹津所属，付税之部。去岁罗布藏丹津叛乱，被我军大败遁走后，臣我言罗卜藏丹津穷困至极，其向此辈征赋以续力量，或隐匿伊等跟前也难叵测，是以曾陆续于巴唐之地，咨行办事之文，命武官和领兵驻守之副将张成禄等，开导传谕罗卜藏丹津部下唐古特番子等，著其降顺之。今副将张成禄来报曰：巴木、古舒、南登、总什、达喇、江喀尔、那龙、石板沟、阿布拉唐、里舒、普纳，此等部落之罗卜藏丹津部下唐古特番子，均来投降。伊等亲自杀牛，以刀割发誓曰：‘罗卜藏丹津者，乃

大国所封之王，今其身既已负

主之恩反叛矣，我等自此之后，只乞于君主进贡，倘若罗卜丹津差人与我等，如果人少，则我等即刻捉拿送与大臣等，假使人多，则报与大臣等派兵擒之’。又言‘在关珠尔之地，罗卜藏丹津属下一部落唐古特番子，亦即刻来降’。待伊等归降后，另行折报。因此，臣我除于四川巡抚处查此来降番子户口数，明白造档禀报，著交咨送外，再，在云南中甸地方之唐古特番子同，亦有罗卜藏丹津属下部落，既然我军现居察木道，著此辈归降亦易，故臣我已知照云南总督、提督，命将中甸地方罗卜藏丹津之唐古特番子火速归降。为此谨附

奏明

很好！高奇卓、郝玉林等，亦尽力将众万番子百姓、喇嘛等降服矣，盖尚未与尔报来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一奏代将军岳钟琪禀奏事奏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先将同罗卜藏丹津为首反叛之厄鲁特贼阿拉布坦鄂木布、吹拉克诺木齐·巴珠尔拉布坦等擒获，复以兵急速追剿罗卜藏丹津等处，奋威将军岳钟琪已三次禀报前来，均奏闻在案，今三月初七日，奋威将军岳钟琪报曰：“二月二十五日，参将马吉宣，游击周凯杰等报称：我等领兵从梭罗木路追赶罗布藏丹津，沿途杀贼一千一百余人，又活捉三名蒙古人，严察询问，答曰：‘罗布藏丹津由柴达木路逃去’。因我等追进之路距柴达木路遥远，故率兵返回。”二十九日，侍卫达庸、总兵官黄吉林报曰：二月十九日三更时分，

我等按将军之交付，立即整顿兵丁，追赶而行，四更之时，抵达博木苏地方，闻得罗卜藏丹津部下之贼行于前面，著侍卫达鼐率察哈尔兵丁三十，急速追进，沿途杀贼一百九十余人，生擒二人，缴获马匹三百余。游击马仲孝，率博塔鄂尔之民兵，从右路追入，杀贼一百八十余人。副将王松，带领川陕总督部下兵丁，由左路追进，杀贼一百六十余人。总兵官黄喜林，副将宋可进等，各自率兵，杀贼二百一十余人。五更之时，收兵以后清查，共得马匹三百余，骆驼一百余峰，牛羊一千余只，妇女、小孩甚多，由于急忙追赶罗卜藏丹津，杀年轻力壮汉子七十余人，余者全部抛弃。挑选膘好可用之驼马，给予众兵丁，余者皆因不可使用，亦抛弃之。复继续追赶云，于二十日午时，抵达柴达木，此一昼夜，行走二百余里，四面均纯系沙地，因得不到罗卜藏丹津之去向，故四下遣兵丁往追，捉拿四贼询问，答曰：‘罗卜藏丹津闻得大将军前来之悉，于十九日晨，带领五人，俱牵强马，从山沟之路遁往梭罗木地方。’立即带领此辈引路，星夜追赶。二十一日巳时，抵达山沟之地，捉获罗卜藏丹津部下一百余人，及兵器，另杀年轻力壮之贼九十余人，余下老少皆弃之。又降服罗卜藏丹津之色布滕卡等二十户。于此辈询问罗卜藏丹津遁去之路，答曰：‘罗卜藏丹津逃往西北山林里’。立即带色布滕卡引路继续追赶。抵达西锡地方，捉罗卜藏丹津部下五十余人，缴获骆驼二十余峰，牛羊甚多（皆成飞虎将矣真正可嘉）。彼时即已二更时刻，强行一百五、六十里又因黑夜，行走有难，故即止兵于西锡地方。杀捉获之年轻力壮贼三十余人。二十二日五更起程，日出之后，擒获台吉色布滕、博硕克图二人，及其属下部落二百余户，立即命色布滕、博硕克图引路继续追赶。抵达桑托罗海地方，著侍卫都莫车、色尔图领兵七十，跟踪追赶之时，捉贼四人（千古未闻之奇魄），山西商贾二人询问，答曰：罗卜藏丹津巧扮女形，三日以前，领十人半夜行径此地，骑牵者皆为肥马，行走甚急，次日，近千男女，携骆驼、马、牛，亦经此地，行走略缓。黑夜，因林又大，歇马之间，斩此四名蒙古人。四更之时，迫行一百三十余里。二十三日申时，抵巴哈诺木欢地方，两路官兵追赶随罗卜藏丹津溃逃之三百余男女，斩贼百余，得驼七十余峰，马三百余匹，牛羊千余。活捉头目四名严加询问，答曰：罗卜藏丹津牵强马、骆驼、三日前即已经过。伊于林中半夜行走之际，因岔路甚多，故我等未能赶上，伊向何处我等不知。因之，杀此头目及壮汉共一百四十余人。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止兵。二十四日五更动身，继续追赶，行一百一十余里，抵滕格里地方。得罗卜藏丹津部下六十余口，马匹百余。询问此辈，均言罗卜藏丹津舍命溃逃者已远。前者台吉四人，恐大军来斩杀伊等，已逃入沙漠中，对此斩力壮逞强者三十余，立即整顿兵丁急速追赶。二十五日，日略偏斜时刻，追上台吉绰罗木、班弟达俱杀之。至于台吉额尔德尼、巴尔丹因马乏已坠后矣。得此四台吉之部下百余户，罗卜藏丹津坠魂，骑牵肥马，不分昼夜，遁去者已远。（如此方是效力朕实观之不忍）且追赶五天五夜，行走八百余里，皆系碱渚之地，因于林中行走，水草殊少，马匹全已倒毙，业已疲乏，且滕格里以西（完全如意甚当之极，穷贼出尽醜恶生不容死况虽暂寄偷生逃往何处真属庆快）有三月沙漠之路，追进有难，总而言之，返回军卒，二十五日于萨里地方，搜山之时，得罗布藏丹津部下蒙古汉子八人，妇女十余，八名蒙古汉子俱杀之。二十六日，于鄂琐尔吉之地搜山时，并无蒙古汉子，共杀贼一千二百余。我岳钟琪思之，罗卜藏丹津虽无日夜逃去，竟无行粮，仅剩几口人跟随，断然不能远去。查，于哈尔吉之地，居三十三家台吉，皆为顾什汗兄弟之子孙，前此辈曾被达颜贝勒管辖，去年为罗卜藏丹津所迫而从行

之。罗布藏丹津穷极，寻求前往此三十三家叵测，故已书蒙古文书照行，传谕伊等曰：若罗布藏丹津寻去汝等跟前，汝等共同捉拿送来，我必稟报大将军，奏于君主，予汝等封诰施恩，倘若背逆将贼任意放逃，(想及得好即便收留隐匿亦不过苟活数日耳)或是隐藏收留，则定遣大军，同布龙吉尔官兵一起两路将汝等征伐歼灭之。再，梭罗木之地尚有罗布藏丹津属下部落，此间，若不收降，复叛出来叵测，因此，遣侍卫达鼐、副将纪成斌率领八百兵丁，前往收降此辈，我诸路官兵追赶罗布丹津时，前后共杀罗卜藏丹津部下三千一百一十余人，我岳钟琪，于三月初一日，由柴达木领兵返回，拟将此次捉拿，抢降各部落人口数，和所得器械、马、驼、牛、羊之数，一并入档报告。臣我查得，逆贼罗卜藏丹津，去岁被我大军击败后，除贝勒、贝子、公、台吉陆续来降外，我大军出征后，被其所迫而不得来降者，俱去乞求奋威将军，投降我朝。协助其为首反叛之阿拉布坦鄂木布，吹拉克诺木齐、台吉藏巴扎布、巴尔珠尔拉布坦等人均已捉获，伊部下可动手者尽杀矣。罗布藏丹津穷困至极，巧饰妇女，仅带几人隐于林中，沿山遁去。今伊佩带之箭翎皆完矣，其属下部落余生者，我等均已收容。先遣噶斯路者，其部落亦被我军捉拿、斩杀矣。罗卜藏丹津即得命脱出去罢，但仅剩孤身，(原无干系，大事已十成完全如意，朕惟感上苍之赐佐嘉尔等之勤劳外，实无可谕者也。)已抵绝境，终久被我擒拿。将伊不得并无干连。今青海之事均已完竣，全部会聚青海之诸王、贝子、公、台吉等议事，不指明各自游牧之地，和不表露伊等所行事之是非、罪之轻重，日后长久放纵而行，若不订立法度，则此等(是妙不可言)之众，亦不晓主之威武、王法。今布龙吉尔之巴噶阿拉布坦，台吉阿尔萨兰，此数日内即来西宁，尚有此丹津、台吉阿拉布坦、巴苏台、诺尔布、库伦之喇嘛鄂尔克鄂木布，均未擒获，本月初二日，此辈现青海之事已定，汝等各自携带户口之数，速来西宁，今为汝等青海之众长久太平安生，则会聚议事，已照行牌(甚好)票矣，此间，伊等若亲自乞来会聚议事，则将青海共同之事定办之。倘有不可之人，现布龙吉尔之地，牧草亦已发萌，相机派兵，(相机而行)彻底尽杀此辈，为此恭谨

奏

彼此欢乐！除文字外，实再无言语，大喜。

闻

雍正二年三月初八日

一奏请拣员调补知州等缺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遵

旨为调补放知州事，臣我于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在京师之际，与臣降

旨：‘著将被军旅录取之副将程吉番之子阴生程士先，拿去尔职学习事务，晓事之时，用于知州。’钦此钦遵，臣我即将程士先带来西安教事，后著交付肃州运送军粮之事后，均能按限期抵达。又带西宁军地，催逐军粮，派往各处，均无耽误，看来，人品忠厚老实，办事多于尽力，今西安之部正寺胡齐恒来报：西安府所属董州知州张本见之父已故，照例丁忧离职，此缺即由程士先补放，乞请

圣主施恩准行，敕

旨该部为此谨

奏

好，已敕旨该部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一奏明鄂赖到西宁办理边务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

奏明事，内阁学士鄂赖，因自西藏巴尔喀木路返来，故已将奏折之稿与臣我递来矣。今青海之事，虽然已毕，但当办之蒙古事尚多，现西宁无人熟通蒙古事，是以臣我已命鄂赖抵达成都府后，驰驿速来西宁料理蒙古之事等因照行。为此，谨附奏明。又符朕之料理，我君臣何缘分不晓，似此符合者不可胜数，实应喜悦，此地诸臣官员等如何言语。大将军即符朕意行之，相隔数千里彼此如何得知，真是奇特，持天仁慈事顺相宜，方如此成效，将此勿得等闲视之。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一奏明阿拉布坦投诚日期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贝子阿拉布坦，其妻赏格，其弟达玛林，台吉阿尔萨兰，于三月十二日自布隆吉尔从甘州路前来西宁归降。臣我将此辈之事会盟审理，待青海所有之事均已定后，除另行奏

闻外，现将阿拉布坦等抵达西宁之日，谨具奏闻。

知道了，将阿拉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等几个为首之贼来京城正法，即于会盟之地，寻求正法之理议奏之。

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

一奏代将军岳钟琪谢天恩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能

奏承受

敕书，印信之日和叩谢

天恩事，雍正二年三月十五日，奋威将军四川提督兵岳钟琪呈文内开：“三月十二日，抚远

大将军派陕西都司金坚、四川提督部下游击高潘桂，将奋威将军之

敕书，印信，送来布堪地方，岳钟琪我，率领官兵，跪拜迎入营盘，遥望

皇宫，叩谢恩典，伏恩，岳钟琪我，世代承蒙国恩，竟无答报，且

圣宗仁皇帝，过分举用，放任四川提督，今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等，因犯

天讨之罪，故我岳钟琪，遵
旨领兵，应征之后，日以继夜，歼灭逆贼，经常思念，略尽报答之心，当时，
主上又施弘恩，颁发予奋威将军之
敕书、印信，此任用者，又为重之，益发难以答报，岳钟琪我，惟有谨慎小心，尽力勤行
主之寄托，以求得万一之报答也。岳钟琪我将承受
敕书，印信之日，以及叩谢
天恩等处，乞请大将军代为转
奏”云。为此谨具转
奏。

览卿奏谢知道了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奏闻阿旺察布之弟谢恩折—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去岁派四川巡抚蔡珩、把总王仁龙给里耶乌齐地方之臣勒库图克图阿旺察布送去印信、
敕书后，阿旺察布已故，爱照里耶乌齐地方之喇嘛，唐古特众头目和庶民等所求，将该
印信、敕书授与阿旺察布胞弟札西朗吉之处，业已
奏明，今将札西朗吉，为叩谢
主上之恩，呈来之唐古特文书，粗略翻译阅之文牍内称：“我等原为里耶乌齐地之末级喇嘛
圣主施弘恩，赏赐印信、敕书，我兄弟无福，于印信、敕书递来之前，即已故去，
主复施恩，将该印信、敕书、转授我札西朗吉，如此再三施予之奇恩，断然不能报答，札西
朗吉我，谢
恩承受印信，敕书，惟有将来到我里耶乌齐地方一切之事，尽力效劳，好好约束我之部众，
不生事端，除诵经祈祷
君主万寿无疆外，意无报答之处”云。为此谨具奏
闻。

知道了。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奏闻插汉副官华善报告折—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先据关照插汉丹津副官华善呈文内开，王插汉丹津呈曰：“我子端多布王扎尔，害病
甚重，我妻纳木扎尔仅此一子，今或令我妻进入护养，或遣我子于塞外拉布龙庙，符合
水土医治之处，乞请大将军明鉴”。臣我思之，插汉丹津于去年被罗卜藏丹津掠夺而向我
等乞入后，伊部下之众陆续将其寻来者，均已留在塞外，因人多且无总管之人，竟天安
宁，贼事亦多；自将纳木扎尔外遣总管以来，现虽略好，但其身入内后，属众复具事端

回测，是以臣我，曾著交付副官华善照行曰：“插汉丹津之子端多布王扎尔欲遣拉布龙庙养病，乃系按其所求，故著遣端多布王扎尔于拉布龙庙医病之。插汉丹津仍留兰州会盟议事，待青海全部事定办毕后，即将其遣往原牧地，尔于插汉丹津明白晓谕之。”今副官华善来报曰：华善我，已照大将军之交付，明白晓谕于插汉丹津。差派笔贴式曾福，若交付将端多布王扎尔送往拉布龙庙，已于三月十日从兰州起程矣。插汉丹津仍居于兰州。”为此谨具奏

闻。

知道了，好。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一奏闻副将军阿喇衲稟奏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三月十七日，副将军阿拉喇衲来报曰：二月十六日，双塔额尔卡伦驻军，捉送来征凡地方一逃来名曰李子培之百姓，对此询问，告曰：“去年十月，我去珊州驮粮之际，被蒙古贼捉获，巴砸尔将我役之，刚于我逃来之前，不知伊等何处夺来骆驼两峰，以及烟、茶、袍子等物，在巴砸尔家四日，合伙向东而来，伊等起行二日后，我即逃出，我因不懂蒙古语，不知它情。”本月十八日，第三驿站笔贴式张国福、把总刘方元呈文内开：“为迁移我驿站车道事，十五日，遣马佩子，张久去看地势之时，我等抵达吉吉谭。遇五十余蒙古贼，将张久捆绑之，问汝系何人时，因张久称已为哈密来之商贾时，方予遣放。蒙古等还声称来五百兵丁。”阿喇衲我思之，此定是阿拉布坦、巴苏泰等附近居之，拦路肆意行掠，若不清除此辈，路途不得安宁，是以选派满、蒙、绿旗汉兵等五百兵丁，选乘精快驼马，以总兵官孙继宗，喀尔喀扎萨克佟莫克为首，前往唐河下游哈拉诺尔阻截，贼若于游牧附近，汝等酌情而行，若远，除领兵退回遣派攻占外，贼等由大路前来桥弯附近回测。复派索伦、察哈尔，绿旗汉兵等三百兵丁，著交付索伦总管阿尔图，汝等前往桥弯备之，直至次窝全探息，业已差遣起程。二月三十日，副将刘少宗率兵来后，精选其兵二百，与蒙古兵丁一并差遣，接济孙继宗等。三月初七日，总兵官孙继宗等返来告称：我等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哈拉诺尔，跟踪追赶者来告：有百余匹马、驼之新踪迹。再，三贼远望我而败去，我等即以兵急速追进，前行之前锋侍卫淳扎布等捉拿二贼送来，询问伊等，告曰：“我等系巴苏泰^⑥部下之人，在庫勒、阿绿巴尔虎内，我七十余人拦路阻截获骆驼五峰，马、骡近十四，昨日抵来，今日闻得大军来到，阿拉布坦，巴苏泰等和库勒几家之众，甚是惊怕，便向阿绿巴尔虎败去。”言后，我等将捉来二贼杀之。即命兵丁火速追赶一夜，次日中午，赶到推莫尔图，贼足敷五百，其妻眷属、行李遣于前头，于后呈受殿后。我等列兵攻进，贼等则不能招架，将摇篮内婴儿、以及牛羊，全部丢弃，仅携驼、马、妻、子，败去。我等马、驼乏困，而且日落，因为昏黑未深追赶，收兵返来，杀贼近三十人，受伤者甚多，我兵之内，仅索伦兵两名，察哈尔兵丁一名，被枪弹打红肿。得厄鲁特男孩一名，女孩一名。驼、马、牛、羊、骡、驴，共有近万只，给予官兵作为行粮，沿途将疲乏丢弃者解下，现携来羊四千六

百余，牛五百八十余，骆驼三峰，马、骡、驴足有百匹。今除将携来之牲畜、厄鲁特之男孩和女孩，均分给前去之大臣、官员、武士等外，已将负伤、生擒、攻战官兵等名，另造清册禀报矣。臣我思之，我举大军，将罗卜藏丹津一起叛乱者，全部擒拿，致（**可谓愚而中化不醒者也。**）使罗卜藏丹津穷困至极而败之。青海之事均已平定，伊等无不闻之，是以臣我，于三月初二日，著公、丹津、台吉阿拉布坦、巴苏泰、诺尔布、库伦之喇嘛、额尔克鄂木布等，前来会盟议事等因已取牌文照行，视此情景，（**随他自作耳**）此辈未必见我等去取而即前来。臣我著交付副将军阿喇衲照行，除将在布龙吉尔所有满、蒙、绿旗汉兵之马匹，火速喂肥以备外，将从山西大同调来之绿旗汉兵率来，将总兵官马迪伯从巴里坤调来之兵率来，均著行与总兵官李跃亦已将伊等部下军马火速喂肥以备之。若望丹津等不来之息抵来，即著派此兵杀灭贼众。为此谨具奏闻。

甚是。

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

—奏闻兵丁骆驼抵西宁日期折—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闻事，在由巴里坤前往甘州行取骆驼内，选驼七百五十五峰，送往西宁之时，于今年甘州来之五百鄂尔多斯兵丁内，派兵三百，台吉丁藏拉西等率领吆送。三月二十六日均已抵达西宁，此辈来至西宁，出痘者多，且蒙古等甚怕此事，现青海之事均已平定，此辈若留西宁，白费钱粮，因此，臣我将此之百鄂尔多斯兵丁，著交付台吉丁藏拉西等，于三月二十二日，由西宁起程，遣返恒城之边疆鄂尔多斯之地。今将甘州下余之二百鄂尔多斯兵丁，暂留甘州，俟布龙吉尔附近事毕之情出来后，再遣回鄂尔多斯之地。为此谨具奏闻。

知道了，著交该部存案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参第九贝子允禧违法折—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奏，为奏参事，今年正月二十七日署理河州之副将事务游击岳绰龙、署理知州事务佟潘须、齐生等，由河州擒送三名旗人询问，答曰：“我名乌牙图，护军，九贝子之委牧长。此名巴尔，另一名增寿，均系御前披甲，牧马之人，贝子派我等买喂马草豆，遣往河州附近牧马地方观之。”彼时，正值派兵之际，且贝子允禧差乌牙图等前往河州者，因不知虚实，故与贝子允禧遣去调查之文。贝子允禧回文内开：“从西大同附近购买草豆，因难以得到，故我差乌牙图、增寿，巴尔等去河州购买草豆者，实也。”因此，臣我向贝子允禧之牧长乌牙图询问，尔去河州时，贝子于尔著交付何事而遣之处，照直回答，答曰：

“正月初六，我贝子管家正白旗二等侍卫乌耶齐，与我交付者，贝子之言，尔等前往河州购买草豆、再河州附近牧马之地观之，倘若没有，即往黄河那边观之，于是与我等白银八十两。于初七日，我等由西大同起行，十日抵达河州后，地方官员将我等捉获之。”臣我又掷夹棍威胁问到，仍如此回答，别无情由。询问巴尔、增寿，答曰：我等均系牧人，管家乌耶齐，均将事交付乌牙图，我二人随乌牙图前往，一切皆不晓得。窃查，河州者，乃边疆之地也。蒙古、番子杂居且正值边外有事之际，倘无凭证之人任意行走，则事出后，于系甚大，贝子允禩所有之畜亦不为多，西大同之地虽小，然伊有多少生畜草豆无处可购之？贝子允禩，理应遵

旨，静居于西大同，严加看管部下。然而今却不与我行文，而以此借故，将此等小昏人肆意遣往边疆地方者，何意？甚为非也。再，侍卫乌耶齐者，非贝子允禩所管辖之人，既然料理贝子家务，即便允禩言欲派人前往河州，理当与其阻止，而且伊系在西宁兵营之人，河州皆边疆之地，不可任意差人并非不知，今随意派遣乌牙图等，亦殊为非也，护军乌牙图，虽然服从管家侍卫乌耶齐之言而前往，但其众乞求将无理所行之罪不可赦之。恳乞将贝子允禩、二等侍卫乌耶齐、护军乌牙图，均著交付该部严加议罪。如此之时，边疆之地不致兴事，且人亦不敢肆意行之。为此谨具参奏。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奏代将军岳钟琪稟奏事折一

○抚远大将军、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谨

奏，为奏

闻事，奇威将军岳钟琪呈报，今年三月十三日，一等侍卫达鼐来报：我于三月初三日，按将军之交付，命副将纪威斌等率兵八百，由柴达本起程，前往梭罗木等地搜寻罗卜藏丹津属下，本日前去西锡之地讨信，言夹木灿堪布喇嘛藏子不代山后，于对，我等恐其由西藏之路逃遁，随即派遣察哈尔兵丁一名，扎萨克阿拉布坦之人一名，著取居于乌兰德西地之色布滕博硕克图属下宰桑等。再，先由将军处将收容各自属下差遣。将台吉津巴、宰桑额齐尔鄂多克等，派蒙古兵丁一百，防范去西藏之路，摧迫差遣之后，我等即刻率兵，夜半追逐。初三日，询问夹木灿堪布喇嘛所留属下和宰桑多尔济夹木灿等来降之四十余户，此辈贼等所去之处，则即追进。初四日早，前往梭罗本地取夹木灿堪布等贼，当我等对战之际，大破贼众，贼半夜退去。我兵尾随追赶，津巴台吉等预先阻截盘旋到路前时，我等则由后方两面夹攻之，尽杀夹木灿堪布和其同逃之多尼尔吹扎木苏等三百三十余人。将夹木灿堪布、吹扎木苏二人首级，著派兵部之监生，领催舒都龙、察哈尔兵一名、努力奋勉之回子一名，送往军营。查，除以津巴迁出色布尔滕博硕克图等人一百一十余户，搜寻罗卜藏丹津属下楚胡尔等之十一户和夹木灿堪布留下之四十余户外，因梭罗木等地并无人居之，故我官兵同取色布滕博硕克图等二百余户。观其丰牧美水，由克鲁尔路返回等情已前来塘报。查，夹木灿堪布者，系达赖喇嘛属下之人，与罗卜藏丹津合伙作恶，因上天不容，伊自身及同伊逃之多尼尔吹扎木苏属下三百三十余人，均已被我杀之，无一逃出。再，夹木灿堪布属下先多有投降我者，臣我行文达赖喇嘛，

奏

除另派强人管理此辈外，为此谨具
闻

不应宽宥，将所有砍的捉拿杀了，杀的杀了，此夹木灿堪布也已正法，实系可赞，朕惟有喜悦，除嘉奖尔等大将军，由将军直到兵丁外，实不与尔等降旨。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注释：

①此十七份奏折，系笔者摘译台湾故宫博物院所编之《年羹尧奏折》专辑中（二）清字折部分。其奏折之题目为原书所书。译文行间所加之汉字，原系红色，为世宗宪皇帝雍正之批语，即所谓朱批；奏文后之批文，原系红色满文，亦为朱批，后由笔者所译。此等奏折多是有关平叛青海罗卜藏丹津事，时间为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

②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湖北巡抚遐龄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四川总督兼巡抚。后以平定西藏有功，授予川陕总督，极为清圣祖康熙皇帝所器重。雍正时期，青海罗卜藏丹津胁众台吉叛乱，劫亲王察罕丹津，侵掠诸部，帝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会同四川提督岳钟琪、前锋统领苏丹和驻扎青海西宁办青海事务兵部左侍郎常寿等，统领满州蒙古绿旗大兵平之，晋升太保，封一等功。羹尧拥有重兵，久居边关，屡立大功，惟以功高而骄，为帝所忌，终以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大逆之罪五条，欺罔之罪九条、僭越之罪十六条，狂悖之罪十三条，专擅之罪六条，忌刻之罪六条，残忍之罪四条，贪黷之罪十八条，侵蚀之罪十五条，计九十二款大罪，下狱赐死。

③楚克赖纳木扎尔（Cukiai namjal），与奏折题之楚克禅系同一人名。清实录亦译作楚克赖纳木扎尔，与满文同。

④吹拉克诺木齐，系青海一贝勒，伙同罗卜藏丹津于青海叛乱，雍正二年二月三十三月于乌兰伯克被擒获。

⑤罗卜藏丹津，系青海厄鲁特蒙古一台吉，顾实汗之孙，亲王扎什巴图尔（又音译作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同清朝击败占据西藏之准噶尔兵。雍正元年（1723年），因策划割据青海，煽动当地蒙古各部叛清，被清军击败，投奔准噶尔部。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伊犁时被俘。

⑥清实录内载：“……据副将军阿喇衲报称：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抢夺，宜行歼除，臣令总兵官孙继宗喀尔喀扎萨克通摩克等率兵进剿，至哈拉脑儿，知阿拉布坦，苏巴泰等逃亡阿绿巴尔虎……”。其中巴泰与本奏折等文有异，满文均为巴苏泰（hasutai）。

⑦此奏折未载清实录，而实录却载：“宗人府参奏贝子允禧，差往西宁居住，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请将允禧革去固山贝子，其所有属下佐领，撤出为旗下公中佐领，得旨，允禧革去贝子，撤出佐领之处，俱着宽免。”

从略谈世界之形成渐次阐述夏尔巴先祖世系

尼泊尔·桑杰丹增著 张国英译

前 言

这篇文章译自1971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夏尔巴社会组织与宗教研究文献汇编》第一部，此书是法国学者A·W·麦克唐纳汇编的。原作者是尼泊尔籍的夏尔巴喇嘛桑杰丹增，全书共分三部分，即：夏尔巴喇嘛桑杰丹增传记；夏尔巴佛教史；从略谈世界之形成渐次阐述（夏尔巴）先祖世系。这里译出的是第三部分的全文。

1983年2月

向一切佛恭敬顶礼，归依佛，人类乃佛教善法所保护。这里要讲的是通过略谈世界之形成，渐次阐述（夏尔巴）先祖世系。

最早，世界的形成，正像智慧圣者（འཇམ་དཔལ་འཁོར་ལོ་མཆོག་པོ་།）所概述，虚空风起，风上积水，大地依附于水上，众有情（འགྲོ་བ་ལྔ་པ་འདྲིལ་བ་ལྔ་པ་།即生物）即依靠这一切。

世界就是由众有情之共同的因果而形成。开始一切皆无、皆空。虚空中明净、清彻，形成一具白色光辉的三千世界。它的上面为风的坛城，可分成能搅、能遍（ཁྱུ་ལྔ་པ་།）、能暴（རྒྱ་ལྔ་པ་།）、能聚（ཕྱུ་ལྔ་པ་།）、能熟（སྤྲུ་ལྔ་པ་།）、能分等六种功能。风呈绿色，形状像被水圈围着的交叉金刚杵，高达六十亿“巴扯”（译音，汉译“逾缮拉”或“由旬”，是古印度计量单位名称，一个“逾缮拉”约合二十六华里），面积大至无数“巴扯”，身识触之，其质呈坚硬状。

它的上面，为水的坛城。平静而又清彻，由云间的精华变成，这水的颜色洁白，形状浑圆，厚达一百一十二万“巴扯”，周围被风围绕着而不外溢。

它的上面是土的坛城，由风搅动水而形成，具有黄金的本性。这土的颜色是黄的，形状为正方形，厚达三十二万“巴扯”，面积大至一百二十万三千四百五十“巴扯”，水的面积跟它一样大，周围的长度为直径的三倍。

前述大地上的状况，在刚形成的时候，由于风的作用，分了纯净和污秽，遂形成七座大山，四大洲，八小洲和铁围山等千百万个山峰，在诸山之间的各种天界，生成云，因长期下雨之故，大地上即分别形成具有八种功德的大海和盐碱海，深至八万“巴扯”。

须弥山从金色的大地上突起，高至十六“巴扯”，一半没于水中，一半露出水面，下半部有四个梯级，上半部为园型，其质，均由白、蓝、红、黄四种宝贝所构成。四个梯级的高度从底部计算分别为：一万六千、八千、四千、二千“巴扯”；它们均被菩提树围绕。须弥山从内至外依次有七座金山和一座铁山，共八座。这些金山离水面的高度，从中间的一座往外算起分别为：四万、二万、一万、五千、二千五、一千二百五十、六百二十五、三百一十二个半“巴扯”。金山之间有七个大的和八个小的香水海（或戏海），其他是盐碱海，海的宽度分别为：八万、四万、二万等“巴扯”，成倍递减。

在最边远的金山和铁山之间的盐碱海海面上，呈现出微妙奇异情景，那便是胜身洲等四大洲和八小洲。

须弥山之东的大洲，其上部形状为半园形，周长为六千三百五十“巴扯”，南洲上部形

状为三角形，它的周长为六千三百五十“巴扯”，西洲上部形状为圆形，周长为七千五百“巴扯”，北洲的上部为正方形，周长为八千“巴扯”。八小洲分别在四大洲之下左右两侧，形状分别和各大洲相同，大小为各大洲的一半。

我们现在所居之地即属四大洲之一，在须弥山之南的“瞻布孜西玉白”洲，也叫南瞻布洲，此洲在正南方有印度之圣地“多杰顶”（ཇམ་ཨེར་ཀའ་རྒྱལ། 意为金刚座）；西边有邬仗那（印度之西一古地名）和阿拉廓夏海（湖）等；北边有西藏雪域、香拔拉等地；东边有汉地（中国）的五台山等。另外，上方天空为诸神（佛）天界，一般分欲界六处；色界十七处（注：初静虑三处，第二静虑三处，第三静虑三处，第四静虑八处），以及无色界（即诸识生长处）四处（也译四边，即生灭、常断、有无、现空）。上方比下方为更殊胜。

大地众生的形成，按《究竟一乘宝性论》所云：“诸如各种蕴、界、根、靠消除业力和烦恼，命运和烦恼无常规、常在意念和行为中，不合理的意和行，以心之纯净为上乘，以心中自然之本性，则不能领悟（依止）诸佛法”。意思是阿赖耶产生之思惟，贪恋能取所取，以至积下轮回运转之业果。长期陷于色界，处于心识迷蒙之中，即不能领悟之清醒的福德，像铜壶滴漏一样，逐步丧尽，越来越往下沉没，以至坠落于南瞻部洲，得到了人的称号。

诸神之寿命由八万个无表色大劫（佛教的一种很长的时间单位），然后逐渐缩短，最初，世界上的人寿是无限的，后来逐渐缩短，变至现今的人寿只有五十来岁，而且要继续变少，以至变到只有十岁，身体也是上方的神比下面的神大。世界初时，人类身高三十二肘（注：一肘约24公分，当时人身高约为768公分），以后逐渐矮小，变到现在的人只有四肘高（约96公分），将来还变得更矮小，甚至会变到只有一卡（即母指和食指或中指张开的长度，约半尺左右）或四指高。

诸神的美丽和享受极为优越富足暂且不提，就人的情况来说，世界上最早形成的人是不烦恼的，形体美丽而且有光芒，能飞入天界，享受着珍馐美味，具有无限的本领，这就是第一大劫时期的人，此时的人为化生。随后，人的寿命、福分和本领逐渐下降，降至一千万岁。世界上的人遂从有光的卵中生，那时业力行空，吃的则是食物之精华。此后，人寿从六百万岁，再十万、十万岁地逐渐减少，此时人成为湿生，而且每生一人，由业力所致，能得到一头如意牛供食用，一匹骏马为其代步。以后情况又逐渐变坏，食树果，穿树叶，再后，吃犹如蜜腊而且像新鲜酥油一般颜色的地肥（传说远古时期可以充饥的天然食物），穿棉制衣物，此时人为了排除食物中的渣滓，便初次生出肛门，身上的光芒也随之逐渐消失变的黑暗起来，因而有共同业力的造化，则出现了太阳，炽灼的太阳降落后就成为夜晚。为克服夜晚之黑暗，也便出现了月亮，月亮也为太阳之伴侣，月亮寒极而盈亏，为克服月亏时之黑暗，遂出现了繁星，就这样依于昼夜更替，月亮盈亏和星相，形成了星曜吉凶，小时和天数、日和月、夏、冬、秋、春、年和劫。在距香水海海面最低处也有四万“巴扯”高的天空布满日月星辰。

太阳和月亮形状，呈扁圆形，厚度为五“巴扯”零四个半“江扎”（即能听得声音的区域，约二哩），月亮上下的直径为50个“巴扯”，太阳的直径为51个“巴扯”，周长为它两个直径的三倍。太阳的质为火晶，月亮的质为水晶。

在食物方面，能逐渐地吃到竹笋和无糠秕之香稻，人，变成明显的烦恼者，男女生殖器官发育成熟，遂开始产生了拥抱交媾。为了这种性行为不致受别人的干扰，和不被耻笑以及避免各种内外损伤，而建造了简陋的茅草窝棚，这便是最初的茅草房家庭。

这时人变成胎生，积爱嗔之宿业，香稻有了糠秕且须收割再种植。这时，贪心大者就积储，懒惰者就偷盗，嗔怒者就抢劫。故此，需从众人中拥立一名受人尊敬和信任，能分辨是非曲直的人，作为中证人。这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王，即众人拥戴王。进而即发展为所谓王族（刹帝利姓）；另一些人厌恶居家，一心寻求像食草动物一样纯净的人，便发展为所谓婆罗门种姓（བཀ་ཟེ་འི་རིགས་ཀྱི་ལོ་ལྔ་པ་），又有一些不认其父亦不认其母，善恶不分的人，便发展成了尼陀罗种姓（རྟ་ལོ་ལྔ་པ་འི་རིགས་ཀྱི་ལོ་ལྔ་པ་）；还有一些在家孝敬父母且为官长者，便发展成为所谓吠舍种姓（ཤར་ལོ་ལྔ་པ་འི་རིགས་ཀྱི་ལོ་ལྔ་པ་）。

众人初选国王时，人皆一同选举，而无王和其他各种姓的区分，此后才分为四种姓，而且由于积贪、嗔、痴三种业力，遂造成三种恶果之身，以及各种痛苦。然而，积善缘者，即出生于高贵种姓，能解脱、能得到一切智慧之地位。其他人便和畜牲等而互相轮回，已经或将要轮回成为罗刹、夜叉、魔、厉鬼等等，这是不可抗拒的。

现在谈谈南瞻部洲西藏人，尤其是夏尔巴人祖先世系和历史发展过程。如《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所说：“雪域海潮退，芸香树成林。”被雪山围绕的西藏，最初，全部被水淹没，大地像涂着吠琉璃一般，后来海水逐渐退落，芸香等各种树木得以生长成林。此后，该地方首先被夜叉鬼（ཉམ་ཁྱེ་ལྔ་པ་）掌管，取名为“桑玉金美（བཟང་ལུ་ལྔ་པ་མེད་པ་ 意为尚未装饰之地），随后被魔鬼（འདྲ་ལྔ་པ་）掌管，地名改称为“兑玉卡热古尔（འདྲ་ལུ་ཁ་རྟ་ཀུ་ལྔ་པ་），之后被罗刹（ཤར་ལྔ་པ་）掌管，便称为“九黑罗刹地方”（ཤར་ལྔ་པ་ཤར་ལྔ་པ་ལྔ་པ་），后来被神祇（ལྔ་པ་）掌管，称“贡塘神地”（ལྔ་པ་ལྔ་པ་ལྔ་པ་），以后被水神鬼（ལྔ་པ་）掌管，称“昌扎尺”（ལྔ་པ་ལྔ་པ་ལྔ་པ་），后来被非人掌管，称为“朗塘林塘”（ལྔ་པ་ལྔ་པ་ལྔ་པ་），后被“摩桑丙骨”（ལྔ་པ་ལྔ་པ་ལྔ་པ་）掌管，便称之为“拍卡娘竹”（ལྔ་པ་ལྔ་པ་ལྔ་པ་），此后被龙掌管，即称“藏区九洲”（ལྔ་པ་ལྔ་པ་ལྔ་པ་），以后被王掌管，取名为“唐木索杂惹”（ལྔ་པ་ལྔ་པ་ལྔ་པ་），以后由“九厉鬼”（ལྔ་པ་ལྔ་པ་ལྔ་པ་）掌管，此地即称“十八东德”（ལྔ་པ་ལྔ་པ་ལྔ་པ་）。

最后又怎样呢？极乐世界无量光佛授记观世音调伏藏地，大慈大悲观世音左手掌中放出光辉，加持一猕猴至雪域西藏山岩之上修炼，而后和岩上的至尊度母化身——罗刹女相遇，结为夫妇，起初他们生了像父亲的猴雏，猴雏们又与其他罗刹女相配，生了像母亲的后代，然后又逐渐发展，并和西藏原有其他众生结合，遂产生了与人类似的六种族，即色（ལྔ་པ་）、木（ལྔ་པ་）、冬（ལྔ་པ་）、董德（ལྔ་པ་）、日阿（ལྔ་པ་）、珠（ལྔ་པ་），西藏的六人种即由此而得名。

他们又繁衍成十二小帮和十四个小部落。这时，大慈悲观世音使印度国王马夹巴之子到西藏，任掌管全西藏之王，并取名为聂尺赞布，这就是最早的所谓聂尺赞布王。从这位王开始掌管整个西藏的王有：天座七王（ལྔ་པ་ལྔ་པ་ལྔ་པ་），中丁二王（ལྔ་པ་ལྔ་པ་ལྔ་པ་），地上的六累王（ལྔ་པ་ལྔ་པ་ལྔ་པ་），八德王（ལྔ་པ་ལྔ་པ་ལྔ་པ་），五赞王（ལྔ་པ་ལྔ་པ་ལྔ་པ་），幸福世系十二代半，最幸福世系五代。

诸王世袭情况：聂尺赞普（ལྔ་པ་ལྔ་པ་ལྔ་པ་）、木赤赞普（ལྔ་པ་ལྔ་པ་ལྔ་པ་）、足赤（ལྔ་པ་ལྔ་པ་）、益赤（ལྔ་པ་ལྔ་པ་）、杨赤（ལྔ་པ་ལྔ་པ་）、塔赤（ལྔ་པ་ལྔ་པ་）、斯赤（ལྔ་པ་ལྔ་པ་）这七位王逝世后都依附着天绳升入天界，故称他们为“天座七王”；直贡赞普（ལྔ་པ་ལྔ་པ་ལྔ་པ་）和夹赤赞普（ལྔ་པ་ལྔ་པ་ལྔ་པ་）称为中间的“丁二王”；阿夏累（ལྔ་པ་ལྔ་པ་ལྔ་པ་）、德夏累（ལྔ་པ་ལྔ་པ་ལྔ་པ་）、梯夏累（ལྔ་པ་ལྔ་པ་ལྔ་པ་）、古茹累（ལྔ་པ་ལྔ་པ་ལྔ་པ་）、种席累（ལྔ་པ་ལྔ་པ་ལྔ་པ་）、依夏累（ལྔ་པ་ལྔ་པ་ལྔ་པ་）等称为“六累王”（ལྔ་པ་ལྔ་པ་ལྔ་པ་）；洒囊森德（ལྔ་པ་ལྔ་པ་ལྔ་པ་）、德楚囊德（ལྔ་པ་ལྔ་པ་ལྔ་པ་）、色诺保德（ལྔ་པ་ལྔ་པ་ལྔ་པ་）、德诺囊（ལྔ་པ་ལྔ་པ་ལྔ་པ་）、德诺保（ལྔ་པ་ལྔ་པ་ལྔ་པ་）、德杰保（ལྔ་པ་ལྔ་པ་ལྔ་པ་）、德真赞（ལྔ་པ་ལྔ་པ་ལྔ་པ་）等称为“八德王”。

(ལྷོ་བཟུང་)：杰朵热隆赞(ཁུལ་རྩ་རེ་ལང་བཙན་)、赤托结赞(ཁི་ཐོག་རྩེ་བཙན་)、拉托托日聂赞(ལྷ་ཐོག་རི་གཉན་བཙན་)等称为“五赞王”(བཙན་ལྔ་)。五赞王中，杰朵热隆赞王以前诸王的妃子都是龙神之女，去世后既没有陵墓，也没有遗体，而从赤赞囊王以后的王妃去世后则开始有陵墓。

当拉托托日聂赞布王八十寿辰时，在雍布拉康王宫(ཡུལ་བྱ་མཁར་相传为西藏最早的一座王宫，公元前一百年聂赤赞布所居之地，现在山南专区乃东县境内)曾自空中坠落了《宝篋经》(མདོ་ལྷ་བཟུང་དོན་)、一肘高的《玻璃佛塔》，《诸佛菩萨名称经》(ཐུང་སྐད་ཕྱག་མ་)、观音咒塔印模，和一个炒青锅大小的铃记手印(བཀྲའ་རྟགས་ཕྱག་རྟུ་)等文物，这是佛教传扬于西藏的开端。

此后，赤宁松赞(ཁི་གཉན་གཟུགས་བཙན་)、种宁德吾(འབྲོ་གཉན་ལྷུ་)、达日宁塞(ལྷག་རི་གཉན་གཟིགས་)、囊日松赞(གནམ་རི་སྤང་བཙན་)、松赞冈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贡日贡赞(གུང་རི་གུང་བཙན་)、芒松芒赞(མང་སྤང་མང་བཙན་)、都松芒杰(འདུས་སྤང་མང་རྩེ་)、赤德祖丹胡子爷爷(ཁི་ལྷོ་གཙུག་བཙན་མེས་ཨག་ཚམས་)、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བཙན་)、牟尼赞布或木赤赞布(མུ་ནེ་བཙན་པ་འཕགས་ཁི་བཙན་པ་)、牟尼赞布或称王子汤尊瑞益西则(མུ་རུབ་བཙན་པ་འཕགས་ལྷ་སྤམ་དམ་འཛིན་རྩེ་ཡེས་ཅལ་)、牟尼赞布或称塞那累近允(མུ་རྟིག་བཙན་པ་འཕགས་ལད་ན་ལེགས་འཛིན་མད་)等称为十二个半幸福世系，其中后三位赤松德赞之长子、次子和幼子都依次掌握过国家政权。

上述松赞冈布在世期间，在西藏首创佛教。赤松德赞期间，佛教得到广泛宏扬。后来，牟尼赞布生赤祖德赞、藏玛、达玛、拉杰、伦珠等五子，长子赤祖德赞或称热巴金登基执政。此王在世期，改定佛教经典新译语。彼生子永登和微松(按·永登和微松应是(朗)达玛之子)，从热巴金起为最幸福世系。但由于(朗)达玛掌权毁灭佛教，从永登和微松的时代起，只分管阿里地区而未能统治西藏。朗达玛作恶的武器也轮到他的身上，他则被拉龙贝多杰所杀害而结束一生。

上述微松子白科赞，白科赞生扎西则白(བཀྲ་ལེས་བཙན་པ་དཔལ་)和赤吉德尼玛贡(ཁི་ལྷོ་ལྷུ་རྟི་མ་དགོན་)二子，其长子又生白德(དཔལ་ལྷུ་)、微德(འདྲ་ལྷུ་)和吉德(ལྷོ་ལྷུ་)三子，其幼子尼玛贡(རྟི་མ་དགོན་)到上部阿里地区(ཐྱིད་མངའ་རིས་)执政，并生三子，其长子班吉德驻芒域(མང་ཕུལ་)、次子扎西德驻普兰(ཕུ་རང་མ་)、幼子德祖贡(ལྷོ་བཙུ་མགོན་)驻香雄(མང་ཁྱུང་)。幼子德祖贡生科德(ཁོར་དེ་)和东德(ལྷོ་ལྷུ་)二子。长子科德出家为僧，人们称他为拉喇嘛益西微(ལྷ་མཁའ་ལེས་འདྲ་)，他成人后使仁钦桑波等人到印度翻译经典，后来成为新译经典之始。

现在谈谈西康人从西藏人繁衍而来的情况，如若详述，恐太繁琐，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从上述六种族的冬族(ལྷོ་རིགས་)分衍出来的先祖格杰(གླེང་རྒྱལ་)，携带他的臣仆和眷属迁到西康在“多康六岗”(མདོ་ཁམས་སྤང་རྟུག་)之中的塞木岗定居。塞木岗沟里则称为木雅日芒，塞木岗沟口称为察莫绒。同时从上述其他种族分衍出来的人也有不少在西康地区安家定居的，所以在西康形或了十八个部落。人则有十八种属于高贵骨系，加上一个属于低贱骨系，共有十九种骨系(种族)，所谓低贱骨系就是打铁的嘎尔娃(མགར་བ་)。

在西康塞姆岗的先祖格杰生五子，他们自各有许多子孙，然而在这里只想就主题叙述一下：格杰最小的儿子衮觉逐渐繁衍了许多后代，他生米钦桑巴拉(མི་ཆེན་བསམ་པ་ལགས་)，米钦桑巴拉生米钦王大热(མི་ཆེན་དབང་དཔལ་)，米钦王大热生米钦扎巴(མི་ཆེན་རྟུགས་པ་)和塔巴(ཐར་པ་)二子。塔巴学了金匠和银匠的手艺后，即带着钻子、锤子、钳子等分居出去，他所繁衍的后代就叫嘎尔追或嘎尔杂。(མགར་རྩེ་མ་མ་མགར་ཅ་)

上述格杰的后代大部份人都在木雅日芒定居了，因此，这些人又叫木雅巴。

木雅巴分衍出的其他家族是夏尔巴(ཁར་པ་)，希扎尔(ཁམ་བྱལ་པ་)、多珠巴(མད་བྱལ་པ་)等等。当他们在哪里定居一段时间后，林格萨率兵到霍尔、蒙古和兑域(འདྲེ་ཡུལ་即鬼域)等地。因长期打仗，故上述米钦扎巴(མི་ཆེན་བྱལ་པ་)等西康人大部逃跑。出生于西康木雅的米钦扎巴的所有亲属，出生于西康洛查扎啊(ལྷ་བྱལ་པ་)的喇嘛衮巴前辈的所有亲属，出生于西康夏姆堆冬的(ཁམས་ལྷ་པོ་རྩལ་རྩལ་)喇嘛衮巴后辈所有亲属，出生于西康岗木妥或色达的喇嘛色尔巴的所有亲眷、出生于西康聂东(ཁམས་སྟེན་རྟོང་)佳娃(ལྷ་པོ)的所有亲眷，以及出生于西康乌尼(ཁམས་ཡ་ནི་)的塔美(ཐ་མེད)的所有亲属，都抛弃了各自的故乡，经由羌塘一带向拉萨方向而来，到了一个叫桑顶曲林(བསམ་པོ་དཀར་ཆེན་གླིང་)的羌塘地方时，喇嘛衮巴(ལྷ་མ་དཀར་པོ་)喜金刚家赶来一头羌塘的野牦牛，此时，英雄の木雅人抓住野牦牛的面部，勇敢的塔美人抓住野牦牛的粗毛，英武的色尔巴人抓住野牦牛的舌头，遂将野牦牛杀死。当杀死野牦牛的人把肉分完之后，佳娃人的先祖们才赶到，已在这里的人们就对佳娃人说：“牦牛的各种肉和骨头等都被分光，你们已得不到肉份子，你们佳娃人的肉份子，就是去捉那白色的大鹏”。随后，温巴(ཇམ་པོ་意猎人)的祖先也赶到此地，已在这里的人们又说：“你们温巴人没有分得肉份子，给你们的有些肉和皮已被喜鹊啣去。”他们就随便将有些骨血拿去，气愤地煮食，故称他们为温巴。

此后，这些康巴人逐渐到达西藏的上部地区，在定日朗阔(དིང་རི་གླང་འཕྲུང་)等地住了若干年，但是原来的土著人和突然来到的康巴人，两者在族系、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少许不同，于是康巴人去寻找新的住地，他们发现雪山背后，印度的一侧，是一处无人区，因而发现新住地的消息在康巴人中间传扬开来，并且将新住地命名为昆贝乃(ཁམས་པོ་ནི་གནས་)即“新发现之地”。

现在再谈关于南瞻部洲藏人的一个分支夏尔巴名称来历等情况：(康巴人)米钦扎巴等人，他们经历极大的艰苦，从定日翻越雪山，骤然来到尼泊尔东边旷无人烟的隐蔽之地——昆贝乃定居，由是即称之为“夏尔巴”(ཁར་པ་即东方人)，在廓尔喀语(ཁོར་ཁྱེད་)中称为“布尔瓦利(བུར་བལ་)，这是尼泊尔人起的名字，所谓昆布(ཁུམ་བུ་)，也就是发现的无人空地，因西康人的后裔定居下来，于是称昆布(ཁུམ་བུ་)，或者说西康人后裔居住之地，也可称为夏尔昆布(ཁར་ཁུམ་བུ་)。

至于夏尔昆布(ཁར་ཁུམ་བུ་)地区夏尔巴人的发展情况，有内在和外在两大因素。内在因素指血统后裔、行为、衣食及宗教等四种，外在因素指房屋、田地、家畜和地域等四种。

一、内在因素：

1、血统后裔的发展。

木雅巴米钦扎巴(མི་ཆེན་བྱལ་པ་མི་ཆེན་བྱལ་པ་)、乌尼巴塔美(ཡ་ནི་པ་ཐ་མེད)、色尔巴喇嘛东结(ཁམས་པོ་ལྷ་མ་རྩལ་རྩལ་)等三者最先来到昆布上部定居。随后，康巴佳娃人(ཁམས་སྟེན་རྟོང་པ་ལྷ་པོ)，萨拉嘎人(ཐ་ལ་གཤ)，康巴坚(ཁམས་པོ་ཆེན)，果帕尔玛(གྲུ་པར་མ)等等亲属也逐渐前来。

下面谈米钦扎巴属下小家族分衍的情况，喇嘛色尔巴下面没有分成另外的家族。据先辈们

传说，“喇嘛色尔像麦粉一样，它可以和任何面粉混合。”故喇嘛色尔巴不是一个小家族，因它可以和任何小家族结合。

塔美下面分衍的小家族为贝普罗(བེ་ཕུ་ཁོ)、漆拉巴(ཤི་ན་པ)、充巴(ཁྱེ་པ)、杜尔巴(དུ་ར་པ)等。

佳娃家族下分衍的小家族有呼巴(ལུག་པ)、拿巴(ན་པ)。

萨拉嘎(ས་ལ་ག)、康巴坚(ཁམས་པ་རྩན)和果帕尔玛(གྲ་པར་མ)三者，据说也分衍了一些小族，然而至今没有特定地名(因夏尔巴许多小家族都以居住地名而命为小家族名)，故而未形成小家族名。

上述米钦扎巴其下分衍出的小家族有扎托(རྩ་ཏ་མཐོ་མོ)、果来(རྒྱ་ལེགས)、玛干切(མ་གན་ཆེ)、贝内萨(བེ་གན་ས་ས)玉恭玛(ཡུལ་གྲོང་མོ)等。

如略加详述则是：米钦扎巴生子米钦珠大热，米钦珠大热生子米钦尊穷扎西((མི་ཆེན་བཙུན་ཆུང་བཞིས་མོ)，米钦尊穷扎西生长子米钦贡布多杰(མི་ཆེན་མགན་པ་རྟ་རྩེ)和幼子洪巴珠则(རྟ་མ་པ་གུ་བ་རྩེ)。洪巴珠则下面分衍出上述的贝内萨和玉恭玛两家族。

长子米钦贡布多杰生三子，长子玉拉次仁(ཡུལ་ལྷ་ཆེ་རིང་པོ)，次子玉拉班旦(ཡུལ་ལྷ་དཔལ་ལྷན་པོ)，幼子查拉塔布(དཔལ་ལྷ་དཔལ་པོ)。这时父贡布多吉住在查多(ཐུག་རྟ་མཐོ)，贡布多杰留下遗嘱：“到三个儿子分财产各立门户时，将父财产分为三份、一份是女仆，一份是房屋，另一份是大箭和大绿松耳石”按父母吩咐可各得一份。但是三者都想挑选女仆而争吵不休，于是商定拈阄。幼子十分狡黠，便趁兄长不备前往东部的古冬岗地方(གྲུ་གཤུང་གླང་མོ)，遇见一位年迈的婆罗门，向婆罗门详述了分家产的情况，请求帮助自己拈中可得到女仆的阄儿，允将一定数量的财物暗送给婆罗门。约定后他即返家。翌日，旭日东升之时，那位婆罗门就来了，三人同意让这位突然光临的婆罗门设阄儿，长子拈得房屋，次子拈得大箭和大绿松耳石，幼子拈得女仆。

此后过了数年，长子玉拉次仁迁到理丁玛(ལའི་རྩིང་མོ)，次子玉拉班旦迁到吉新岗(རྒྱུགས་ཤིང་གླང་མོ)，幼子查拉塔布迁到玛干切(མ་གན་ཆེ)。这样今天对于出自玉拉次仁的所有分支均称之为扎托(རྩ་ཏ་མཐོ་མོ)；出自玉拉班旦的所有分支，均称之为果勒(རྒྱ་ལེགས)；对于出自查拉塔布以下的所有分支均称之为玛干切扎妥(མ་གན་ཆེ་རྩ་ཏ་མཐོ་མོ)。至今诸小家族的后裔，若仔细计算，到公元一九七〇年已有十五、六代。

米钦贡布多杰的长子玉拉次仁生三子，长子尼玛平措(ཉི་མ་ཕུན་ཚུགས)、次子达娃益西(ཐལ་བ་ལེགས)、幼子拉巴次仁(ལྷག་པ་ཆེ་རིང་པོ)。达娃益西在洪扎沟(རྟ་ན་བྱག་ལྷུ)安家生二子：长子滚桑旺杰(ཀུན་བཟང་དབང་རྒྱལ་པོ)、幼子登巴绕色(དཔལ་པ་རང་བཀའ་སལ་པོ)。长子滚桑旺杰生四子：长子朗杰次仁(ནང་རྒྱལ་ཆེ་རིང་པོ)，次子嘎玛顿珠，再次子勒珠多杰(ལེགས་གུ་བ་རྟ་རྩེ)、幼子登巴塔杰(དཔལ་པ་དཔལ་རྒྱལ་པོ)。嘎玛顿珠生长子普巴次仁(ཕུར་པ་ཆེ་རིང་པོ)和次子边巴旺杰(ཐལ་པ་དབང་རྒྱལ་པོ)。普巴次仁在“宗扎”(རྩ་ཏ་གྲུ)地方安家，并生长子索朗次旦(བསྟན་ནམས་ཆེ་བརྟན་པོ)和幼子多杰拉巴(རྟ་རྩེ་ལྷག་པོ)。长子索朗次旦生五子。多杰拉巴生长子巴桑旺维(པ་སངས་དབང་ལྷུང་པོ)和幼子默默仁增(མེས་མེས་རིན་འཛིན་པོ)。巴桑旺堆生长子格顿让卓(གླན་ལྷན་རང་གྲོལ་པོ)和幼子平措罗布(ཕུན་ཚུགས་ལོ་རྒྱུ་པོ)，其长子又叫宗扎仓巴(རྩ་ཏ་གྲུ་མཆོས་པོ)，他不仅有咒师头衔，还是一位年终闭关修行的喇嘛(ཁོ་མཆོག་ལྷུ་བ་མཆོད་ལྷེ་མོ)，其子旺杰(དབང་རྒྱལ་པོ)迁居到“宗扎珠缺色则”(རྩ་ཏ་གྲུ་ལྷུ་བ་མཆོད་ས་མོ་གྲེས་པོ)，并生子巴桑罗布(པ་སངས་ལོ་རྒྱུ་པོ)。

上述默默仁增长子尼玛登增，幼子普娃朗杰(ཕུར་པ་གན་རྒྱལ་པོ)。尼玛登增(ཉི་མ་བཟུན་པོ)……

འཇིན་)生二子: 长子默米顿丹(མེས་མི་དོན་ལྷན་), 幼子边巴曲达(ཐུན་པ་ཚལ་དར་)。该幼子生尼玛登增(ཉི་མ་བཟུན་འཇིན་)和达娃罗吉(ཐ་བ་དོ་རྒྱུད་)二子。长子默米顿丹生长子班旦旺扎(དཔལ་ལྷན་དབང་དགལ་), 和幼子白玛次仁(བདུ་ཆེ་རིང་)。班旦旺扎生子居美赤烈(འགྲུས་མེད་ཐིན་ནས་)。居美赤烈生一子边巴达杰(ཐུན་པ་དར་རྒྱས་)。边巴达杰生四子: 长子斯顿珠(ཐི་དོན་གྲུབ་)、次子达娃多杰(ཐ་བ་དོ་རྒྱུད་), 又次子阿次旺(ཨ་ཆེ་དབང་), 幼子登巴罗布(བཟུན་པ་དོ་ར་བྱ་)。阿次旺生一子、仁增平措(རིན་འཇིན་ལུན་ཆོགས་)。上述顿丹幼子白玛次仁(བདུ་མ་ཆེ་རིང་)生二子: 长子乌金普娃(ལྷ་ཁྱུན་ཐུ་བ་)和幼子拉巴顿珠(ལྷག་པ་དོན་གྲུབ་)生长子达娃罗布(ཐ་བ་དོ་ར་བྱ་)和幼子巴桑登增(པ་སང་བཟུན་འཇིན་)。达娃罗布生长子边巴罗布(ཐུན་པ་དོ་ར་བྱ་)和幼子斯达平措(ཉི་དོ་ཐུན་ཆོགས་)。上述巴桑顿珠生二子, 达娃登巴生七子。我们已把扎托这一宗族的各小家族或其他分支罗列出来, 并记载了各分支的族谱。

现在应叙述一下和米钦扎巴(མི་ཆེན་གྲགས་པ་)同时到昆布的色尔巴东结(མེས་པ་དྲུང་རྒྱལ་)及塞莫岗巴塔米(ཐོལ་མ་གླང་ཐ་མི་)或称之为提米的族谱。

愿得吉祥大成就者保佑娘氏族, 密咒守护赤德王妖魔, 打开宝藏门成为吐蕃佛法之主人, 娘氏降生自五佛冠之裂缝中, 仅向先祖尼马微色稽首拜。关于娘氏族到色尔达的历史, 大体为: 人种来自于神, 犹如流水来自雪山。至于人种系由神之繁衍的历史, 在诸佛经中也有详细叙述, 这里即不必赘言。这里讲的是娘氏族成为南瞻部洲藏人的一部分到达色尔达居住, 故称为色尔巴(མེས་པ་), 并由此繁衍成为夏尔巴的族系宗谱依次叙述如下: 其最早的先祖父拉杰波和先祖母白马尊俩人生有佛法之子四人, 再生一个同白海螺毫无二致的儿子后, 拉杰波就和他的儿子们来到下多康的色尔达(ཐུན་མཛད་ཁམས་མེས་ལྷ་)地方, 在叫做色尔达托托(མེས་ལྷ་མཛོ་མཛོ་)、色尔达扯扯(མེས་ལྷ་ཆེ་ཆེ་)、色尔达叶叶(མེས་ལྷ་ཡེ་ཡེ་ཡེ་ཡེ་)和色尔达康康(མེས་ལྷ་ཁམ་ཁམ་)的地方定居。后来, 那个像海螺一样的儿子, 由于在色尔达居住, 肤色犹如白海螺, 相貌和神仙相似, 因有这样三条原因故取名为色尔冬拉达波(མེས་དྲུང་ལྷ་བདག་པ་)。

后来, 冬拉达波生娘·尼玛微色(ཉིང་ཉི་མ་འཇིན་ཐེར་), 尼玛微色生娘·色热金(ཉིང་མེས་རལ་ཅན་)和玉热金(གཡུ་རལ་ཅན་)二子。娘·色热金生四子即: 畏贡东塘色(འཇམ་གོང་ཐུང་དྲང་གམེར་)、卓嘎聂巴色(འབྲོ་མགོན་གཉིས་པ་གམེར་)、退嘎赞普色(ཐུང་དགའ་བཙན་པོ་གམེར་)、窝玛德穷色(འག་མ་ཐེ་ཆུང་གམེར་)。长子畏贡(འཇམ་གོང་)生三子: 长子错白班旦(ཁྱོད་པལ་བནེ་)、次子玛多夺热(མ་དོ་ཐེ་རེལ་)、幼子赤托日姆(ཐི་མཛོ་རི་མོ་)。错白班旦生玉登吉波(གཡུ་བདེན་ལྷུ་པོ་)玉登吉波生贵拉萨卢古(ཁྱོད་ལ་ཐ་ལུ་གུ་)。贵拉萨卢古生子玉彭顶鸟(གཡུ་འཕུན་དེའུ་)。玉彭顶鸟生子喇哩累(ལ་མའི་ལུས་)。喇哩累生多吉楚村(དོ་རྩེ་ཆུ་ཁྱིམ་)和多杰江村(དོ་རྩེ་རྒྱལ་ཁམ་)二子。多杰江村生子仁钦坚村(རིན་ཆེན་རྒྱལ་ཁམ་)。仁钦坚村生子朗旦仁吾(ལྷངས་ལྷན་རིའུ་)。朗旦仁吾生子查德孔敦(ཁ་དེ་ཁྱོང་ཐུང་)。查德孔敦生子达牙孔(ཐུང་ཡ་ཁྱོང་)。达牙孔生勒尔玛(ལེར་མ་)和吉玛(རྒྱུ་མ་)二子。勒尔玛生三子: 藏桑松波切(གཙང་བཟང་གསུམ་པོ་ཆེ་)和藏协霍波切(གཙང་བཞེས་ཏུ་ར་པོ་ཆེ་)及拉古彭勒(ལྷག་གུ་འཕམ་ལེགས་)。藏桑生二子: 多杰桑波(དོ་རྩེ་ནམ་བུ་)和仁钦桑波(རིན་ཆེན་བཟང་པོ་)。仁钦生二子: 念珠(ལྷན་འབྲུག་)和多杰(དོ་རྩེ་)。多杰生子墨钦结娃多吉(མེས་ཆེན་རྒྱལ་བ་དོ་རྩེ་)。

色尔巴的祖先大部分是从念珠分衍出来的。其后则是雅玛(གཡའ་དམར་)、本藏(བན་ཆོས་)、龙玛(ལྷ་མ་)繁衍的历史, 从而逐渐形成色尔巴(即夏尔巴)族(或骨系)。

前面所述结娃多杰生子龙玛。龙玛生子色尔·多杰英(མེས་དོ་རྩེ་དབྱིངས་)。多杰英生子色

尔·东结。色尔东结就是那个最早来到昆布地方的色尔·东结。

色尔·东结生拉穷(ལག་ཅུང་)、占莫(ཤུད་མ་)和帕则(འཕགས་པ་ཅེག་མ་)三子。帕则生子：多吉桑波(རྟ་རྩེ་པ་ཐང་པ་)、多杰桑波生子多杰江村(རྟ་རྩེ་རྒྱལ་མཆོན་)、多杰江村生子次旺多吉和仁增多杰(རིན་འཛིན་རྟ་རྩེ་)、仁增多杰生省多杰(ཐིན་རྟ་རྩེ་)、竹巴(འབྲུག་པ་)和登增(འཕྲན་འཛིན་)三子。长子省多杰生：多杰江村和庆巴多杰(མཁྱེན་པ་རྟ་རྩེ་)二子，多杰江村别名昧多杰(མུལ་རྟ་རྩེ་)。昧多杰生：桑阿嘉错(གསང་ཐུགས་ཀྱི་མཆོ)和结多(རྒྱལ་མཛན་)二子。桑阿嘉错生：嘎玛唐决(ཀམ་དམ་ཆོས་)和朗达旺波(ནམ་དག་དཔང་པ་)二子，嘎玛唐决又名桑旦多杰(བསམ་གདན་རྟ་རྩེ་)，也叫白马土多(པད་མཐུ་ཐོབ་མ་)。白马土多生三子：长子江央多杰(འཇམ་དབྱངས་རྟ་རྩེ་)、次子登增旺波(འཕྲན་འཛིན་དཔང་པ་)、幼子仁增旺波(རིན་འཛིན་དཔང་པ་)又叫多杰吉则(རྟ་རྩེ་འཐིགས་ཀྱི་ཐུལ་)。住在雄绒(གཤོང་མ་རིང་)的色尔巴大部分都是这三人分衍出来的后裔。

现在通过阐述夏尔巴的大英雄喇嘛桑杰登巴世系，并将色尔巴东结至今各辈的情况叙述于后：上述仁增旺波生长子土多登增、次子格桑群培活佛(ཐུལ་སྐུ་སྐལ་བཟང་ཆོས་འཕེལ་)、又次子仁增达结(རིན་འཛིན་དར་རྒྱས་)、幼子仁增罗珠(རིན་འཛིན་རྩ་ཤོས་)。幼子仁增罗珠生长子嘎玛曲达(ཀམ་ཆོས་དར་)、次子次旺朗杰(ཆེ་དཔང་ནམ་རྒྱལ་)、又次子索朗平措(བསྐད་ནམས་ཐུན་ཀྱི་ཐུང་)、幼子白玛旺登(པད་མ་དཔང་ཕུན་)等，嘎玛曲达生：嘎玛顿珠(ཀམ་དེན་ཀྱི་ཐུང་)、仁增普巴(རིན་འཛིན་ཕུར་པ་)、喇嘛桑杰登巴(སྐུ་མ་སངས་རྒྱལ་པུན་པ་)、仁增登巴(རིན་འཛིན་པུན་པ་)等四子。喇嘛桑杰登巴生：达娃罗布(སྐུ་བ་རྣམ་པ་)、尼玛平措(ཉི་མ་ཐུན་ཆོས་)、嘎玛登增(ཀམ་པུན་འཛིན་)、达娃登增(སྐུ་བ་པུན་འཛིན་)四子。这四子又各生一子，分别为：旺秋罗布(དཔང་ཕུག་རྣམ་པ་)、仁增拉巴(རིན་འཛིན་ལྷག་པ་)、巴桑罗布(པ་སང་རྣམ་པ་)、次仁登增(ཆེ་མང་པུན་འཛིན་)四子。这四人均有子孙，有一人还有曾孙和玄孙。

关于由塔米(或提米)骨系分出三个小家族(或家支)中称之为萨拉嘎家的族谱：

向不空成就佛顶礼膜拜！这里不讲西藏人是从观世音菩萨神变示现的猕猴和罗刹女白度母二者繁衍而来。至于从聂赤赞布到拉托托日聂赞等世间事业和王统的发展情况有繁、简等多种(撰述)，这里仅作扼要之说明即：人类从神繁衍，流水由雪变成，狗则由黄羊变成。这里再来叙述西康塞莫岗的提米各代发展的次第：先父玉热颇贵(གཡུ་རལ་ཤོག་ད)和先母加吉玛(རྒྱ་ཁྱིམ་མ་)双亲生子桑波扎西(པ་ཐང་པ་པག་ཤེས་)。桑波扎西生：夺不登(ཐྱུང་པ་ཐུན་)、夺不杰(ཐྱུང་པ་རྒྱལ་)、拉桑(ལག་པ་ཐང་)三子。夺不杰生：帕嘎(པ་ཆེན་)、普钦(ཕུ་ཆེན་)和宗绕((འཛིན་མས་རུང་)三子。帕钦所娶妻子，后为兄弟三人共妻生：唐宗(དང་འཛིན་མས་)、塔彭(དར་འཕེན་)、结温(རྒྱལ་དཔུན་)三子。塔彭生子：江央(འཇམ་དབྱངས་)。江央生：吉宗(རྒྱལ་འཛིན་མས་)、贡巴多吉(འགོམས་པ་རྟ་རྩེ་)次旺(ཆེ་དཔང་)三子。次旺生：桑珠(བསང་རྒྱུ་པ་)、班旦(དཔལ་ཕུན་)二子。桑珠生：凌巴(འཛིན་མས་པ་)、索朗(བསྐད་ནམས་)二子。索朗生桑珠(བསང་རྒྱུ་པ་)、贡觉(འགོན་རྒྱུ་པ་)、斯达(བསན་རར་)、省吉玛(ཐིན་ཤུད་པ་)四子。斯达生、钦次仁(ཆེན་ཆེ་རིང་)。钦仁生拉勒(དགོན་ལེགས་)、扎西、(པག་ཤེས་)、扎巴次仁(གཤམ་པ་ཆེ་རིང་)三子。仁玛姆·班扎新扎、萨拉嘎(རིང་མ་མ་དཔང་ཕུག་ཤིང་ཐོག་ས་ལ་ག)的家族基本上是由此三人分衍出来的。

但为说明他们的辈份，这里将登江村的宗谱作如下记述：前面提到的扎西次仁生：嘎桑(དཀར་གསང་)仁增和登巴三子。嘎桑生：扎西。扎西生：凌巴(འཛིན་མས་པ་)、嘎玛(ཀམ་)、达娃(སྐུ་བ་)三子。达娃生切达戈、桑杰(སངས་རྒྱལ་)、阿布多西(འ་བུ་རྟ་རྩེ་ཤེས་)。切达嘎生：罗布(རྣམ་པ་)、嘎玛朗杰(ཀམ་ནམ་རྒྱལ་)、次仁巴(ཆེ་རིང་པ་)、班扎西

(འཇམ་འགྲེལ་ཤེས་པ་)、阿登巴(ལྷ་རྩེན་པ་)五子。嘎玛朗杰生登普娃(འཇམ་ལྷ་ཐུང་པ་)。登普娃生：登江村(འཇམ་ཐུང་ལྷ་མཚན་)、拉巴罗布(ལྷ་པ་རོ་བུ་)二子。登江村生五子，并有孙和曾孙。

公元一九三七年，活佛阿旺登增罗布(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འཇུག་རོ་བུ་)遵照西藏地方政府之命，到拉堆降(ལ་ཐུང་གྲང་)日乌切(རི་ཁ་ཆེ་)等地，调查汤东杰波的历史传记时，同时发现了汤东杰波的弟子也到过夏尔昆布。从夏尔昆布先辈喇嘛的历史传记中，也获得了一些夏尔巴的族谱，留下了抄件底稿。而且墨巴喇嘛嘎玛(མེ་དཔག་ལྷ་མ་ཀུམ་)也遇机缘得到了一本关于佳木雅等氏族的历史和“论颇拉”的读本。其中如此记述道：在西康加莫查地方(ཁམས་ཁྱུ་ལྷ་མ་ཐུང་གི་ལྷ་པ་)的佳巴·桑珠塔布(ལྷ་པ་མ་ཐུང་ཐུང་པ་དཔལ་པོ་)生佳木雅·东卡仁姆(ལྷ་པ་ཉམས་གཏོང་པ་རིང་མ་)。东卡仁姆生：班钦多杰(དཔལ་ཆེན་འཇུག་པོ་)，桑杰班久(སངས་ཐུང་པ་དཔལ་པོ་)二子。班钦多杰生：斯努多杰(སྤུ་འཇུག་པོ་)、退嘎顿珠(ཐུང་དཀར་རྩ་བ་ལྷ་པོ་)、安嘎桑珠(ཨ་དཀར་ཐུང་པོ་)三子。桑杰班久生：尼达多杰(ཉི་ཐང་འཇུག་པོ་)、堆琼多杰(འདུང་འཇུག་པོ་)。

另外，此处名为提米、桑波扎西的和色尔巴、益西坚村的康巴人曾带着所有妻室眷属先后到达尼玛拉堆(ཉི་མ་ལ་ཐུང་)的扎则宗(བཀྲ་རྩེ་རྫོང་)附近安家。此时洛扎秘籍法师的后裔——古茹曲登之子咒师加嘎娃钦波(ལྷ་པ་འཆང་ཐུག་པ་བཟང་པོ་)到佳温·桑杰班久(ལྷ་པ་དཔལ་པོ་)跟前求法，当时还有从多康提莫岗来的木雅人桑甸多吉父辈兄弟登巴珠桑(འཇམ་པ་ཐུང་པོ་ཐུང་པོ་)、木雅人克巴(མི་ཉམས་མཁས་པ་)之子班桑波(དཔལ་བཟང་པོ་)、充巴、贡觉塔热(ཁྲམ་པ་དཀོན་མཆོག་དཔལ་པོ་)、东巴·贡觉达布(ཐུང་པ་དཀོན་མཆོག་དཔལ་པོ་)和塔布·班登多杰(ཐུང་པ་དཔལ་པོ་འཇུག་པོ་)等等也各自带领妻室眷属来到此地。此后，在这些入当中除桑珠塔布、东卡仁姆、班久多杰和桑杰班久四人外，其他人均一同过朗巴拉雪山，到了上部昆布的邦波切(ཁམས་ཐུང་པོ་ཐུང་པོ་)和定波切(ཐུང་པོ་ཐུང་པོ་)等地定居。过了若干年后，受卜辞的鼓动不在此居住，因而迁到雄绒嘎拉山(ཐུང་པོ་རྩ་བ་ལ་རི་)之东面松格普(སངས་ལྷ་ཐུང་)地方，并在此建造了一座持咒加嘎娃的寺庙(ལྷ་པ་འཆང་ཐུག་པ་བཟང་པོ་དཀོན་པོ་)称为桑甸却顶(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色尔巴·益西坚村则在嘎拉山东面即现今称为色尔巴康莎(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定居。

提米人在下部牧场对面山坡叫拉布兴托(ལྷ་པ་འཇུག་པོ་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的地方定居。

木雅·登巴珠桑(མི་ཉམས་འཇུག་པོ་ཐུང་པོ་ཐུང་པོ་)在称为扎托普则寺(བཀྲ་རྩེ་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的地方定居。安嘎桑珠班久(ཨ་དཀར་ཐུང་པོ་ཐུང་པོ་)在叫做雄绒拉马(ཐུང་པོ་རྩ་བ་ལ་རི་)前面定居。

佳康松·斯努多杰(ལྷ་པ་ཁམས་གཏོང་པོ་ཐུང་པོ་ཐུང་པོ་)在叫做齐达多本(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或现今称之为旧牧场贝仁(ལྷ་པ་རྩ་བ་ལ་རི་)的地方定居。

佳·退嘎顿珠(ལྷ་པ་ཐུང་དཀར་རྩ་བ་ལྷ་པོ་)在莫崩(མ་དཔལ་)定居。

充巴·贡觉塔热(ཁྲམ་པ་དཀོན་མཆོག་དཔལ་པོ་)在德莫切(ཐུང་པོ་ཐུང་པོ་)或现今称为堆莫切(ཐུང་པོ་ཐུང་པོ་)的山沟里定居。

东巴·贡觉达布(ཐུང་པ་དཀོན་མཆོག་དཔལ་པོ་)在德莫切沟口(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或现今称为唐色则(དམ་ཐུང་)定居。

色尔巴·益西坚村父辈之子叫咒师，多杰桑波(ལྷ་པ་འཆང་ཐུང་པོ་ཐུང་པོ་)依止众多上师修法，因窥视阎罗王面孔之故而右眼失明。娶提米家族的姑娘成家后，修建了一座滚琼寺即顿珠曲林(དཀོན་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ཐུང་པོ་)。

上述佳·斯努多杰生珠甲和宗巴二子后，他们父子带着眷属翻过比吉山(ཐུང་པོ་ཐུང་པོ་)，在

秀斗普(གཞོག་འདྲེ་བས་ལུ)定居。并逐渐在此修了寺庙,寺名称为强巴曲林(བྱམས་པ་ཆས་ཀྱི་ཆོས་ལུང་)。

在这儿定居的人,各自的下面都繁衍了许多后代,并且形成了不少村落。

这时期密乘上师(喇嘛)强巴珠巴,咒师萨米,从拉堆降(ལ་ཐྱད་ཕྱང་)到贝隆地区(ཐུས་ལུང་即无人知晓的隐蔽之地),先到定日。这时从西康木雅来的铁匠旺达(མག་ར་ར་ལྷ་དབང་དར་)和微彭(ཐྱད་པམ་)二人正带着妻室来此谒见上师(喇嘛),并和他们一同出发,途经曲瓦(译者注:ཐུ་དབང་即阿里镇旧地方圣地名,宋代高僧说,米拉日巴曾在此地静修过),到雄绒(གཞོང་ས་རིང་)。喇嘛萨米(即咒师萨米)娶铁匠微彭之女为妻,并在牛顶(ལྷུག་ལྷིང་)即现在称为依顶玛(ཡི་ལྷིང་མ)的地方修建达杰曲顶寺(དར་རྒྱལ་ཆས་ལྷིང་)。铁匠们即在牛顶定居,并且为寺庙开三个大门。

现从塔布·班旦(དཀའ་ས་པོ་དབང་ལྷན་)亲属在若娃林(རལ་བ་ལྷིང་)附近的仲科(མཚོ་ཁོ་)地方安家等等,谈佳巴家族后代的发展过程:

上述木雅巴·米钦扎巴的先祖世系,色尔巴·东结的先祖等和佳巴的先祖世系略有不同。这里且讲佳巴家族近亲族“颇拉”的源流:

一天,各家族的先祖们正在多康(མདོ་ཁམས་)地方痛饮青酒时,彩虹当空,光芒四射,骤然从空中坠落一头神牦牛,各家族闻讯赶来,佳巴首先抓住牛的右角,从此被称为“颇拉·恰穷嘎波”(པོ་ལ་ཉ་ཐུང་ལྷ་དཔར་པོ);木雅巴抓住牦牛的面部,即被称为“颇拉·东达”(པོ་ལ་ལྷ་དཔར་པོ);色尔巴抓住牦牛的舌头即称为“颇拉·恶尔夏”(པོ་ལ་ལྷ་དཔར་པོ);提米抓住牛胸脯,即被称为“颇拉·微登嘎波”(པོ་ལ་ལྷ་དཔར་པོ);充巴抓住牛躯干,即被称为“颇拉·索波”(པོ་ལ་ལྷ་དཔར་པོ);塔布抓住牛肺即被称为“颇拉·罗娃”(པོ་ལ་ལྷ་དཔར་པོ)。于是各家族将神牦牛的皮、肉、骨头等都拿走后,温巴(即猎人)家族才到,因没有得到神牛,心中十分难过,昂首凝视天空,遂从空中坠落像陶器样的一块发白光的物体,被温巴抓住,即被称为“颇拉·朗拉嘎波”(པོ་ལ་ལྷ་དཔར་པོ)。因此,诸家均获得“颇拉”的称谓。

上述各近亲族间与这里各家族的词汇、语言均略有差异。同其他(民族)更不一样。

2. 关于夏尔巴行为的发展

一般说,(人们的)举止行为乃是在弃恶扬善的闻、思、修中早已注定的一件事。但我想谈谈(夏尔巴)的行、住、食、卧四方面的情况。

行走须有行走的规矩和行走的地方。夏尔巴行走的规矩是:两手下垂,两腿直立向前,走路时身子不摇摆。

行走的地方:在米钦扎巴和喇嘛桑娃多杰等刚来昆布时,这里无论山沟平坝到处都是森林,其中有虎、豹、狗熊、人熊、红马熊(མེ་མཁན་པོ་)、豺狼等猛兽;岩羊、黄羊、兔子、野山羊、崖鹿、雪鹿、麝香鹿(獐子)等草食动物;羊角雪鸡、鸚鵡、戴胜鸟、孔雀、雁、山鸡等飞禽;还有鹞、乌鸦、猫头鹰、鸺鹠和白猴、红猴以及大小毒蛇、狐狸、白颈貂、豺狗、水獭、黄鼠狼、野地鼠、鱼、蛙、螃蟹、各种小鸟雀等等。有悬岩、深涧(壑)、洪流、乱木等等,故开始只能先把住家的地方加以清理,在附近行走。以后为去采集蘑菇、葫芦、

竹笋、树果和野菜等，故在林中、山顶、溪涧上修了栈道、石阶和吊桥，后来又修了稍宽的路，筑了三根树宽的石墩桥、架设了藤索吊桥，这样，骑马的和背东西的即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随后在国家的帮助下，夏尔巴人又修了大路、盘山路和铁桥，可以通往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去经商。

坐也须有坐的姿式和坐的位置。

夏尔巴人坐的姿式是：两腿蹀跞而坐，两手放在腿上，身子端正。坐的位置，以前一家人都坐在干燥土、堆放的禾草和树叶之上，后来有家长座垫，上面铺上皮子和毛毡，亲眷依次就坐。以后又做了各种座垫，如厚布垫和棕毛垫等，父母、学者和权威人士都可坐在这类座位上。

用餐须有用餐的规矩和用餐的地方。

夏尔巴人用餐的规矩：不脱衣帽，不解腰带，坐在垫子上，洗完手再用餐（注：夏尔巴人不用筷子，而是用右手抓饭吃）。早先只有石锅和木碗做容器，以后才逐渐有黄铜、响铜、玻璃、陶瓷和银的等器皿。

睡眠也有睡眠的规矩和睡眠的地方。

夏尔巴人睡眠的规矩：脱鞋帽，而且还要解开腰带，侧卧，伸展下肢，如同狮子睡觉一样。睡眠的地方：原先是在垫着的草和树叶堆上合衣而卧，也将草和树叶盖在身上，后来才逐渐睡在毛皮、毡子里，最后睡在羊毛和獾毛做成的藏被和丝棉做的被褥里。

3、衣食的发展。

一般来说，西康人主要爱吃西康食物，综合起来分啖、嚼、饮三种方式。

夏尔巴人的饮食是怎样变化的呢？因夏尔巴人刚到昆布时，没有耕种庄稼，既无处买，也无处乞讨，食物极其困难，然后有从西藏赶来的少数山羊，绵羊，即以羊奶和泉水作饮料，吃印度鹫，草食野兽和山绵羊肉，吃蘑菇、竹笋和野菜。后来牛羊发展，奶酪也随之增多，也能吃到荞麦面、土豆、萝卜、麦面、青稞面和粮食酒，以植物根、茎、叶、果、花等做食品，食物逐渐丰富起来。至今夏尔巴人的主要食物是：上午以喝而糊粥为主，中午以吃面粉坨为主，晚上以吃咸味食物为主。

穿的方面。原先是以皮子、毛毡为衣，接着以布和氍毹为衣，后来即以绸缎、棉绸等作衣。但各种人穿着各不相同，如：帽子、鞋、毛织褐衫等三种为男子服装；贴身的裙幔、连衣裙为妇女服装；袈裟、坎肩和禅裙等三种为出家僧人服装；筒裙、坎肩、半月形披风等三种为持咒师在家的服装。至于腰带每人都要系，倘若没有系腰带，就会被人讽刺斥骂为“隆洞巴”即瞎窟窿。

4、宗教发展情况。

只有本师穆迦牟尼佛教的第二祖师莲花生教派得到弘扬。因此，凡一切大小事物，均不与祖师修道方法相违背，嫁娶新娘、建造房屋以及搬家等等，均须事先向佛祖顶礼膜拜，做祈祷，做取成就和吉祥回向发愿等法事。这一良好习规牢稳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宗教上以修习为主，而不以讲解和闻听为主。自公元一九五九年建立起修习和讲解相结合的色尔寺

以来，关于佛学的讲解和闻听，开始得以推行，开创了修习佛法的良好习规。

二、外在因素：

1、关于居住的发展。

起初，夏尔巴人只住崖洞和草棚，以后许多代均住竹棚和牛毛帐篷，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则劈木板造房，渐而用石盖一层的石碉房，以后由于木、石匠手艺提高，即能用石头(块)砌二、三层以至四层碉房(ཇ་མཁའ་ཁང་)，并且还在房屋左右两侧修厕所和柴火房，在交通要道修客舍，在夏尔巴村落中心地带修经堂，在山中修静修房(མཇུག་ཁང་)，并在放牧场盖房屋。

2、关于田地的发展。

最初，将树林砍烧后就地种荞麦和萝卜，继之，挖草皮、烧荒种土豆，后来各家都向自己房屋附近的地方运送畜粪开辟为常耕地，每年打畦子，播种麦子和青稞，并将畦子加以扩大，还种上梨树和杨树等。

3、关于家畜的发展。

开初，有很长一段时间，夏尔巴人饲养一些山、绵羊，以后才饲养牦牛。当牦牛第一次出现在雄绒时，发生过因不认识这些家畜而吓跑印度农民的不少故事。因这一带天气炎热，气温高，牦牛常常中暑，故大部分夏尔巴人后改为饲养母犏牛，这对积肥料和奶酪都有好处。而且还饲养黄牛、马和水牛。

4、关于地域的发展。

夏尔巴人到上部昆布时，开初烧林垦荒和开拓草原牧场，之后野兽逐渐减少，又扩展到雄绒一带，占住了这块地方，而且不受国法的约束，也没有任何差税，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种情况传到尼泊尔国王耳中，国王曾派他的工作人员来此作过一、两次调查。因为当时夏尔巴都是些任意流浪的粗野人，不仅不承认和尊敬国王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把他们欺负跑了，因而和他们不和，甚至结下了仇恨，为了征服夏尔巴，尼泊尔国王派兵在雄绒设立了兵营。此时，雄绒一带的夏尔巴人十分恐惧，便把财产基本上都隐蔽或带走，人则逃到无人去的森林和险峻的大岩洞中避难。那时建兵营的地方，至今仍称之为马嘎巴(意兵营)，那时夏尔巴逃跑后住过的那个岩洞，现称为“东吉普”(ཏོག་ཁྱེད་ཀྱི་ཁྱེད་)近来还有猎人和牧人从大岩洞里拾到一些当时夏尔巴人丢落在那里的器皿。自夏尔巴人躲藏起来后，尼泊尔军营为防备夏尔巴人，修建了哨所或称石堡，并在上而砌了石墙，至今犹在，但被尘土和乱草弄得不甚明显了。这石堡称为“泊统廓(即尼泊尔瞭望台之意)。

然而，在昆布上部的夏尔巴人则商定同尼泊尔军队决战，并邀请一些藏人，商议后集聚

队伍，制定各种作战方案、修筑碉堡。这时，尼泊尔方面也再次增兵应战，结果夏尔巴人和藏人战败，藏人翻过雪山逃回自己的家乡，尼泊尔军队也越过雪山到“贾扎”（意为灰白岩）地方，于是扎玛尔山（བཀ་དམར་ཁྱིལ་意为红岩山，在现今樟木口岸境内，也有叫扎玛尔山的）作为尼藏两方之边界。那时夏尔巴人和藏人建碉堡的地方，现在叫“宗洛”（སོང་གློ་ཤུག་པ།）。

战败后，夏尔巴人承认了罪过，决心成为尼泊尔国王的属民，而且签了名。尼泊尔国王亦将东边上部多处地方划归夏尔巴人占有，只收少量地租，国法较宽，至今夏尔巴人独特的风俗习惯未受到损害，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夏尔巴人不止占有这些地方，还逐渐地发展到了东面的大吉岭（ཇོ་མོ་གླང་པོ།）和噶伦堡；西边的“耶姆巴康”（ཡེ་མོ་བར་ཀན་པོ།）等地。

哎呀！回顾起来好似梦境一般，迷乱飘忽无处觅寻，是真是假自己细思忖。哎哟，桑杰丹增尔乃糊涂人，尔发梦呓还是醒后发议论？所说何意我等听不懂。不懂的言词且勿去宣扬！那末即请友人如是想：不解意境已集“四边”（注）之大成，知“四边”之理即可奋力取舍因与果，勤奋不懈定获成果绝无欺！

因受大国法兰西的专家A·W麦克唐纳的极力鼓励，尼泊尔色尔寺的桑杰丹增，根据旧祖谱之线索对照地理地名图册，于公元一九七〇年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端正地写出以上清晰可靠的夏尔巴人祖谱。望夏尔巴人亦将与世间法（佛法）相符之行为，发扬光大！

注:

“四边”指生灭、常断、有无、现空。